



## 出版说明

庄子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曾经做过地位卑微的漆园吏，不久辞去。庄子生活在战国时代的前期，当时周朝已经名存实亡，诸侯纷争，战事频仍，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庄子感同身受，激起他对现实社会的无情抨击，也触动他对理想世界的深深思考，在激奋与沉思中创作了《庄子》一书。

《庄子》一书，今存三十三篇，分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内篇为庄子自著无疑，一般认为外篇除大部分为庄子手笔外，也有部分为后学所编纂，杂篇则多为门徒后学所推衍。《庄子》一书的构成情况，也就决定了《庄子》各篇的内容与论旨层次不尽相同，甚或有旨意相忤的现象存在，也就可以理解了。

人们称赞一部书，往往喜欢冠以“博大精深”四字，用此四字来衡量《庄子》，可谓当之无愧了。我们不妨把理由简略介绍一下，这也是《庄子》一书的最大特色。

庄子继承了老子道的学说，并把它发扬光大，从理论的殿堂走上社会生活的天地，又从社会生活的天地升华到人性自然的境界，创建了完整而精辟的人生哲学这一体系，开启了人类对自然、社会、人三者关系的深入探讨。

庄子学说的建立，虽然源于老子道的学说，但它并没有囿于一家之言、一派之说，它是在对各家各派，特别是儒家儒学的探究中，去挖掘去充实自己的学术的，也就是在成就自己学说的同时，客观上丰富和深刻了儒学的某些方面的论述。这给后人兼取儒道两家的精华提供了基础。

《庄子》一书，集中而精彩地体现了华夏民族在人文方面的智慧。例如对宇宙的深刻认识，对人天关系的体悟，对人类本性的揭示，无不有着深远的意义。除此人体科学的成就外，在现实生活层面上，《庄子》一书通过形形色色的寓言故事，揭示了表相下的人性事理，给人们开启了一道认识自己、认识他人和认识社会与自然的大门。

《庄子》一书，它完美的具有鲜明个性的体现了华夏民族文化底蕴，特别





是汉语言文字的无限魅力。庄子的艺术风格、语言运用、创作手法都达到了高峰,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的艺术珍品,世代代被人们所欣赏所借鉴所化用。

《庄子》一书,由于它在多领域所获得的巨大成就,千古以来一直为众多的人——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宗教家、养生家,当然还包括广大探求知识、富于幻想、追求自由自在生活的普通人所喜爱。

本书采用文白对照的形式,以对开的方式排版,以为读者提供阅读最方便的文本,相信广大读者在阅读庄子原典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经典的无穷魅力。本书原文文字依据中华书局《庄子集释》,个别文字据他人考证择善而从。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7年2月



+

+



# 内篇

逍遥游第一

齐物论第二

养生主第三

人间世第四

德充符第五

大宗师第六





## 逍遥游第一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飡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北海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做鲲。鲲的体长,不知道有几千里。变化成为鸟,它的名字叫做鹏。鹏的阔背,不知道有几千里。奋起而飞,它的翅膀就像天边的云。这只鸟啊,当海水激荡、飓风刮起的时候,就要迁往南海。那南海,就是一个天然的大池。

《齐谐》这本书,是记载怪异之事的。书里有这样的话:“当鹏往南海迁徙时,一击水就行三千里,环绕旋风升腾九万里,它是乘着六月的大风而飞去的。”野马般的气雾,飞扬的浮尘,这都是生物的气息相互吹拂的结果。看那天空,湛蓝湛蓝的,那是它的本色吗?还是由于它无限高远的缘故呢?倘若从上往下看,大概也是这种光景吧。

水的积蓄不够深厚,那就没有能力负载大船。在堂前的洼地上倒上一杯水,那么放入一根小草还可以当船,放上一只杯子就胶着不动了,这是水浅而船大的缘故。风的势头不够强劲,那就没有能力负载巨大的翅膀。所以鹏飞九万里,由于风就在它的下面,然后才凭借着大风飞行;由于背靠青天而没有阻碍它的东西,然后才能图谋飞往南海。

蜩和学鸠讥笑大鹏说:“我们从地面疾速而飞,碰上榆树檀树的枝条就停下来,有时飞不上去,就落到地面罢了,何必要飞上九万里高空而前往南海呢?”到郊野去,只需携带三顿饭食,回来后还是饱饱的;去百里以外的地方,就要准备过夜的粮食;去千里以外的地方,那就要预备三个月的口粮。这两只小虫小鸟又怎么会知道!

智慧小的不如智慧大的,寿命短的不如寿命长的。怎么知道是这样呢?朝菌不知道昼夜的交替,蟪蛄不知道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这都是由于寿命短促的缘故。楚国的南边有一只灵龟,以五百年的光阴当作一个春季,又以五百年的光阴当作一个秋季;远古时期有一棵大椿树,更以八千年光阴当作一个春季,再以八千年光阴当作一个秋季,这是因为它们的寿命太长了。然而彭祖至今还以长寿闻名于世,众人都希望和他相比,岂不是很可悲!



汤之问棘也是已：“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

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 二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

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鸛鷓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

连叔曰：“其言谓何哉？”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商汤问棘中也有这样的话：“在不毛之地的北方，有一个广漠无涯的大海，那是天然形成的大池。那里有一条鱼，它的身宽有几千里，没有人知道它的身长，它的名字叫做鲲。有只鸟，它的名字叫做鹏。鹏的脊背像泰山，翅膀像天边的云。它乘着羊角般的旋风，直升到九万里的高空，穿越云雾，背负青天，然后一个心思往南飞去，将要到达南海。池泽中的小雀讥笑大鹏说：‘它将要往哪儿飞呢？我腾跃而起，飞不过几丈高就落下来，在蓬蒿丛中飞来飞去，这也是飞翔中很得意的境界了！而它还想飞到哪里去呢？’”这就是小和大的区别啊。

所以说，那些才智可以充当一官半职的，品行可以亲合一乡人心意的，德性合乎国君要求而又能取信百姓的，他们自我感觉啊，也与这些小雀们并无区别。宋荣子禁不住嗤笑他们。像宋荣子这样的人，全世界都赞扬他，他也不为此受到激励；全世界都非议他，他也不为此感到沮丧。他能确定自我与外物的区别，分辨荣誉与耻辱的界限，不过如此而已。他对于世俗的功名，不曾汲汲去追求，尽管如此，仍有更高的境界没有树立。

列子乘风漫游，轻松美妙极了，过了十天半个月才回来。他对于福报的事，并没有汲汲去追求。列子虽然可以免于步行，还是要依靠风力才行啊。

如果能够把握天地的本性，顺从六气的变化，畅游于无穷的世界，他还有什么必须依赖的东西呢！所以说：至人无一己的私念，神人无功业的束缚，圣人无名声的牵挂。

## 二

尧想要把天下让给许由，对他说：“日月都出来了，而火烛还不熄灭，它要和日月争辉，这不是很难吗？适时之雨已经普降，而人们还在汲水灌田，这对于禾苗的滋润，岂不是多此一举吗？倘若您登上大位，天下就会安定，而我还在占着您的位子，自己感到太不够格了。请让我把天下交给您吧。”

许由说：“您治理天下，天下已经得到了治理，这时还让我来代替您，我将要求名吗？名这东西，不过是实的附庸，难道我将要充当附庸吗？鸛鹑在茂林中筑巢，只需占用一根树枝就够了；偃鼠到河边饮水，只不过喝饱肚皮就够了。您请回吧！我要天下做什么呢？厨师虽然不尽职守，主祭的人不会替他去烹调。”

肩吾向连叔问道：“我从接舆那里听到的，尽是不切实际的大话，说出口收不回来的话。我惊骇他的言论，犹如天上的银河那样漫无边际，与常人的认识相差悬殊，不合世情。”

连叔说：“他说了什么话呢？”

肩吾说：“他说：‘藐姑射山上，住着一位神人，肌肤像冰雪一样洁白清透，姿态轻柔婉约如同处女；不吃五谷杂粮，只是吸风饮露；乘着云气，驾着飞龙，遨游于四海之外，他的精神凝聚专一，能够使万物不受灾害，五谷丰登。’我听了这些话，所以认为纯属谎言而根本不信。”

+

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

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

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

三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

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泝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泝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泝澼絖，则所用之异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

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

连叔说：“当然啦，瞎子无法让他和别人一样观赏花纹的美丽，聋子无法让他和别人一样聆听钟鼓的乐音。岂止形体上有聋有瞎呢？人的心智也有啊。上述的话，也是针对你而言呀。那个神人啊，他的德性，将要混同万物，浑如一体，世人期望世间得到治理，但是有谁愿意劳劳碌碌去管世间的俗事呢！这样的人，万物不能伤害他，洪水滔天也不可能淹没他，酷暑大旱使金石熔化、土山枯焦，也不能让他感到炽热。他扬弃的尘垢糟糠，都能造就像尧、舜那样的伟人，他怎么肯把俗间杂物当回事呢！”

宋国人到越国去贩卖礼帽，越国人习惯剪掉头发，身刺花纹，根本就用不上它。

尧一心治理天下的百姓，安定海内的政事，前往藐姑射山上，汾水的北面，拜见四位得道之人，不禁怅然若失，忘掉了自己的天子之位。

## 三

惠子对庄子说：“魏王送给我一棵大葫芦种子，我把它种植养大，果实实有五石。用它盛水，它的坚固程度承受不了自己的容量，把它破开做成瓢，那么阔大的瓢无处可容。这葫芦并非不够空大，只是大得无法派上用场，所以就把它打碎了。”

庄子说：“你真是不善于利用大的东西。宋国有个人，擅长制造让手不皴裂的药，于是利用它，世世代代从事漂洗丝絮的工作。有个客人听说，要拿出百金买下这个药方。宋人便聚集起全家族的人商量说：‘我家世世代代以漂洗丝絮为业，所得也不过几金。如今一旦把药方卖出就可以获得百金，就卖了吧。’客人得到药方后，便去游说吴王。这时越国发兵攻打吴国，吴王就派他领兵打仗。冬天，吴军与越军水战，大败越军，吴王划出一块土地封赏他。同样一个让人不皴裂手的药方，有人用它得到了封赏，有人用它只能从事漂洗丝絮的工作，这是因为用途不同啊。现在你有五石之大的葫芦，为什么不考虑把它当作腰舟系在身上，去浮游于江湖之上，反而担忧它太大无处可容呢？可见你的心如同蓬草一样茅塞不通啊！”

惠子对庄子说：“我有一棵大树，人们称它为樗树。它的树干长满木瘤而不符合绳墨的要求，它的小枝弯弯曲曲也不合规矩。它长在路边，匠人们不屑一顾。而今你的言论，大而无用，众人都远离而去了。”

庄子说：“你难道就没见过野猫和黄鼠狼吗？它们趴伏着身子，等候出游的小动物，它们东蹿西跳，不避高低，往往陷入机关，死于罗网之中。再看那牦牛，庞大的身躯就像天边的云，它的能力大极了，却不会捕捉老鼠。现在你有这么一棵大树，却愁它无用，为什么不把它种植在虚无的乡土、广漠的旷野，悠闲自在地徘徊在大树的旁边，怡然自得地睡卧在大树的下面呢？它不会遭到斧头的砍伐而夭折，没有什么东西去伤害它，它的无所可用，哪里还会招来困苦呢！”



## 齐物论第二

—

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苍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

子游曰：“敢问其方。”

子綦曰：“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而独不闻之蓁蓁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洿者。激者、謦者、叱者、吸者、叫者、嚎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

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

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

二

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括，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





—

南郭子綦靠着几案静坐，仰着头缓缓地呼吸，好像遗忘了自己的形体一样。颜成子游站在他的面前侍奉着，问道：“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人的形体本来可以使它如同枯木，而心灵本来可以使它寂静得如同死灰吗？今天您的静坐和往日的静坐大不相同啊。”

子綦说：“偃，你的提问不是很好嘛！今天我把我丢掉了，你知道这一点吗？你或许听说过天籁，但不一定听说过地籁，你或许听说过地籁，肯定没有听说过天籁吧。”

子游说：“请问其中的道理。”

子綦说：“大地呼出的气，人们称做风。这风不发作就罢了，一旦发作就会万窍怒吼。你就没有听过长风呼呼的声音吗？那山林中险峻盘旋的地方，还有百围大树的洞穴，形状有似鼻子的，有似嘴巴的，有似耳朵的，有似梁上方孔的，有似牛栏猪圈的，有似舂臼的，有似池沼的，有似泥坑的。那发出的声音，有的像水流声，有的像射箭声，有的像斥骂声，有的像吸气声，有的像喊叫声，有的像嚎哭声，有的像幽怨声，有的像哀叹声。前面的风呜呜地唱着，后面的风就呼呼地和着，微风就小声地应和着，大风就大声地应和着，当暴风过后，所有的窍穴就虚寂无声了。你就没有见过风吹树林时，那摇曳摆动的枝条吗？”

子游说：“地籁是各种孔洞发出的声音，人籁则是竹箫之类发出的声音，请问天籁是什么呢？”

子綦说：“所谓天籁，也就是风吹万种孔洞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这些千差万别的声音是由于自己自然的形态体质所造成的。既然各种不同的声音都是自身决定的，那么鼓动它们发声的还有谁呢？”

二

大智的人广博，小智的人偏狭，高谈阔论的人盛气凌人，具体而论的人争辩不休。他们睡觉时魂魄也不安宁，等睡醒后身疲气散。他们整天与外界交涉纠缠，日复一日勾心斗角。有的散漫不经，有的藏奸不露，有的谨慎精细。小怕时惴惴不安，大怕时惊魂失魄。他们有时发言就像放出的利箭，窥伺到别人的是非来攻击；他们有时片语不吐就像发过誓约一样，不过是等待致胜的机会；他们正在衰竭着，犹如秋冬的萧条，这是说他们一天天地走向消亡；





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喜怒哀乐，虑叹变热，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

百骸、九窍、六藏，骸而存焉，吾谁与为亲？汝皆说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递相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与不得，无益损乎其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忡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

### 三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鬻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



他们沉溺于辩论的作为中，不可能使他们再恢复本然之性；他们心灵闭塞，如同被绳索束缚，这说明他们已如废旧的沟洫，源头之水已经枯竭了；走向死亡的心灵，再也没有办法使他们恢复生机了。他们时而欣喜，时而愤怒，时而悲哀，时而快乐，有时多虑，有时感叹，有时后悔，有时恐惧，有的轻浮，有的放纵，有的张狂，有的作态，就像音乐从虚空的东西里发出来一样，又像菌类被地气蒸发出来一样。这种种情绪和心态日夜变化着，时不时更替出现，但却不知是从哪里萌生的。算了吧，算了吧！一旦得知这些情态从哪里产生，也就明白这些情态所以产生的根由了吧！

没有那些情态就没有我自己，没有我自己，那些情态也就无从显现。这样的认识也算接近于道了，但不知是谁主使的。好像有个真宰主使这种关系，然而却看不到它的端倪。我们可以从它的行为结果上得到验证，虽然看不见它的形体，但它是真实存在而本无形迹的。

百骸、九窍和六脏，都完备地存在我的身上，我究竟和哪一部分最亲近呢？你都喜欢它们吗？还是有所偏爱呢？如果是同样喜欢它们，都把它们视为臣妾吗？把它们都当作臣妾，它们之间就不能由哪一个来统治吗？还是轮换着做君臣呢？或许有“真君”来主宰呢！无论能否获得“真君”的真实情况，这都不可能减损或增益它的本然真性。

世人一旦禀受成为人体，虽然不至于马上死亡，却也在衰耗中坐等死神的光临。人们与外物相互伤害，相互磨擦，在死亡的道路上奔驰着而无法止步，这不是很可悲嘛！终生奔忙劳碌却不见成功，疲惫困顿却不知前途，这不是很可哀嘛！这样的人就算不死，又有什么益处！人的形骸不断地衰竭老化，人的精神也随着消亡，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悲哀吗？人的一生活，本来就如此昏昧吗？还是只有我一个人昏昧，而别人也有不昏昧的呢？

如果依据个人的成见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那么有谁没有这个标准呢？又何必一定要懂得事物发展变化之理的智人才有呢？愚人也同样会有的！如果说心中尚无成见时就已经先有了是非，那就好像今天去越国而昨天就到了一样可笑。这种说法是把没有当作有。如果把没有的当作有的，就是神明的大禹也尚且搞不清，我又有什麼办法呢！

### 三

言论并不像风吹洞穴而发声那样出于自然。说话的人各持一家的言词，他们所说的话并不能确定为是非的依据。他们果真有自己的言论吗？还是不曾有过自己的言论呢？他们都认为自己的言论有异于刚破壳而出的小鸟的鸣声，这其中有什么区别吗？还是根本没有区别呢？



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恠憭怪，道通为一。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狙公赋茅，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



大道为什么隐晦不明而有真伪呢？至言为什么隐晦不明而有是非呢？大道本是无处不在的，为什么往而不存呢？至言本是无处不可的，为什么存而不可呢？大道被一孔之见隐蔽了，至言被浮华之词隐蔽了。所以产生了像儒家墨家之类的是非争辩，他们各以对方所否定的为是，各以对方所肯定的为非。如果肯定对方所否定的而否定对方所肯定的，则不如以空明的心境去观照事物的本源。

万事万物没有不是彼方的，万事万物也没有不是此方的。从彼方来观察此方就看不见此方的实际，从此方来了解自己就知道了。所以说，事物的彼方是由对立的此方而产生的，事物的此方也因对立的彼方而存在。彼与此的概念是一并产生一并存在的。虽然如此，万事万物都是随着生就随着灭，随着灭就随着生，刚认为可以时而不可以的念头已经萌生，刚认为不可以时而可以的念头已经萌生，有因而认为是的就有因而认为非，有因而认为非的就有因而认为是，是与非皆因对方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产生。所以圣人不走这条是非分辨的路子，而是用天道去观照事物的本然，也就是顺应事物的自然发展。此也就是彼，彼也就是此。彼有彼的是非，此有此的是非，果真有彼与此的分别吗？果真没有彼与此的分别吗？如果超脱了彼与此、是与非的对立关系，就叫掌握了大道的枢要。掌握了大道的枢要，就好比开始进入圆环之上，可以应对无穷的变化。用是非的观点分别事物，是的变化无穷尽，非的变化也是无穷尽。所以说，不如以空明的心境去观照事物的本源。

用手指来说明手指不是手指，不如用非手指来说明手指不是手指；用白马来说明白马不是马，不如用非白马来说明白马不是马。从道通为一、万物浑然一体的观点来看，天地无非一指，万物无非一马，没有什么区别。

人家认可的我也跟着认可，人家不认可的我也跟着不认可。道路是人们走出来的，事物的称谓是人们叫出来的。为什么说是这样的？它原本是这样的，所以人们就认为是这样的。为什么说不是这样的？它原本不是这样的，所以人们就认为不是这样的。事物原本就有这样的道理，事物原本就有可以的原因。没有什么事物不是，也没有没有什么事物不可。所以就像草茎与房柱、丑女与西施，以及世上诸如诙谐怪异的种种奇异现象，从大道的观点来看，都是浑然一体的。

万物有分必有成，有成必有毁。所以从总体上说，万物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完成和毁灭，始终是浑然一体的。只有通达之人才可能懂得万物浑然相通的道理，为此他们不用固执常人的成见，而寄托在万物的各自功用上。这就是随顺事物的自然罢了。随顺自然而不知所以然，这就叫做“道”。辩者们竭尽心力去追求一致，却不知道万物本来就是混同的，这就是所谓的“朝三”。什么叫做“朝三”呢？有一个养猴的老人，他给猴子们分橡子，说：“早晨三升，晚上四升。”众猴子听了很生气。老人改口说：“那么就早晨四升而晚上三升吧。”众猴子听了都高兴起来。橡子的名称和实际数量都不曾增损，而猴子们的喜怒却因而不同，这里养猴老人不过是顺从猴子们的主观感受罢了。所以圣人混同于是是非非，而任凭自然均衡，这就是物我并行，各得其所。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果且有成与亏乎哉？果且无成与亏乎哉？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师旷之枝策也，惠子之据梧也，三子之知几乎皆其盛者也，故载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异于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而其子又以文之纶终，终身无成。若是而可谓成乎，虽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谓成乎，物与我无成也。是故滑疑之耀，圣人之所图也。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

#### 四

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虽然，请尝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今我则已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

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天。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因是已！





古时候那些得道的人，他们的智慧达到了极高的境界。是怎样的极高境界呢？他们的视野追究到了宇宙的本初，认识到原始本无万物的存在，这种认识可谓深刻透彻极了，达到最高境界，无以复加了！在认识上稍差一等的人，他们认为万物是现实存在的，探究它却并不严加区别界定。再次一等的人，认为事物有了分别界限，但并不计较是非。是非观念的显现，大道也就有了亏损。大道的亏损，这是由于个人的偏好所造成的。天下的万事万物，果真有所谓的成就和亏损吗？还是果真没有所谓的成就和亏损呢？有成就和亏损，好比昭文的弹琴，没有成就和亏损，好比昭文的不弹琴。昭文的弹琴，师旷的击乐，惠子的倚树争辩，他们三个人的技艺智慧，都称得上最高超的了，所以他们一直从业到晚年。这三个人自以为自己的所好不同于别人，便想用自己的所好去教诲明示他人。惠子并非真正明道，而却用自以为的明理去明示他人，所以陷于“坚白同异”的偏蔽昏昧中，终身不拔。而昭文之子又终身从事昭文弹琴的事业，以致终生没有什么成就。如果像这个情况可以算做成就的话，那么像我这样的人也应算为有成就的。如果这样子不能算有成就的话，那么外物与我都无所成就。所以对于迷乱世人的炫耀，圣人总是要摒弃的。所以圣人不用个人的一孔之见、一技之长夸示于人，而寄托在事物自身的功用上，这就叫做“以明”。

## 四

现在在这里说的话，不知道与其他论者属于同一类呢？还是属于不同的一类？无论是同类还是不同类，既然彼此都是说话，那就与其他的论者没有什么不同了。虽然如此，还是让我试着说一说。宇宙万物有个“始”，也有个未曾开始的“始”，更还有个未曾开始的未曾开始的“始”。宇宙万物的始初，有自己的“有”，也有自己的“无”，还有未曾有“无”的“无”，更有未曾有那未曾有的“无”。突然间产生了“有”和“无”，然而不知这个“有”和“无”，果真是不是“有”和“无”。现在我已经有了说法，但不知我的说法果真说法呢？还是果真没有说法？

天下没有比秋毫的末端更大的东西，而泰山却是小的，没有比夭折的婴儿更长寿的人，而彭祖却是短寿的。天地和我共同生存，而万物与我浑然一体。既然已经浑然一体了，还要有我的言论吗？既然已经说了“浑然一体”了，还能说我没有言论吗？万物一体加上我的言论就成了“二”，“二”再加上“一”就成了“三”。如此反复计算下去，就是精于计数的专家也不能得出最终的数目，更何况凡人！从“无”到“有”已经推至到三，何况从“有”到“有”！不必再推算下去了，还是顺应自然吧！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请言其畛。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辩，有竞有争，此之谓八德。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曰：何也？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故曰：辩也者，有不见也。

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赚，大勇不怯。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怯而不成。五者无弃而几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

## 五

故昔者尧问于舜曰：“我欲伐宗、脍、胥敖，南面而不释然。其故何也？”

舜曰：“夫三子者，犹存乎蓬艾之间。若不释然，何哉？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

啮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

曰：“吾恶乎知之！”

“子知子之所不知邪？”

曰：“吾恶乎知之！”

“然则物无知邪？”

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詎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尝试问乎女：民湿寝则腰疾偏死，皯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荇，螂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獭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





大道原本没有人为的界限，至言原本没有固定的框框，只是为了争得一个“是”字而妄加了许多界限。请让我说说这界限吧。如划分了左与右，次序与等级，分别与辩论，竞言与争锋，这就是世俗所谓的八种才能。其实，天地四方之外的事，圣人是随它存在而不加谈论；天地四方之内的事，圣人只是谈论它而不加评论；对于古史中先王治理世事的记载，圣人只是评论它而不去辩解。所以天下的事理，有去分别的，就有不去分别的；有去辩论的，就有不去辩论的。这是为什么呢？圣人争不辩，胸怀若谷，而众人却热衷于争辩，以此夸耀于世。所以说，辩论的存在，必有眼界看不到的地方。

大道是不可称谓的，大辩是不用言语的，大仁者是不自言自己仁慈的，大廉者是不自言自己廉洁的，大勇者是从不伤害人的。道一旦说得明明白白也就不是大道了，言语再辨析周详也有所不及，仁爱经常普及也就不能保全了，廉洁过于清纯人家也就不信了，勇敢达到伤人的地步也就不是真正的勇敢了。这五个方面遵行不弃那就差不多接近于大道了！所以说，一个人的智能能够止于所不知的境地，这就是极点了。谁知道不用言辞的辩论、不用称说的大道呢？如果有人能够知道，他就可以称为天然的府库了。在这里无论注入多少也不会满溢，无论索取多少也不会枯竭，人们不知道它的源头在哪里，这就叫做潜藏不露的光明。

## 五

从前尧问舜说：“我打算讨伐宗、脍、胥敖这三个小国，每当临朝，心里总是放不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舜说：“这三个小国的国君，犹如生存在蓬蒿艾草中一样，你还不放心，问题在哪里呢？过去听说有十个太阳同时出现，普照万物，何况人的道德应当超过太阳的光辉呢！”

啮缺问王倪：“你知道万物都有共同之处吗？”

王倪说：“我怎么会知道呢？”

“你知道你所不知道的原因吗？”

“我怎么会知道呢！”

“那么天下万物就无法知道了吗？”

“我怎么会知道呢！虽然如此，姑且让我说说看：何以知道我所说的‘知道’不是‘不知道’呢？何以知道我所说的‘不知道’不是‘知道’呢？我且问问你：人们睡在潮湿的地方，腰部就要患病，并致半身不遂，莫非泥鳅也会这样吗？人们呆在树枝上就会惊恐不安，莫非猿猴也会这样吗？人、泥鳅和猿猴，这三种动物究竟谁知道居住在什么地方才是最合适的呢？人们吃家畜的肉，麋鹿吃美草，蜈蚣爱吃小蛇，猫头鹰和乌鸦喜欢吃老鼠，这四类动物究竟谁知道吃什么样的食物才算是真正的美味佳肴呢！雌猿与獾狽成为配偶，麋与鹿交合，泥鳅与鱼配对。





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

啮缺曰：“子不知利害，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瞿鹊子问乎长梧子曰：“吾闻诸夫子，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夫子以为孟浪之言，而我以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为奚若？”

长梧子曰：“是黄帝之所听荧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计，见卵而求时夜，见弹而求鸇炙。予尝为女妄言之，女以妄听之。奚旁日月，挟宇宙，为其吻合，置其滑澹，以隶相尊？众人役役，圣人愚芑，参万岁而一成纯。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

“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筐床，食刍豢，而后悔其泣也。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蘧生乎？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黜闇，吾谁使正之？”



毛嫱和丽姬，这是世人所羨美的，然而鱼见了就会深入水里，鸟见了就会高飞天空，麋鹿见了就会急速逃走，这四种动物到底有谁知道天下什么样的美色才是真正的美色呢？依我看来，那些仁义的头绪，是非的途径，错综杂乱，我怎么会知道它们之间的分别呢？”

啮缺说：“你不管世间的利害，难道至人原本也不顾世间的利害吗？”

王倪说：“至人太神妙了！林藪焚烧不能让他感到炎热，江河冻结不能让他感到寒冷，就是雷电劈山、狂风掀海也不能让他感到惊恐。像这样的至人，乘着云气，骑着日月，遨游于四海之外，生死的变化都影响不到他，更何况世间的利害小事呢！”

瞿鹤子问于长梧子，说道：“我从孔夫子那里听说过，有人说圣人不去从事世俗的工作，不贪图利益，不去躲避灾害，不喜欢妄求，不经意去符合大道，无言如同有言，有言如同无言，而心神遨游于尘世之外。孔夫子认为这些话都是不着边际的无稽之谈，而我却认为这正是大道的体现。先生你是怎么看的？”

长梧子说：“这些话连黄帝听了都要疑惑，何况孔丘呢？他怎么能够理解呢！而且你也操之过早过急，就像刚见到鸡蛋就去追求司晨的公鸡，刚见到弹丸就想吃到烤熟的鸚鸟。现在我姑且试着说说，你也姑且听听。为什么不依傍着日月，怀抱着宇宙，与万物混合为一体，任其是非轂乱不闻不问，而把世俗上的尊卑贵贱一律等同看待呢？众人忙忙碌碌，圣人浑浑沌沌，他调和古今万事万物而成为一团纯朴。万物都是如此，互相蕴含着归于浑朴之中。我怎么知道喜欢着就不是一种迷惑呢！我怎么知道讨厌死亡就不是像自幼流落他乡而不知回家那样呢！”

“丽姬是艾地守封疆人的女儿。当晋国刚得到她的时候，哭得衣服都湿了。等她到了晋献公的王宫里，与君王睡在安适的床上，吃着美味的肉食，这才后悔当初的哭泣。我怎么知道死去的人不会后悔当初的求生呢？梦中饮酒作乐的人，早晨醒后或许遇到祸事而哭泣；梦中伤心哭泣的人，早晨醒后或许高兴地去打猎。当人在梦中，并不知道自己在做梦。有时候在梦中还在做着另一个梦，等觉醒后才知一切都是梦。只有彻底觉醒了的人，而后才会知道人生犹如一场大梦。而愚昧的人自以为清醒，一副明察秋毫的样子，似乎什么都知道，动不动就‘君呀’‘臣呀’的呼叫。孔丘真是固执浅陋极了！他与你都在梦中啊！我说你在做梦，其实我也在梦中了。我说的这番话，可以称之为奇谈怪论。也许万世之后，有幸遇到一位大圣人，他能了悟这个道理，也如同在旦暮之间相遇了。”

“假如我和你辩论，你胜了我，我没有胜你，你果然就对吗？我果然就错了吗？假如我胜了你，你没有胜我，我果然就对吗？你果然就错了吗？这其中是有一人对，有一个人错呢？还是我们两个人都对，或者都错了呢？我和你都无法知道，而别人本来就闾昧不明，我们找谁来判定是非呢？”



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何谓和之以天倪？”

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化声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行，所以穷年也。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

## 六

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蜺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如果让观点和你相同的人来评定，既然他已经和你相同了，怎么能来评定呢？假使请观点和我相同的人来评定，既然他已经和我相同了，怎么能来评定呢？如果让观点和你我都不相同的人来评定，既然他已经跟你我都不相同了，怎么能来评定呢？假使请观点跟你我都相同的人来评定，既然他已经跟你我都相同了，怎么能来评定呢？那么你我和他人无从知道谁是谁非了，恐怕只有等待造化了吧？”

“什么叫用自然的天平来调和万事万物呢？”

长梧子说：“是便是不是，然便是不然；‘是’假如真的是‘是’，那么就与‘不是’有了区别，这样也就不需要辩论了。‘然’假如真的是‘然’，那么就与‘不然’有了区别，这样也就不需要辩论了。是是非非变来变去的声音是相对立而存在的，如果要使它们不相对立，就要用自然的天平去调和，任其自然的发展变化，如此便可以享尽天年。忘掉岁月与理义，遨游于无物的境界，这样也就能够托身于无是无非、无穷无尽的天地了。”

## 六

罔两问影子说：“刚才你还在行走，现在你又停止不动了；刚才你还坐着，现在又站了起来；你怎么这样没有独立的意志呢？”

影子回答说：“我因为有所依赖才这样的吧？我所依赖的东西又有所依赖才这样的吧？我所依赖的东西就像蛇依赖腹下的鳞皮、蝉依赖于翅膀一样吧？我怎么知道会这样？怎么知道为什么不会这样呢？”

从前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一只轻快飞舞的蝴蝶。他自我感觉非常快意，竟然忘记庄周是谁。突然醒来，自己分明是僵卧床上的庄周。不知道是庄周做梦化为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化为了庄周？庄周与蝴蝶必定是有所分别的。这种现象就叫做物化。





## 养生主第三

—

吾生也有涯 ,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 已而为知者 ,殆而已矣 ! 为善无近名 ,为恶无近刑 ,缘督以为经 ,可以保身 ,可以全生 ,可以养亲 ,可以尽年。

二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 ,手之所触 ,肩之所倚 ,足之所履 ,膝之所踣 ,砉然响然 ,奏刀騞然 ,莫不中音 ,合于《桑林》之舞 ,乃中《经首》之会。

文惠君曰 :“ 嘻 ,善哉 ! 技盖至此乎 ?”

庖丁释刀对曰 :“ 臣之所好者道也 ,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 ,所见无非全牛者 ;三年之后 ,未尝见全牛也 ;方今之时 ,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 ,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 ,批大郤 ,导大窾 ,因其固然。枝经肯綮之未尝 ,而况大辄乎 ! 良庖岁更刀 ,割也 ;族庖月更刀 ,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 ,所解数千牛矣 ,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 ,以无厚入有间 ,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馀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 ,每至于族 ,吾见其难为 ,怵然为戒 ,视为止 ,行为迟 ,动刀甚微 ,濈然已解 ,如土委地。提刀而立 ,为之四顾 ,为之踌躇满志 ,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 :“ 善哉 ! 吾闻庖丁之言 ,得养生焉。”





## —

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穷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穷的知识，就会陷入困顿之中！既然已经困顿不堪，还要从事求知的活动，那就更加危险了！做了善事不图名声，做了坏事不遭刑害，像气循任、督二脉周流不息一样，遵循中正自然之路，就可以保护身体，可以保全生命，可以养护精神，可以享尽天年。

## 二

庖丁为文惠君宰牛，手抓肩顶，脚踩膝抵，各种动作无不精确利索。此时牛体被肢解发出哗啦哗啦的或重或轻的响声，庖丁进刀发出的阵阵唰唰声，都无不符合音乐的节奏，合乎《桑林》舞曲的节拍，同于《经首》乐章的韵律。

文惠君说：“啊，太好了！你的技术怎么会达到这般的地步？”

庖丁放下刀，回答说：“我所爱好的是道，已经超过技术了。我刚开始从事宰牛时，眼前所见无非是一个完整的牛；三年之后，就再也不去观看整牛了。到了现在，我再宰牛时，全凭心神去运作，而不需用眼睛来观察，感官的认知作用早已停止了，而只是心神的活动罢了。依据牛体的天然纹理劈开筋骨间空隙，把刀引入骨节之间的空隙，完全是顺着牛体的自然结构来操作。像那些经络交错、筋骨盘结的地方都不曾有什么妨碍，何况对付大骨头呢！好的厨师一年换一把刀，他们是用刀割肉，普通的厨师一个月换一把刀，他们是用刀砍骨头。如今我的这把刀已经用了十九年了，宰牛的数量也有几千头了，而刀口还像是刚从磨刀石磨过的一样锋利。因为那牛骨节是有间隙的，而这刀刃却薄得犹如没有厚度，用没有厚度的刀刃切入有间隙的骨节，这其中宽宽绰绰的，当然会游刃有余了。所以这把刀子用了十九年还是像新磨的一样。尽管这样，每次碰到筋骨聚集的地方，我知道其中的难度，便小心警惕，眼神专注，动作缓慢，操刀轻微，哗啦一声，牛体已解，如同泥土散落一地。此时我提刀站立，环顾四周，悠然自得，心满意足，把刀子揩净收好。”

文惠君说：“好啊！我听了庖丁的这番话，懂得养生的道理了。”



十

三

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是何人也？恶乎介也？天与？其人与？”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独也，人之貌有与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

四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

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

曰：“然。”

“然则吊焉若此可乎？”

曰：“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

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十



三

公文轩看到右师不禁惊奇地说：“这是什么人呢？为什么只有一只脚呢？是天生就该如此呢？还是由于人祸而造成的呢？”想了想自语道：“看来这是天意，并非人为啊。天生此人使他因祸而断足，因为人的形貌是上天赋予的，所以知道他的断足之祸来自上天的处罚，而不是人为的结果。”

沼泽中的野鸡走出十步才啄到一口食，走出百步才饮到一口水，但它并不祈求被养在笼子里。在笼中精神虽然旺盛，但并不自由。

四

老聃死了，秦失前往吊唁，仅仅哭了三声就出来了。

弟子问秦失说：“他不是您的朋友吗？”

秦失答道：“是的。”

弟子问道：“那么这样的吊唁是待朋友之礼吗？”

秦失答道：“是的。开始我以为他是个俗人，而现在不这样认为了。刚才我进去吊唁，看见有老年人哭他，如同哭自己的孩子；有少年人哭他，如同哭自己的父母。众人来此一起吊唁老聃，必定有老聃不期望他们称赞而称赞的话，必定有老聃不期望他们哭泣而哭泣的人。这是逃避天意，违背实情，忘记了人之生死寿夭皆禀受于自然，古时候称之为逃避自然的规范。正当该他来时，老聃应运而生；正当该他去时，老聃顺势而死。安心时运，顺变不惊，哀乐的情绪就不会侵入胸中，古时候把这种解脱称为天帝解人于倒悬。”

脂膏作为烛薪有燃尽的时候，火种却流传下去，没有穷尽。





## 人间世第四

—

颜回见仲尼，请行。

曰：“奚之？”

曰：“将之卫。”

曰：“奚为焉？”

曰：“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回尝闻之夫子曰：‘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愿以所闻思其则，庶几其国有瘳乎！”

仲尼曰：“嘻，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

“且德厚信弇，未达人气；名闻不争，未达人心。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恶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为人菑夫！”

“且苟为悦贤而恶不肖，恶用而求有以异？若唯无诏，王公必将乘人而斗其捷。而目将荧之，而色将平之，口将营之，容将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顺始无穷。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于暴人之前矣！”

“且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伛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挤之。是好名者也。”





颜回拜见孔子 ,向他辞行。

孔子问：“到哪里去呢？”

颜回说：“准备到卫国去。”

孔子问：“去做什么？”

颜回说：“我听说卫国的国君 ,年壮气盛 ,行为专断独裁。他轻率地处理国事 ,却看不见自己的过失。他轻率地役使百姓而不惜百姓的生命 ,国中的人几乎死光 ,就像草芥填满于大泽 ,百姓真是无处可走了！我曾经听先生说过：‘安定的国家可以离开 ,动乱的国家就应前去救助 ,就像医生家的门前有很多的病人。’我想根据先生的教导去考虑帮助卫国的办法 ,也许这个国家还有救吧！”

孔子说：“唉 ,你去了恐怕要遭刑戮啊！修道不宜心杂 ,心杂就会多事 ,多事就会自扰 ,自扰就会招致忧患 ,忧患降临再自救也来不及了。古时候的至人 ,先是充实自己 ,而后才去帮助别人。如果自己内在空虚 ,根基不稳 ,哪有闲工夫去纠正暴君的行为呢？况且你知道道德所以丧失 ,智慧所以外露的原因吗？道德的丧失是由于好名 ,智慧的外露是由于好争。名这东西 ,它是相互倾轧的祸根；智这东西 ,它是相互争斗的工具。这两者都是凶器 ,不可以尽行于社会。

“而且一个人虽然德性纯厚、品性诚实 ,但未必符合别人的口味 ;即使不与别人争夺名誉 ,但未必被他人理解。如果你勉强用仁义规范的言论 ,在暴君面前陈述 ,这样将被认为是利用别人的丑恶来显示自己的美德 ,而扣上‘害人’的帽子。害别人的人 ,别人必定反过来害他 ,你恐怕要被人害了！”

“如果说卫君真的喜欢贤人而讨厌不肖之徒 ,何必用你去显示有异于人呢？除非你不进谏 ,否则卫君必定钻你的空子而施展他的巧辩。到那时你会眼花缭乱 ,面色将会和顺下来 ,嘴里只会说些自救的话 ,卑恭的容色将会显露出来 ,内心就会屈从于卫君的错误主张了。这就好比用火去救火 ,用水去救水 ,可以称为添乱。以顺从开始 ,以后就会永远顺从下去了。你恐怕虽有忠诚之言也不会被信用 ,必将死于暴君之前了。

“从前夏桀杀关龙逢 ,商纣杀王子比干 ,这都是因为他们修身养德 ,以臣下的身份爱抚人君的民众 ,以在下的地位违逆了在上的君主的心意 ,所以君主因为他们好修身养德而排挤他们。这就是好名的结果。





“昔者尧攻丛、枝、胥敖，禹攻有扈。国为虚厉，身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实无已，是皆求名实者也，而独不闻之乎？名实者，圣人之所不能胜也，而况若乎！虽然，若必有以也，尝以语我来。”

颜回曰：“端而虚，勉而一，则可乎？”

曰：“恶！恶可！夫以阳为充孔扬，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违，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与其心。名之曰日渐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将执而不化，外合而内不訾，其庸詎可乎！”

“然则我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内直者，与天为徒。与天为徒者，知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而独以己言蕲乎而人善之，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谓之童子，是之谓与天为徒。外曲者，与人之为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礼也。人皆为之，吾敢不为邪？为人之所为者，人亦无疵焉，是之谓与人为徒。成而上比者，与古为徒。其言虽教，谄之实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虽直而不病，是之谓与古为徒。若是则可乎？”

仲尼曰：“恶！恶可！大多政法而不谍。虽固，亦无罪。虽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犹师心者也。”

颜回曰：“吾无以进矣，敢问其方。”

仲尼曰：“斋，吾将语若。有心而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

颜回曰：“回之家贫，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如此，则可以斋乎？”

曰：“是祭祀之斋，非心斋也。”

回曰：“敢问心斋。”

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颜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实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谓虚乎？”



“从前尧攻打丛、枝和胥敖，禹攻打有扈，这些国家变成了废墟，百姓成为了厉鬼，国君们也被杀戮。这都是他们用兵不断、贪图实利不止所造成的，这都是求名求利的结果，你就没有听说过吗？对于名利的诱惑，有时连圣人都难以克制，何况你呢！虽然这样，你肯定有你的想法，不妨说给我听听。”

颜回说：“我外表端正而内心谦虚，做事勤勉而心态专一，这样可以吗？”

孔子说：“唉！这怎么可以呢！卫君骄横之气充溢张扬，喜怒之情无常，平常人都不敢违逆他，因而他压抑世人对他的进谏，来求得自己心里的畅快。这种人每天用小德渐渐感化他都不成，何况用大德来规劝呢！他必然会固执不化，即使表面附合而内心也不会接纳，你的做法怎么行得通呢？”

颜回说：“那么我内心诚直而外表恭顺，援引成说而上比于古人。所谓内心诚直，就是与自然同类。与自然同类，便知道天子与我自己，都是天生的，这样，我哪里会期望别人称赞自己所讲的话为善，又哪里会期望别人指责为不善呢？像这样做，世人就会称我是不失赤子之心的孩童，这就叫做与自然同类。所谓外表恭顺，就是与一般人一样。执笏跪拜，鞠躬行礼，这是做人臣的礼节。世人都这样做，我敢不这样做吗？做大家都做的事，别人也不会指责我了，这就叫做与世人同类。所谓援引成说而上比于古人，这是与古人同类。所说的虽是古人的教诲，其实是指责人君的过失，这种做法自古就有，并非是我的创造。像这样，虽然言语直率了一些，却也不会招来灾祸，这就叫做与古人同类。这样做可以吗？”

孔子说：“唉！怎么可以呢！纠正人君的方法也太多了，又不太妥当。这些方法虽然浅陋，倒也不会获罪于卫君。然而，只不过如此而已，怎么能够感化他呢！这还是师法自己的成心啊。”

颜回说：“我没有别的办法了，请问先生的高见。”

孔子说：“你先斋戒，我再告诉你。你有心感化卫君，岂是易事？如果认为这样做容易，便与自然之理不符合了。”

颜回说：“我颜回家贫穷，不饮酒、不吃肉食已经有好几个月了。这样做可以称为斋戒吗？”

孔子说：“这是祭祀中要求的斋戒，并非于心斋。”

颜回说：“请问什么是心斋？”

孔子说：“专一你的心志，不要用耳去听，而要用心去听，进一步不要用心去听，而要用气去听。耳的作用只是听取外物，心的作用只是符合外物。‘气’这个东西，才是能够以虚明无形之体来容纳万事万物。只有达到空明的虚境才能容纳道的聚集。这空明的虚境就是心斋。”

颜回说：“在我未曾听到‘心斋’教诲的时候，确实确实感到我的存在；在得到‘心斋’教诲之后，不曾再有我的感觉，这样可以算是空明的虚境吗？”



夫子曰：“尽矣！吾语若：若能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入则鸣，不入则止。无门无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则几矣。绝迹易，无行地难。为人使易以伪，为天使难以伪。闻以有翼飞者矣，未闻以无翼飞者也；闻以有知知者矣，未闻以无知知者也。瞻彼阒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是万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纽也，伏戏、几蘧之所行终，而况散焉者乎！”



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曰：“王使诸梁也甚重，齐之待使者，盖将甚敬而不争。匹夫犹未可动，而况诸侯乎！吾甚栗之。子常语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执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语我来！”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夫子其行可矣！”

“丘请复以所闻：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言必或传之。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故法言曰：‘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



孔子说：“心斋的道理已尽于此！我可以告诉你了：你进入卫国境内去游说，不要为虚名而动心，人家能听进去的话就说，人家听不进去的话就闭口。不寻找门路去营求，心灵专一，了无二念，待人处事一切都不得已而为之，这就差不多了。人不走路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要走路而不留下痕迹就很难了。为人的欲望所驱使就容易作伪，顺任自然而行就难以作伪。只知道有了翅膀才能飞翔，却不知道有不用翅膀而飞翔的；只知道用心智去获取知识，却不知道还有不用心智而获取知识的。观照那个空虚的境界，静寂的心室就会发出纯白的亮光，吉祥之光只止于虚寂空明之心。如果心境不能虚寂空明，这就叫做形坐而心驰。抛弃耳目的视听，让虚寂空明之心返听内视，而排除动用一切外在的心机，这样连鬼神都要依附，何况是人呢！这样万物都可以感化，这正是禹、舜处世的关键，也是伏羲、几蘧始终不移的行为准则，何况平庸之辈呢！”

## 二

叶公子高将要出使齐国，向孔子请教说：“楚王交给我极为重大的使命，而齐国对待外国使者总是表面特别恭敬而实际上推托怠慢。一般人我都感化不了，何况对待诸侯呢？我很是害怕。您曾经对我说：‘凡事不分大小，很少有靠道术而能痛快成功的。事情如果办不成，那么就必定受到人君的惩罚，事情如果能够办成，那么就要在阴阳失调的状况下招来疾患。不论事情成功与否都不会遭到祸患的，只有大德之人才能做到。’我的饮食粗淡，不求精美，很少用火，所以家里烧火做饭的不会因热而思求清凉。如今我早晨接受使命而晚上就要喝冰水了，我大概得了内热之病了吧！我还没有出使办事就因喜惧交加、阴阳失调而患上病了！将来事情办不成，必遭人君的惩罚。这双重的灾患临头，做人臣的实在无法承受，先生有什么避灾之法可以教导我吗？”

孔子说：“天下有两个足以为戒的大法：一个是禀受于自然的性分，一个是做人的道义。儿女敬爱父母，这就是自然的天性，永远不可能从心中解除；臣子侍奉国君，这就是臣子应尽的职责，无论哪里都不会没有君主，所以普天之下这是无法逃避的。这就是所谓的足以为戒的大法。所以儿女奉养双亲，无论生活在什么环境下，都要使他们安适，这就是最大的孝心了；臣子侍奉君主，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顺从君主的旨意，这就是最大的忠心了；自己修养心性，无论是哀是乐都不会改变原来的心境，知道某些事情的发展无法预料而仍然安心去做，这就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了。做一个臣子的，本来就有不得已而做的事情。只要按实情去办，置自身于不顾，哪里会产生贪生怕死的念头呢？你这样做就可以了。”

“我还要把我听到的告诉你：大凡国与国相交往，邻近的国家要以信用求得安顺，远方的国家要通过语言维系忠信。这语言必须有人来传达。而传达两国国君的喜怒之言，这是天下最难做好的事情。两国国君喜悦时的言辞，必然多有溢美之辞，两国国君愤怒时的言辞，必然多有溢恶之辞。凡是过分的超出实际的言辞都是不真实的，不真实的东西就没有诚信可言，不诚信的传言就会让使者遭殃。所以格言说：‘要传达真实不妄之言，不要传达过分不实之言，那么就差不多能够保全自己了。’”



“且以巧斗力者，始乎阳，常卒乎阴，泰至则多奇巧；以礼饮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乱，大至则多奇乐。凡事亦然，始乎谅，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夫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风波易以动，实丧易以危。故忿设无由，巧言偏辞。兽死不择音，气息茆然，于是并生心厉。克核大至，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而不知其然也。苟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终！故法言曰：‘无迁令，无劝成。过度，益也。’迁令劝成殆事。美成在久，恶成不及改，可不慎与！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何作为报也？莫若为致命，此其难者。”

### 三

颜阖将傅卫灵公太子，而问于蘧伯玉曰：“有人于此，其德天杀。与之为无方，则危吾国；与之为有方，则危吾身。其知适足以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若然者，吾奈之何？”

蘧伯玉曰：“善哉问乎！戒之，慎之，正女身也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虽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为颠为灭，为崩为蹶；心和而出，且为声为名，为妖为孽。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积伐而美者以犯之，几矣！”

“汝不知夫养虎者乎？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决之之怒也。时其饥饱，达其怒心。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顺也；故其杀者，逆也。”



“比如那些用技巧来角力的人，开始是明来明去，到最后往往是搞些阴谋，太过分时就诡计多端了；那些讲究礼节饮酒的人，开始时还是规规矩矩的，往往到最后时就会迷乱，太过分时就会放荡不羁了。什么事情都是这样，开始时彼此互谅互让，到最后时就往往互相欺诈了；许多事情开始做时都比较单纯，等到将要完毕时就变得非常艰巨，难以收拾。言语这东西，就像捉摸不透的风波，而传达言语的人，自然会有失实的地方。风波很容易兴作，失实很容易陷入危境。所以愤怒的发作往往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由于花言巧语和片面之辞造成的。被逼入死地的野兽，它会发出特别的叫声，怒气勃然而发，于是便会产生伤人的恶念。做事太苛刻太过分，必然让人心生恶念来报复，而他自己还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假如自己做的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谁会知道他终将遭到什么样的下场呢！所以格言说：‘不要改变所要传达的指令，不要勉强把事情办成。超过正常的尺度，就是犯了夸大失实的错误。’改变指令，强求成功，都会把事情办坏。好事的成就需要很久的时间，而坏事一旦出现再改过也来不及了，这可以不慎重吗！顺应万物，悠游自适，托身于自然，不得已而应之，以此修养中虚之道，可谓是最好的选择了。何必为了报答君命而有意去做呢？不如如实地传达君命罢了，这样做已经难为人了。”

三

颜阖将要去做法卫灵公太子的师傅，便去请教蘧伯玉说：“现在有一个人，他的天性凶残。如果不用法度去劝导他，势必要危害国家；如果用法度去规劝他，势必要危害到我自己。他的智力刚够得上知道别人的过错，却不知别人为什么犯这样的过错。像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

蘧伯玉说：“你问得很好！要警惕啊，要谨慎啊，要端正你的行为！外表不如表现将就顺从的样子，内心不如抱着调剂的态度。虽然如此，这两者仍免不了有灾患。外表将就随顺他而不能过分陷入，内心调剂诱导他而不能有所显露。外表过分将就顺从他，难免招来堕落、毁灭、垮台和失败；内心调剂诱导他太显露，就会招致声名之祸、妖孽之灾。他如果像婴儿那样天真无知，你也姑且和他一样像婴儿那样天真无知；他如果没有界限的约束，你姑且也像他一样没有界限的约束；他如果放荡无羁，你姑且也像他一样放荡无羁，这样委婉地引导他，使他渐渐地达到无过失的境地。

“你不知道那螳螂吗？奋力举起双臂去阻挡车轮，却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根本就不胜任，这是因为它把自己的才能看得太了不起的缘故。要警戒啊，要谨慎啊，经常夸耀自己的才能去触犯他，这就危险了。

“你不知道那养虎的人吗？他不敢拿活的小动物去喂养，因为怕它在搏杀活物时引发它凶残的天性；也不敢把整个小动物丢给它，因为怕它在撕裂过程中激起它残忍的天性。伺候着它的饥饱来喂食，疏导它的喜怒之情。虎与人不同类别，而虎却喜欢喂养它的人，这是因为人们随顺了虎的性子，虎所以伤害人，那都是人们违逆了虎的性情的缘故。



“夫爱马者，以筐盛矢，以娠盛溺。适有蚊虻仆缘，而拊之不时，则缺衔、毁首、碎胸。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可不慎邪！”

#### 四

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数千牛，絜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观者如市，匠伯不顾，遂行不辍。

弟子厌观之，走及匠石，曰：“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视，行不辍，何邪？”

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槨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樗，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

匠石归，栎社见梦曰：“女将恶乎比予哉？若将比予于文木邪？夫柎梨橘柚果蓏之属，实熟则剥，剥则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击于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与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几死之散人，又恶知散木！”

匠石觉而诊其梦。弟子曰：“趣取无用，则为社何邪？”

曰：“密！若无言！彼亦直寄焉！以为不知己者诟厉也。不为社者，且几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与众异，而以义喻之，不亦远乎？”

#### 五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见大木焉，有异，结驷千乘，将隐芘其所藪。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异材夫！”仰而视其细枝，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俯而视其大根，则轴解而不可以为棺槨；啜其叶，则口烂而为伤；嗅之，则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有那爱马的人，用精美的竹筐盛马粪，用珍贵的大蛤壳接马尿。一旦有蚊虫叮咬在马身上，那爱马的人如若拍打不及时，马就会怒气冲天，咬断勒口，挣断辔头，损坏胸络。本意在于爱马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这可以不谨慎吗？”

#### 四

匠石前往齐国，到了曲辕，看见一棵为社神的栎树。这棵树大到可以给几千头牛来遮荫，用绳子一量足有一百多围，树身高出山头八丈以上才长出枝条，其中可以造船的旁枝就有十来枝。观看的人就像赶集一样众多，然而匠伯不屑一顾，照样往前走一步不停。

弟子们在树边饱看一番，这才赶上匠石，问道：“自从我们拿起斧头跟随先生以来，还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木材。先生不肯看一眼，走个不停，这是为什么呢？”

匠石说：“够了，不要再说下去了！那是无用的散木。用它来造船，船就很快会沉没；用它来做棺材，棺材很快会腐烂；用它来做器具，器具很快会毁坏；用它来做门户，门户就会渗出脂浆；用它来做柱子，柱子就会生出蛀虫，这是一棵没有任何材料价值的树木。正是它的没有任何作用，所以才能有这么长久的寿命。”

匠石回来后，社神栎树托梦说：“你要用什么来和我相比呢？你要用质地细密的树和我相比吗？那山楂树、梨树、橘树、柚子树以及瓜果之类，果实熟了就要遭受击打，被击打就落个扭折。大枝被折断，小枝被扯下来。这都是由于它的才能害苦了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享尽天年而中途夭折，这都是自己招来世俗人们的打击。万物莫不是这个道理。况且我寻求无所可用的境地已经很久了！几乎遭到砍杀，到现在才幸而保全，这正是我的大用。假使我对人确实有用，我还能长得如此高大吗？况且，你与我都是天地间的物，为什么你把我视为散木这东西呢？你这将要死的散人，又怎能了解这无用之用的散木呢！”

匠石醒后把梦告诉了弟子。弟子说：“它的志趣既然是寻求无用，为什么还要充当社树呢？”

匠石说：“闭嘴！你不要再说了。它只是特意借社神寄托形体罢了！这才致使那些不了解真象的人辱骂它。如果不充当社树的话，几乎早就遭到剪伐之害了。况且，它的自我保全的方法与众不同，你从常理上去评论它，不是相差太远了吗？”

#### 五

南伯子綦在商丘游玩，看见一棵大树，它的茂盛异乎寻常，就是集结千辆的车马停在树下，也能被枝叶所荫蔽。子綦自语说：“这是什么树啊！它必定有异乎寻常的材质吧！”仰起头看了看它的细枝，却只见弯弯曲曲的，不可以做栋梁；低下头去看了看它的粗干，却见轴心出现裂纹而不能制作棺材，舔舔它的叶子，嘴就溃烂而受到伤害；闻一闻它的气味，就使人烂醉如泥，三天都醒不过来。子



纂又叹道：“这果然是不成材的树木，所以才能长得如此高大茂盛。唉，神人也是用不材的面目来显示世人的。”

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斩之；三围四围，求高名之丽者斩之；七围八围，贵人富商之家求榭傍者斩之。故未终其天年而中道之夭于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颡者，与豚之亢鼻者，与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适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为大祥也。

## 六

支离疏者，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挫针治繻，足以糊口；鼓箠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征武士，则支离攘臂而游于其间；上有大役，则支离以有常疾不受功；上与病者粟，则受三钟与十束薪。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

## 七

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郤曲郤曲，无伤吾足。”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无用也。





宋国荆氏那个地方，适宜种植楸、柏之类的质地细密的树木。当它长到一二把粗的时候，想用它来做拴猕猴的木桩的人便砍了去；当它长到三四围粗的时候，想用它来建华丽豪宅的人便砍了去；当它长到七八围粗的时候，高官富商之家想用它做独板棺材的人便砍了去。所以那些树木不能享尽自然赋予的寿命而中途夭折于斧头之下，这就是有用之材招来的祸患。古人在禳除祭祀的时候，凡是白额的牛和翘鼻子的猪，以及生了痔疮的人，都不可以用来祭祀河神。这些都是巫祝所知道的，认为那些情况都是不祥的。但这正是神人因它可以保身所以认为是最大的吉祥。

## 六

支离疏，他的面颊缩在肚脐下，肩膀高过头顶，脑后的发髻朝天，脊背间五脏的穴位向上，两条大腿和胸旁肋骨贴在一起。他给人家缝衣洗衣，足够养家糊口；他给人家簸糠筛米，足够养活十口人。国家征兵时，支离疏却敢捋袖挥臂游于闹市；国家有徭役征夫时，他因为残疾而免除服役；国家救济贫病时，他可以领到三钟米和十捆柴。像形体残缺不全的人，尚且能够养活自身，享尽天年，更何况那忘掉世俗德行的人呢！

## 七

孔子到楚国去，楚国狂人接舆走到孔子住所门前，唱道：“凤啊，凤啊，你的德行何以变得这样衰微了呢？来世不可期待，往世不可追回。天下有道，圣人可以成就大业；天下无道，圣人只能保全生命。当今这个时代，仅能免于刑戮！幸福比羽毛还要轻，却不知道珍惜；灾祸比大地还要重，却不知道躲避。罢了，罢了！别在人的面前炫耀自己。危险啊，危险啊！莫要画地为牢让人盲目钻进去。荆棘啊荆棘，不要伤害我的行路。刺榆啊刺榆，不要伤害我的双足。”

山上的良木是自己招来的砍伐，油脂可燃是自己招来的煎熬。桂树由于可以食用，所以遭人砍伐，漆树由于可以做涂料，所以遭人割取。世人都知道有用的用途，却不知道无用中的用途。





## 德充符第五

—

鲁有兀者王骀，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常季问于仲尼曰：“王骀，兀者也，从之游者与夫子中分鲁。立不教，坐不议，虚而往，实而归。固有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

仲尼曰：“夫子，圣人也。丘也直后而未往耳！丘将以为师，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鲁国，丘将引天下而与从之。”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与庸亦远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独若之何？”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常季曰：“何谓也？”

仲尼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

常季曰：“彼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为最之哉？”

仲尼曰：“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尧、舜独也正，在万物之首。幸能正生，以正众生。夫保始之征，不惧之实，勇士一人，雄入于九军。将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犹若是，而况官天地、府万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尝死者乎！彼且择日而登假，人则从是也。彼且何肯以物为事乎！”





鲁国有一个断了脚的人名叫王骀 跟从他游学的人与跟从孔子游学的人差不多。常季便问孔子：“王骀 他是个断了脚的人 跟随他的弟子与您在鲁国的弟子各占一半。他对弟子 立不施教 坐不讲述 可弟子们头脑空空而去 回来却满载而归。莫非真有不用言语的教化 在无形之中得到潜移默化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孔子说：“这位先生 他是个圣人啊。我只是落在后面 还没有来得及去请教罢了！我将拜他为师 何况不如我的人呢！何止鲁国 我将要引领全天下的人去追随他。”

常季说：“他是一个断了脚的人 却能超过您 若与平庸之辈相比 恐怕更加深远了。像他这样的人 一旦用起心智来 将会怎么样呢？”

孔子说：“死生是件大事吧 却不能改变他的心境 就是天塌地陷 他也不会与天地一起消亡 他洞悉无所待的道理而不随万物变化 听任事物的变化而固守一贯的宗旨。”

常季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孔子说：“从事物彼此相异的方面去看 肝与胆就像楚国与越国一样遥远；从事物彼此相同的方面去看 万事万物都是一样的。像他这样认识的人 就不会考虑耳目适合什么样的声音和颜色 只求逍遥于无差别无分辨而浑然一体的道德境界中。面对万物 只看到它的浑然一同的方面 那么就看不见其中有什么缺失 所以在他看来 失掉一只脚犹如丢掉一块泥巴一样。”

常季说：“王骀只是修己 用他的真智获得明理之心 再用这个明理之心获得无所分辨的永恒之心 那么众人为什么都归附他呢？”

孔子说：“人们不会在流水中照影子 而是利用静止之水来观照 因为只有静止的水才能留住众人止步观照。植物皆从大地中获得生命 然而只有松柏禀受自然之正气 不分冬夏 枝叶常青 众人皆从上天中获得生命 然而只有尧 舜禀受自然之正气 成为万众的首领。可幸的是他们能够自正性命 因此才可以引导众人匡正性命。为了遵守先前许下的诺言 那些具有无所畏惧品质的勇士 就是独自一人 也敢于闯入千马万马中作战。那些为了求得名誉而能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尚且如此 何况主宰天地 蕴藏万物 把身体六骸只当做寄托的躯壳 把耳目当做一种象征性的摆设 把世间万般认知视为一回事而未曾丧失平常心的人呢！王骀将指日飞升 与大道冥合为一体。这样超尘绝俗的人 众人都愿意追随他 而他岂肯把众人的追随当回事呢！”



十

二

申徒嘉，兀者也，而与郑子产同师于伯昏无人。子产谓申徒嘉曰：“我先出则子止，子先出则我止。”其明日，又与合堂同席而坐。子产谓申徒嘉曰：“我先出则子止，子先出则我止。今我将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见执政而不违，子齐执政乎？”

申徒嘉曰：“先生之门，固有执政焉如此哉？子而说子之执政而后人者也。闻之曰：‘鉴明则尘垢不止，止则不明也。久与贤人处则无过。’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犹出言若是，不亦过乎？”

子产曰：“子既若是矣，犹与尧争善。计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

申徒嘉曰：“自状其过，以不当亡者众；不状其过，以不当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游于羿之毂中。中央者，中也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我怫然而怒，而适先生之所，则废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之自寤邪！吾与夫子游十九年矣，而未尝知吾兀者也。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过乎！”

子产蹴然改容更貌曰：“子无乃称！”

三

鲁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见仲尼。仲尼曰：“子不谨，前既犯患若是矣。虽今来，何及矣！”

无趾曰：“吾唯不知务而轻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来也，犹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务全之也。夫天无不覆，地无不载，吾以夫子为天地，安知夫子之犹若是也！”

孔子曰：“丘则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请讲以所闻。”

无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无趾，兀者也，犹务学以复补前行之恶，而况全德之人乎！”

无趾语老聃曰：“孔丘之于至人，其未邪？彼何宾宾以学子为？彼且蘄以谀诡幻怪之名闻，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己桎梏邪？”

十

+

二

申徒嘉是一个断了脚的人，他和郑子产同是伯昏无人的弟子。子产对申徒嘉说：“我若先出去，你就留下；你若先出去，我就留下。”到了第二天，他们又同室同席坐在一起。子产对申徒嘉说：“我若先出去，你就留下；你若先出去，我就留下。现在我要先出去，你可以稍留一会儿吗？还是不能呢？你看见我这个执政大臣却不回避，你想把自己当成执政大臣与我平起平坐吗？”

申徒嘉说：“先生的门徒弟子，有这样的执政大臣吗？你是得意你的执政地位而瞧不起人吗？听说过这样的格言：‘镜子明亮就不会落下灰尘，落上灰尘的就不会明亮。与贤人相处长久就不会犯下过失。’现在你想获取的是伯昏无人的道德，却还说出这种话来，不是过错吗？”

子产说：“你都这样了，还要和尧争个高低。估量一下你自己的德性，还不够你自我反省吗？”

申徒嘉说：“如果让自己申辩自己的过错，认为自己不应当断足的多，虽然不为自己的过错去申辩，但是认为自己不应当存足的人还是很少。知道事情的无可奈何，而能泰然接受，如同接受自然的命运一样，这只有有德的人才能做到。正像我们走进了羿的射程之内。那中心的地方，正是箭矢必中的地方，然而也有不被射中的，那是命运。拿自己齐全的双脚来讥笑我双脚不全的人很多，我听了勃然大怒，等我来到先生的寓所，怒气如烟消云散，又恢复了常态。不知道先生用什么妙法洗净了我的心灵，还是我自己悟出了生命的真谛！我跟随先生修学已经十九年了，先生不曾感觉到我是断了脚的人。现在你和我交往于道德的修养之中，但你却在形貌上来要求我，这不也是过错吗？”

子产惭愧不安地改变了态度，说道：“是的，你不必再说了。”

三

鲁国有一个被砍断了脚趾的人叫做叔山无趾，他用脚后跟行走去见孔子。孔子说：“你不谨慎，以前既然犯了这样的刑罚，现在虽然来这里请教，哪里还来得及呢！”

无趾说：“我只因不识时务而轻率地对待自己的身体，所以才断去了脚趾。今天我来这里，还有比脚更贵重的东西存在，因此我要努力保全它。天是无所不覆盖的，地是无所不承载的，我把先生当作天地，哪里知道先生如此拘于形骸之见呢！”

孔子说：“我实在浅陋！您为什么不进来呢？请把您听到的讲一讲。”

无趾从室内走出来。孔子说：“弟子们要努力啊！无趾是一个断了脚趾的人，还要努力学习以弥补从前的过错，更何况身体健全的人呢！”

无趾对老子说：“孔子这个人，拿得道者至人的境界来衡量他，恐怕还不够吧？他为什么频频前来求教于您呢？他还在追求用奇异怪诞的说教来扬名于世，殊不知至人把这些名声视为束缚自己的一种枷锁呢？”

+



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者，解其桎梏，其可乎？”

无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 四

鲁哀公问于仲尼曰：“卫有恶人焉，曰哀骀它。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也。未尝有闻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无君人之位以济乎人之死，无聚禄以望人之腹，又以恶骇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异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视之，果以恶骇天下。与寡人处，不至以月数，而寡人有意乎其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国无宰，寡人传国焉。闷然而后应，汜然而若辞。寡人丑乎，卒授之国。无几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无与乐是国也。是何人者也？”

仲尼曰：“丘也尝使于楚矣，适见紈子食于其死母者。少焉陶若，皆弃之而走。不见己焉尔，不得类焉尔。所爱其母者，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战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鬻资；刖者之屦，无为爱之。皆无其本矣。为天子之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于外，不得复使。形全犹足以为尔，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骀它未言而信，无功而亲，使人授己国，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哀公曰：“何谓才全？”

仲尼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隙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是之谓才全。”

“何谓德不形？”



老子道：“为什么不使他认识到死生一体、是非同一的道理，解除他的枷锁，这样也就可以了？”

无趾说：“孔子先天造就的根器如此，怎么可能解除呢？”

四

鲁哀公问孔子说：“卫国有个形貌极为难看的人，他的名字叫哀骀它。男人和他相处，想念他而舍不得离开；女人见了他，请求父母说：‘与其做别人的妻子，不如做这位先生的妾’，这样的女人已有十几个而不止。不曾听说他有什么倡导，只见他总是应和别人。他没有统治者的权位去挽救人们的死亡，也没有积蓄的钱粮去满足人们的温饱，而且又面貌丑陋得让天下人见了都要震惊，他应和而不领唱，他的智虑不超出人世之外，然而男人女人都来亲近他，这必定有异于常人之处。我把他召来一看，果然见他面貌丑陋得让天下人都震惊。他与我相处，不到一个月，我便感到他为人的可爱之处；不到一年，我便完全信任了他。国家缺宰相，我就要把国事委托给他。他心不在焉地应承，又漫不经心地好像有所推辞。我感到很惭愧，最终把国政授给他。时间不长，他就离开我走了。我很忧闷，就像丢了什么东西，好像在鲁国再也没人能够与我同欢乐了。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孔子说：“我曾经出使过楚国，正巧看见一群小猪在刚死的母猪身上吃奶。不一会儿，突然露出惊恐的样子，都抛开母猪逃开了。这是因为母猪对小猪不再有任何感应，不再像活着时候了。可见小猪爱他的母猪，不是爱它的形貌，而是爱主宰形貌的精神啊。战死在疆场上的士兵，葬埋他时不用着棺饰，被砍去脚的人，他对原来的鞋子，没有理由再去珍惜。这都是由于失去了根本。做天子嫔妃的，不剪指甲，不穿耳眼；娶了妻子的内侍，不能再进宫，不得再役使。为了保全完整的形体尚且如此，何况德性完备的人呢！现在哀骀它不开口而获信任，无功业而受人亲敬，使别人情愿把自己的国家授给他，还怕他不肯接受，他必定是个天性完美无缺而道德高尚不露的人。”

哀公说：“什么叫做天性完美无缺？”

孔子说：“像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这都是事物的变化、自然规律的运行。它们日夜相互更替，展现在人们面前，而人们智力却不能窥见它们的起始。所以这些变化不足以扰乱我们和顺的本性，不能侵入我们的心灵。能使心灵日夜不间断地保持这种真性而与万物同游于春和之气中，这就使心灵在与万物接触中，无时不和谐感应。这就叫做天性完美无缺。”

“什么叫做道德高尚不露呢？”



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荡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离也。”

哀公异日以告闵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执民之纪而忧其死，吾自以为至通矣。今吾闻至人之言，恐吾无其实，轻用吾身而亡其国。吾与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 五

闾跂支离无脤说卫灵公，灵公说之，而视全人，其脰肩肩。瓮盎大癭说齐桓公，桓公说之，而视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谓诚忘。

故圣人有所游，而知为孽，约为胶，德为接，工为商。圣人不谋，恶用知？不斫，恶用胶？无丧，恶用德？不货，恶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既受食于天，又恶用人！

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警乎大哉，独成其天。

## 六

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

庄子曰：“然。”

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

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

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

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





孔子说：“平，这是水极端静止的状态。它可以作为我们取法的标准，内心保持极端静止的状态，那么就能不为外界变化所摇荡。道德这东西，实际上就是成就纯和的修养。道德高尚不露，万物自然亲附不离。”

后来哀公把此事告诉了闵子，说：“起初，我以国君的地位治理天下，执掌生杀的法纪而忧虑百姓的死亡，我自以为非常明达了。如今我听了至人哀骀它的言论，恐怕我言过其实，只是轻率地动用自己的身心，以至使国家陷于危亡的境地。我和孔子并非是君臣关系，而是以德相交的朋友啊！”

### 五

闾跂支离无脤游说卫灵公，卫灵公很喜欢他，再看身体健全的人，反而觉得他们的脖子太细长了。瓮黉大癭游说齐桓公，齐桓公很喜欢他，再看身体健全的人，反而觉得他们的脖子太细长了。所以说只要道德上有所建树，他身上的缺陷就往往被人遗忘。如果人们不忘掉应该遗忘的东西，却忘掉了所不应遗忘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遗忘。

所以圣人一入逍遥游，就会把智能看作是灾孽，把约束看作是禁锢，把小恩小惠看做是应酬，把工巧看做是商品的交换。圣人不去谋划，哪里用得着智慧？不去雕琢万物，哪里用得着胶漆？没有可丧失的东西，哪里谈得上获得？用不着货品，哪里需要通商交换？这四个方面都是大自然的哺育。大自然的哺育也就是大自然供给的食物。既然禀受自然的养育，又哪里还用人为的东西！

圣人只有人的形体，却无人的情绪。有了人的形体，所以与人群居；没有人的情绪，所以是非不会沾身。渺小啊，它属于人为的偏执；伟大啊，它属于大自然的造就。

### 六

惠子对庄子说：“人原本就没有情吗？”

庄子说：“是的。”

惠子说：“人要是无情，怎么能称为人呢？”

庄子说：“自然之道给了人的容貌，天然之理给了人的形体，怎么不能称为人？”

惠子说：“既然称为人，怎么能够没有情？”

庄子说：“是是非非的分别，这是我所说的情。我所说的无情，是不要因为好恶爱憎之类的情绪损害自己的本性，要经常顺任自然而不是人为的去增益生命。”

惠子说：“不用人为的增益生命，怎么能够保存自己的身体？”

庄子说：“自然之道已经给了你容貌，天然之理已经给了你形体，加之不以好恶之情损害自己的本性，你还需要做什么呢？现在你放纵自己的精神，使它驰骛在外，耗费你的精力，倚着树干呻吟，靠着干枯的梧桐树打瞌睡。大自然赋予你形体，你却抱着坚白之论争鸣不休。”





## 大宗师第六



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虽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谄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

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

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诟，其入不距。儻然而往，儻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其颡颡。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故圣人之用兵也，亡国而不失人心，利泽施乎万世，不为爱人。故乐通物，非圣人也；有亲，非仁也；天时，非贤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馀、纪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





知道天道自然运化，也知道人类的主观所为，可称得上是认知的极致了。知道天道运化的自然之理，这是由于顺应自然的道理而得知；知道人类的后天所为，这是用人类智力所能知道的道理，去顺应智力所不能知道的，让自己享尽天年而不至于中途死亡，这也算是智力的极致了。虽然这样说，但是还有问题。认识的正确与否，必须依赖客观对象的验证才能确定，而所依赖的对象却是变化不定的。怎么知道我所说的天道自然不是属于人为呢？所谓的人为不是属于天道自然呢？只有有了真人才可能有真知。

什么叫真人？古时候的真人，不违逆微少，不自恃成功，不谋虑事情。像这样的人，错过时机而不后悔，正当时机而不自得。像这样的人，登高不发抖，入水不沾湿，入火不觉热。这是他的见识达到了大道的境界才能这样。

古时候的真人，睡觉时不做梦，醒来时不烦忧，饮食不求甘美，呼吸深沉绵长。真人的气息通达脚跟，众人的气息仅存喉咙。争辩中被人屈服的人，他的言语塞在喉头中，就像要呕吐一样难受。凡是嗜欲深的人，他的天然根器就浅薄。

古时候的真人，不知道贪生，不知道怕死。出生了不欣喜，入土了不拒绝。无拘无束地去世，无拘无束地来世而已。不忘记自己生命的本源，不寻求自己的归宿。接受了自然赋予的生命而欣然自得，忘却了生死的变化而复归于自然。这就是叫做不以欲望之心损害自然之道，不以人为的力量去辅助天命之常，这就是真人了。像这样的人，他的心欲早已忘怀，他的容貌静寂安闲，他的额头宽宽大大。表情严肃时像秋天一样冷凄，态度和蔼时像春天一样温暖，喜怒无心，像四季的自然变化，随事合宜，无迹可寻。所以圣人用兵打仗，虽然灭亡了别的国家，却不会失掉人心，利益和恩泽施及万世，却并非有意爱人。所以说有心和外界交往，就不是圣人，有亲疏之分，就不是仁人，揣度天时，就不是贤人，利害不能相通为一，就不是君子，追求声名而失去本性，就不是士人，自丧真性，只能被人役使，就不是役使之人。像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馀、纪他、申徒狄，他们都是被人役使，使人快意，而不是以自己的快意为快意。





古之真人，其状义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与乎其觚而不坚也，张乎其虚而不华也，邴邴乎其似喜也，崔崔乎其不得已也。濔乎进我色也，与乎止我德也，广乎其似世也，警乎其未可制也，连乎其似好闭也，怵乎忘其言也。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以刑为体者，绰乎其杀也；以礼为翼者，所以行于世也；以知为时者，不得已于事也；以德为循者，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

## 二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为父，而身犹爱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为愈乎己，而身犹死之，而况其真乎！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犹有所遁。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犹喜之。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其为乐可胜计邪？故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善妖善老，善始善终，人犹效之，又况万物之所系而一化之所待乎！

## 三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豨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



古时候的真人，他的形体高大而不崩坏，好像不足却无须接受；安闲特立而不固执，心胸开阔而不浮华，畅然自适好像有喜色，一举一动好像出于不得已。他的容颜和悦有光，令人亲近；他的德行宽厚闲舒，令人归依；他的胸襟恢宏，犹如世界一般广大；他的精神高放自得，不可驾驭；他沉默不语，好像封闭了感觉的通路；他漫不经心，好像遗忘了要说的语言。他把刑律作为主体，把礼仪作为辅助，凭借智慧审时度势，以道德为处事所遵循的原则。把刑律作为主体，虽杀而犹觉宽大，把礼仪作为辅助，正是为了推行于天下；凭借智慧审时度势，不过是为了应付事物而出于无奈；以道德为处事所遵循的原则，说的是就像有脚的人都能登上山丘一样，而世人却认为只有勤行者才能达到。所以真人无心好恶，喜欢和厌恶都是一样的。真人是把万物混同为一的，一样的东西是一，不一样的东西也是一。当真人处于混同境界时，则与天道自然同游；当他混迹于芸芸众生之中时，则与世人为同类。他把天与人的关系看做是天人合一、天人不相相互对立的关系，这就是真人。

## 二

人的生死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命运活动，就像日夜永恒的交替一样，都是自然的规律。对于自然规律，人们是无法干预的，这都是事物变化的情理。人们把天作为生命之父，而终身敬爱它，更何况派生天地的大道！人们认为国君的势力地位超过了自己，而愿意舍身效忠，更何况主宰万物的大道！

泉水干枯了，鱼儿一同困在陆地上，它们互相吐着湿气滋润着对方，又用唾液沾湿彼此的身体，与其如此，它们宁愿回到江湖中，把彼此都忘掉。与其赞美尧而非难桀，不如把两人的善恶是非都忘掉，而同化于大道之中。

天地赋予我形体以使我有所寄托，给了我生命以使我勤劳，又用衰老让我安逸，最后又用死亡让我安息。所以说把生存看作是好事的，也必然把死亡也看作是好事。把船藏在山谷里，把山藏在大泽中，称得上很牢靠了。然而夜半之时，倘若造化的大力士把它们背走，愚昧的人是不会知道的。把小的东西藏在大的东西里面，可以说是很合适了，但还是有所亡失。如果把天下隐藏在天下之中，是不会亡失的，这是万物普遍的至理。人们一旦获得人的形体就欣喜自喜。如果知道人的形体千变万化而没有穷尽，那么这种欣喜岂可数清呢？所以圣人游心于不会亡失的境地而和大道共存。对于乐观地安顺地对待和处理生老病死的人，大家尚且效法他，何况对于万物的根源和一切变化所依赖的大道呢？

## 三

大道是真实而有信验的，没有主观的作为，也不留下任何的形迹；它可以心传而不能口授，可以心得而不能目见；它是万物最原始的本根，在没有天地以前就一直存在着，是它产生了鬼神和上帝，是它产生了天和地，它在混沌之气之前就存在而称不上高远；它在天地四方之下还不算深邃，它早于天地之前就存在还不算久长；它比上古时间还长远而不算老。豨韦氏得到它，用它整顿天地，伏羲氏得到它，用它调合元气；



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禹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

#### 四

南伯子葵问乎女偶曰：“子之年长矣，而色若孺子，何也？”

曰：“吾闻道矣。”

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学邪？”

曰：“恶！恶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道，我有圣人之道而无圣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几其果为圣人乎！不然，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撝宁。撝宁也者，撝而后成者也。”

南伯子葵曰：“子独恶乎闻之？”

曰：“闻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洛诵之孙闻之瞻明，瞻明闻之聂许，聂许闻之需役，需役闻之於讴，於讴闻之玄冥，玄冥闻之参寥，参寥闻之疑始。”

#### 五

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语曰：“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熟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俄而子舆有病，子祀往问之。曰：“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阴阳之气有沴，其心闲而无事，跼蹐而鉴于井，曰：“嗟呼！夫造物者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

子祀曰：“女恶之乎？”





北斗星得到它 用它保障终古不变的运行轨道 ;日月得到它 用它维持万古运转不停 ;山神堪坏得到它 就能入主昆仑 河神冯夷得到它 就能巡游黄河大川 肩吾得到它 ,就能镇守泰山 黄帝得到它 就能登天成仙 颡项得到它 就能身居玄宫 成为北方之帝 禹强得到它 就能自立于北海之神。西王母得到它 ,便可安坐少广之山 不复生死 不知始终 彭祖得到它 寿数绵长 上及虞舜 ,下至春秋五霸 傅说得到它 ,可以做武丁的宰相 治理全天下 死后驾驭着东维与箕尾两星 遨游于众星之间。

#### 四

南伯子葵问女偶说：“你的年寿很高了 ,为什么面色却像孩童一样呢？”

女偶说：“我得道了。”

南伯子葵说：“道可以学到吗？”

女偶说：“不！不可以！你不是学道的那类人。卜梁倚具有圣人的才质却还没有获得圣人的道心。我有圣人的道心而没有圣人的才质。我想教他 ,或许他真的能够成为圣人吧！就是不能 ,以圣人之道指导具有圣人之才的人 ,他的提高也会是很容易的。我继续修持着 ,然后开始诱导他 ,三天后 ,他已能把天下置之脑后 ,已经遗忘天下了 ,我继续修持诱导 ,七天之后 ,他已能把人事置之度外 ,已经遗忘人事了 ,我继续诱导他 ,九天后 ,他已能把生死置之度外 ,已经忘掉自我了 ,而后心窍豁然彻悟 ,心窍豁然彻悟了 ,而后就能洞见独立而不改的道 ,洞见独立而不改的道了 ,而后就不再受到古今时间的束缚 ,不受古今时间的束缚了 ,而后就能进入无生无死的永恒境地。能够灭亡一切生命的道 ,它本身不会灭亡 ,能够产生一切生命的道 ,它本身不存在产生的问题。道对于天下万物 无所不送 无所不迎 无所不毁 无所不成 这就叫做‘撝宁’。‘撝宁’的意思 就是动而后静 乱而后定。”

南伯子葵说：“你从哪里学到的道呢？”

女偶说：“我从文字那里得到的 ,文字是从语言那里得到的 ,语言是从目见那里得到的 ,目见是从耳闻那里得到的 ,耳闻是从修持那里得到的 ,修持是从咏叹那里得到的 ,咏叹是从静默那里得到的 ,静默是从空旷那里得到的 ,空旷是从疑似本源那里得到的。”

#### 五

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一起议论说：“谁能把‘无’当作头颅 ,把‘生’当作脊梁 ,把‘死’当作屁股 ,谁能认识到生死存亡本是一体的 ,我们就和他做朋友。”四人相视而笑 ,彼此心意契合不背 ,于是就相互结为好友。不久子舆生病了 ,子祀去探望他。子舆说：“伟大啊 ,造物者把我变成这样一个拘挛不直的人啊。”只见他腰弯背驼 ,五脏的穴位冲上 ,面颊缩在肚脐下 ,肩膀高过头顶 ,发髻朝天。阴阳二气虽然凌乱不调 ,子舆却仍闲逸自适而若无其事 ,他步履蹒跚地走到井边 ,照着自己的影子说：“哎呀 ,造物者又把我变成这样一个曲背拘挛的人啊。”

子祀说：“你厌恶这种变化吗？”





曰：“亡，予何恶！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鸩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结之。且夫物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

俄而子来有病，喘喘然将死。其妻子环而泣之。子犁往问之，曰：“叱！避！无怛化！”倚其户与之语曰：“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

子来曰：“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之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铍！’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觉。

## 六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曰：“孰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与于无相为？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终穷？”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

莫然有间，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焉，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临尸而歌，礼乎？”

二人相视而笑曰：“是恶知礼意！”

子贡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无有，而外其形骸，临尸而歌，颜色不变，无以命之。彼何人者邪？”

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吊之，丘则陋矣！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彼以生为附赘县疣，以死为决疢溃痈。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



子舆说：“不，我为什么要厌恶呢？假使把我的左臂化为公鸡，我就用它来司晨报晓；假使把我的右臂化为弹丸，我就用它获取鸱鸟烤肉吃；假使把我的屁股化为车轮，我就让精神变为马，我于是乘着它出游，哪里再用别的车驾！再说人们获得生命，这是适时而得；失去生命，这是顺应变化。人们能够安心于适时顺应，哀乐的情绪就不会侵入胸中，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解开倒悬之苦。那些不能自我解脱的人，因为被外物所束缚。再说人力不能胜过自然力是由来已久了，我又为什么要厌恶它呢？”

不久，子来有病，气喘急促快要死了。他的妻子儿女围着他啼哭。子犁前去慰问，对子来的妻子儿女们说：“去！走开！不要惊动变化的人！”便靠着门框对子来说：“伟大的造物者啊，又将把你变成何物？又将把你送到何方？要把你变为鼠肝吗？要把你变为虫臂吗？”

子来说：“子女对于父母，无论东南西北，你都要听从父母之命。人对于造化者，何止于儿女对待父母。造化者让我死，我如果不从命，我就是违逆不顺，它有什么罪过呢？大自然赋予我形体，使有所寄托，赋予我生命，使我劳动，赋予我年老，让我安逸，安排我死亡，让我安息。所以善待我赋予我生命的，同样善待我赋予我死亡。犹如铁匠铸造金属器物，金属跳着脚喊：‘我一定要做镆铔宝剑！’那么铁匠必然把这块金属视为不祥之物。现在造化一旦造出一个人的形体，这个人就大喊大叫：‘我是人了！我是人！’那么造化必定把他视为不祥之人。现在一旦把天地视为大熔炉，把造化视为大铁匠，往哪里去不可呢！”子来说完安然熟睡，不一会儿又适意醒了。

## 六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一起结为朋友，说：“看谁能够相交于无心无肺，相助于无所作为？看谁能够登天穿雾，超然万物之外，遨游太虚，忘掉生死的区别，没有止尽？”三个人相视而笑，彼此心意相通，于是成为契友。

漠然之中过了不久，子桑户死，还未安葬。孔子听说了，派子贡前往助理丧事。只见那里有的编曲，有的弹琴，相互唱和道：“哎呀桑户啊！哎呀桑户啊！你已经返归本真了，而我们还寄寓在人间啊！”子贡快步向前，问道：“请问面对死尸歌唱，这符合礼仪吗？”

二人相互看了看，笑着说：“这种说法哪里懂得礼的真意？”

子贡回去后，把此事告诉了孔子，说：“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修行却不讲礼仪，把形骸置之度外，对着尸体唱歌，脸色全无哀色，真是无法说清。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孔子说：“他们是生活在尘世外的人，而我却是生活在尘世内的人。尘世外与尘世内是彼此不相干的两个世界，而我竟然派你去吊唁，这是我的浅陋啊！他们正在和造物者为朋友，而游于万物之初的浑沌境地。他们把生命看作是附着的毒瘤，把死亡看作是毒瘤的溃败，像这样子，又哪里知道生死先后的区别呢！”



假于异物 托于同体 忘其肝胆 遗其耳目 ;反复终始 不知端倪 ;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 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愤愤然为世俗之礼 ,以观众人之耳目哉 !”

子贡曰：“然则夫子何方之依？”

孔子曰：“丘 ,天之戮民也。虽然 ,吾与汝共之。”

子贡曰：“敢问其方？”

孔子曰：“鱼相造乎水 ,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 ,穿池而养给 ;相造乎道者 ,无事而生定。故曰 :鱼相忘乎江湖 ,人相忘乎道术。”

子贡曰：“敢问畸人。”

曰：“畸人者 ,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 :天之小人 ,人之君子 ;人之君子 ,天之小人也。”

## 七

颜回问仲尼曰：“孟孙才 ,其母死 ,哭泣无涕 ,中心不戚 ,居丧不哀。无是三者 ,以善处丧盖鲁国 ,固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

仲尼曰：“夫孟孙氏尽之矣 ,进于知矣 ,唯简之而不得 ,夫已有所简矣。孟孙氏不知所以生 ,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 ,不知就后。若化为物 ,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将化 ,恶知不化哉？方将不化 ,恶知已化哉？吾特与汝 ,其梦未始觉者邪！且彼有骇形而无损心 ,有旦宅而无情死。孟孙氏特觉 ,人哭亦哭 ,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与‘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谓‘吾之’乎？且汝梦为鸟而厉乎天 ,梦为鱼而没于渊。不识今之言者 ,其觉者乎？其梦者乎？造适不及笑 ,献笑不及排 ,安排而去化 ,乃入于寥天一。”

## 八

意而子见许由 ,许由曰：“尧何以资汝？”

意而子曰：“尧谓我 ,‘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

许由曰：“而奚来为轶？夫尧既已黜汝以仁义 ,而黜汝以是非矣。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涂乎？”

意而子曰：“虽然 ,吾愿游于其藩。”





假借于不同的物体 ,寄托于同一个身体 ,忘却内部的肝胆 ,遗忘外面的耳目 ,让生命随其自然而生死循环 ,不去追究它们的头绪 ,无所牵挂地神游于尘世之外 ,逍遥自在地遨游于无为太虚之乡。他们又怎能心烦意乱地拘守世俗的礼仪 ,以此让众人来观看听闻呢 !”

子贡说 :“那么先生是依从方内还是依从方外呢 ?”

孔子说 :“我是个摆脱不了方内桎梏的人 ,终究要遭天道处罚的人。虽然如此 ,我与你还是向往着方外之道。”

子贡说 :“请问有什么方法吗 ?”

孔子说 :“鱼儿相互追寻水源 ,人们相互向往大道。相互寻找水源的 ,挖个水池来供养 ,相互向往大道的 ,无为而逍遥 ,心性安祥宁静。所以说 ,鱼儿游于江湖就会忘掉一切而悠然自乐 ,人们游于大道之中就会忘掉一切而逍遥自在。”

子贡说 :“请问不同凡响的异人是什么样的人 ?”

孔子说 :“异人是异于普通人而顺合于自然天道。所以说 ,天道视为的小人 ,正是俗人眼中的君子 ,俗人眼中的君子 ,正是天道的小人。”

#### 七

颜回问孔子说 :“孟孙才的母亲死了 ,他哭泣没有眼泪 ,心中不悲伤 ,服丧期间不哀痛。他没有做到这三点 ,却以善于处丧而闻名鲁国 ,难道有不具其实而能博得虚名吗 ?我觉得很怪异。”

孔子说 :“孟孙氏已经尽了服丧之道 ,超过了知道服丧礼仪的人。人们想简化繁琐的服丧礼仪而办不到 ,然而他已经有所简化了。孟孙氏不知道什么是生 ,也不知道什么是死 ,不知道追求先生 ,也不知道迷恋后死。他像是正在变化的物 ,以等待自己不知道变成何物的变化而已 !再说正要变化时 ,又如何知道不变化呢 ?正要不变化时 ,又如何知道已经变化了呢 ?可我和你吧 ,恐怕都是在梦境中还没有觉醒啊 !况且孟孙氏认为其母在变化中虽有形体上的惊动 ,却无伤损心神 ,虽有惊忧 ,却没有精神上的死亡。孟孙氏独自觉醒 ,只是人家哭也跟着哭 ,所以才会有哭而不哀的那个样子。世人看到自己的形体就相互说‘我的我的’ ,怎么知道‘我的’真是属于我呢 ?再说你梦为鸟而飞到高空 ,梦为鱼而潜入深渊。不知道现在说话的我 ,到底是醒着呢 ?还是在梦中呢 ?突如其来的快意来不及显露笑容 ,由衷的快乐来不及事先安排 ,只有听任自然的安排而顺应变化 ,这样才能进入寂寥空虚的天道 ,混为一体。”

#### 八

意而子去见许由 ,许由说 :“尧用什么来教导你 ?”

意而子说 :“尧告诉我 ,‘你一定要亲自推行仁义而明辨是非。’”

许由说 :“你为何还要到这里来呢 ?尧既然用仁义给你施行了墨刑 ,又用是非施行了劓刑。你将来怎么能够逍遥放荡、无拘无束地遨游于变化境界呢 ?”

意而子说 :“虽然如此 ,我还是愿意游于大道的门墙。”



+

许由曰：“不然。夫盲者无以与乎眉目颜色之好，瞽者无以与乎青黄黼黻之观。”

意而子曰：“夫无庄之失其美，据梁之失其力，黄帝之亡其知，皆在炉捶之间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补我劓，使我乘成以随先生邪？”

许由曰：“噫！未可知也。我为汝言其大略：吾师乎！吾师乎！鳌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所游已！”

九

颜回曰：“回益矣。”

仲尼曰：“何谓也？”

曰：“回忘仁义矣。”

曰：“可矣，犹未也。”

他日复见，曰：“回益矣。”

曰：“何谓也？”

曰：“回忘礼乐矣！”

曰：“可矣，犹未也。”

他日复见，曰：“回益矣！”

曰：“何谓也？”

曰：“回坐忘矣。”

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

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

十

子舆与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舆曰：“子桑殆病矣！”裹饭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门，则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声而趋举其诗焉。

子舆入，曰：“子之歌诗，何故若是？”

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

+



许由说：“不行的。盲人无法观赏眉眼颜面的娇艳美好，瞎子无法观赏礼服上绣的青黄色花纹的华丽。”

意而子说：“让美人无庄失去她的美丽，让大力士据梁失去他的力气，让黄帝失去他的智慧，这都在于造物者的一炉一锤的掌握之中。怎么知道造物者不会平息我被黥的皮肤，补回我被割掉的鼻子，使我载着完整的身躯来追随先生呢？”

许由说：“唉！这是不可知晓的。我为你说个大略：我的宗师啊！我的宗师啊！调和万物却不认为是义，恩泽施于万代而不认为是仁，先于上古却不算老，包容天地、雕刻万物的形状却不算为技巧，这就是我所逍遥的境界！”

九

颜回说：“我提高了。”

孔子说：“你指的是什么呢？”

颜回说：“我开始忘掉仁义了。”

孔子说：“很好，但是还不够。”

过了几天，颜回又见到孔子，说：“我又提高了。”

孔子说：“你指的是什么呢？”

颜回说：“我已经忘掉礼乐了。”

孔子说：“很好，但是还不够。”

过了几天，颜回又见到孔子，说：“我又提高了。”

孔子说：“你指的是什么呢？”

颜回说：“我坐忘了。”

孔子听了一惊，急忙问道：“什么叫坐忘？”

颜回说：“忘却自己的形体，抛弃自己的聪明，摆脱形体和智能的束缚，与大道融通为一，这就叫坐忘。”

孔子说：“与万物混同于一体就没有偏爱了，与万物一起变化就没有偏执了。你果真成为贤人了！我愿意追随在你的身后。”

十

子舆和子桑是朋友。连绵不断的雨一下就十天，子舆说：“子桑恐怕要饿坏了吧！”于是就带着饭食去给他吃。到了子桑的家门，就听到又像歌唱又像哭泣的声音。子桑弹着琴吟唱道：“父亲吗？母亲吗？天呢？人呢？”他的歌声微弱不堪而诗句急促不清。

子舆进了门，问道：“你吟唱的诗句，为何这样不成调子？”

子桑说：“我在思索使我如此贫困的人是谁而没有答案。父母难道希望我贫困吗？天没有偏私地覆盖着万物，地没有偏私地承载着万物，天地岂会偏偏让我贫困潦倒呢？追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而没有答案。然而使我达到这般绝境的，这是由于天命吧！”



+

## 应帝王第七

—

啮缺问于王倪，四问而四不知。啮缺因跃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

二

肩吾见狂接舆。狂接舆曰：“日中始何以语女？”

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

狂接舆曰：“是欺德也。其于治天下也，犹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夫圣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

三

天根游于殷阳，至蓼水之上，适遭无名人而问焉，曰：“请问为天下。”

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问之不豫也！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圜垠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为？”

又复问，无名人曰：“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四

阳子居见老聃，曰：“有人于此，向疾强梁，物彻疏明，学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



—

啮缺向王倪请教 ,问了四次 ,王倪四次都回答说不知道。啮缺因此高兴得跳了起来 ,把这事告诉蒲衣子。蒲衣子说 :“现在你才知道了吧 ,有虞氏不如泰氏。有虞氏还心怀仁义 ,以此要结人心 ,虽然也获得了人心 ,但未能超然物外。泰氏却睡眠时呼吸舒缓 ,醒来时安闲自得 ,任人把自己称为马 ,或是称为牛。他的心智真实无伪 ,他的品德纯真高尚 ,没有受到外物的牵累。”

—

肩吾见到狂接舆 ,狂接舆说 :“日中始对你都说了些什么 ?”

肩吾说 :“他告诉我 ,那些做国君的 ,凭自己的想法制定各种法规 ,人们谁敢不听而归从呢 ?”

狂接舆说 :“这是虚伪骗人的做法。他这样去治理天下 ,就如同在大海里开凿河道 ,让蚊虫背负大山一样。圣人治理天下 ,难道是用法度来约束人们的外表吗 ?圣人是先端正自己 ,而后才会感化他人 ,任随人们能够做的事情去做就是了。譬如鸟儿知道高高飞起来躲避罗网弓箭的伤害 ,鼯鼠知道深深藏在神坛下的洞穴中来避免烟熏挖掘的祸患 ,能够说鸟和鼠是无知的吗 ?”

三

天根在殷阳游览 ,走到蓼水岸边 ,恰巧碰见无名人 ,便问道 :“请问治理天下的办法。”

无名人说 :“走开 !你这鄙陋的人 ,为何问这些令人不快的问題 !我正要和造物者结伴遨游 ,厌烦了就要乘像鸟一样的轻盈清虚的气流 ,飞出天地四方之外 ,畅游于无何有之乡 ,歇息于广阔无边的旷野。你又为什么用治理天下的梦话来触动我的心呢 ?”

天根再次询问 ,无名人说 :“你的心神要安于淡漠 ,你的形气要合于虚寂 ,顺着万物的自然本性而不掺杂私意 ,天下就可以大治了。”

四

阳子居见到老聃 ,问道 :“有这样的一个人 ,做事敏捷果敢 ,看问题透彻明达 ,学道勤奋不倦。像这种人 ,可以和圣明之王相比吗 ?”





老聃曰：“是于圣人也，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来田，猿狙之便、执麋之狗来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阳子居蹴然曰：“敢问明王之治。”

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

## 五

郑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旬日，若神。郑人见之，皆弃而走。列子见之而心醉，归，以告壶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则又有至焉者矣。”

壶子曰：“吾与汝既其文，未既其实。而固得道与？众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与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尝试与来。以予示之。”

明日，列子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数矣！吾见怪焉，见湿灰焉。”

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壶子。壶子曰：“乡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止。是殆见吾杜德机也。尝又与来。”

明日，又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见其杜权矣！”

列子入，以告壶子。壶子曰：“乡吾示之以天壤，名实不入，而机发于踵。是殆见吾善者机也。尝又与来。”

明日，又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齐，吾无得而相焉。试齐，且复相之。”

列子入，以告壶子。壶子曰：“吾乡示之以太冲莫胜，是殆见吾衡气机也。觐桓之审为渊，止水之审为渊，流水之审为渊。渊有九名，此处三焉。尝又与来。”



老聃说：“这样的人在圣人看来，不过就像有才智的小吏，被自己的技艺职守所困，终身劳其形体，担惊受怕罢了。况且像虎豹由于皮有花纹而招来捕猎，猕猴由于灵便、猎狗由于会捉狐狸而招来拘系。像这样的情况，能够和圣明之王相比拟吗？”

阳子居脸色突变，惭愧地说：“请问圣明之王是如何治理天下的呢？”

老聃说：“圣明之王治理天下，功绩布满天下却好像与自己无关；化育万物而百姓却不觉得有所依赖；有功德却无法去称谓，而让万物欣然自得；自己立于不可测见的地位，生活在至虚无为的境地。”

### 五

郑国有一个神巫名叫季咸，能够预测人的生死存亡和祸福寿夭，所预言的时间，哪年哪月哪日，都能如期发生，准确如神。郑国人见了他，因为害怕知道自己的凶日而都远远逃走。列子见了他，却被他的神算所陶醉所折服，回来后，便把此事告诉了壶子，说道：“当初我还以为先生的道术最高明了，没想到还有更高深的。”

壶子说：“我教授你的都是外在的东西，还没有展现道的实质，难道你就认为自己得道了吗？就像有许多雌性的鸟而缺少雄性的鸟，又怎能生出卵来呢？你用表面的道与世人较量，希望得到认可，所以才让神巫窥测到你的心迹，从而要给你相面。试着把他带来，让他看看我的相。”

第二天，列子与季咸一起来见壶子。季咸出来后，对列子说：“唉！你的先生快要死了！活不成了！过不去十来天了！我见他形色怪异，犹如湿灰一样毫无生机。”

列子进去，泪水汪汪沾湿了衣裳，把季咸的话告诉了壶子。壶子说：“刚才我显给他看的是大地般的寂静，茫然无迹，不动不止。他大概是看到我闭塞生机的景象。试着再跟他一起来看看。”

第二天，列子又跟季咸一起来看壶子。季咸出来后，对列子说：“你的先生幸亏遇上了我，现在可以痊愈了！完全有生机了！我看见他闭塞的生机开始活动了！”

列子进去，把季咸的话告诉了壶子。壶子说：“刚才我显示给他看的是天地间的一丝生机，名利不入于心，一丝生机从脚跟升起。他大概看到了我这线生机了。试着你再请他一起来看看。”

第二天，列子又跟季咸一起来见壶子。季咸出来后，对列子说：“你的先生神情恍惚不定，我无法给他相面。等他心神安宁的时候，我再给他看相。”

列子进去，把季咸的话告诉了壶子。壶子说：“我刚才显示给他看的是无迹可寻的太虚境界。他大概看到了我生机平和而不偏一端的情况。鲸鱼盘旋的深水是渊，不流动的深水是渊，流动的深水是渊。渊有九种，我给他看的只有三种。试着再跟他一起来看看。”

+

明日，又与之见壶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壶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报壶子曰：“已灭矣，已失矣，吾弗及已。”

壶子曰：“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与之虚而委蛇，不知其谁何，因以为弟靡，因以为波流，故逃也。”

然后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三年不出，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于事无与亲。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纷而封哉，一以是终。

六

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七

南海之帝为儻，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儻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儻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



第二天,列子又跟季咸一起来见壶子。季咸还没有站稳,就感觉不对头,便惊慌地逃走了。壶子说:“追上他!”列子没有追上,回来告诉壶子说:“已经不见踪迹了,已经跑掉了,我追不上他了。”

壶子说:“刚才我显示给他看的并不是我的根本大道。我不过是和他随顺应变,他分不清彼此,犹如草随风披靡,水随波逐流,只得逃走。”

此后列子才认识到自己并没有学到什么,便返回家中,三年不出家门。他替妻子烧火做饭,饲养猪就像侍候人一样,对待一切事物无所偏爱。他扬弃浮华,复归真朴,无知无识、不偏不倚的样子,犹如土块立在地上。他在纷乱的世界中固守着真朴,终身一贯如此。

## 六

不要承受附加的名誉,不要成为智谋的府库,不要承担事物的责任,不要成为智慧的主持。体悟大道,应化没有穷尽,逍遥自在,游于无物之初。尽享自然所赋予的本性而不自现人为的所得,这正是虚寂无为的心境!至人用心犹如明镜,物来不迎,物去不送,物来应照,物去不留,顺任自然,不存私心,所以能够超脱物外而不为外物所伤害。

## 七

南海的帝王名叫儵,北海的帝王名叫忽,中央的帝王名叫浑沌。儵和忽时常在浑沌的境内相遇,浑沌待他们很好。儵和忽商量回报浑沌对他们的好处,说:“人们都有七窍,用来看、听、饮食、呼吸,唯独他没有,我们试着给他凿出来。”于是每天凿出一窍,凿到第七天浑沌就死了。



庄子

# 外篇

骈拇第八

马蹄第九

胠篋第十

在宥第十一

天地第十二

天道第十三

+

+

## 骈拇第八

—

骈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赘县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骈于足者，连无用之肉也；枝于手者，树无用之指也；骈枝于五藏之情者，淫僻于仁义之行，而多方于聪明之用也。

是故骈于明者，乱五色，淫文章，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而离朱是已！多于聪者，乱五声，淫六律，金、石、丝、竹、黄钟、大吕之声非乎？而师旷是已！枝于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故此皆多骈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为骈，而枝者不为跂；长者不为有馀，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意仁义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忧也。

二

且夫骈于拇者，决之则泣；枝于手者，斲之则啼。二者或有馀于数，或不足于数，其于忧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不仁之人，决性命之情而饗富贵。故意仁义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嚣嚣也？



—

连生的脚趾与歧生的手指虽然是天生的,但是对于人的体容来说却是多馀的,附着在人体上的肉瘤,虽然生长在人身上,但是对于天生的身体却是多馀的;使用各种方法推行仁义,并把它匹配五脏,但这些并非是道德的本然。因而连生在脚上的,只是连接了一块无用的肉,歧生在手上的,只是长了一个无用的指头;节外生枝地把仁义与五脏相匹配而超出了五脏的实情的,这种实行仁义的淫僻行为,真是多方地滥用了聪明。

因而视物过度明察的,就会迷乱五色,淫滥文采,岂不像青黄相间的华丽服饰的花纹令人眩目吗?那离朱就是这样的人!听觉过度灵敏的,就会混淆五声,淫乱六律,岂不像金石丝竹各种乐器发出的像黄钟、大吕等各种动听的乐声令人沉迷吗?那师旷就是这样的人!多馀地提倡仁义的,拔高品德,蔽塞真性,以此来沽名钓誉,岂不是让天下人喧嚷着去奉守不可做到的礼法吗?那曾参和史鳅就是这样的人!过分辩解的,犹如累瓦结绳般的堆砌语词,穿凿文句,驰骋心思,致力于坚白同异论题的争论上,岂不是疲惫地夸耀自己的无用之言吗?那杨朱和墨翟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这些都是多馀无用之道,并非天下最纯正的道德。

那天下最纯正的道德,就是出自于他们真实的自然本性。所以从自然而然的角度说,虽然大拇指与第二指连生的不算连生,旁生出一指的不算是多馀;长的不算有馀,短的不算不足。所以野鸭的腿虽然短小,但给它接上一段就会带来痛苦,野鹤的腿虽然修长,但给它截去一节就会带来悲哀。所以本性是长的,就不该去截短它;本性是短的,就不该去接长它,这样也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噫,仁义它不合乎性命之情吧!那些仁义者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忧愁。

—

对于连生的脚趾,割开它就会让人哭泣;对于歧生的手指,咬断它就会让人悲啼。这两种情况,或是多于正常的数目,或是不够正常的数目,所带来的忧愁则是一样的。当代的仁人不惜劳苦眼花地忧虑世上的祸患,不仁的人却伤害人的自然本性去贪求富贵。莫非仁义不合乎人的本性吗?为什么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天下如此喧嚣不宁呢?



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屈折礼乐，响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亏也。则仁义又奚连连如胶漆纆索而游乎道德之间为哉！使天下惑也！

### 三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

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

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

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

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

### 四

且夫属其性乎仁义者，虽通如曾、史，非吾所谓臧也；属其性于五味，虽通如俞儿，非吾所谓臧也；属其性乎五声，虽通如师旷，非吾所谓聪也；属其性乎五色，虽通如离朱，非吾所谓明也。吾所谓臧者，非仁义之谓也，臧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矣；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



要用曲尺、墨线、圆规、角尺来修正事物的，这就损害了事物的本性；要用绳索、胶漆来固定事物的，这就侵害了事物的品质；那些用礼乐来周旋，用仁义来安抚，以此告慰天下人心的，这就违背了事物的自然生态。天下的事物存在着自己的自然生态。这自然生态就是：弯曲的并非使用了曲尺，笔直的并非使用了墨线，圆周的并非使用了圆规，方方的并非使用了角尺，相合在一起的并非使用了胶漆，束缚在一起的并非使用了绳索。所以天下万物都是自然而然的生长，却不知道它是如何生长的，天下万物都有所得，却不知道它是如何取得的。所以古往今来，万物的自然之理都是一样的，不能够用人为的东西去亏损自然的本性。那么仁义又何必像胶漆绳索那样非要挤进万物的自然本性之中呢！这让天下人都感到疑惑呀！

### 三

小的迷惑使人迷失方向，大的迷惑使人丧失本性。为什么说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呢？虞舜标举仁义来扰乱天下，天下之人没有不为仁义而奔忙的，这不是用仁义的口号扰乱人们的安宁本性吗？

因此可以尝试作如下的结论：自从夏商周三代以后，天下之人没有不为外物而丧失本性的！小人是不惜舍弃生命来追逐利益；士人是不惜舍弃生命来成全名誉；大夫是不惜舍弃生命去维护家族的兴旺；圣人是不惜舍弃生命去治理天下。所以这几种人，他们的事业不同，名声称谓各异，但是在伤害本性、以身殉物上，却是完全一样的。

有个好学的人和一个好学的童子一块去放羊，结果都把羊丢失了。问好学的人干什么去了，说是拿着竹简读书；问好学的童子干什么去了，说是下棋游戏。这两个人所做的事情不同，在丢羊的后果上却是相同的。

伯夷为了求名而死于首阳山下，盗跖为了求利而死于东陵山上。这两个人所死的原因不同，但是在残害生命、伤害本性上却是相同的。何必认定伯夷是对的而盗跖是错的呢？

天下的人都是在为外物而舍生啊：有的人为了仁义而舍生，世俗称他是君子；有的人为了财物而舍生，世俗称他是小人。他们同样地舍弃了性命，却有的成了君子，有的成了小人。假如从丧失生命、残害本性的角度来看，那么盗跖也就是伯夷了，在他们之间又何从区分君子小人呢？

### 四

把仁义当作自己本性的，虽然像曾参、史鳅那样通达，也并非是我所谓的完善；把品尝五味当作自己本性的，虽然像俞儿那样精致，也不是我所说的完善；把分辨五声当作自己本性的，虽然像师旷那样精通，也不是我所说的聪敏；把识别五色当作自己本性的，虽然像离朱那样精明，也不是我所说的明慧。我所说的完善，并非所谓仁义之称，而是自然本性的自我完善罢了；我所说的聪敏，并非所谓仁义之称，而是任其自然本性的真实再现罢了；我所说的聪敏，不是指他能够听到身外的什么声音，而是能够任性自听罢了；我所说的明慧，不是指他能够看到身外的什么物色，





自见而已矣。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虽盗跖与伯夷，是同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也。而是任性自见罢了。倘若不能看到自我而只是看到身外之物，不能守护心性而只是追随别人的踪迹，这就是力求别人所要的东西而不能获得自己本应具有的东西，力求去适合别人的安适而得不到自我的安适。倘若顺从别人的安适而不能自安自适，不论是盗跖还是伯夷，都会看作是偏僻的行径。我有愧于道德修养不深，上不敢奉行仁义的节操，下不敢有邪僻的行为。





## 马蹄第九

—

马 蹄可以践霜雪 毛可以御风寒。齧草饮水 翘足而陆 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 无所用之。及至伯乐 曰：“我善治马。”烧之 剔之 刻之 雒之。连之以羈韁 编之以阜棧 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 渴之 驰之 骤之 整之 齐之，前有楛饰之患 而后有鞭策之威 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 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 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 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 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

二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 织而衣 耕而食 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 其行填填 其视颠颠。当是时也 山无蹊隧 泽无舟梁 万物群生 连属其乡 禽兽成群 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羈而游 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 同与禽兽居 族与万物并 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 其德不离 同乎无欲 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及至圣人 蹙蹙为仁 跲跲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 摘僻为礼 而天下始分矣。故纯朴不残 孰为牺尊？白玉不毁 孰为珪璋？道德不废 安取仁义？性情不离 安用礼乐？五色不乱 孰为文采？五声不乱 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 工匠之罪也 毁道德以为仁义 圣人之过也。





## —

马蹄可以践踏霜雪，马毛可以抵御风寒。马吃草饮水，举足跳跃，这是马的真性情。纵使有高台大室，对马来说也是毫无用处。后来有了伯乐，他说：“我善于驯马。”于是用烙铁打上印记，剪除长毛，削去蹄甲，戴上笼头。又用马络头和足绊把马拴在一起，用绳子按顺序编排在马棚马槽中，这样好好的马就有二、三成死掉了！然后再让马饿着，渴着，驱赶着，奔跑着，进行着整齐划一的训练，前有马嚼子和马缨的束缚，后有鞭策抽打的威胁，这时马的伤亡就已过半了！陶匠说：“我善于制作陶器。能使圆的合于规，方的合于矩。”木匠说：“我善于制作木器。能使弯的合于曲尺，直的合于墨线。”难道粘土和木材的本性一定要合于规矩绳墨吗？然而世世代代都称赞说：“伯乐善于养马，而陶工木匠善于制作陶器木器。”这也是那些治理天下的人所犯的过错啊！

## —

我以为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会这样。那人民是有不变的天性的，他们织布穿衣，耕田吃饭，这是共同的本能。彼此浑然一体，没有偏向，可以称为放任。所以在道德昌盛的时代，人民的行为总是显出悠闲自得、质朴拙实的样子。在那个时候，山中没有小径和隧道，水上没有船只和桥梁，万物共同生长，居处彼此相连，禽兽成群结队，草木茁壮滋长。因而禽兽可以让人牵着去游玩，鸟鹊的窠巢可以任人攀援去窥探。在那道德昌盛的时代，人与禽兽混杂而居，与万物聚集在一起，哪里有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呢？人们都一样的不用智巧，自然的本性就都不会丧失；人们都一样的没有贪欲，所以都纯真朴实。人们都纯真朴实，也就能永葆人的自然本性了。等到圣人出现，努力地求仁，积极地求义，天下之人便开始疑惑了。有了纵逸无度的音乐，有了烦琐拘束的礼仪，天下之人便开始分裂了。所以原始完整的木材不被雕斫，哪里来的酒器？洁白的璞玉不被毁坏，哪里来的珪璋？道德不被废弃，哪里用得着仁义？本性不被离弃，哪里用得着礼乐？五色不被搅乱，哪里会有文采？五声不被搅乱，哪里能够应和六律？损坏原木来制作器具，这是工匠的过错，毁弃道德来推行仁义，这是圣人的过错。



+

三

夫马 陆居则食草饮水 喜则交颈相靡 怒则分背相踶。马知己此矣！夫加之以衡扼 齐之以月题 而马知介倪、闾扼、螫曼、诡衔、窃轡。故马之知而恣至盗者 伯乐之罪也。

夫赫胥氏之时 民居不知所为 行不知所之 含哺而熙 鼓腹而游 民能以此矣！及至圣人 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 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 而民乃始踳跂好知 争归于利 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

+

+

三

马，它在陆地上生活，饥时吃草，渴时饮水，喜悦时交颈摩擦，发怒时转身相踢。马的智力不过如此而已。后来给它加上了车横颈轭，装上了额饰物，马也就懂得了损折车轭，扭颈脱轭，狂奔不驯，诡诈地吐出口衔，偷偷地咬断辔头。所以说，马的智力竟能达到盗贼的状态，这是伯乐驯马的罪过。

在上古赫胥氏的时代，人民安居而不知所为，悠游而不知所往，口里含着食物嬉戏玩耍，鼓着吃饱的肚子随意周游，人民安逸自适如此而已。等到圣人出现，使用矫揉造作的礼乐来匡正天下人的形体举动，标榜高不可及的仁义来安慰天下的人心，于是人民才开始竞争用智，汲汲追逐私利，而不能止息。这也是圣人的过错啊！

+



## 胠箠第十



将为胠箠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 则必摄絨滕 固扃鑰 此世俗之所谓知也。然而巨盗至 则负匮揭箠担囊而趋 唯恐絨滕扃鑰之不固也。然则乡之所谓知者 不乃为大盗积者也？

故尝试论之 世俗之所谓知者 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 有不为大盗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齐国邻邑相望 鸡狗之音相闻 罔罟之所布 耒耨之所刺 方二千馀里。阖四竟之内 所以立宗庙社稷 治邑屋州闾乡曲者 曷尝不法圣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 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 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 大国不敢诛 十二世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

尝试论之 世俗之所谓至知者 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至圣者 有不为大盗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龙逢斩 比干剖 苾弘脰 子胥靡 故四子之贤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 圣也；入先 勇也；出后 义也；知可否 知也；分均 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 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观之 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 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 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则齿寒 鲁酒薄而邯郸围 圣人生而大盗起。掎击圣人 纵舍盗贼 而天下始治矣。

夫川竭而谷虚 丘夷而渊实。圣人已死 则大盗不起 天下平而无故矣！圣人不死 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 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 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 则并与权衡而窃之；





为了防备那些开箱、掏布袋、撬柜子的小偷，就必然要捆紧绳子，加固锁钮，这是世俗间所说的聪明。然而大盗一来，就会顺手背起柜子，扛起箱子，挑起布袋而偷走，唯恐绳子锁钮不够牢固。那么以前所谓的聪明，不就是替大盗储藏财物了吗？

为此我们尝试着讨论一下：世俗的所谓聪明，有不为大盗储备积累的吗？所谓的圣人，有不为大盗守护的吗？为什么说是这样的呢？从前齐国，从邻里相望、鸡鸣狗叫之声相闻的地方，到网罟设置的地方，再到犁锄耕作的地方，方圆有二千多里。整个国境之内，凡是建立宗庙社稷，以及设置邑屋州闾乡曲等各级行政管理机构的地方，何尝不效法圣人呢？但是田成子一旦杀死齐君而盗取了齐国政权，所盗取的岂只是那个国家呢？连同圣人的法规制度不也盗取了吗？所以田成子虽有盗贼的不好名声，然而身处尧、舜一般安稳的帝王地位。小国不敢非议他，大国不敢讨伐他，他却世代代据有齐国。这件事不就是连同圣智的法制一起窃取了齐国的政权，并以此保护那盗贼的身家性命吗？

我们接着试作论析：世俗间所谓最聪明的人，有不替大盗做储备和积蓄的吗？所谓的大圣有不替大盗做守护的吗？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从前关龙逢被斩首，比干被剖心，苾弘剖肠而死，伍子胥尸体沉江而糜烂，像这样的四个贤人都不免于杀身之祸。所以盗跖的门徒向盗跖问道：“做强盗也有道吗？”盗跖回答说：“做什么事情没有道呢？就像我们能够揣摩出屋里藏着什么好东西，这就是圣明；能够争先入室，这就是勇敢；撤出时主动断后，这就是义气；能够预测计划可否成功，这就是智慧；分赃平均，这就是仁爱。这五样不具备而能够成为大盗的人，天下还没有见过。”由此看来，善人如果不懂圣人之道就不能建功立业，盗跖如果不懂圣人之道就不能行窃下去。然而天下的善人少而不善的人多，那么圣人利于天下的作用少而害于天下的作用就多。所以说，唇亡则齿寒，鲁酒薄而邯郸被围，圣人生而大盗兴起。打倒圣人，放走盗贼，那么天下就开始太平了。

河川干涸，那么山谷就会空虚，山丘铲平，那么深渊也能填满。圣人死了，大盗就不会兴起，天下便太平无事了！如果圣人不死，大盗就不会止息。虽说重用圣人是为了治理天下，其结果却是大大有利于盗跖。圣人为了公平，制造了斗斛用来量谷物，大盗便连同斗斛也一并盗去；圣人制造了市秤来称东西，大盗便连同市秤也一并盗去；





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故逐于大盗，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

故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殫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攘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则天下不铄矣；人含其聪，则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则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则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杨、墨、师旷、工倕、离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燔乱天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

## 二

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颈举踵，曰“某所有贤者”，赢粮而趣之，则内弃其亲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车轨结乎千里之外，则是上好知之过也。

上诚好知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罔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置罟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辩矣。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



圣人制造了符契印章以便取信，大盗便连同符契印章也一并盗去；圣人宣扬仁义来矫正不正之风，大盗便连同仁义也一并盗去。为什么要这样说呢？看看那盗窃钩环的人被诛杀，而盗窃国家的人却成了诸侯就清楚了。诸侯们门前都打着仁义的招牌，这不是盗窃了仁义和圣智吗？所以那些追逐着要做大盗，去夺取诸侯之位，去窃取仁义和斗斛、市秤、符印好处的人，就是有高官厚禄的赏赐，也不能劝阻他们，用斧钺的威刑也不能禁止他们。这种大大有利于盗跖而难以禁止的局面，都是圣人的过错。

所以说：“鱼儿不能离开深渊，治理国家的利器不可以昭示天下。”那些圣人就是天下的利器，并非可以明示于天下。所以抛弃聪明智慧，大盗才能禁止，毁掉珠玉，小盗才能不发，烧毁符印，百姓才能纯朴，毁弃斗称，百姓才能无争，完全废除圣人治理天下的法则，百姓才可以参与议论，打乱六律，销毁乐器，堵住师旷的耳朵，天下之人才可以保全内在的耳聪，毁灭文饰，拆散五彩，封住离朱的眼睛，天下之人才可以保存内在的目明，毁坏划线的钩绳，抛弃制图的规矩，折断工倕的手指，天下之人才可以内敛自己的智巧。所以说：“最大的智巧好像很笨拙一样。”清除曾参、史鳅的行为，封住杨朱、墨翟的口舌，排除仁义，天下之人的德性才会达到浑然同一的境地。人人都能内葆明慧，天下就不会迷乱了；人人都能内葆聪敏，天下就不会有忧患了；人人都能内葆高超的智慧，天下就不会有感乱了；人人都能内葆天赋的德性，天下就不会邪恶了。像曾参、史鳅、杨朱、墨翟、师旷、工倕、离朱一类的人，他们都是向外炫耀自己的才智，用来惑乱天下的人，这是自然大法所不需要的东西。

## 二

你没有听说盛德的时代吗？那是过去的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的时代，当时人们通过结绳来记事。他们认为吃的食物很甘甜，穿的衣服很漂亮，生活习俗很适意，居住地方很安适，相邻的国家彼此望得见，鸡鸣狗叫的声音互相听得着，人民之间直到老死也不互相往来。像这样的时代，算是天下太平了。如今竟然致使人们伸着脖子，踮起脚跟，一旦听说“某个地方出现贤人”，便携带着粮食去投奔贤人。他们对内遗弃了双亲，对外抛弃了主君的事务，足迹走遍各诸侯国之间，车辙连接于千里之外，这是君主喜好智巧的过错。

身居高位的君主一旦好智而无道心，那么天下就要大乱了。怎么能够知道是这样的呢？看那使用各种弓箭、鸟网、机关的智巧多了，那么鸟儿就会在空中惊恐地乱飞，使用各种钩饵、鱼网、竹篓的智巧多了，那么鱼儿就会在水中惊恐地乱游，使用各种捕兽的栅栏、罗网的智巧多了，那么野兽就会在草泽中慌乱地奔走，使用狡黠欺诈、坚白之论、诡辩之辞、同异之辨的权变智巧多了，世俗之人就会被诡辩欺诈所迷惑。所以天下昏昏大乱，罪过就在于崇尚智巧。所以天下之人都只知道追求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却不知道寻求他们已经知道的东西；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乱。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烁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喘突之虫，肖翘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乱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种种之民而悦夫役役之佞，释夫恬淡无为而悦夫哼哼之意，哼哼已乱天下矣。

都只知道非难他们认为不好的东西，却不知道批判他们曾经认为好的东西，因此天下才会大乱。为此他们在上遮掩了日月的光明，在下销毁了山川的精气，在中间破坏了四季的运行，就连无足的爬虫，飞翔的小虫，也都丧失了自然的本性。那些崇尚智巧的人搅乱天下，也真够严重的了！自夏商周三代以来，都是如此。他们舍弃淳朴的百姓，却喜欢那些喋喋不休的奸佞之徒，丢掉恬淡无为的本性，却喜好烦琐的教化，烦琐的说教已经扰乱天下了。



## 在宥第十一

—

闻在宥天下 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 恐天下之淫其性也 ;宥之也者 , 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 不迁其德 有治天下者哉 ? 昔尧之治天下也 使天下欣欣焉人乐其性 是不恬也 ;桀之治天下也 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 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 非德也 非德也而可长久者 天下无之。

人大喜邪 毗于阳 ;大怒邪 毗于阴。阴阳并毗 ,四时不至 ,寒暑之和不成 其反伤人之形乎 ! 使人喜怒失位 ,居处无常 ,思虑不自得 ,中道不成章。于是乎天下始乔诘卓犖 ,而后有盗跖、曾、史之行。故举天下以赏其善者不足 ,举天下以罚其恶者不给。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赏罚。自三代以下者 ,匈匈焉终以赏罚为事 ,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

而且说明邪 ,是淫于色也 ;说聪邪 ,是淫于声也 ;说仁邪 ,是乱于德也 ;说义邪 ,是悖于理也 ;说礼邪 ,是相于技也 ;说乐邪 ,是相于淫也 ;说圣邪 ,是相于艺也 ;说知邪 ,是相于疵也。天下将安其性命之情 ,之八者 ,存可也 ,亡可也。天下将不安其性命之情 ,之八者 ,乃始齟齬卷鬣而乱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 天下之惑也 ! 岂直过也而去之邪 ! 乃齐戒以言之 ,跪坐以进之 ,鼓歌以儆之。吾若是何哉 !

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 ,莫若无为。无为也 ,而后安其性命之情。故贵以身于为天下 ,则可以托天下 ;爱以身于为天下 则可以寄天下。



只听说任天下人自由自在生活的，没有听说要治理天下百姓的。所以要任由百姓自由自在的生活，是怕他们丧失了本性；所以要让百姓能够宽松安适，是怕他们改变纯朴的德性。天下之人都不丧失本性，不改变德性，哪里还用治理天下呢！从前尧治理天下时，让人欣喜若狂、快乐不已，这就不宁静了；桀治理天下时，使人疲于奔命、痛苦不堪，这就不愉快了。让天下之人弄得不宁静不愉快，这并不是人的自然本性。违背人的自然本性而可以长久的，这是天下没有的事情。

人若过于欢乐，就会伤害阳气；人若过于愤怒，就会伤害阴气。阴阳二气都受到了伤害，四时的节气不按时而至，寒暑的交替失去调和，这不反过来要伤害到人体吗！使人喜怒无常，居无定所，思虑不安，中和之道遭到破坏。于是天下开始出现了自大、责备、高傲、凶猛等等不和谐的现象，而后也就产生了盗跖、曾参、史鳅等不同的行为。因此使用全天下的力量来奖赏善举，也还是不够；使用全天下的力量来惩罚恶行，也还是不够。所以天下之大，却不足以处理奖善罚恶的事。自从三代以后，那些国君们喧哗着竞相以赏善罚恶为能事，他们哪里还有时间顾及到安定百姓的自然本性呢！

再说你喜欢目明吗？那势必要沉溺于美色之中；你喜欢耳聪吗？那势必要沉溺于乐声之中；你喜欢仁吗？那势必要扰乱自然的天性；你喜欢义吗？那势必要违背自然的天理；你喜欢礼吗？那势必要助长繁琐的伎俩；你喜欢音乐吗？那势必要助长淫荡的滋长；你喜欢圣智吗？那势必要助长技艺的泛滥；你喜欢智慧吗？那势必要助长纠缠是非的弊病。如果天下之人都保持自己的自然本性，这八个方面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如果天下之人都不安于自己的自然本性，这八个方面就会使人拘束不伸和喧闹张扬而扰乱天下。而天下之人却尊重它们，珍惜它们。天下之人真是太糊涂了！这些人岂止只是一时的尊重珍惜而过后便丢弃呢！他们竟然斋戒后才敢虔诚地谈论它，行跪拜礼去传授它，载歌载舞去宣扬它。对待这种情况，我又能怎么样呢？

所以君子不得已而治理天下的时候，最好是无为而治。只有做到无为，而后才能使天下人的自然本性得到安宁。所以说把自身看得比天下还重的人，才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把珍爱自身甚于珍爱天下的人，才可以把天下寄托给他。



故君子苟能无解其五藏,无擢其聪明,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神动而天随,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二

崔瞿问于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

老聃曰:“女慎,无撻人心。人心排下而进上,上下囚杀,绰约柔乎刚彊,廉别雕琢。其热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俯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其居也渊而静,其动也县而天。僨骄而不可系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撻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胈,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然犹有不胜也。尧于是放讙兜于崇山,投三苗于三峽,流共工于幽都,此不胜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骇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毕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烂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于是乎斫锯制焉,绳墨杀焉,椎凿决焉。天下脊脊大乱,罪在撻人心。故贤者伏处大山嵒岩之下,而万乘之君忧栗乎庙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离跂攘臂乎桎梏之间。意,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圣知之不为桁杨接榘也,仁义之不为桎梏凿柄也,焉知曾、史之不为桀、跖嚆矢也!故曰:‘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

三

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山,故往见之,曰:“我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养民人。吾又欲官阴阳,以遂群生,为之奈何?”



所以君子如果能够不肢解五脏而伤害真性,能够不显耀自己的聪明才智,安然不动而生机勃勃,沉静如渊而蕴藏着雷鸣般的声音,精神活动处处合乎自然,从容自在,无所作为,万物的活动就像炊气自然积累而飘升一样,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去治理天下呢!

## 二

崔瞿问老聃说:“不去治理天下,如何使人心向善呢?”

老聃说:“你要审慎,不要扰乱人心。人心如果受到人的排挤,情绪就会低落,如果受到人的推崇,精神就会振奋;人的心志在忽上忽下的无常变化中,就像被绳索囚缚,被刀剑伤害一样;当被囚缚时,柔弱的心志可以化为刚强;当被伤害时,就像用刀剑切割雕刻一般。他们的内心焦躁如烈火,而忧恐战栗又如卧寒冰,他们的心境迅速变化着,俯仰之间便能往来于四海之外。当人心未动之时,像深渊一样安静,一旦心志活动起来,飞扬飘浮,犹如悬系于天际。骄矜逞强而不可禁制的,就是人心啊!从前黄帝开始拿仁义来扰乱人心,于是尧、舜就依样效法,累得大腿上没有肉,小腿上不长毛,以养育天下人的身体,愁劳他的心思去施行仁义,苦劳他的血气去建立法度。尽管这样,还是不能完胜天下。于是尧把灌兜放逐到崇山,把三苗投放到三峽,把共工流放到幽州,这样做也未能完胜天下。延续到了夏商周三代君王,天下便更加惊恐不安了。下有夏桀、盗跖之小人,上有曾参、史鳅之君子,其间又有儒家和墨家纷纷兴起。于是或喜或怒互相猜疑,愚者和智者相互欺侮,善的与不善的互相非议,荒诞的与信实的彼此讥讽,天下的人性便从此衰微了;人们自然的天德出现了不同,而性命的本真也随之受到了伤害;天下都追逐智巧,百姓竭尽心力也无法应付。于是君主用斧锯制裁百姓,用礼法来杀害百姓,用椎凿来处决百姓。天下人们相互残踏大乱,其罪过就在于圣人及历代君主们扰乱了人心。所以贤者隐遁在高山深岩之下,而万乘君主忧虑惊恐于朝廷之上。如今遭遇断头之刑的人多得尸首压在一起,在脖子上和脚上钳夹着刑具的囚犯多得一个接着一个,遭受过笞辱的人多得满眼都是,然而儒家和墨家之徒竟然翘着脚、举手袒臂地在囚犯中间,大谈仁义之道。唉,这也太荒唐了!他们不知惭愧、不知羞耻到了何等地步!我不知道圣智不是枷锁的横木、仁义不是枷锁的榫眼榫头,怎么知道曾参、史鳅不是夏桀、盗跖的先声呢!所以说:‘灭绝圣人,抛弃智慧,而后天下才能得到根本的治理。’”

## 三

黄帝做了十九年的天子,政令通行天下,听说广成子住在空同山上,便特地去见他,对他说:“我听说先生明达至道,请问至道的精髓是什么?我想取用天地的精华来帮助五谷成熟,用来养育人民。我还想掌管阴阳二气的变化,以顺应万物的生长,这应该如何去做呢?”





广成子曰：“而所欲问者，物之质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残也。自而治天下，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语至道！”

黄帝退，捐天下，筑特室，席白茅，闲居三月，复往邀之。

广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顺下风，膝行而进，再拜稽首而问曰：“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

广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问乎！来，吾语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慎女内，闭女外，多知为败。我为女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阳之原也；为女入于窈冥之门矣，至彼至阴之原也。天地有官，阴阳有藏。慎守女身，物将自壮。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吾形未常衰。”

黄帝再拜稽首曰：“广成子之谓天矣！”

广成子曰：“来！余语女，彼其物无穷，而人皆以为有终；彼其物无测，而人皆以为有极。得吾道者，上为皇而下为王；失吾道者，上见光而下为土。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故余将去女，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吾与日月参光，吾与天地为常。当我缙乎，远我昏乎！人其尽死，而我独存乎！”

#### 四

云将东游，过扶摇之枝而适遭鸿蒙。鸿蒙方将拊脾雀跃而游。云将见之，倘然止，赧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为也？”

鸿蒙拊脾雀跃不辍，对云将曰：“游！”

云将曰：“朕愿有问也。”

鸿蒙仰而视云将曰：“吁！”

云将曰：“天气不和，地气郁结，六气不调，四时不节。今我愿合六气之精以育群生，为之奈何？”





广成子说：“你所想问的问题，是大道的精华；而你所想要管理的，却是大道的残渣。自从你治理天下以来，云气还没有聚集起来就下雨，草木还没有达到枯黄季节就凋零，太阳和月亮的光辉越来越暗淡，而像你这样的谄佞之人，心境浅薄狭小，又怎么能够同你谈论至道呢！”

黄帝回去后，抛弃天下政事不管，修筑了一间别室，铺垫上白茅，闲居了三个月，这才再次去请教广成子。

广成子头朝南躺卧着，黄帝从风的下方，用膝盖跪地行走，来到广成子面前，再次叩头行礼，然后问道：“听说先生明达至道，冒昧地请问，如何修心养性，才可以使生命长久？”

广成子迅速地坐起来，说道：“问得好！过来，我告诉你什么是至道。至道的精粹，幽冥深远；至道的精微，静默无声。不要外视，不要外听，静守精神，身体会自然康宁纯正。内心一定要清净宁静，不要劳累你的身体，不要摇荡你的精神，这样才可以长生不老。眼睛不见多馀的东西，耳朵不听多馀的声音，内心不要多馀的考虑，让你的精神守护着身体，身体就可以长寿健康。让你的内心保持虚静，闭塞你的耳目以免外来的干扰，知道的太多则会败坏你的修道。我帮助你达到大明的境界，领略至阳的本原，帮助你进入深邃幽冥的门户，领略至阴的本原。天地各有自己的主宰，阴阳各有自己的居所。谨慎地守住自身的心性，大道的修养自然会日趋强壮。我固守这一贯的大道，保持体内阴阳二气的和谐，所以我修身虽有一千二百年了，而我的身体至今健康不衰。”

黄帝再次叩头礼拜，说：“广成子可以说是与天合德了。”

广成子说：“来！我告诉你：大道是无穷无尽的，而人们却都认为它有终止；大道是高深不测的，而人们却都认为它有极限。得到我所说的的大道的，在上可以为皇，在下可以为王；丧失我所说的的大道的，在上只能见到日月之光，在下只能化为尘土。犹如当今万物生长都源于土而又返归于土一样。所以我将离开你，进入无穷尽的大道之门，逍遥于广漠无极的境地。我与日月同光辉，我与天地共永恒。迎着我来的，我无意它的来；背着我去的，我无意它的去。人们来来去去而不免于死，而我独存啊！”

#### 四

云将到东方去游历，经过神木的旁边，正巧遇上了鸿蒙。鸿蒙正在拍打着大腿，像鸟雀一样跳跃着，准备出发去遨游。云将看到这个情景，惊疑地停下脚步，恭敬地拱身站在那里，问道：“老先生是什么人呀，为何这样欢喜雀跃呢？”

鸿蒙仍旧拍着腿跳跃不停，对云将说：“去遨游！”

云将说：“我有个问题想问一问。”

鸿蒙仰起头看了看云将，说道：“唉！”

云将说：“天气不调和，地气郁结不畅通，六气失调，四时失序。现在我打算调和六气的精华来养育万物，应当怎样去做呢？”



鸿蒙拊脾雀跃掉头曰：“吾弗知！吾弗知！”

云将不得问。又三年，东游，过有宋之野，而适遭鸿蒙。云将大喜，行趋而进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愿闻于鸿蒙。

鸿蒙曰：“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游者鞅掌，以观无妄。朕又何知！”

云将曰：“朕也自以为猖狂，而民随予所往；朕也不得已于民，今则民之放也！愿闻一言。”

鸿蒙曰：“乱天之经，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兽之群而鸟皆夜鸣，灾及草木，祸及止虫。意！治人之过也。”

云将曰：“然则吾奈何？”

鸿蒙曰：“意！毒哉！僂僂乎归矣！”

云将曰：“吾遇天难，愿闻一言。”

鸿蒙曰：“意！心养！汝徒处无为，而物自化。堕尔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大同乎溟溟。解心释神，莫然无魂。万物云云，各复其根，各复其根而不知。浑浑沌沌，终身不离。若彼知之，乃是离之。无问其名，无窥其情，物固自生。”

云将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辞而行。

## 五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恶人之异于己也。同于己而欲之，异于己而不欲者，以出乎众为心也。夫以出乎众为心者，曷常出乎众哉？因众以宁所闻，不如众技众矣。而欲为人之国者，此揽乎三王之利，而不见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国侥幸也，几何侥幸而不丧人之国乎？其存人之国也，无万分之一，而丧人之国也，一不成而万有馀丧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岂独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是谓独有。独有之人，是谓至贵。



鸿蒙拍着腿跳跃着 ,转过头来说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

云将得不到回答。又过了三年 ,再次东游 ,经过宋国的原野 ,恰巧遇见了鸿蒙。云将非常高兴 ,快步向前 ,说道 :“您忘了我吗 ?您忘了我吗 ?”再次叩头跪拜 ,希望听到鸿蒙的指教。

鸿蒙说 :“随意飘泊于世 ,无所贪求 ,随心所欲 ,自由奔放 ,不知所往 ;在无拘无束、无心无意的漫游中 ,来观察万物的本来面目。此外 ,我又知道些什么 !”

云将说 :“我原来也是很想自由自在地随意游荡的 ,而百姓却总是跟着我前往 ,我也是没办法才去君临天下的 ,现在却成为了百姓的依靠 !希望听到您的忠告。”

鸿蒙说 :“扰乱了自然的规律 ,违背了万物的本性 ,苍天就不会让你成功 ,而群兽也会离散 ,禽鸟也因惊吓而夜鸣 ,灾难降临草木 ,祸害殃及昆虫。唉 !这都是治理人的过错。”

云将说 :“那么我将怎么办呢 ?”

鸿蒙说 :“唉 !你中毒太深了 !我要飘扬凌空而去了 !”

云将说 :“我能遇见您很是难得 ,希望您多加指点。”

鸿蒙说 :“唉 !那就养心吧 !你只要处心无为 ,而那万物将会自然化生。废弃你的形体 ,抛掉你的聪明 ,物我俱忘 ,与自然之气混同如一。解开心灵上的束缚 ,释放精神上的重负 ,漠然无知无觉 ,犹如死灰枯木。万物纷纭众多 ,往来生灭 ,各自归于自然的本性。这种生灭复归的过程 ,本是全然不知不觉的自化过程。浑然无知而不用心机 ,才能终身不离自然的本性。假如万物有心追求复归自然本性 ,本身就是离开了自然本性。不要询求万物的称谓 ,不要窥探万物的真情 ,万物本是自然而然的化生。”

云将说 :“先生赐予我天德 ,教导我以静默无为求道。由于我亲身追求 ,现在终于有所收获。”一再叩头行礼 ,而后起身告辞离去。

## 五

世俗上的人 ,都喜欢别人赞同自己 ,而厌恶别人不赞同自己。别人随同自己就喜欢 ,不随同自己就不喜欢 ,这是一种想要居人之上的心理。有这种居人之上的心理的人 ,又何尝能够居人之上呢 ?假如以众人的见闻而心安 ,那么不如众人的技能就多了。那些想以世俗的识见去治理国家 ,这只是看到了三王用才智治理国家之利 ,而没有看到他们的危害。这种用世俗之见企图侥幸治国的 ,有几个能够侥幸治国而不丧失国家呢 ?如此治理却能保存国家的 ,不到万分之一 ;一旦丧失国家 ,将一无所成而万般皆失。可悲啊 ,拥有国土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

拥有国土的人 ,也就有了治理天下的大事物。有了这种大事物的人就不能把这大事物当作物 ,只有不把大事物当作物来看待 ,所以才能驾驭这大事物。明白了用物而不被物用的道理 ,岂止能够治理天下百姓呢 !可以出入天地、遨游宇宙 ,独往独来 ,这就是独有的大道境界。独有得道之人 ,才称得上是最高贵。





大人之教，若形之于影，声之于响。有问而应之，尽其所怀，为天下配。处乎无响，行乎无方。挈汝适复之挠挠，以游无端，出入无旁，与日无始。颂论形躯，合乎大同，大同而无己。无己，恶乎得有有。睹有者，昔之君子；睹无者，天地之友。

六

贱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为者，事也；粗而不可不陈者，法也；远而不可不居者，义也；亲而不可不广者，仁也；节而不可不积者，礼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为者，天也。故圣人观于天而不助，成于德而不累，出于道而不谋，会于仁而不恃，薄于义而不积，应于礼而不讳，接于事而不辞，齐于法而不乱，恃于民而不轻，因于物而不去。物者莫足为也，而不可不为。不明于天者，不纯于德；不通于道者，无自而可；不明于道者，悲夫。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





得道大人的教导，犹如形体对于影子，声音对于回响，有问必有应答，把心怀和盘托出，成为天下百姓的响应。他处身于虚寂无声的境界，行动于没有方位的地方。他提携万物往来于各自适合的地方，以遨游于浑然无迹的境界。他出入造化，无所依傍，与日俱新，没有终始。若是说起他的形体，与天地万物混同为一；与天地万物混同为一，也就不存在一己之我相了。无己无我，哪里还会有万物之相呢？能够看到万物之“有”的，是从前三代的明君，能够看到天地万物虚寂无为的，才是自然造化的朋友。

## 六

虽然低贱但又不能不依靠的，那是万物；虽然地位卑下但又不能不顺从的，那是人民；虽然后果难测但又不能不去做的，那是事情；虽然粗略不详但又不能不施行的，那是法律；虽然离道甚远但又不能不遵守的，那是义；虽然亲爱过于偏狭但又不能不推广的，那是仁；虽然只是虚文礼节但又不可不会通的，那是礼；虽然平庸中和但又不可不发扬的，那是德；虽然与天地万物一体但又不可不随时应变的，那是道；虽然神妙莫测但又不能不有所作为的，那是天。所以圣人洞察天道而不去帮助它，成就了德行而不受它约束，出入于大道而无心合乎大道，行为合乎仁而不依赖于仁，言行符合义而不有意积累，应合于礼而不有意回避，应接于事物而不推辞，遵纪守法而不搅乱它，依赖民众而不轻易使用民力，顺着万物之性来使用而不是抛弃它们。对于万事万物，不可以追逐而强为，又不可以离弃而不为。不明白自然之理的，他的德性就不纯粹；不通晓大道的，他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不明白大道的人，真是可悲啊！什么是道？有天道，有人道。无所作为而高居尊贵地位的，就是天道；有所作为而受到人事牵累的，就是人道。犹如天子，高高在上，主宰天下，那就是天道；犹如臣子，听命从事，那就是人道。天道与人道相比，差得太远了，不可不明白这一点。



## 天地第十二

—

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人卒虽众，其主君也。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观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以道观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泛观而万物之应备。故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记》曰：“通于一而万事毕，无心得而鬼神服。”

夫子曰：“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无为为之之谓天，无为言之之谓德，爱人利物之谓仁，不同同之之谓大，行不崖异之谓宽，有万不同之谓富。故执德之谓纪，德成之谓立，循于道之谓备，不以物挫志之谓完。君子明于此十者，则韬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为万物逝也。若然者，藏金于山，藏珠于渊；不利货财，不近富贵；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不拘一世之利以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为己处显。显则明，万物一府，死生同状。”

夫子曰：“夫道，渊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得无以鸣，故金石有声，不考不鸣。万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于事，立之本原而知通于神，故其德广。其心之出，有物采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穷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荡荡乎！忽然出，勃然动，而万物从之乎！



—

天地虽然广大,但它们化育万物却是均平的;万物虽然繁多,但它们各得其所却是一样的;百姓虽然众多,但他们却要求国君来主宰。国君治理天下本于德性而成全于自然,所以说,远古的君主治理天下,出于无为,顺任天道罢了。用道来看称谓,则天下国君的地位都是正当的;用道来看职分,则君臣之间的上下贵贱的差别就分明了;用道来看才能,则天下的官吏都称职了;用道来普遍地看待各种事物,则万物无不完备。所以贯通于天地的,是德;通行于万物的,是道;君主治理百姓,凭借的是礼乐政刑之事;人们能够有所专长,凭借的是技巧。技巧统属于事物,事物统属于义,义统属于德,德统属于道,道统属于自然。所以说,古代养育百姓的君主,没有贪欲而天下富足,无所作为而万物自化,深沉静默而百姓安定。《记》中说:“通彻于道而万事尽举,心无欲求而鬼神敬服。”

先生说:“这个道,是覆盖和托载万事万物的,真是广阔盛大啊!君子不可以不摒弃心智去效法。无所作为就是顺应之道,无所教化就是顺应天性,广泛地爱人利物就叫做仁,混同不同的事物就叫做大,行为不与众乖异这就叫做宽,能够包罗不同的万物这就叫做富。所以能够执守天德就算是把握了万物的纲纪,成就了德行就是功业的确立,能够顺应大道就叫做完备,不因外物挫折心志就叫做德行完美。君子明了这十个方面,那么他的心地宽广而能包容万物,德泽充盈而为万物所归往。假如能够这样,便会任凭黄金藏于深山,宝珠藏于深渊;不贪图财物,不追求富贵;不以长寿为快乐,不以夭折为悲哀;不以显达为荣耀,不以穷困为羞辱;不索取世上的利益据为己有,不把称王于天下看成是自己身处显位。显耀了就要彰明,万物本为一体,生死本无两样。”

先生说:“这个道,安定得像是深潭,清澈得像是泉水。金石之类的乐器如果失去道也就无从发出声响,所以金石虽然能够发声,但是没有道的叩击就不会发出声响。万物都是如此,谁能测定它呢!大德之人,抱朴而行,以通晓俗事为耻辱,立身于大道而心智通达于不测之境,所以他的德性广大。他心志的显露,是出于对外物的感应。所以说,形体没有道就不会产生生命,生命没有德性就不会彰明。保存形体,穷尽生命,树立天德,彰明大道,这难道不是大德之人的行为吗?浩大啊!忽然显露,勃然行动,无心无意而万物却都依从啊!





此谓王德之人。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与万物接也，至无而供其求，时聘而要其宿，大小、长短、修远。”

二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三

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啮缺，啮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被衣。

尧问于许由曰：“啮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

许由曰：“殆哉，圾乎天下！啮缺之为人也，聪明睿知，给数以敏，其性过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审乎禁过，而不知过之所由生。与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无天。方且本身而异形，方且尊知而火驰，方且为绪使，方且为物絀，方且四顾而物应，方且应众宜，方且与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虽然，有族有祖，可以为众父，而不可以为众父父。治，乱之率也，北面之祸也，南面之贼也。”

四

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

“使圣人富。”尧曰：“辞。”

“使圣人多男子。”尧曰：“辞。”

封人曰：“寿，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独不欲，何邪？”

尧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

封人曰：“始也，我以女为圣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则何惧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则何事之有？夫圣人，鹑居而鷇食，鸟行而无彰。





这就是大德之人。那道啊,看上去昏暗不明,听起来无声无息。昏暗之中,却能看见光明;无声之中,却能听到和声。所以,虽然在深邃之中,却能主宰万物;虽然神妙莫测,却处处产生精气。所以它与万物接应,道体虚无,却能供应万物的需求,时时变化运转,却能成为万物的归宿,无论大小、长短、深远。”

## 二

黄帝在赤水的北边游览,登上了昆仑山,向南方瞭望。在返回时,丢失了玄珠。黄帝让知寻找,而知没有找到;让离朱去寻找,而离朱也没有找到;又让喫诟去寻找,而喫诟也没有找到。于是才让象罔去寻找,而象罔终于找到了玄珠。黄帝说:“奇怪啊!只有象罔才能找到玄珠吗?”

## 三

尧的老师叫许由,许由的老师叫啮缺,啮缺的老师叫王倪,王倪的老师叫被衣。

尧问许由说:“啮缺可以当天子吗?我借助王倪邀请他出来做天子。”

许由说:“天下快要岌岌可危了!啮缺的为人,聪明智慧,敏捷练达,天性过人,又能运用智力改变天生的禀赋。他明察别人的过失而予以禁止,却不知道产生过失的原因。能让他做天子吗?他将会凭借人为的才智治理天下,而抛弃自然之理。他将以自身为本而不与万物同形,将会崇尚智巧而急于用智,将会被琐事所役使,将会为外物所束缚,将会顾盼四方而应接不暇,将会追求事事适合众人心意,将会与物俱化而失去自然的本性。他怎么配当天子呢?尽管如此,有群居的地方就要有首领,他还是可以做众人的尊长,而不可以做尊长的尊长。治理天下正是动乱天下的根源,它给北面之臣民带来祸患,也给南面之君主带来伤害。”

## 四

尧到华地观察巡视,华地看守边界的人说:“嘻,圣人!请让我为圣人祝福,祝愿圣人长寿。”尧说:“不必了。”

“祝愿圣人富有。”尧说:“不必了。”

“祝愿圣人多生男孩。”尧说:“不必了。”

守边界的人说:“长寿,富有,多男孩,这是人们所共同追求的,你却不想要,这是为什么呢?”

尧说:“多生男孩就会多增忧惧,富有就会多麻烦事,长寿就会多遭困辱。这三样东西,都无助于培养德性,所以我予以谢绝。”

守边界的人说:“开始我还以为你是个圣人,现在看来只是一个君子。上天生育万民,必然要授予职事。多生男孩,让他们担当职务,哪里还有什么可忧惧的呢?一旦富有而把财物分给众人,哪里还有什么麻烦事呢?作为圣人,像鹤鹑那样居无常处,像幼鸟那样仰食而足,像飞鸟那样不留踪迹。”



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则何辱之有？”

封人去之，尧随之，曰：“请问。”封人曰：“退已！”

五

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禹往见之，则耕在野。禹趋就下风，立而问焉，曰：“昔尧治天下，吾子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辞为诸侯而耕，敢问其故何也？”

子高曰：“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夫子阖行邪？无落吾事！”偃乎耕而不顾。

六

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同乃虚，虚乃大。合喙鸣。喙鸣合，与天地为合。其合缙缙，若愚若昏，是谓玄德，同乎大顺。

七

夫子问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辩者有言曰：‘离坚白，若县宇。’若是，则可谓圣人乎？”

老聃曰：“是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执留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来。丘，予告若，而所不能闻与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无心无耳者众，有形者与无形无状而皆存者尽无。其动止也，其死生也，其废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



倘天下有道，就与众生同昌盛；倘天下无道，就修德而闲居。千岁以后如若厌世，就离开尘世而成为神仙，驾着白云，到达上帝的殿堂。那三种忧虑都不会发生，身体永远不遭灾殃，那么又何来的困辱呢？”

守边界的人离去，尧跟在后面，说：“请给以指教。”守边界的人说：“回去吧！”

## 五

尧治理天下时，伯成子高被立为诸侯。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伯成子高便辞去诸侯的爵位去耕田。禹去看望伯成子高，他正在田野耕作。禹快步走到伯成子高的下方，立在一旁，说道：“过去尧治理天下，您被立为诸侯。尧传位给舜，舜又传位给我，而您却辞掉诸侯的爵位而去种地，请问这是什么缘故呢？”

伯成子高说：“从前尧治理天下，用不着奖赏而人民就能自勉上进，用不着惩罚而人民就能敬畏向善。如今你赏罚并用而人民却不仁义，道德自此衰败，刑罚自此建立，后世的祸乱也就自此萌生了！先生为什么还不快走开呢？不要耽误我的农事！”说罢低头用力耕作，不再理睬禹了。

## 六

宇宙的初始源于“无”，那时没有“有”，也没有名称。道的初始呈现混一的状态，那时只有浑沌混一的道而还没有万物的形体。万物得到道而生成，这称作“德”，也就是得而成的意思。当道的产物处在无形之时，却已有了阴阳之分，虽分却仍然浑然一体，这称作“命”。道在流动过程中产生万物，万物的生成也便有了各自的生理形态，这称作“形”。各自的形体葆有各自的精神，各有特定的仪态法则，这称作“性”。通过心性的修养，就可以回归到自然的德性，自然的德性修炼到极致，也就可以达到泰初时浑然一体的境界了。混同于泰初，就使心境达到虚寂的状态，心境虚寂才能广大无边，包罗万象。达到如此境界，说话就像鸟叫一样无心。说话能与鸟叫相合，也就与天地相融为一体了。这种融合浑然无迹，像愚昧无知，又像昏迷不觉，这称作“玄德”，也就是完全回归顺应自然之道了。

## 七

孔夫子问老聃说：“有人研究大道好像与大道相违逆，往往把不可以的认为是可以的，把不是这样的认为是这样的。善辩的公孙龙之徒说过：‘分离石头的坚与白，就像日月悬挂在天上那样明晰。’像这种人，可以称为圣人吗？”

老聃说：“这就像小吏治理农田而被技艺所困一样，总是形体劳苦而心神不宁罢了。善于捕捉竹鼠的狗，往往被人用来打猎；身手敏捷的猿猴，常常被猎人从山林中抓来。孔丘，我告诉你一些你所听不到和说不出的事情吧。大凡有头有脚却无心无耳的人很多，有形体的人与无形无状的大道能够并存的，却是极其少见的。人的行动与静止，死亡与生存，废除与兴起，这些又并非是人们所能左右的。对于人而言，他所应当做的，就是忘掉外物，忘掉自然，它的



名称叫做忘己。忘掉自己的人，可以说是与无为的自然之道混为一体了。”

八

将闾蒯见季彻曰：“鲁君谓蒯也曰：‘请受教。’辞不获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请尝荐之。吾谓鲁君曰：‘必服恭俭，拔出公忠之属而无阿私，民孰敢不辑！’”

季彻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于帝王之德，犹螳螂之怒臂以当车轱，则必不胜任矣。且若是，则其自为处危，其观台多物将往，投迹者众。”

将闾蒯赳赳然惊曰：“蒯也汙若于夫子之所言矣。虽然，愿先生之言其风也。”

季彻曰：“大圣之治天下也，摇荡民心，使之成教易俗，举灭其贼心而皆进其独志，若性之自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岂兄尧、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九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

为圃者叩而视之曰：“奈何？”

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沬汤，其名为橐。”

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子贡瞞然惭，俯而不对。

有间，为圃者曰：“子奚为者邪？”

曰：“孔丘之徒也。”

为圃者曰：“子非夫博学以拟圣，於于以盖众，独弦哀歌以卖名声于天下者乎？汝方将忘汝神气，堕汝形骸，而庶几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无乏吾事。”

子贡卑陋失色，项项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后愈。

+

## 八

将闾勉见到季彻说：“鲁君对我说：‘请教授治国之术。’我一再推辞，却没有获得鲁君的允许。既然已经讲了，但不知讲得对不对。请让我说给你听听。我对鲁君说：‘为政一定要躬行恭敬节俭，选拔出公正忠诚一类的人来任用，没有偏私之心，百姓谁敢不和顺呢？’”

季彻俯身笑着说：“像先生所说的话，用在帝王的德业上，就像螳螂举臂去阻挡车轮一样，必定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如果按着你的话去做，把国君置于表率的高位，就像楼观亭台一样，招致许多人向往，为此而奔走的人就要很多了。”

将闾勉惊惧地说：“先生所说的话，我怎么感到茫然不解呢。虽然如此，我还是想听听先生的治国之道。”

季彻说：“大圣治理天下，随任民心，让他们自在自适地成就教化，移风易俗，所以贼害之心尽灭，修道之心日进，一切出于自然的本性，而人民却不知其所以然。像这样，又何必把尧、舜的教化之道摆在前面，而忽略了抱守自然之道者的作用呢！要想使天下人都回归到自然的德性，就必须让他们的心安定虚静下来！”

## 九

子贡往南到楚国去游览，返回晋国，经过汉水南岸时，看见有一个老人正在整治菜畦，只见他挖地道通到井中，抱着瓮从井中取水，然后来灌园子，非常费劲而收效很小。子贡说：“有一种机械，一天能够灌溉上百畦，用力很小而功效很大，老先生不想使用吗？”

灌园子的老人抬起头看了看子贡，说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子贡说：“这是用木头做成的机关，后头重，前头轻，用它提水就像从井里抽水一样，速度之快就和溢出的沸汤一样，它的名称叫做桔槔。”

灌园子的老人听了面起怒色，却笑着说：“我从我的老师那里听说过，使用机械的人必定要从事机务之事，从事机务之事的人必然要存机动之心。机动之心一旦存于心中，那纯粹素朴的天性就不完备了；纯粹素朴的天性一旦不够完备，那精神就会摇荡不定；一旦精神摇荡不定，便不能容载大道了。我并非不知道那个东西，只是耻于去做罢了。”

子贡目无光彩，羞愧满面，低头不语。

过了一会儿，灌园子的老人说：“你是干什么的呢？”

子贡说：“我是孔丘的学生。”

灌园子的老人说：“你莫非就是那个以博学多识来和圣人相比，依靠夸饰来压倒众人，独自抚琴悲歌，向天下人卖弄名声的人吗？你倘若遗忘你的神气，抛掉你的形体，差不多就接近大道了！你自身都不能修为，哪有功夫去治理天下呢！你走吧，不要妨碍我的事情。”

子贡羞惭色变，怅然若失，很不自在，离开菜园子三十里路后，才恢复了常态。

+

其弟子曰：“向之人何为者邪？夫子何故见之变容失色，终日不自反邪？”

曰：“始吾以为天下一人耳，不知复有夫人也。吾闻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见功多者，圣人之道。今徒不然。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托生与民并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备哉！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为。虽以天下誉之，得其所谓，警然不顾；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谓，佯然不受。天下之非誉，无益损焉，是谓全德之人哉！我之谓风波之民。”

反于鲁，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浑沌氏之术者也。识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者，汝将固惊邪？且浑沌氏之术，予与汝何足以识之哉？”

十

淳芒将东之大壑，适遇苑风于东海之滨。

苑风曰：“子将奚之？”曰：“将之大壑。”

曰：“奚为焉？”曰：“夫大壑之为物也，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吾将游焉！”

苑风曰：“夫子无意于横目之民乎？愿闻圣治。”淳芒曰：“圣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举而不失其能，毕见其情事而行其所为，行言自为而天下化，手挠颐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谓圣治。”

“愿闻德人。”曰：“德人者，居无思，行无虑，不藏是非美恶。四海之内共利之之谓悦，共给之之谓安。怵乎若婴儿之失其母也，佯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财用有馀而不知其所自来，饮食取足而不知其所从，此谓德人之容。”

“愿闻神人。”曰：“上神乘光，与形灭亡，是谓照旷。致命尽情，天地乐而万事销亡，万物复情，此之谓混冥。”



子贡的弟子说：“刚才见到的那个人是什么人呢？先生为什么见了他而变容失色，整天不能恢复原来的风采呢？”

子贡说：“开始我还以为天下只有我老师一个人够得上是个圣人呢，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人。我从老师那里听说，事情要办得顺利，功业要求成功，用力少而功效多的，这才是圣人之道。现在才明白事情不是那样。掌握大道的德性全备，德性全备的形体健全，形体健全的精神圆满，精神圆满的便是圣人之道了。把生命寄托于世上，与民共存，却无心考虑归宿的人，真可谓茫然不知而纯朴完备啊！在那种人心中，功利机巧的事情肯定是不可能存在的。像那种人，不合他的心志是不会去追求的，不合他的思想是不会做的。纵然天下之人都称赞他，与他的看法一致，他也会傲然不顾；纵然天下之人都非议他，与他的意愿不一致，他也会毫不动心，不予理睬。普天之下的诋毁与称誉，对他都毫无增益和损害，这就是天德完备的人啊！像我这样的人，不过是个风吹草动的人。”

子贡返回鲁国，把此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他是个修炼浑沌氏道术的人。只知道这一个道术，不知道其他的事情；只知道持守内心的纯一，却不管身外的变化。像他这样心智明澈而达到纯白的境界，虚寂无为而复归自然本性，体悟真性、持守精神而生活在世俗之中的人，你怎么能不惊异呢？何况对于浑沌氏的道术，我和你怎么能够识别呢？”



淳芒将要东往大海，在东海的岸边，恰巧遇见了苑风。

苑风说：“你将要到哪里去？”淳芒说：“将要到大海。”

苑风说：“干什么去呢？”淳芒说：“那大海可是个大地方，江河灌注从来没有满过，从里面取水也从来不会枯竭，我准备到那里看看。”

苑风说：“先生不想治理人民吗？我想听听圣人治世的情况。”淳芒说：“你想知道圣治吗？就是设置官职和发布政令都很适宜，提拔使用人才而不埋没他的才能，洞察事物的实情而后才做应当做的事情，所行所言出于自然本性，无心化人而天下自然化育，屈指摆手，四方的百姓莫不闻风而至，这就叫做圣治。”

苑风说：“我想知道什么是大德之人。”淳芒说：“大德之人就是安居时不思考，出行时不谋虑，心中没有是非美丑的概念。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利益就是快乐，人人都能得到供养就是平安。有时惆怅的样子就像婴儿找不到母亲，若有所失的样子就像走路迷失了道路。财物器用富富有馀却不知道从何而来，饮食取给充足不缺却不知从哪里得到的，这就是大德之人的样子。”

苑风说：“我想知道什么是神人。”淳芒说：“神人升天，犹如乘坐着日月之光在宇宙遨游，就像形体已经消亡一样，这就叫做虚明空旷。神人能够通达天命，顺应真情真性的自然变化，与天地同乐而万般牵累消亡，犹如万物复归本真，这就叫做混沌未分而与大道冥合的境界。”





十一

门无鬼与赤张满稽观于武王之师。

赤张满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离此患也。”

门无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乱而后治之与？”

赤张满稽曰：“天下均治之为愿，而何计以有虞氏为！有虞氏之药疡也，秃而施髻，病而求医。孝子操药以修慈父，其色焦然，圣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

十二

孝子不谏其亲，忠臣不谄其君，臣、子之盛也。亲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则世俗谓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则世俗谓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谓然而然之，所谓善而善之，则不谓之道谀之人也！然则俗故严于亲而尊于君邪？谓己道人则勃然作色，谓己谏人则怫然作色，而终身道人也，终身谏人也。合譬饰辞聚众也，是终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设采色，动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谓道谀；与夫人之为徒，通是非，而不自谓众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适者犹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则劳而不至，惑者胜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虽有祈向，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大声不入于里耳，《折杨》、《皇苓》，则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胜也。以二缶钟惑，而所适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虽有祈向，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强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释之而不推。不推，谁其比忧？厉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视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





## 十一

门无鬼与赤张满稽一起观看了周武王伐纣的战事。

赤张满稽说：“周武王比不上有虞氏吧！所以才遭此祸害。”

门无鬼说：“在天下太平时有虞氏才去治理的呢，还是天下动乱时才去治理的呢？”

赤张满稽说：“天下太平是人民的心愿，为什么还要考虑有虞氏的盛德而推举他当君主呢！有虞氏治天下犹如给人医头疮，秃顶后才给装上假发，生病后才去求医。孝子拿药给慈父治病，看他那憔悴的样子，圣人他感到羞愧。盛德的时代，不必崇尚贤才，不必使用能人，君主犹如高高的枝条，人民犹如自在的野鹿。百姓行为端正却不知道什么叫道义，人民相亲相爱却不知道什么叫仁爱，诚实无欺却不知道这是忠，办事妥贴得当却不知道这是信，无心而动，彼此相帮相助，并不以为这是一种恩惠。所以大家率性而行，不留形迹，事情当做就做，无须传扬。”

## 十二

孝子不奉承他的父亲，忠臣不谄媚他的君主，这是为臣为子的盛德。认为父亲所说的话都是对的，父亲的所作所为都是好的，那么就是世俗所称的不肖之子；认为君主所说的话都是对的，所作所为都是好的，那么就是世俗所称的不肖之臣。然而人们却没有想想世俗的看法就一定正确吗？对世俗之人所认可的就认可，对世俗之人所称颂的就称颂，这就不算是谄谀之人了吗！难道世俗之人的看法比父亲更可尊敬，比君主更可尊崇吗？世俗之人一旦听到别人称自己是谄媚之人，就会勃然变色；一旦听到别人称自己是阿谀之人，就会忿然变容。实际上他们一辈子都是谄媚之人，一辈子都是阿谀之人。他们花言巧语称颂人，修饰文辞来取悦当世，以此造势聚众，却始终不知道这样的做法于理根本是不相符合的。有的君主衣冠严整，衣服上绣制各色花纹，伪装出仁慈的容貌，以此来讨好世人，却不认为自己是谄谀之人；与世俗中的谄谀之人为伍，是非观念相通，却不认为自己是平庸之人，真是愚昧极了！知道自己愚昧的人，还不是最愚昧的人；知道自己迷惑的人，还不是最迷惑的人。最迷惑的人，终生都不会醒悟，最愚昧的人，终生都不会明晓。三人同行而有一人迷惑，所要去的地方尚可到达，这是因为迷惑的人少；倘若有一人迷惑，那么就会徒劳而不能到达，这是因为迷惑的人多。如今天下之人都陷在迷惑之中，我虽然有所祈求和向往，也是不能得到的，不也是很可悲吗！

高雅的音乐进不去俗人的耳里，像《折杨》、《皇苓》这样的民间小调，就会让他们乐得开口大笑。因此高雅的言论不能存留在众人的心里，至理名言不能在世上流传，那么世俗的言论就要盛行了。用两个土缶的俗音扰乱一只乐钟的正音，那么听者就无所适从了。如今天下之人都在迷惑之中，我虽然有所祈求和向往，怎么能够得到呢？明知不可能得到而去强求，这又是一层的迷惑，所以不如丢掉它而不去追求。不去追求，谁还会与我一同忧愁呢？有个容貌丑陋的人，半夜里生下一个孩子，急忙取来火烛照看，慌慌的，唯恐孩子长相像自己。





十三

百年之木，破为牺尊，青黄而文之，其断在沟中。比牺尊于沟中之断，则美恶有间矣，其于失性一也。跖与曾、史，行义有间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熏鼻，困憊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杨、墨乃始离跂自以为得，非吾所谓得也。夫得者困，可以为得乎？则鸲鹆之在于笼也，亦可以为得矣。且夫趣舍声色，以柴其内；皮弁、鹖冠、搢笏、绅修，以约其外。内支盈于柴栅，外重纆缴，睆睆然在纆缴之中而自以为得，则是罪人交臂历指而虎豹在于囊槛，亦可以为得矣。



+

### 十三

百年的大树，锯开做成祭器，再用青、黄两色的颜料绘成花纹，把那砍断的废弃不用的部分扔进沟中。将祭器与那沟中的断木相比，它们的或美或丑是有区别的，但是在丧失自然本性方面来看，它们是一样的。盗跖与曾参、史鳅相比，他们在行为道义方面是有差距的，然而在丧失人的本性方面却是一样的。人性的丧失反映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五色搅乱了视觉，使眼睛不再清明；二是五声搅扰了听觉，使耳朵不再灵敏；三是五臭熏坏了嗅觉，气味逆冲而上，伤害了脑门；四是五味污浊了口舌，使口舌受到损伤；五是得失取舍扰乱了心神，使心性躁动不安。这五个方面，都是对生命的危害。而杨朱、墨翟却在用力追求这些身外之物，自以为有所得，却并非是我所说的自得。得到的东西使人困苦，这能说是自得吗？如果是的话，那么囚在笼子里的鸬鹚也可以算是自得了。况且那些取舍之心、声色之惑就像木柴一样堵塞了内心；又有像皮帽、鹬冠、朝笏、大带之类的东西束缚体外。内心像塞满着柴草木桩，体外像捆绑着一道道绳索，眼巴巴地看着自己在内外交困中生活而自以为有所得，那么像罪人被反绑着，手指被夹板夹着，还有像虎豹被关在槛笼里，也都可以叫做自得了。

+

## 天道第十三

—

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圣道运而无所积，故海内服。明于天，通于圣，六通四辟于帝王之德者，其自为也，昧然无不静者矣。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挠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故帝王、圣人休焉。休则虚，虚则实，实则备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无为则俞俞。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明此以南乡，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闲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进为而抚世，则功大名显而天下一也。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曰：“吾师乎！吾师乎！肇万物而不为戾，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寿，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之谓天乐。故曰：‘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故知天乐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



自然之道的运行是永不停滞的,所以万物能够不断地生成;帝王之道的运行是不停顿的,所以天下人都愿意归附;圣贤之道的运行是连续不断的,所以海内百姓都愿意顺服。明白自然之道,通晓圣贤之道,又能六合四方无不通达帝王之德的,都是任天下人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虽然懵懵懂懂,不求虚静,却无不神安心静。圣人之心总是能够清静,并非因为清静好,所以清静,而是因为万事万物都无法干扰他的心,所以他总是清静。水面清静时,便能明澈地照见须眉,平平的水面可以作为平度的标准,高明的工匠用它来作为准绳。水静犹能明照须眉,更何况人的精神呢!虚静的圣人之心啊!它可是天地的明镜,万物的明镜。虚静、恬淡、寂寞、无为,它们是天地的准则和道德的实质,所以帝王和圣人在这境界中可以安心休息了。息心休虑而内心才会虚寂,内心虚寂而真气充盈,方能感到生命的充实,生机充实也就具备了进入大道的条件。虚寂而后才能宁静,宁静而后才有活动,活动而后无不自得。清静就会无所作为,无所作为就可以让做事的人各尽其职。无所作为方能从容愉悦。从容愉悦的人,忧患不会留在心中,所以能够长寿。虚静、恬淡、寂寞、无为,它们是万物的本原。明白了这个道理而南面登帝王之位的,尧就是这样的人;明白了这个道理而北面称臣的,舜就是这样的人。用此道理对待尊上之位,这是帝王、天子的德性;用此道理对待卑下之位,这是玄圣素王的道义。用此道理来退隐闲游,天下的隐士都会信服。用此道理来进取出仕,安抚世人,就会创立大功,名显一世,统一天下。清静则立内圣之德,行动则建外王之业,无为而能受到世人的尊崇,朴素而天下无人与他媲美。

明白天地以无为为德的,这就是认识了天地的宗本,也就能与自然相和谐。用它来均调天下,也就能与人相和谐。与人相随和,称为人乐;与天相随和,称为天乐。庄子说:“我的大宗师啊,我的大宗师啊!调和万物却不自以高明,恩泽万世却不自以为仁,早于上古却不以为长寿,覆天载地、塑造万物却不以为巧妙。这就是天乐。所以说:‘体验天乐的人,他生存时便顺自然规律而运行,他死亡时便随万物而转化。清静时与地阴同隐寂,行动时与天阳共波动。’所以体验天乐的人,不怨天尤人,不为外物所牵累,不遭受鬼神的责罚。”





故曰：‘其动也天，其静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万物服。’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天乐者，圣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二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馀；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天不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帝王无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于天，莫富于地，莫大于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群之道也。’

本在于上，末在于下；要在于主，详在于臣。三军五兵之运，德之末也；赏罚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礼法度数，形名比详，治之末也；钟鼓之音，羽旄之容，乐之末也；哭泣衰经，隆杀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须精神之运，心术之动，然后从之者也。末学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从，父先而子从，兄先而弟从，长先而少从，男先而女从，夫先而妇从。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后，四时之序也；万物化作，萌区有状，盛衰之杀，变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矣，而有尊卑先后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庙尚亲，朝廷尚尊，乡党尚齿，行事尚贤，大道之序也。语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语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哉！





所以说：“他活动时能够与天一同运行，他宁静时能够与地一同寂默，内心安定专一而能称王天下，鬼神不为祸害，精神永不疲惫，内心安定专一而万物都来归附。”说的是，把虚寂宁静推及于天地间，通达于万物中，这就叫做天乐。所谓天乐，便是圣人用道心来养育天下。”

## 二

帝王的德业，是以天地为本源，以道德为主体，以无为为法则。以无为行天下，则能驾驭天下而闲暇有馀；以有为治天下，则被天下所用而力所不及。所以古人看重的是无为而自化。君主奉行无为，臣下也奉行无为，这便是臣下与君主都无为，都无为则臣下也就失职了。臣下奉行有为，君主也奉行有为，这便是君主与臣下都有为了，都有为则君主失去了役使天下的地位。君主一定要无为而役使天下，臣下一定要有为而被天下使用，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所以在古代统驭天下的人，他的智慧虽然包罗天地，自己却不思虑，他的辩才虽然能够巧饰万物，自己却不矜喜，他的才能虽然超越海内，自己却无所作为。苍天无心生产而万物却自然地化育生成，大地无心培育而万物却自然地繁衍生息，帝王无为而治而天下却成就太平。所以说，没有比苍天更神妙的，没有比大地更富有的，没有比帝王更伟大的。所以说，帝王的德性能与天地相配合。这就是帝王所能驾驭天地、驱使万物、役使百姓的无为之道。

无为之本由君主掌握，有为之末由臣下执行，枢要大事由君主掌控，繁杂事务由臣下完成。军队兵器的运用，这是道德的末节，推行赏罚制度让人趋利避害，设立五刑之法来惩治坏人，这是教化的末节，推行礼仪和法规，规定计数和计量的标准，明确事物的形体和名称并详加审核，这是治理的末节，大兴钟鼓一类的乐器，盛行手执羽旄一类的舞蹈，这是音乐的末节，讲究哭泣的方式和丧服的等级，这是哀悼的末节。这五种末节，必须有精神和心术的运动，然后才能随之产生。作为末学，早在古代就已经有了，但那时并不把它们当作本源的东西来对待。君主居于先而臣子为从属，父居于先而子为从属，兄居于先而弟为从属，长辈居于先而晚辈为从属，男子居于先而女子为从属，丈夫居于先而妻子为从属。这种尊卑先后的秩序，是天地运行的显现，所以圣人取象效法。天尊高地卑下，这是自然的安排，春夏在先，秋冬在后，这是四季的顺序，万物化育生长，在萌发时就区分出各自的形状，或盛或衰的差别，这是变化的流行。天地是最为神明的，尚且有尊卑先后的次序，何况于人伦关系呢？宗庙里尊重血缘关系亲的，朝廷中尊重爵位高的，乡村里尊重年龄大的，办事尊重有才能的人，这些都是自然之道的秩序。谈论自然之道而不讲自然之道的秩序，这还不是真正的自然之道。谈论的道并不是真正的自然之道，又怎么能得道呢！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大平，治之至也。故书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语大道者，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也。骤而语形名，不知其本也，骤而语赏罚，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说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骤而语形名赏罚，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谓辩士，一曲之人也。礼法数度，形名比详，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三

昔者舜问于尧曰：“天王之用心何如？”

尧曰：“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已。”

舜曰：“美则美矣，而未大也。”

尧曰：“然则何如？”

舜曰：“天德而出宁，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矣。”

尧曰：“胶胶扰扰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

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为哉？天地而已矣。

四

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





所以古代明白大道的人,首先要明白的是自然的规律,其次才是道德的内涵。明白了道德之后其次才是仁义,仁义已经明白后其次才是职分和官守,职分和官守已经明白后其次才是事物的形体和名称,事物的形体和名称已经明白后其次才是因材任使,因材任使已经明白后其次才是推究考评,推究考评已经明白后其次才是分辨是非,是非善恶明白后其次才是赏罚的处理,奖赏与处罚明白后,于是愚笨的人与聪明的人都能安排在适当的位置,尊贵的人与卑贱的人都能各得其所,仁惠贤能的人与不成材料的人都能根据实情得到任用。这样,必然能够根据各人的才能得到不同的职位,必然能够根据各人的职位名分得到相应的责任追究。按照这些原则道理去侍奉君主、去养育百姓、去治理万物、去修身养性,用不着劳神谋虑,一切归之于自然无为,这就叫做太平,是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了。所以书上说“有形有名。”关于形体与名称,在古代就有人讲了,并没有把它放到首要的问题。古代谈论大道的人,从最根本处说起,经过五个层次的列举,这才提起形名,经过九个层次的列举,这才提到赏罚。突然说起形名,就搞不清本源,突然说到赏罚,就搞不清根本。颠倒大道的层次去论说,违逆大道的变化的次序去论说,这样的人尚待别人来治理,又怎么能治理别人呢!突然谈起形名赏罚,这种人只知道治理的方法,并非知道治理的道理,只可被天下所利用,而不可以治理天下。这种人可以称为辩士,只是具有一孔之见的人。讲究礼法度数,对事物的名实详细考察,在古代就有人运用了,但这只能用于臣子侍奉君主,不是君主养育臣下的做法。

### 三

从前舜问尧说:“你治理天下的用心怎么样?”

尧说:“我不怠慢鳏寡孤独等有苦无处诉说的人,不抛弃走投无路的穷苦百姓,哀怜死亡的人,喜爱儿童和怜悯妇女,这些就是我的用心所在。”

舜说:“好是很好,却不是最伟大的。”

尧说:“那要怎么样呢?”

舜说:“有自然之德的人,总是显出宁静无为的状态,就像日月照耀和春夏秋冬四季运行那样自然,像昼夜更替那样有规律,像云行雨施那样合乎时宜。”

尧说:“我真是扰乱多事啊!你的德性与天相合,而我的用心仅仅符合人事罢了。”

天地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是黄帝、尧、舜等圣人共同赞美的。所以古代君临天下的人,都做了些什么呢?不过顺着天地的法则,自然无为罢了。

### 四

孔子想西去把自己的书藏在周王室的书库中,子路出谋说:“我听说周朝有个掌管典籍的史官叫老聃,现在已经离职回家,先生想要藏书,不如试试请他帮忙。”



孔子曰：“善。”

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繆十二经以说。

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

孔子曰：“要在仁义。”

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

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

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

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

老聃曰：“意，几乎后言！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遁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

## 五

士成绮见老子而问曰：“吾闻夫子圣人也，吾固不辞远道而来愿见，百舍重趂而不敢息。今吾观子，非圣人也。鼠壤有馀蔬，而弃妹之者，不仁也！生熟不尽于前，而积敛无崖。”

老子漠然不应。

士成绮明日复见，曰：“昔者吾有刺于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

老子曰：“夫巧知神圣之人，吾自以为脱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苟有其实，人与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

士成绮雁行避影，履行遂进而问：“修身若何？”

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冲然，而颡颡然，而口阉然，而状义然，似系马而止也。动而持，发也机，察而审，知巧而睹于泰。凡以为不信。边竟有人焉，其名为窃。”



孔子说：“好吧。”

孔子前往见到了老聃，而老聃不肯答应，于是反复申述所藏经书的重要意义。

老聃中间打断了孔子的话，说：“太繁琐了，我想听听要点。”

孔子说：“精要在于仁义。”

老聃说：“请问：仁义是人的本性吗？”

孔子说：“是的。君子不仁就不能成全他的为人，不义就不能发扬他的生气。仁义，确实是人的本性，除了仁义还能有什么说法吗？”

老聃说：“请问：什么叫做仁义？”

孔子说：“内心与万物同乐，兼爱无私，这就是仁义的实情。”

老聃说：“唉，你后来说的话也太浮浅了！主张兼爱，岂不是很迂腐吗？嘴里讲着无私，实际上还是出于私心。先生想要让天下不丢掉养育吗？那么天地本来就按着永恒的规律运转，日月本来就一直放射着光明，星辰本来就有一定的序列，禽兽本来就是成群结队的生活，树木本来就挺立在大地。先生若是按照自然的天性行事，随顺大道的规律前进，已经是最高的境界了！又何必极力地标举仁义的大旗，好像敲着鼓去寻找逃亡之人呢！唉，先生是在扰乱人的自然本性啊。”

## 五

士成绮见到老子，问道：“我听说先生是一个圣人，所以我不辞远道而来，希望见到您，一路上长途跋涉，脚底长出了厚厚茧子，也没有止步休息。现在我看先生，算不上是个圣人。鼠洞边有剩馀的粮食，如此丢弃不顾，可说是不仁！面前的生熟食品都享受不尽，却还无限地聚敛不止。”

老子冷漠地不予回应。

第二天，士成绮再次去见老子，说道：“昨天我说了讽刺先生的话，今天我心里有所觉悟，不知什么缘故？”

老子说：“巧智神圣的人，我自认为不能与之相比。先前你喊我是牛，我便称之为牛，你喊我是马，我便称之为马。如果名副其实，别人给我的名称却不去接受，这是双重的罪过。我接受别人给予的名称，这是因为我一直习惯于接受，并非有心接受才去接受。”

士成绮侧身斜行，不敢践踏老子的足迹，慌乱之中，竟忘了脱鞋就进入了室内，问道：“怎样修身？”

老子说：“你的容貌傲岸不凡，你的眼睛鼓目突出，你的额头宽大高耸，你的嘴巴虚张欲言，你的体形巍峨高大，就像欲奔的马，只是因为被绳索系住才暂时止步。蠢蠢欲动却矜持作态，发动迅速犹如机弩，好明察却处处审慎，自恃智巧而掩饰不住骄泰傲慢之气。凡此种种，皆是矫情伪态，皆非修身之为。边境上有一种人，其名为窃贼。”



六

夫子曰：“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广乎其无不容也，渊渊乎其不可测也。形德仁义，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为之累。天下奋楫而不与之偕，审乎无假而不与利迁，极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遗万物，而神未尝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七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

八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

公曰：“圣人之言也。”

曰：“圣人在乎？”

公曰：“已死矣。”

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

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 +

## 六

老子说：“道，对于多大的东西都无所不包，对于多小的东西都无所遗漏，所以说万物之中无不存在着道。道的广博无所不容，道的渊深无法测量。刑戮与庆赏，仁慈与道义，他们不过是精神的末节，然非得道的至人，有谁能够这样认定呢！至人拥有天下，不也是责任巨大吗，但却不足以成为他的牵累。天下之人都在争夺权柄时，他却不参与，认清自然本性的无虚无假，就不会心随利益而动，穷究万物本性的真实无妄，就能坚守大道的根本，所以他能忘怀天地，遗弃万物，精神不曾受到天地万物所带来的困惑。他能够通达于大道，合于天性，排除仁义，摈弃礼乐，那得道之心也就宁静安定了！”

## 七

世俗之人所贵重的道，是借助于书籍来体现的。书籍不过是由语言写成的，语言也有它可贵的地方。语言的可贵之处在于有意思，而语言的意思是有所寄托的。语言的意思的寄托，是不能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而世俗之人却因珍贵语言而流传书籍。世俗之人虽然把它看得很珍贵，我却不把它看得很珍贵，这是因为世俗之人所看重的并非是真正可贵的东西。因此，我们所看见的，不过是形状和色彩，我们所听闻的，不过是名称和声音。可悲啊！世人以为从形状、色彩、名称、声音中就足以得到大道的实情。根据形状、色彩、名称、声音，实在不足得到大道的真实本质，那么知道大道的人并不能用语言来传达，用语言传达大道的人实际上并不知道大道，而世俗之人岂能认识这个道理呢！

## 八

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在堂下斫制车轮。轮扁放下椎子凿子，走到桓公跟前，问桓公说：“请问，公所读的书，是什么人的言论？”

桓公说：“是圣人之言。”

轮扁问道：“圣人还在吗？”

桓公说：“已经死了。”

轮扁问道：“那么您所读的，不过是古人的糟粕罢了。”

桓公说：“寡人读书，造轮的人岂能随便议论！说出个道理也就罢了，说不出个道理来就得去死！”

轮扁说：“我是用我从事的工作来观察的。就说斫造车轮吧，做工太慢太细了就会因为甘滑而不牢固，做工太快太粗了就会因为苦涩而榫头难入。只有做工不缓不急，得心应手，才能恰到好处。其中的门道，口里说不出来，却有难言的心术存在其中。这心术，我无法明示给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也不能从我那里获得传授，因此我都七十岁了还在制造车轮。古时的人和他不可言传的东西都已经消失了，那么你所读到的，不就是古人留下的糟粕吗！”

# +

## 天运第十四

—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在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在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

巫咸招曰：“来，吾语女。天在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监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

二

商太宰荡问仁于庄子。庄子曰：“虎狼，仁也。”

曰：“何谓也？”

庄子曰：“父子相亲，何为不仁！”

曰：“请问至仁。”

庄子曰：“至仁无亲。”

太宰曰：“荡闻之，无亲则不爱，不爱则不孝。谓至仁不孝，可乎？”

庄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过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于郢，北面而不见冥山，是何也？则去之远也。故曰：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以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夫德遗尧、舜而不为也，利泽施于万世，天下莫知也，岂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义，忠信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



—

“天是自己在运转吗？地是自己在静止不动吗？太阳和月亮是自己在争夺运行的轨道吗？是谁主宰着而如此安排呢？是谁维持着纲纪而使它们成为这个样子呢？是谁闲居无事推动着它们如此运行呢？莫非有机控制着它们而使它们不能停止吗？莫非它们自己运转而根本不会停止吗？是云造成的雨呢？还是雨造成的云呢？是谁在兴云降雨呢？是谁闲居无事，为了追求过度的快乐而助成这云兴雨施呢？风在北方兴起，忽西忽东，在空中不断地回旋飘荡，这是谁在大口的吸气吐气而造成如此之风呢？是谁闲居无事而煽起这样的大风呢？请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巫咸招了招手，说：“过来，我告诉。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着它便能太平安定，违逆它便生祸殃。顺着这自然之理，九州百姓安居的事情，就会大功告成而德性完备，光辉普照天下，天下百姓都会拥戴他，这样方能称得上超越三皇。”

二

一位名叫荡的宋国太宰向庄子问仁。庄子说：“虎狼也有仁德。”

太宰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庄子说：“虎狼父子之间相互亲爱，为何不能说是仁呢？”

太宰说：“请问什么是至仁？”

庄子说：“至仁没有偏爱。”

太宰说：“我听说，没有偏爱之心的人，就不会爱父母，不爱父母就是不孝。说至人不孝顺父母，这样说可以吗？”

庄子说：“不是这样的。至仁是最崇高的境界，用孝本来就不能说明至仁。这里并非是责备孝的意思，而是说孝的境界离至仁距离太远了。譬如去南方的人到了楚国郢都，北面望去，再也看不见冥山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已经远离北方了。所以说，用恭敬之心行孝比较容易，用爱心行孝就相对比较难了；用爱心行孝容易，用虚淡之心忘怀双亲就难了；忘怀双亲容易，让双亲忘掉我就难了；让双亲忘掉我容易，同时连同天下人一起忘怀就难了；连同天下人都淡忘容易，让天下人连同我都忘掉就难了。至仁之人轻视道德，即使像尧、舜那样高的道德行为也无心去做，他把利益和恩泽施及万代，而天下百姓却不知道，难道还需要用赞叹的口气去谈论仁孝吗？那些孝悌、仁义、忠信、贞廉都是用来自勉为人而有害于自然德性的，不值得赞美。”



故曰：至贵，国爵并焉；至富，国财并焉；至愿，名誉并焉。是以道不渝。”

三

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征之以天，行之以礼义，建之以太清。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然，然后调整四时，太和万物。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蛰虫始作，吾惊之以雷霆。其卒无尾，其始无首。一死一生，一债一起，所常无穷，而一不可待。汝故惧也。”

“吾又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阡满阡，涂郤守神，以物为量。其声挥绰，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纪。吾止之于有穷，流之于无止。子欲虑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见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傥然立于四虚之道，倚于槁梧而吟：‘目知穷乎所欲见，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虚，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

“吾又奏之以无怠之声，调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丛生，林乐而无形；布挥而不曳，幽昏而无声。动于无方，居于窈冥；或谓之死，或谓之生；或谓之实，或谓之荣，行流散徙，不主常声。世疑之，稽于圣人。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也。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此之谓天乐，无言而心说。故有焱氏为之颂曰：‘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汝欲听之而无接焉，而故惑也。乐也者，始于惧，惧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于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载而与之俱也。”



所以说：最高贵的，把一国的爵位都抛掉；最富有的，把一国的财产都遗弃；最完美的意愿，就是把一切名誉都扔在脑后。因此大道是始终不变的。”

### 三

北门成问黄帝说：“你在洞庭之野演奏《咸池》乐曲，我初听时感到惧怕，再听时感到松懈，最后听时感到迷惑，心神恍惚，口不能言，好像忘掉了自己。”

黄帝说：“你应当有此感受吧！我用本于人心的音律来演奏，用自然的天理来印证，用礼义的要求来进行，用自然的元气来统率。最完美的音乐，首先符合于人事，其次顺应自然的天理，按着五行的变化演奏，处处与自然相契合，然后调理四季的时序，融和万物。乐声像四季转换一样相继起伏，万物随之而生灭。忽而亢奋，忽而衰微，春文秋武各有节奏章法。声音或清或浊，阴阳二气调和，声光流动，弥漫天下。犹如冬眠的虫豸开始蠕动，忽而又奏起雷霆般的乐声，把它们震醒。乐曲无首无尾，浑为一体，忽而寂灭，忽而再生，忽而低沉，忽而高昂，变化无穷无尽，不留一点间隙，容不得你丝毫迟疑喘息，所以你才感到惊惧。

“我又奏起阴阳和谐的曲调，犹如日月的光辉洒满大地。它的声音或是短促，或是悠长，或是柔美，或是刚强，变化无常而章法有方，不拘泥于旧调旧章。歌声飞扬，遇谷满谷，遇坑满坑，充满所有的窍穴，凝聚人们的心神，随任万物的固有的度量。乐声悠扬宽广，节奏高亢明朗，能使鬼神安居于幽昧之所，能使日月星辰安行于各自的轨道。我的乐声往往在玄妙之极中停留，又往往在应感无方中流动不息。你想寻思乐曲的妙处却又无从下手，想望见乐曲的壮观却又视之不见，想追随乐曲的步伐却又无迹可求。你只能茫然自失地站在四面空虚的田野路旁，倚靠在枯槁的梧树边感叹：我的目力和智力不足以洞察至乐的真相，我的气力不足以追随至乐的玄妙变化，我已经赶不上至乐的节奏了！你的形体空虚，以至于婉转柔顺，你既然在乐曲中婉转柔顺了，所以精神就懈怠下来。

“我又奏起消除懈怠的乐声，用自然的节奏来调和原来的旋律。所以这时的乐声犹如禽兽混同一起而互相追逐，像草木丛聚共生，林林总总，五音繁会而不见其形迹，乐声遍布挥洒而不呆滞，幽深昏冥而似无声。乐音流动，随时变化，没有固定的程式，无非在深不可测的境界中逗留，或称之为寂灭，或称之为生息，或称之为果实，或称之为花朵，流转发扬，变换着不同的声律。世人疑惑不解，可以求教于圣人。所谓圣人，就是洞达万物的性情而又顺应自然的规律。天籁之音虽然不张设，无形无迹，但它具备五声之本源精华，这就是合乎自然之道的音乐，虽然不能用言语去描绘，但听者会感到不可名状的喜悦。所以有焱氏赞颂此乐说：‘倾听却听不到声音，仰视却见不到形貌，但它却充满天地之间，包容了整个宇宙。’你想用意倾听，却无法用耳朵承接，所以你感到了迷惑。这种音乐，开始令人惊惧，一旦惊惧就好像有鬼神作祟。接着我又演奏懈怠的音乐，一旦懈怠精神就会逃逸而想弃世，最后显示到迷惑上，一旦迷惑便会情识俱灭，如同愚痴；愚痴便接近大道的境界了，便可以进入与自然融合的道路中了。”



四

孔子西游于卫，颜渊问师金曰：“以夫子之行为奚如？”

师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穷哉！”

颜渊曰：“何也？”

师金曰：“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篚衍，巾以文绣，尸祝齐戒以将之。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而已。将复取而盛以篚衍，巾以文绣，游居寝卧其下，彼不得梦，必且数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陈刍狗，聚弟子游居寝卧其下。故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是非其梦邪？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死生相与邻，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古今非水陆与？周鲁非舟车与？今蘄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劳而无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无方之传，应物而不穷者也。且子独不见夫桔槔者乎？引之则俯，舍之则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者也。故俯仰而不得罪于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狙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故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啮挽裂，尽去而后慊。观古今之异，犹猿狙之异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瞑其里，其里之丑人见之而美之，归亦捧心而瞑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走。彼知瞑美而不知瞑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穷哉！”

五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

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

孔子曰：“未得也。”



#### 四

孔子往西到卫国去游说，颜渊向师金问道：“你认为我的老师此次出行将会怎么样？”

师金说：“可怜啊，你的老师将要遭受困厄！”

颜渊说：“为什么这样说呢？”

师金说：“当用茅草扎的刍狗还没有陈设在神位的时候，把它放在竹筐里，用刺有花纹的巾帛包裹着，主祭的巫师斋戒沐浴后才可以把它护送到神位上行祭。等到陈列献祭完毕，刍狗被抛了出去，路人可以随便地践踏它的头和脊背，打柴的人把它捡去烧火做饭用了。若是有人把它捡来，重新放在竹筐里，重新用刺有花纹的巾帛包起来，游乐寝卧在它的旁边，那么即使他们不会做恶梦，也将屡屡受到妖魔的惊扰。现在你的老师不也是取用先王为祭神早已陈列过的政教礼法的刍狗，召集弟子游乐寝卧在它的旁边。所以在宋国遭遇到伐树的屈辱，在卫国被禁止居留，不得志于宋、卫等国，这些难道不是在做恶梦吗？再说师徒们被围困在陈、蔡之间，七天没有烧火做饭，与死亡相伴，这些难道不是妖魔的惊扰吗？走水路没有使用船只更方便的了，而要在陆上行走，没有使用车辆更为便利了。以为船只可以行于水上，便希望把它推行到陆地上来，那么就会终生走不了多远。古代与今天的不同，不就像河水与陆地的不一样吗？西周时代与鲁国的不同，不就像船只与车辆的不一样吗？现在期望把西周的典章制度搬到鲁国去实行，这就好比把船只推到陆地上去行走！只能徒劳无功，自身必定还要遭殃。孔子不懂得事物总是运动发展着，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只能不断地顺应万物的变化。再说你偏偏没有看见过桔槔汲水的情形吗？人们牵引绳子，它便俯下；人们放开绳子，它便仰起。它是被人所牵引的，不是牵引人的，所以它任人俯仰，而不会得罪人。所以三皇五帝的礼义法度，不珍贵于相同，而珍贵于能够治理天下。因而三皇五帝的礼义法度，就好比是山楂、梨、橘、柚呀！味道全然不同而都可口。可见礼义法度，是随着时代变化而改变的。现在如果让猿猴穿上周公的衣服，它一定会连啃带咬，把衣服扯裂脱光，而后才痛快。观察古与今的不同，就像猿猴不同于周公一样。所以美女西施有心病而皱眉头，邻里的丑女见了觉得很美，回家后也学起西施的样子，用手捂着胸口而皱起眉头。里巷中的富人见了她，赶紧关上房门，不敢出来；穷人见了她，带着妻儿急忙逃走。丑女只知道皱眉头好看，却不知道皱眉头好看的原因何在。可怜啊，你的老师将遭受困厄！”

#### 五

孔子已经五十一岁了还没有领悟大道，于是从鲁国南行到楚国沛地，拜见了老聃。

老聃说：“你刚来吗？我听说你是北方的贤人，你也得道了吗？”

孔子说：“还没有得道。”



老子曰：“子恶乎求之哉？”

曰：“吾求之于度数，五年而未得也。”

老子曰：“子又恶乎求之哉？”

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也。”

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然而不可者，无佗也，中无主而不止，外无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于外，圣人不出；由外入者，无主于中，圣人不隐。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靓而多责。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逍遥，无为也；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古者谓是采真之游。以富为是者，不能让禄；以显为是者，不能让名；亲权者，不能与人柄，操之则栗，舍之则悲，而一无所鉴，以窥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与、谏、教、生、杀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变无所湮者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为不然者，天门弗开矣。”

## 六

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啮肤，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僇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又奚杰杰然，若负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名誉之观，不足以为广。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



老子说：“你是从何处去寻求大道的呢？”

孔子说：“我是从制度名数来寻求大道的，已经五年了，还没有学到。”

老子说：“你还从何处去寻求大道的呢？”

孔子说：“我还从阴阳变化去寻求大道，十二年也没有学到。”

老子说：“这就对了。假使大道可以奉献给人，那么人们没有不把它献给国君的；假使大道可以送人，那么人们没有不把它送给自己父母的；假使大道可以告诉给人，那么人们没有不把它告诉给自己兄弟的；假使大道可以传给人，那么人们没有不把它传给自己子孙的。然而大道是不可以传授的，没有别的原因，内心如果没有真性主宰，是留不住大道的；外现的德性如果不合于大道，大道也不会降临。圣人之道由内心产生，无法传授他人，所以圣人不会把道拿出来示人；那些靠外在的学习而来修道的，由于内无真性的主宰来承受，所以圣人之道也无法在他的身上存留。名誉，它是天下人所共有的器具，不宜多取。仁义，它是先王的旅舍，只可以停留一宿，而不可以久居，否则就会招致众人的责难。古代的得道至人，只是借路于仁，寄宿于义，遨游于逍遥的境地，饮食生活于苟且简略的田地，立足于不施与人的园圃。逍遥自在才能无所作为，苟且简易才能自足自养，不施与人才能无出无损。古时候称这种做法叫保持真性的生活。把财富视为追求目标的人，是不会让出利禄的；把尊荣视为追求目标的人，是不会让出名誉的；迷恋权势的人，是不会让出权柄的。富贵、尊荣、权势一旦握在手中，就会惟恐丧失而战栗；一旦丢失，又会由于心疼恼恨而伤悲，对于人生本性却毫无鉴识，眼睛只是死死盯住那贪求不已的东西，这些人正是受到天理所惩罚的人。怨恨、恩惠、获取、施与、诤谏、教化、生养、杀戮八种，都是端正百姓的工具，但只有能够遵循自然变化规律而无所滞塞的人，才能运用它。所以说：若端正别人，首先端正自己。假如心里不认同此论，大道之门就不会打开。”

## 六

孔子见到老聃便大谈仁义。老聃说：“播扬谷糠时眯了眼睛，就会使天地四方的位置颠倒；蚊虻叮咬了皮肤，就会让人整夜不能安睡。仁义惨毒，它扰乱我的心，搅乱物性没有比它更严重的了。您要让天下之人不丧失淳朴的本性，您也能顺应无为的风教而动，秉持自然的德性而自立于世，又何必费力地标举仁义，像背着大鼓去追捕逃亡的人呢！天鹅不是每天洗澡也是洁白的，乌鸦不是每天浸染也是乌黑的。乌鸦的黑色与天鹅的白色都是出于自然的本色，用不着去分辨善恶美丑；名声和荣誉都是身外之物，不足以发扬本性。泉水枯竭了，鱼儿就一同困在陆地上，它们用湿气相互滋润，用唾沫相互沾湿，此时的怜爱真不如在江湖中彼此相忘。”

孔子见过老聃回去后，三天没有开口。弟子们问道：“先生见了老聃，有什么劝谏的吗？”





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言，予又何规老聃哉？”

子贡曰：“然则人固有尸居而龙见，雷声而渊默，发动如天地者乎？赐亦可得而观乎？”遂以孔子声见老聃。

老聃方将偃堂而应微曰：“予年运而往矣，子将何以戒我乎？”

子贡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系声名一也，而先生独以为非圣人，如何哉？”

老聃曰：“小子少进！子何以谓不同？”

对曰：“尧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汤用兵，文王顺纣而不敢逆，武王逆纣而不肯顺，故曰不同。”

老聃曰：“小子少进，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民为其亲杀其杀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民孕妇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谁，则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人有心而兵有顺，杀盗非杀，人自为种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骇，儒墨皆起。其作始有伦，而今乎妇女，何言哉！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其知憊于蛭蝨之尾，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犹自以圣人，不可耻乎？其无耻也！”

子贡蹶蹶然立不安。

七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





孔子说：“我现在才看见龙。那龙变化莫测，收合起来浑然一体，扩散开来光彩斑斓，驾驭着云气而休养于天地阴阳之间。我惊得张口说不出话来，又如何去劝谏老聃呢？”

子贡说：“人群之中莫非真有静如尸体躺着不动而动如龙腾虎跃的吗？莫非真的像春雷那样震响，又像深渊那样沉寂的吗？莫非真有活动起来犹如天地那样运转的吗？我可以亲眼看一看吗？”于是便以孔子弟子的身份去拜见老聃。

老聃正伸腿坐在堂上，小声地答道：“我年纪老迈了，你将怎样教诫我呢？”

子贡说：“三王五帝治理天下的方法不尽相同，然而所获得的美名却是一样的，先生偏偏认为他们不是圣人，这是为什么呢？”

老聃说：“小子你稍往前来点！为什么你认为三皇五帝治理天下不相同呢？”

子贡回答说：“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禹用力治理河道，而商汤兴兵伐桀，周文王顺从商纣王而不敢反抗，周武王却出兵诛杀商纣王而不肯顺从，所以说不同。”

老聃说：“小子你再往前一点，我来告诉你三皇五帝是如何治理天下的：黄帝治理天下，是让民心淳一而不偏爱，当时有亲人死了而不哭的，也不会因此招来人们的非议。尧治理天下，是让人偏爱亲人，当时有人对亲近的人免除应当履行的礼节，也不会因此招来人们的非议。舜治理天下，是让人有竞争之心，孕妇十月怀胎生子，婴儿刚五个月就会说话，还没到会笑时就已经能够分辨人了，于是开始有了夭折的儿童。禹治理天下，是让人有应变之心，人有机心而用兵有理，杀死盗贼不算是杀戮，人们各自结党派于天下，于是天下之人惊恐不安，致使儒墨各派竞起。开始时尚有一定的伦理秩序，如今发展到以女为妇，上下乖背如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告诉你吧，三皇五帝治理天下，名义上是治理，实际上扰乱人性事理，没有比他们更为严重的了。三皇五帝的智慧，对上而言，遮蔽了日月的光辉；对下而言，损害了山川万物的灵性；对中而言，则毁坏了四时的正常运行。他们的心智比蝎尾还毒，比猛兽还不如，连本性的安宁都得不到，还自以为是圣人，这难道不可耻吗？他们太无耻了！”

子贡惴惴不安地站在那里。

## 七

孔子对老聃说：“我研究《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自认为很久了，熟悉其中的典章制度，以此去求见游说七十二国君，论述先王治国的策略，阐明周公、召公的政绩情况，却没有一个国君采纳我的主张。太难了，是人君难以劝说呢？还是道理难以讲明呢？”





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夫白鸚之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虫，雄鸣于上风，雌应于下风而风化。类自为雌雄，故风化。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

孔子不出三月，复见曰：“丘得之矣。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

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老子说：“太幸运了，你赶巧没有遇到懂得治世的明君！那六经，只是先王留下来的过时的足迹，哪里是踩出足迹的鞋子呢！如今你所说的话，犹如足迹。足迹，是鞋子踩出来的，足迹岂能等同于鞋子呢！雌的白鹁与雄的白鹁相互对视，瞳子不必活动就能诱化受孕；有一种虫子，雄虫在上风处鸣叫，雌虫在下风处应和，它们就能诱化受孕。有一种叫类的野兽，自身兼有雌雄两性，所以能够自我交感而受孕。本性是不可变更的，天命是不可改变的，时间推移是不会停止的，大道的运行是不可阻塞的。如果一旦领悟了大道，任何事情没有行不通的；一旦失去了大道，任何事情都会行不通。”

孔子三个月闭门不出，而后再去求教于老子，说道：“我已经领悟了大道。乌鸦和喜鹊是孵化而生，鱼是以口沫相濡而受孕，细腰蜂不交不生而抚养桑虫幼虫为己子。有了弟弟，哥哥怕失去宠爱而啼哭。如此很久了，我不能与自然造化为友！不能与自然造化为友，又如何感化人呢！”

老子说：“可以了。孔丘已经领悟大道了！”



## 刻意第十五

—

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语仁义忠信，恭俭推让，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诲之人，游居学者之所好也。语大功，立大名，礼君臣，正上下，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国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菽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吹响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

二

故曰，夫恬惓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故曰，圣人休焉，休则平易矣，平易则恬惓矣。平易恬惓，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

故曰，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去知与故，循天之理。故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不思虑，不豫谋。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其神纯粹，其魂不罢。虚无恬惓，乃合天德。



—

磨砺心志,崇尚操行,超脱于世俗之外,高谈阔论,怨己不遇,诋世无道,不过为了表现自己清高而已。这是隐居山谷的人,愤世嫉俗的人,自甘寂寞、沉沦不返的人所喜好的。谈论仁义忠信,讲究恭俭推让,不过为了修身而已。这是以平定天下为己任的人,以教诲世人为天职的人,从事周游讲学、著书立说的人所喜好的。谈论建立大功业,追求大名声,制定君臣礼仪,确定上下尊卑的名分,不过为了治理天下而已。这是在朝廷做官的人,志在使君主尊显、国家强大的人,志在建立功勋、兼并邻国的人所喜好的。栖身于草野湖泽,幽居于寂静的旷野,钓鱼闲居,不过为了闲散自在、无所事事而已。这是隐居于江湖海滨的人,逃避现实的人,闲暇无事的人所喜好的。调整呼吸,吐出浊气,吸进新气,像熊那样强健身体,像鸟那样疏通血脉,不过为了延年益寿而已。这是通过导引而修仙的人,锻炼身体以求健康的人,像彭祖那样高寿的人所喜好的。若是不磨砺心志而自然高尚,不讲仁义而能修身,不求功名而能治世,不处江海而能闲逸,不进行导引而能长寿,无所不淡忘,无所不具有,只要恬淡无心达到了极高境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会随之而来。这就是天地的大道,圣人的高尚道德。

二

所以说,恬淡、寂漠、虚无、无为,这是天地的准则和道德的根本,所以说圣人息心于此。息心宽容便与外界无争,因而也就心平气和了。心平气和也就恬淡愉悦了。心平气和、恬淡愉悦,那么忧患就不会入心,邪气就不会袭身,于是他的自然天性完美而精神充实不亏。

所以说,圣人在生存时就会随着自然变化而行动,他在死亡后就会随着万物的变化而转化。他静时与地阴同默守,动时与天阳共流动。行善是福的先声,所以不求福报也不行善;作恶是祸的根源,所以不受祸害也不作恶。凡事有所感动而后才去应和,有所迫近而后才去行动,万不得已而后兴起。抛弃智巧伪诈,一切顺应自然的常理。所以没有天灾,没有事务的牵累,不会遭到别人的非议,不会受到鬼神的谴责。不须思虑,不必预谋。光照天下而不炫耀,坚守信用而不固守约定。他入睡不做梦,醒时无忧愁。他把生存视为浮云,把死亡视为休息。心神纯粹,不夹杂念,精神充沛,终不疲倦。虚无恬淡,契合自然的本性。





故曰 悲乐者 德之邪也 喜怒者 道之过也 好恶者 德之失也。故心不忧乐 德之至也 ；一而不变 静之至也 ；无所于忤 虚之至也 ；不与物交 恬之至也 ；无所于逆 粹之至也。

故曰 形劳而不休则弊 精用而不已则劳 劳则竭。水之性不杂则清 莫动则平 郁闭而不流 亦不能清 天德之象也。

故曰 纯粹而不杂 静一而不变 恬而无为 动而以天行 此养神之道也。

三

夫有干越之剑者 柙而藏之 不敢用也 宝之至也。精神四达并流 无所不极 上际于天 下蟠于地 化育万物 不可为象 其名为同帝。纯素之道 唯神是守。守而勿失 与神为一。一之精通 合于天伦。野语有之曰：“众人重利 廉士重名 贤士尚志 圣人贵精。”故素也者 谓其无所与杂也 ；纯也者 谓其不亏其神也。能体纯素 谓之真人。





所以说 悲哀和欢乐 它是自然本性的扭曲 喜爱和愤怒 它是自然本性的失衡 偏好和厌恶 它是自然本性的缺失。所以内心没有忧虑和欢乐 乃是自然本性的极致 专守大道而不随外物变化 乃是清静的极致 顺应群生而无所抵触 乃是虚寂的极致 不与身外之物交往 乃是恬淡的极致 混同万物而无所违逆 乃是纯粹德性的极致。

所以说 形体过分劳累而得不到休息就会疲困 精力过分消耗而不止就会疲劳 过分疲劳就会枯竭。水的本性是 不混杂就清澈 不搅动就平静 倘若闭塞而不流动 也不能澄清 这就是自然本性的体现。

所以说 纯粹素朴而不混杂邪念 清静专一而不改变心志 恬淡无为 遵循自然运行的规律而行动 这就是养神的道理。

### 三

持有吴越两国所产宝剑的人 小心地把宝剑收入匣中 不敢轻易使用 真是珍贵极了。精神能够通达并流溢四面八方 无所阻碍 无所不至 向上与天交际 向下遍及大地 化育万物 却看不到它的迹象 它的名字就叫做“同帝”。纯粹素朴之大道 必须守住精神。谨守精神而不丧失 就能使形体与精神合为一体。身神合一而精神畅通无碍 自然就与天理相契合了。俗语说：“众人注重利益 廉治之士重视名声 贤人崇尚志向 圣人贵重精神。”所谓素朴 就是没有什么杂念能够混入心中 所谓纯粹 就是身在尘世之中而精神不损不亏。能够体悟纯粹素朴的人 就可以称为真人。



## 缮性第十六

—

缮性于俗学，以求复其初。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谓之蔽蒙之民。

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义也；义明而物亲，忠也；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信行容体而顺乎文，礼也。礼乐偏行，则天下乱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则不冒，冒则物必失其性也。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澹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

二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澡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由是观之，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道之人何由兴乎世？世亦何由兴乎道哉？道无以兴乎世，世无以兴乎道，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隐，故不自隐。



—

用世俗的学问来修养性情，想恢复人的本性；用世俗的思想来调治欲望，想得到人们思想的明澈，这就叫做闭塞昏昧的人。

古时修道的人，是用恬静来涵养心智。心智生成而却不用心智行事，这就叫做用心智涵养恬静。心智与恬静相互涵养，而和顺的性情就会从本性中生发出来。德就是和谐，道就是理顺。德和而无不包容，则无不兼爱，道理而无不随顺，则无不适宜。义理明澈而众人前来亲附，这就是忠；内心纯朴诚实而能恢复本性，这就是乐；行为讲究诚信，形貌反映心声，而又都能符合自然的节制，这就是礼。片面地推行礼乐，那么天下就要乱了。人们端正了就会敛藏自己的德性，这样德性就不会外露，德性一旦外露，那人们必定要丧失自然无为的本性。

古时候的人，在混沌茫昧的生活中，举世都是淡漠相处。在那时，阴阳和谐宁静，没有鬼神的干扰，四季合于节气，万物不受伤害，众生不死于非命，人们虽有心智，却无处可用，这就是最纯粹的自然境地。在那时，一切都无所作为而总是顺任自然。

二

等到德性不断衰落，到了燧人、伏羲时便开始治理天下，这时只能顺从民心而不能保持自然纯一的人性了。德性又往下衰落，到唐尧、虞舜开始治理天下时，大兴教化之风，浇薄了淳厚之德，耗散了浑朴之性，脱离自然之道去求善，危害德性的完满而行事，然后舍弃纯一的天性而顺从世俗的人心。彼此互相窥测对方的用心，这时用智慧已经不足以安定天下了，然后便用世俗的礼文和渊博的知识作为统治的辅助。世俗的礼文会泯灭人们自然的素质，世俗的博识会淹溺人们纯真的心灵，而后百姓将会迷惑混乱，无法再恢复他们自然纯朴的性情。由此看来，是世俗世风破坏了自然之道，而虚假之道又败坏了世俗世风，于是世风与伪道相互破坏殆尽。世风破坏了自然之道，那么有道之人怎能在于世间兴起呢？伪道败坏了世俗世风，那么世间又怎能恢复真正的纯真之道呢？伪道无法让世风恢复纯真之性，世风无法让自然之道兴起，就是圣人不去山林中归隐，而他的德性已被世风蒙蔽了。这德性的隐没，并非圣人自己主动的归隐。





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古之存身者，不以辩饰知，不以知穷天下，不以知穷德，危然处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识。小识伤德，小行伤道。故曰，正己而已矣。

三

乐全之谓得志。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傥来，寄者也。寄之，其来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故无忧而已矣！今寄去则不乐。由是观之，虽乐，未尝不荒也。故曰，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





古时所谓的隐士,并非是躲藏起来不去见人,并非是闭口不言而不发表意见,也不是潜藏自己的智慧而不发挥,而是时运乖谬背道啊。当时逢有道之世,自然之道大行于天下,就恬淡自然,不见有为之迹;当时遭无道,德化不行而困厄天下,就深藏自然本性,保持极为宁静的心态,以待时运的到来。这就是保全自身的方法。

古时保全自身的人,不用善辩来装饰智慧,不用智慧来困厄天下人,不以智慧来困惑自己的德性,端正地独立于无为之境,返归自然的本性,除此我还有什么要做的呢!大道原本就不是仁义礼乐之类的小的行为,德性原本就不是是非善恶之类的小的见识。这些小的见识损害了德性纯和的完善,小的行为损伤了大道自然无为的修养。所以说,只要端正自己就够了。

### 三

无忧无虑,无所不适,可谓获得全乐了,乐全就可以说得到自己的志性了。古人所说的得志,并非指高官厚禄,他们认为高官厚禄对自己的快乐并没有什么补益。现在世俗之人所说的得志,是专指高官厚禄而言。高官厚禄在身,并非是性命所固有的东西,它是偶然而来的外物,不过寄存在人身而已。像高官厚禄这类寄托之物,它来时不能阻挡,它去时不能挽留。所以修道之人不能因为高官厚禄的到来而放纵志性,也不能因为自己穷困潦倒就趋炎附势,在他们看来,处于高官厚禄与处于穷困潦倒都是一样的快乐,所以总是无忧无虑罢了!现在的世俗之人,他们一旦失去了寄存于身的利益就不快乐。由此看来,他们尽管在快乐的时候,未尝不担心丧失利益而心存恐慌啊!所以说,在物欲中丢掉自己本性的人,在世俗中丧失自己德性的人,叫做不知本末轻重的人。



## 秋水第十七

—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小，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曩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五帝之所连，三王之所争，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尽此矣！伯夷辞之以为名，仲尼语之以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



—

秋雨按时而降，大小溪水都灌入了黄河。水流的浩大宽广，两岸及河中水洲之间，连牛马都不能分辨。于是乎河伯欣然自得，以为天下的盛美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它顺着水流向东前进，到达了北海，面向东方望去，不见大海的尽头。于是乎河伯这才改变自得的态度，仰起头对着海神若，感叹说：“俗话说：‘听了很多道理，总觉得都不如自己高明。’说的就是我这种人啊。而且我还曾经听说过认为孔子的见闻很少和轻视伯夷气节的话，当初我还不信。现在我亲自目睹了你那望不到边的海水，难以穷尽，我若不是来到你的门前，那就危险了，我将永远被得道的人讥笑。”

北海若说：“对于井中之蛙不能和它谈论大海，这是由于它局限在井中很小的地方；对于夏生秋死的昆虫不能和它谈论结冰的事情，这是由于它的生命局限在很短的时间；对于浅陋偏执人士不能和他谈论大道，这是由于他被世俗之学所束缚。现在你从河岸走了出来，看到了大海方知你自己的孤陋寡闻，这将会同你谈论大道了。天下的水域，没有比海更广大了，千万条江河之水归入这里，不知何时休止，但大海从来未见满溢；海水从尾闾地方排泄，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止，然而大海不会空虚；不论春秋季节的更替，大海不会有所变化；不论水灾旱灾的降临，大海全然不受影响。它的蓄水之多远远超过江河的水流，根本无法计量。对此，我却从来没有感到自满，自认为寄托形体于天地，禀受元气于阴阳，我在天地之间，犹如一块小石头、一根小树枝放在泰山上一样。正存有自以为渺小的想法，哪里还会感到自大自满呢！计量四海在天地之间所占的分量，不就像在大泽中的一个蚁窝吗？计量中国在四海之内所占的分量，不就像在大粮仓中的一粒小米吗？物类名称的数目有万种之多，而人类只是其中的一种。人类聚居于九州，凡是粮食所生长的地方，舟车所通行的地方，都有人类，而个人只是人类中的一分子。这样说来，一个人与万物相比，不就像毫毛之末长在马身上那样微不足道吗？诸如五帝的相继禅位，三王的互相争位，仁人为天下安危而忧虑，实干家为治理天下而操劳，都如毫末一样微不足道。伯夷辞让王位以此取得声名，孔子游说以此显示渊博，他们的自满，不就像刚才你对于河水的自满一样吗？”





河伯曰：“然则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

北海若曰：“否。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是故大知观于远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无穷。证曩今故，故遥而不闷，掇而不跂，知时无止。察乎盈虚，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明乎坦涂，故生而不说，死而不祸，知终始之不可故也。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观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细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之域！”

河伯曰：“世之议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围。’是信情乎？”

北海若曰：“夫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异便，此势之有也。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围者，数之所不能穷也。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动不为利，不贱门隶；货财弗争，不多辞让；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贱贪污；行殊乎俗，不多辟异；为在从众，不贱佞谄；世之爵禄不足以劝，戮耻不足以辱；知是非之不可为分，细大之不可为倪。闻曰：‘道人不闻，至德不得，大人无己。’约分之至也。”





河伯说：“那么我以天地为大而以毫末为小，这样可以吗？”

北海若说：“不可以。那物体，器量各不相同，千差万别，没有穷尽；时间的流逝也永无止境；贵贱贫富等等一切得与失的分际基本上就没有定准；一切都是变化不定的，没有所谓的开始，也没有所谓的终结。所以有大智慧的人能够观察到事物的远近，因而小的不以为小，大的不以为大，这是因为知道物量无穷的道理。验证和察明古今变化无穷的情况，所以对于流逝的遥远的过去并不感到郁闷，对于俯拾可得的未来并不心存企望，这是因为懂得时间的流逝永远不会停止的道理。明察自然万物盈亏的变化，所以得到什么并不欣然自喜，失掉什么并不忧愁烦恼，这是因为知道得与失是没有定准的道理。明白了生死不过是人生旅行中的一条平坦大路，所以生存时不特别欣喜，死亡时不以为祸害，这是因为懂得终始没有固定不变的道理。计算一下人所知道的事情，远不如人所不知道的事情多；计算一下人的生存时间，远比不上他没有生命时的时间长，想用极少的知识和极短的生命去追究无限发展变化的世界，因此只能造成心思迷乱而茫然若失。由此看来，又怎么知道用毫末就足以判定最小的尺度，又怎么知道用天地就足以穷尽最大的领域呢！”

河伯说：“世俗中的议论者都说：‘最细小的东西是没有形状的，最大的东西是无法限定范围的。’这是真实情况吗？”

北海若说：“从小的方面去看大的东西，这是看不到尽头的；从大的方面去看小的东西，这是看不分明的。精细之物，这是小物中的小物；巨大之物，这是大物中的大物。所以各物大小不相同而却有着自己的相宜之处，这是势态不同的必然现象。所谓精细与粗大，都是局限于有形的东西；对于小到无形的东西，是无法用度数进行测量区分的；对于大到不可限定范围的东西，是无法用度数测量穷尽的。可以用言语谈论的事物，那是事物中比较粗大的；可以意识到却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事物，那是事物中比较精微的；用言语无法谈论而用意识又不能沟通的，那是无法用精细和粗大来称谓的事物。因此，体道之人的行为，不做伤害他人的事，但也不赞许对他人施恩行惠；行动做事不为获取利益，不轻贱家奴；不与他人争夺财物，也不赞许把财物辞让给人；遇事不借助他人之力，也不赞许自食其力的人，也没有轻贱贪污之人的念头；一举一动与世俗大为不同，却也不赞许乖僻邪僻的行径；凡有所为，不过随众人而已；也不卑贱奉承谄媚的人，世间的高官厚禄不足以为劝勉，杀戮蒙耻也不足以为羞辱；知道是非的界限不可以确定，知道大小的标准也无法限定。我听说：‘得道的人不扬名，至德的人不索取，体道的人不存己。’依守本分到了极致罢了。”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内，恶至而倪贵贱？恶至而倪小大？”

北海若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昔者尧、舜让而帝，之、咍让而绝；汤、武争而王，白公争而灭。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桀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骐驎骅骝一日而驰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鸱鸢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言殊性也。故曰：盖师是而无非，师治而无乱乎？是未明天地之理，万物之情者也。是犹师天而无地，师阴而无阳，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语而不舍，非愚则诬也！帝王殊禅，三代殊继。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恶知贵贱之门，小大之家！”

河伯曰：“然则我何为乎？何不为乎？吾辞受趣舍，吾终奈何？”

北海若曰：“以道观之，何贵何贱，是谓反衍；无拘而志，与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谓谢施；无一而行，与道参差。严乎若国之有君，其无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无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无穷，其无所畛域。兼怀万物，其孰承翼？”





河伯说：“假若在物体的表面，假若在物体的内部，又怎样来区分贵贱，怎样来区别大小呢？”

北海若说：“用自然之道来观察，万物原本没有贵贱之分；从万物自身的角度来看，都是自以为贵而彼此相贱；用世俗之人的眼光来看，贵贱的判定并非自己能够操控。按照万物的大小差别来考察，顺着大的角度来看而认为是大的，那么没有一物不是大的；顺着小的角度来看而认为是小的，那么没有一物不是小的。知道了像天地那么巨大的东西，比起更巨大的东西，也不过是一粒小米；知道了像毫末那么细小的东西，比起更细小的东西，就犹如一座大山，那么万物之间的数量差别也就看清了。从事物的功能来考察，从有功能的角度来看而认为它有功能，那么万物之中都有功能；从没有功能的角度来看而认为它没有功能，那么万物之中都没有功能。懂得了东与西两个方向相互对立，而又彼此不能相缺，那么事物的功能与分量就可以确定了。从人们对事物的取向来看，依着它可肯定的地方去肯定它，那么万物之中没有不可肯定的；依着它可否定的地方去否定它，那么万物之中没有不可否定的。知道了尧和桀各自为是而相互否定，那么人们的取向和情操便可以看清了。从前尧和舜因禅让而称帝，而燕王哙和燕相子之因禅让而灭绝，商汤和周武王因争战而称王，白公胜却因为争讨而灭亡。由此看来，争斗和禅让的礼制，唐尧和夏桀的行为，他们的高贵与卑贱是因时而异的，并没有一定的常规。梁栋之大可以用来冲撞城墙，但不能用来堵塞鼠穴，说明使用的器具不同，像骐驎骅骝一类的良马，它能一日奔驰千里，但让它捕鼠远不如野猫和黄鼠狼，说明各自的技能不同，猫头鹰夜间能够抓取跳蚤，明察秋毫，但白天出来，瞪着眼睛却看不见大山，说明各自的性能不同。人们总是说：为什么效法正确的而丢掉错误的，效法治理好的而抛弃混乱的呢？这是不明白天地间事物变化的道理，和万物发展的实际情况。这好比是说只师法天而抛弃地，只效法阴而抛弃阳一样，这种说法行不通是很明显的。然而有的人还在不停地游说，这种人不是愚昧就是在欺骗人！古代帝王的禅让情况各不相同，夏商周三代相继承的情况也各自相异。凡是不合时宜，违背民众意愿的，称他为篡夺之人；凡是合乎时宜，顺从民众意愿的，称他为高义之人。沉默住口吧，河伯，你哪里知道贵贱的分别，和大小的真谛呢！”

河伯说：“那么我在哪些事情上可以做，哪些事情上不可以做呢？我将如何辞让、接受、进取和舍弃呢？我到底怎样做好呢？”

北海若说：“从道的观点来看，什么是贵什么是贱，可以说贵与贱是相互转化的；不要拘执你的心志，造成与大道背离。什么是少什么是多，可以说多少是相互转化的；不要固执偏见行事，造成与大道不合。像国君一样庄重威严，对谁都没有偏爱，像被祭祀的土地神一样悠然自得，对谁都没有偏私的福佑；像四方无限伸展的大地那样广阔无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界限。包容万物，谁受到庇护？”



是谓无方。万物一齐，孰短孰长？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满，不位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是所以语大义之方，论万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

河伯曰：“然则何贵于道邪？”

北海若曰：“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热，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兽弗能贼。非谓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宁于祸福，谨于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内，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踔躅而屈伸，反要而语极。”

曰：“何谓天？何谓人？”

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

二

夔怜蚘，蚘怜蛇，蛇怜风，风怜目，目怜心。

夔谓蚘曰：“吾以一足踈踈而行，予无如矣。今子之使万足，独奈何？”

蚘曰：“不然。子不见夫唾者乎？喷则大者如珠，小者如雾，杂而下者不可胜数也。今予动吾天机，而不知其所以然。”

蚘谓蛇曰：“吾以众足行，而不及子之无足，何也？”

蛇曰：“夫天机之所动，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

蛇谓风曰：“予动吾脊肋而行，则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于北海，蓬蓬然入于南海，而似无有，何也？”



可以说是无所偏向。万物都是一样的，谁是短的谁是长的呢？大道是没有开始与终止的，而万物却有死生的变化，即便一时有所成就，也是不足依赖的。大道在一虚一盈中变化着，没有固定不变的形态。往昔的岁月不可回转，逝去的时间无法挽留。万物在消亡、生息、充盈、亏虚之中，终而复始地变化着。明白了以上的道理，方能谈论大道的奥义，讨论万物变化的道理。万物的生长，犹如快马拉车奔腾驰骤一般，没有一个动作不在变化，没有一个时间不在移动。什么事可以去做，什么事不可以去做呢？万物原本就在自行变化着，何须你有意去做什么呢！”

河伯说：“那么为什么还要尊重大道呢？”

北海若说：“明白大道的人必定通达万物之理，通达万物之理的人必然知道如何应变，知道如何应变的人就不会让外物伤害自己了。有最高修养的人，火不能让他感到灼热，水不能让他淹溺，寒冷和酷暑都不能伤害他，禽兽不能偷袭他。这些并非说他迫近它们而不会受到损害，而是说他能明察安危，安于祸福，能够谨慎对待进退，所以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伤害他。所以说：‘天性存于内心，人事显露于身外，道德本于自然。’懂得自然与人类活动的规律，方能以自然为根本，处于自得的境界，进退适宜而屈伸得当，返归道的枢要而谈论万物的至理。”

河伯说：“什么叫做天然？什么叫做人为？”

北海若说：“像牛马长着四只脚，这就叫天然；像给马套上笼头，给牛鼻穿上缰绳，这就是人为。所以说：‘不要用人为了的东西来损害天性，不要有心造作而毁灭天理，不要为追求名利而丧生，谨慎守住这三句话而不失误，这就叫做返归纯真的本性。’”

## 二

夔羡慕蚺，蚺羡慕蛇，蛇羡慕风，风羡慕眼睛，眼睛羡慕心思。

夔对蚺说：“我只能用一只脚跳着行走，我不如你啊。现在你使用那么多的脚行走，究竟是怎么走法呢？”

蚺说：“不是这样的，我并非有心用万足行走。你没见到过那唾沫吗？喷出来，大的如珠子，小的如水雾，夹杂着散下，不可胜数。现在我也像唾沫一样，只是动用我的自然本能，并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蚺对蛇说：“我用众多的脚行走，却不及你没有脚走得快，这是为什么呢？”

蛇说：“我依靠天然的机能而行走，怎么能够改变它呢？我哪里还要用脚呢！”

蛇对风说：“我扭动着脊背和肋下而行走，还像是用脚行走的样子。现在你‘呼’的一声从北海兴起，又‘呼呼’的吹入南海，而看起来好像什么也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风曰：“然，予蓬蓬然起于北海而入于南海也，然而指我则胜我，鳍我亦胜我。虽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

故以众小不胜为大胜也。为大胜者，唯圣人能之。

三

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子路入见，曰：“何夫子之娱也？”

孔子曰：“来，吾语女。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夫水行不避蛟龙者，渔父之勇也；陆行不避兕虎者，猎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由，处矣！吾命有所制矣！”

无几何，将甲者进，辞曰：“以为阳虎也，故围之。今非也，请辞而退。”

四

公孙龙问于魏牟曰：“龙少学先王之道，长而明仁义之行，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吾自以为至达已。今吾闻庄子之言，汙焉异之，不知论之不及与？知之弗若与？今吾无所开吾喙，敢问其方。”

公子牟隐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独不闻夫坎井之蛙乎？谓东海之鳖曰：‘吾乐与！出跳梁乎井干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则接腋持颐，蹶泥则没足灭跗。还虵蟹与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时坎井之乐，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时来入观乎？’东海之鳖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絜矣。于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弗为加益；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加损。夫不为顷久推移，不以多少进退者，此亦东海之大乐也。’于是坎井之蛙闻之，適適然惊，规规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





风说：“是的，我是‘呼呼’地从北海兴起而又进入南海，然而有人用手指我，用脚踢我，我都能战胜我。尽管这样，像吹折大树、席卷大屋这样的事情，只有我最能干。”

所以说，只有任听自然天机，不与众小争胜，才能成就大胜。能够成就大胜的，只有圣人能够做到。

### 三

孔子游宦到了卫国匡地，卫国人把他围了好几层，而孔子仍然抚琴歌吟，并不停止。子路进屋拜见孔子，说：“先生为什么这样快乐呢？”

孔子说：“过来，我告诉你。我避免穷厄的局面已经很久了，但是还是不可摆脱，这是命运不好啊！我追求通达已经很久了，但却一直没有实现，这是时运不好啊！当时在尧、舜的时代，天下没有困窘矢志的人，并非他们的智慧高明；当时在桀、纣的时代，天下没有通达得志的人，并非他们的智慧低下，这都是时代形势造成的。在水中行走而不躲避蛟龙，这是渔夫的勇敢；在陆地上行走而不躲避兕虎，这是猎人的勇敢；刀剑逼近眼前而无所畏惧，视死如归，这是壮士的勇敢；明白困窘是命运的安排，知道通达是由时运所决定，面临大灾大难而无所畏惧，这是圣人的勇敢。仲由，你安心呆着吧！我的命运自有一定的限定。”

没过一会儿，一个带兵的人进来，表示歉意说：“我们还以为您是阳虎呢，所以就围了起来。现在知道弄错了，请让我表示歉意，随后我们退去。”

### 四

公孙龙向魏牟问道：“我少年时学习先王之道，长大后通晓仁义道德的行为，提出了‘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的命题，使各家各派的智士感到困惑，让众多的善辩之人理屈词穷，我自认为达到了最通达的境界。现在我听说了庄子的言论，感到茫然怪异，无所适从，不知道是我辩论的才能不及他呢？还是我的智慧赶不上他？总之现在我是无法开口了，敢问这其中的道理。”

公子魏牟听了，靠着几案上长长叹了一口气，仰起头笑着说：“你就没有听说过浅井中青蛙的故事吗？它对东海的大鳖说：‘我好快乐呀！想出来玩耍，就在井栏上面跳来跳去，想休息就回到破损的井壁边。跳入水中，水便托住我的腋窝，撑起我的下巴，踏进泥浆里，烂泥就会淹没我的脚背。回头看看那些子子、小蟹和蝌蚪，没有能像我这样的。而且我独占一坑之水，盘踞浅井的快乐，这也是最大的幸福了。先生你为什么常常过来看看呢？’东海的大鳖左脚还没有伸进井里，而右膝已经被井口绊住了。于是小心地退到原处，向浅井之蛙告诉大海的情况，说：‘那大海辽阔深邃啊，说有千里之远，不足以形容大海之大；说有八千尺的高度，不足以量尽大海之深。大禹时代，十年就有九年闹水灾，可是海水并不曾增多；商汤时代，八年就有七年闹旱灾，可是海水并不曾减少。这种不因为时间的长短而有所变化，不因为雨量的多少而有所增减，这也是东海的最大快乐。’于是浅井之蛙听了，惊慌失措，若有所失。再说，你的智慧不足以了解是非的究竟，



而犹欲观于庄子之言，是犹使蚊负山，商蚺驰河也，必不胜任矣。且夫知不知论极妙之言，而自适一时之利者，是非坎井之蛙与？且彼方趾黄泉而登大皇，无南无北，爽然四解，沦于不测；无东无西，始于玄冥，反于大通。子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独不闻夫寿陵馀子之学行于邯郸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今子不去，将忘子之故，失子之业。”

公孙龙口喏而不合，舌举而不下，乃逸而走。

五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

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

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

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六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

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七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

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还想观察庄子的至理之言,这就好像让蚊子背山,让马蚘过河一样,必定不可能胜任。而且你的智慧尚且不能谈论精妙的理论,自己却满足于一时口舌上的胜利,这不就像浅井之蛙一样吗?况且庄子的学说正可以下蹈黄泉而上登苍天,不分南北,四通八达,进入到深不可测的境地,不分东西,原始于天地未分的混沌状态,返归于无所不通的大道。你却不断地用洞察的眼光去探讨它,用雄辩的口气谈论它,这简直是用竹管窥视苍天,用锥尖测量大地,不也是太渺小了吗?你走吧!你就没有听说寿陵少年到邯郸学步的故事吗?他不但没有学会赵国走路的步法,而且连原来的步法也忘掉了,结果只好爬着回去。现在你还不快点走开,将会忘掉你原来的学业。”

公孙龙呆呆地张着嘴,翘起的舌头放不下来,心神恍惚,悄悄地溜走了。

## 五

庄子在濮水垂钓。楚威王派遣了两位大夫先去试探庄子的心意,说:“大王愿意把国内的政务委托先生。”

庄子头也不回,仍然拿着鱼竿钓鱼,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了。国王把它用丝巾包起来,安放在竹箱里,珍藏在庙堂中。请问这只龟,宁可死了留下一把骨头让人尊贵呢?还是愿意活着而拖着尾巴在泥巴里爬呢?”

两位大夫说:“宁愿活着而拖着尾巴在泥巴里爬。”

庄子说:“你们走吧!我也是愿意拖着尾巴在泥巴里爬。”

## 六

惠子做了梁国的宰相,庄子去看望他。有人对惠子说:“庄子过来,是想取代你当宰相。”于是惠子十分恐惧,在国都中连续寻找了三天三夜。

庄子前往去见惠子,说:“南方有一种鸟,名叫鹓鶵,你知道吗?这鹓鶵从南海起飞,一直飞到北海,不是梧桐树它不栖息,不是竹子的果实它不食用,不是甜美的泉水它不饮用。这时有一只猫头鹰得到了一只腐烂的老鼠,刚好鹓鶵从上空飞过。猫头鹰仰起头,望着鹓鶵,唯恐失掉腐鼠,大声怒斥道:‘吓!’现在你想用你的梁国来吓我吗?”

## 七

庄子与惠子在濠水桥上游玩。庄子说:“儵鱼游来游去,从容自在,这是鱼的快乐。”

惠子说:“你不是鱼,怎么会知道鱼的快乐?”

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会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

惠子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的想法,你原本也不是鱼,你也不知道鱼的快乐,这就完整准确了!”

庄子说:“请追溯你原来问我的话,你说的‘你怎么会知道鱼的快乐’这句话,说明你已经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才来问我的。现在我来告诉你吧,我是在濠水桥上知道的。”



## 至乐第十八

—

天下有至乐无有哉？有可以活身者无有哉？今奚为奚据？奚避奚处？奚就奚去？奚乐奚恶？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也亦外矣！夫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其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愴愴，久忧不死，何苦也！其为形也亦远矣！烈士为天下见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诚善邪？诚不善邪？若以为善矣，不足活身；以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谏不听，蹲循勿争。”故夫子胥争之，以残其形；不争，名亦不成。诚有善无有哉？

今俗之所为与其所乐，吾又未知乐之果乐邪？果不乐邪？吾观夫俗之所乐，举群趣者，径径然如将不得已，而皆曰乐者，吾未之乐也，亦未之不乐也。果有乐无有哉？吾以无为诚乐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乐无乐，至誉无誉。”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虽然，无为可以定是非。至乐活身，唯无为几存。请尝试言之：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生。芒乎芴乎，而无从出乎！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万物职职，皆从无为殖。故曰：“天地无为也而无不为也。”人也孰能得无为哉！



—

世界上有没有最大的快乐呢？有没有养活性命的方法呢？现在要做什么？又有什么根据呢？要避免什么？要在什么样的环境安身呢？要接近什么？又要舍弃什么呢？应当喜欢什么？又应当厌恶什么呢？

世界上所尊贵的，是富有、高贵、长寿和美名；所快乐的，是居处安逸、饮食丰美、服装华丽、颜色悦目和音乐动听；所鄙视的，是贫苦、卑贱、夭折和恶名；所痛苦的，是身体得不到安逸，口腹吃不到美味，外表穿不上美服，眼睛看不到美色，耳朵听不到美声。如果得不到这些，人们就会大大的忧虑和焦急，这样的对待身体，不也是太愚昧了！那些富人们，劳累身体，辛勤操作，积蓄了许多的钱财，却不能够全部享用，这样的对待身体，不也是太不爱惜身体了！那些贵人们，夜以继日地思虑着如何保住官运的亨通，避免危机的到来，这样的对待身体，不也是太疏忽了！人初来世上，便与忧愁同生。长寿的人整日昏昏沉沉，长久地伴随着忧愁而活着，这是多么的痛苦！这样的对待身体，不也是太疏远了！壮烈之士被天下的人所称善，却不能保养住自己的性命。我不知道这种善是真的善呢？还是真的不善呢？如果以此为善，这“善”却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如果以此为不善，然而这“不善”却足以保住他人的性命。所以说：“忠言不被采纳，闭口退步不争。”所以伍子胥因谏诤而身遭残害，如果伍子胥不谏诤，也不会成名。如此看来，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完善呢？

现在世俗间所追求的和所认为快乐的，我并不知道这种快乐是果真快乐呢？还是果真不快乐呢？我看世俗之人所认为快乐的，大家竞相追逐，那种兴致高亢的样子，好像无法平静下来，他们都认可的快乐，我不知道有什么快乐，也不知道有什么不快乐。到底有没有快乐呢？我认为无为才是真正的快乐，而世俗之人却认为那是最大的痛苦。所以说：“最大的快乐是忘掉快乐，最大的荣誉是忘掉荣誉。”

天下的是非果真是无法确定的，虽然如此，无为虚寂的态度还是可以解决是非的问题。至乐能够养活性命，只有无为能够让至乐存留。请让我说说这个道理：天因其无为而清明，地因其无为而宁静。天与地两个无为相合和，万物皆能化育生长。恍恍惚惚，不知从什么地方而出，惚惚恍恍，没有留下一点迹象！万物繁多，皆从无为的自然中生息。所以说：“天地无为而无不为。”世俗之人谁能够做到无为呢！



+

二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

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夏秋冬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是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三

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恶之。

支离叔曰：“子恶之乎？”

滑介叔曰：“亡，予何恶！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尘垢也。死生为昼夜。且吾与子观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恶焉！”

四

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髌然有形，撒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

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

庄子曰：“然。”

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

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

髑髅深瞑蹙頞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

+

+

二

庄子的妻子去世了，惠子前往吊丧，看见庄子伸直两腿岔开坐着，正在敲着瓦缶唱着歌。

惠子说：“与妻子同居共处，生儿育女，白头偕老，现在她死了，不哭也就罢了，还要敲着瓦缶歌唱，不也太过分了吧！”

庄子说：“不是这么回事。她刚死的时候，我岂能不感慨悲伤呢！然而考察人的原始，原本就没有生命，非但没有生命也没有人形，非没有人形也没有元气。混杂于恍惚变化的境界之中，变化出了元气，元气又变化出了形体，形体又变化出了生命。如今她又变化到了死亡的境地。这生来死往犹如春夏秋冬四时的自然运行一样。人家已经安然地躺卧在天地的大屋之中，而我还在呜呜地跟着痛哭，自认为这太不通达自然变化的道理，所以就停止了悲伤。”

三

支离叔和滑介叔在冥伯之丘、昆仑之墟观赏游览，这都是黄帝曾经休息的地方。不一会儿，滑介叔的左肘长出一个瘤子，他显出惊动厌恶的样子。

支离叔说：“你厌恶它吗？”

滑介叔说：“不，我怎么会厌恶它呢！生命的存在，不过是一时的寄托而已。由寄托的生命而生出的东西，更是像一时聚积的尘垢一样。人的生死变化犹如昼夜的交替一样自然。况且我和你出来观察自然的变化，一时变化到我的身上，我又为何要讨厌它的来临呢！”

四

庄子到楚国去，看见一个髑髅，虽然里面空枯，但尚有头颅的形状，便用马鞭子从旁边敲打它，问道：“先生是因为贪于求生而丧失天理才招致身亡的吗？还是你有亡国之灾、遭受斧钺诛杀而成为这样的呢？还是你有犯罪行为，怕给父母妻子儿女带来耻辱而走到这条路上的呢？还是你落到饥寒交迫的境地不可自拔而变成这个样子的呢？还是你的年寿已到而变成这个样子的呢？”庄子说完，拉过髑髅，枕在头下睡去。

半夜中，髑髅托梦给庄子，说：“刚才你谈论的样子像个辩士，从你的话看来，都是活着人有累患，死了也就无此累患了。你想听听关于死的道理吗？”

庄子说：“好吧。”

髑髅说：“死了，上面没有君主，下面没有臣子，也没有春夏秋冬四季更替的事情，始终与天地同年寿，虽有南面称王的快乐，也比不上。”

庄子不相信，说道：“我让主管生命的神替你恢复形体，重新再造你的骨肉肌肤，返还给你父母妻子儿女，以及里巷邻居、伙伴朋友，你愿意吗？”

髑髅紧皱着眉头、缩着鼻梁，说道：“我怎能抛弃这种超过南面称王的快乐，重新遭受人间的劳苦呢！”

+



五

颜渊东之齐，孔子有忧色。子贡下席而问曰：“小子敢问：回东之齐，夫子有忧色，何邪？”

孔子曰：“善哉汝问。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怀大，纁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适也，夫不可损益。吾恐回与齐侯言尧、舜、黄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农之言。彼将内求于己而不得，不得则惑，人惑则死。且女独不闻邪？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禽，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食之鰕鳧，随行列而止，委蛇而处。彼唯人言之恶闻，奚以夫谄谀为乎？《咸池》、《九韶》之乐，张之洞庭之野，鸟闻之而飞，兽闻之而走，鱼闻之而下入，人卒闻之，相与还而观之。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彼必相与异，其好恶故异也。故先圣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于实，义设于适，是之谓条达而福持。”

六

列子行，食于道从，见百岁髑髅，撻蓬而指之曰：“唯予与汝知而未尝死、未尝生也。若果养乎？予果欢乎？”

种有几，得水则为鼃，得水土之际则为蛙蟾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蛭蟪，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鴝掇。鴝掇千日为鸟，其名为乾馀骨。乾馀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辄生乎九猷，瞿芮生乎腐蠃，羊奚比乎不斲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



+

## 五

颜渊向东到齐国去，孔子脸上流露出忧愁的样子。子贡离开座位，向前问道：“学生大胆地问一问，颜回东往齐国，而先生面有忧色，这是什么原因呢？”

孔子说：“你问得很好。从前管子说过一句话，我很欣赏，他说：‘小袋子装不下大东西，短井绳提不来深井水。’这种说法，正是认为性命各有它形成的道理，而形体各有它相适宜的地方，都是不可以随意改变的。我担心颜回向齐侯宣讲尧、舜、黄帝的主张，又推崇燧人氏和神农氏的言论。而齐侯将会用三皇五帝的做法要求自己，但又办不到，办不到便会产生怀疑，被人怀疑的人就要面临死亡的危险了。再说你就没有听说过这个故事吗？从前有一只海鸟飞到了鲁国都城郊外栖息，鲁侯为了欢迎它，还在宗庙里摆酒款待它，演奏舜帝时的《九韶》作为宴会音乐，准备了古代帝王祭祀时才使用牛、羊、猪作为宴会的食品。这时海鸟眼花缭乱，心怀忧悲，不敢吃一片肉，不敢喝一口酒，过了三天就死了。这是用养护自己的方式去养鸟，不是用养鸟的方法去养鸟。用有利于鸟的养护的方法去养鸟的话，应当让海鸟栖息在深林之中，游荡在沙洲之上，飘浮在江湖之中，吃的是泥鳅和小鱼，随着鸟群的行列而息止，从容自在的生活安处。海鸟就怕听到人的说话声，为什么还要那喧哗嘈杂的音乐呢？像《咸池》、《九韶》这样的帝王音乐，在广漠的原野上演奏，鸟儿听到了腾飞，野兽听到了逃走，鱼儿听到了便潜入水中，众人听到了，便一起围绕过来欣赏。鱼儿呆在水里就能生存，人呆在水里便会淹死。他们必定是相互不同的，他们的喜好和厌恶所以也不同。所以先代的圣人不求才能的划一，不求都做相同的事情。名称要符合实际，义理的设置要适合人们的生活习性，这就叫做道理通达，福分持久。”

## 六

列子出行，在路旁吃饭，看见一个有百来年的髑髅，拔掉旁边的蓬草，指着髑髅说：“只有我和你领悟到人未尝有死也未尝有生的道理。你真的忧伤吗？我真的快乐吗？”

物类之中存在着极其玄妙的变化，那微小的东西得到水的滋润就会生出细如断丝的草，在水土之间就会长成为青苔，生长在丘陵高地就会成为车前草，车前草得到粪土就会长成乌足草，乌足草的根可以变为土蚕，它的叶子可以变为蝴蝶。蝴蝶不久又变化为虫，这种虫生活在灶下，形状好像蜕化的皮，它的名字叫鸲掇。鸲掇经过一千天变化为鸟，它的名字叫乾馀骨。乾馀骨口中的唾液又长出斯弥虫，斯弥虫又生出食醯虫。颐辂虫从食醯虫中生出，黄軼虫从九猷虫中生出，蚊子从腐烂的黄甲虫中生出，羊奚草与久不生笋的老竹相结合而生出青宁虫，青宁虫生出豹子，豹子生出马，马生出人，人老后又返归于自然造化。万物的生命都产生于自然造化，又都要回归于自然的造化之中。

+



## 达生第十九

—

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命之所无奈何。养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馀而形不养者有之矣；有生必先无离形，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则世奚足为哉！虽不足为而不可不为者，其为不免矣！

夫欲免为形者，莫如弃世。弃世则无累，无累则正平，正平则与彼更生，更生则几矣！事奚足弃而生奚足遗？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形精不亏，是谓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二

子列子问关尹曰：“至人潜行不窒，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请问何以至于此？”

关尹曰：“是纯气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语女。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物与物何以相远？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则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夫得是而穷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将处乎不淫之度，而藏乎无端之纪，游乎万物之所终始，壹其性，养其气，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郤，物奚自入焉！”





—

通达生命实情的人，不去追求生命所不必要的东西，通晓寿命实情的人，不去做对寿命无能为力的事情。保养身体，一定先要具备物质条件，物资有馀而不能保养身体的人也是有的，保住生命，必须先让形体不要离去，形体不离而生命已经死亡的人也是有的。生命的降临是无法拒绝的，它的离去也无法阻止。可悲啊！世俗之人认为保养身体就完全可以保存生命，然而保养身体果真不足以保存生命，那么世人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虽然不值得去做，却也不得不去做，这样的作为便不免于操劳了！

要想避免为了身体而操劳，便不如抛弃世俗之事。抛弃世俗之事就没有拖累，没有拖累就会心正气平，心正气平就能和大自然一同发展变化而生生不息，生生不息就接近大道了！世事为什么值得抛弃，而生命值得遗忘呢？因为抛弃世事就能让身体不操劳，遗忘生命就能让精神不亏损。形体得到保全，精神复归凝聚，就能与自然融合一体。天地，是万物的父母，阴阳二气的相合就形成万物之体，阴阳二气的离散就又复归于无物的始初。形体与精神都不亏损，这叫做能够随着自然变化而更新。精神修养到了极高处，反过来可以辅助大自然的化育。

二

列子问关尹说：“得道的至人，潜入水中行走不会窒息，踩在火上不感到灼热，走在高峻危险的地方不战栗。请问为什么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呢？”

关尹说：“这是因为能够持守纯一气的缘故，并非依靠智巧和勇敢所能做到的。坐下来，我告诉你。凡是具有形貌、形状、声音、颜色的，都是物。物与物之间为什么相差很远呢？物为什么不足以达到未始有物时的虚无境界呢？这是拘于物的形貌色相罢了。物是由无形的大道所创造的，而又静止于无所变化之中。如果懂得这个规律而能穷尽万物的变化，外物又岂能阻止他呢！至人处于大道的标准之中，藏身于无首无尾的道体之内，游于万物藉以生、藉以灭的道境之中，持守纯一之性，保养元气不亏，与自然天德相合，与创造万物的大道相通。像这样的人，他的天性能够完备不失，他的精神饱满不损，外物又从哪里侵入呢！”



“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遯而不懼。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而况得全于天乎？圣人藏于天，故莫之能伤也。复仇者，不折镞干，虽有伎心者，不怨飘瓦，是以天下平均。故无攻战之乱，无杀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开人之天，而开天之天。开天者德生，开人者贼生。不厌其天，不忽于人，民几乎以其真。”

三

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痾偻者承蜩，犹掇之也。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

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吾处身也，若厥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

孔子顾谓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痾偻丈人之谓乎！”

四

颜渊问仲尼曰：“吾尝济乎觴深之渊，津人操舟若神。吾问焉，曰：‘操舟可学邪？’曰：‘可。善游者数能。若乃夫没人，则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吾问焉而不吾告，敢问何谓也？”

仲尼曰：“善游者数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彼视渊若陵，视舟之覆犹其车却也。覆却万方陈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恶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殢。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则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



“喝醉酒的人从车上掉下来,虽然受到损伤,但是不会摔死。他的骨骼与别人相同,而受到的伤害却与众不同,这是因为神聚未散的缘故。他既不知在车上坐着,也不知跌落在地上,死生惊惧的情绪不曾进入心中,因此他遇到了险情并没有因此而恐惧。醉酒的人依靠神全未损尚能如此,何况依靠自然之道而获得的神全未损的至人呢?圣人藏身于自然之道中,所以外物不能伤害他。复仇的人不会折断伤他的宝剑,有嫉恨之心的人也不会怨恨伤害他的飘落的瓦块,如果都这样,天下也就太平了。所以没有攻战的动乱,没有杀戮的刑罚,就是由于保持了这种无心而神全的自然之道。不要开启人欲的大门,而要开启自然的大门。开启自然的大门就有益于人生,开启人欲的大门就会贼害人生。不厌恶自然的变化,不忽视人性的完备,这样人们就差不多可以返璞归真了。”

### 三

孔子到楚国去,经过树林中,看见一位驼背老人用竹竿粘蝉,就像用手拾取那样容易。

孔子说:“你真灵巧啊,这里有什么门道吗?”

驼背老人回答说:“是的,我有门道。我在竹竿上累放两个弹丸,经过五六个月的练习就不会掉下来,那么粘蝉失手的次数就很少了;如果练到累放三个弹丸也掉不下来,那么粘蝉失误的概率也就是十分之一了;如果再继续练习到累放五个弹丸也掉不下来,那么粘蝉就如拾取那样容易了。当我粘蝉时,身体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就像一个竖立的木桩;我伸臂执竿,如同枯槁的树枝。虽然天地无限广大,万物纷纭繁多,而我眼中只有蝉翼。我身心不变不动,不因纷杂的万物改变我对蝉翼的关注,为什么得不到蝉呢!”

孔子回头对弟子们说:“用心不分散,精神凝聚专一,不就是说的这位驼背老人吗!”

### 四

颜渊问孔子说:“我曾经从觞深的渡口渡过,见摆渡之人驾船娴熟灵巧,技术高超。我便问他:‘可以学会驾船吗?’他说:‘可以。善于游泳的人多练几次就可以学会。至于会潜水的人,尽管连船也没有见过,只要一学就会驾驭。’我问他为什么,他不告诉我。请问这是什么道理呢?”

孔子说:“善于游泳的人经过多次练习就能驾船,这是因为他忘记了水能淹人。至于那能够潜水的人,即使没有见过船也能熟练地驾船,这是因为他把深渊视为陆地上的高坡,把船的倾覆视为车子从坡上倒退一样。千万种翻船倒车的情景呈现在眼前都不会扰乱他的心,做什么不安闲自得呢!用瓦片来做赌注的,他的心计便会灵巧;用带钩来做赌注的,他的心理就容易畏惧;用黄金来做赌注的,他的心志就容易昏乱。赌的技巧是一样的,但由于所下的赌注不同而有所顾惜,这是心思过多地放在了外物上。凡是看重外物的人,他的内心就会拙笨。”



五

田开之见周威公，威公曰：“吾闻祝肾学生，吾子与祝肾游，亦何闻焉？”

田开之曰：“开之操拔簪以待门庭，亦何闻于夫子！”

威公曰：“田子无让，寡人愿闻之。”

开之曰：“闻之夫子曰：‘善养生者，若牧羊然，视其后者而鞭之。’”

威公曰：“何谓也？”

田开之曰：“鲁有单豹者，岩居而水饮，不与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不幸遇饿虎，饿虎杀而食之。有张毅者，高门县薄，无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此二者，皆不鞭其后者也。仲尼曰：‘无入而藏，无出而阳，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极。’夫畏涂者，十杀一人，则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后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饮食之间，而不知为之戒者，过也！”

六

祝宗人玄端以临牢筮，说彘曰：“汝奚恶死？吾将三月犗汝，十日戒，三日齐，藉白茅，如汝肩尻乎雕俎之上，则汝为之乎？”为彘谋，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错之牢筮之中。”自为谋，则苟生有轩冕之尊，死得于豚楯之上、聚傒之中，则为之。为彘谋则去之，自为谋则取之，所异彘者何也？

七

桓公田于泽，管仲御，见鬼焉。公抚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见？”

对曰：“臣无所见。”

公反，谗诒为病，数日不出。

齐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则自伤，鬼恶能伤公！夫忿滯之气，散而不反，则为不足；上而不下，则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则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当心，则为病。”

桓公曰：“然则有鬼乎？”

+

## 五

田开之见到周威公，威公说：“我听说祝肾学习养生之道，你跟随祝肾游学，也曾听到些什么吗？”

田开之说：“我只是拿着扫帚洒扫门庭而已，又怎能听到先生说些什么呢！”

威公说：“你就别谦虚了，我想听听养生的道理。”

田开之说：“听先生说：‘善于养生的人，就像牧羊那样，看到有落后的羊就挥鞭驱赶它。’”

威公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田开之说：“鲁国有一个名叫单豹的人，身居山洞，饮用泉水，不与人争利，年纪已经七十了，而面色还像婴儿一样红润，后来不幸遇到饿虎，饿虎便把他扑杀吃掉了。还有一个名叫张毅的人，无论是高门富户，还是柴门小户，没有他不走动的，四十岁的时候得了内热病而死掉了。单豹修养内在的德性却被饿虎从外面吃掉了他的身体，张毅补养身外的名利却被疾病攻击内脏而死亡。这两个人都是忘了鞭策自己不足的一面而不能内外兼养。孔子说过：‘不要过分地隐藏，不要过分地暴露，要像栅栏中的柴木一样树立在中央。假如两端加一中，这三方面都能做到，养生之名也就完备极致了。’险恶多盗的道路，如有十人通过就有一人被杀，那么父子兄弟都会相互警戒，必定是成群结队而后才敢通过，这能说不是很聪明吗？然而世人最为可怕的当是床第色欲和饮食作息的失度，而人们竟然不加以警惕，这是最大的过错。”

## 六

祭祀官戴着黑色的礼帽来到猪圈，对猪劝说：“你为什么要怕死呢？我将用好食喂养你三个月，再戒十天，斋三天，然后用白茅草席做铺垫，把你的肩和臀放在雕花的祭器上，你愿意这样做吗？”如为猪着想，就会说：“不如吃着糟糠，呆在猪圈里。”如为自己着想，就会只要活着享有乘车戴冕的尊位，死后能够装入绘有彩饰的柩车和棺椁里，死也情愿。为猪着想就丢掉那些东西，为自己着想就索取那些东西，其中异于猪的到底是什么呢？

## 七

齐桓公在大泽中狩猎，管仲为他驾车，忽然间看见了鬼。桓公拉住管仲的手，说道：“仲父你看见了什么？”

管仲回答说：“臣下什么也没有看见。”

桓公回来后，烦闷惶恐，染上了疾病，多日不出门庭。

齐国有个叫皇子告敖的人士，说：“您是自己吓唬自己，鬼怎么能伤害您呢！蓄忿之气郁结，发散而不返，便造成精神不足；上冲而不降，便会使人易怒；下降而不升，便会使人健忘；不上不下，淤积心中，便要生病。”

桓公说：“那么有鬼存在吗？”

+

曰：“有。沈有履，灶有髻。户内之烦壤，雷霆处之；东北方之下者，倍阿、蛙蚩跃之；西北方之下者，则洸阳处之。水有罔象，丘有莘，山有夔，野有彷徨，泽有委蛇。”

公曰：“请问委蛇之状何如？”

皇子曰：“委蛇，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而朱冠。其为物也，恶闻雷车之声，则捧其首而立。见之者殆乎霸。”

桓公赧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见者也。”于是正衣冠与之坐，不终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 八

纪渚子为王养斗鸡。

十日而问：“鸡已乎？”曰：“未也，方虚憍而恃气。”

十日又问，曰：“未也，犹应向景。”

十日又问，曰：“未也，犹疾视而盛气。”

十日又问，曰：“几矣，鸡虽有鸣者，已无变矣，望之似木鸡矣，其德全矣。异鸡无敢应者，反走矣。”

### 九

孔子观于吕梁，县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鼉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以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并流而拯之。数百步而出，被发行歌而游于塘下。

孔子从而问焉，曰：“吾以子为鬼，察子则人也。请问蹈水有道乎？”

曰：“亡，吾无道。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齐俱入，与汨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

孔子曰：“何谓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



皇子告敖说：“有。水下污泥中有鬼叫履，灶有神叫髻。屋内堆积粪土的地方，有名叫雷霆的鬼住在那里，屋内东北角的地方，有名叫倍阿、鲑蜚的鬼在那里跳跃着，屋内西北角的地方，则有名叫洸阳的鬼呆在那里。不止这些，水中还有名叫罔象的鬼怪，山丘中有名叫幸的山鬼，大山中有名叫夔的妖怪，野外有名叫彷徨的鬼，草泽中有名叫委蛇的鬼。”

桓公说：“请问委蛇的形状怎样？”

皇子告敖说：“委蛇的样子，大如车轮，长如车辕，穿着紫衣服而戴着红帽子。这种怪物，最讨厌听到雷鸣般的车声，一旦听到就会捧着头而站立不动，见到这种怪物的人恐怕就要成为霸主了。”

桓公笑呵呵地说道：“这就是寡人所见到的鬼啊。”于是整了整衣冠，与皇子告敖一起谈笑风生，不到一天时间，病就全好了。

## 八

纪渚子给周宣王驯养斗鸡。

十天后，周宣王问道：“这鸡可以斗了吗？”纪渚子回答说：“不行，正虚浮骄矜，自恃意气呢。”

过了十天，周宣王又问，纪渚子回答说：“不行，它听到了鸡的声音，见到了鸡的影子，还是有反应。”

过了十天，周宣王又问，纪渚子回答说：“不行，目光还是锐利，心气还是旺盛。”

过了十天，周宣王又问，纪渚子回答说：“差不多了，虽然有的鸡鸣叫，它也没有一点变化，看上去就像一只木头雕成的鸡，它的德性已经完备了。别的鸡没有敢于应战的，见到它转身就跑了。”

## 九

孔子在吕梁观赏风光，有一道瀑布从三十仞高的地方流泻下来，浪花飞溅，激流长达四十里，连大鳖鳄鱼都无法游过。看见有一个男子汉在水中浮动，以为他是遭遇困苦而想自杀的，就让弟子沿着河岸顺流去拯救他。男子游了几百步远，这才浮出水面，披头散发，边游边唱，游到了堤岸下。

孔子跟过去，问道：“我以为你是鬼呢，仔细一看原来是个人。请问你游泳有什么门道吗？”

那个男子说：“没有，我没有什么门道。我始于本然，在习性中发展，最终成就于对自然规律的顺从。我与漩涡一起游入水中，与上涌的激流一起浮出水面，一切顺从水流的变化规律而不依着个人的心意活动。这就是我游泳时所遵守的原则。”

孔子说：“什么叫始于本然，在习性中发展，最终成就于对自然规律的顺从呢？”



曰：“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十

梓庆削木为鐻，鐻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

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以静心。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

十一

东野稷以御见庄公，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庄公以为文弗过也。使之钩百而反。

颜阖遇之，入见曰：“稷之马将败。”

公密而不应。少焉，果败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

曰：“其马力竭矣而犹求焉，故曰败。”

十二

工倕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

十三

有孙休者，踵门而诧子扁庆子曰：“休居乡不见谓不修，临难不见谓不勇。然而田原不遇岁，事君不遇世，宾于乡里，逐于州部，则胡罪乎天哉？休恶遇此命也？”

十

那男子说：“我生在丘陵而安心于丘陵，这就叫安于本然；我长在水边而习于水边，这就叫在习性中发展；我不知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而去做，这就是一切顺从于自然。”

十

鲁国工匠梓庆削木做悬挂钟磬的架子，架子做成后，看见的人都叹为鬼斧神工。鲁侯看见后，问道：“你用了什么样的技术做成的呢？”

梓庆回答说：“我只是一个工人，哪有什么技术呢！虽然如此，还是有一点不同。我在承做架子之前，不曾敢耗费一点精气，一定要斋戒，使心静下来。斋戒三天后，不再敢怀有庆吊、赏罚、官爵、利禄之类的俗事；斋戒五日后，不再敢怀有非议与称誉、灵巧与拙笨的杂念；斋戒七日后，我已经虚寂无知，连四肢形体也都忘却了。在这个时候，我心中已经不再存有公室和朝廷的顾虑，技巧而心专，外在的干扰已经完全消释。然后进入山林，观察树木的天然质性，寻找形体适当的树木，随之好像成型的钟磬架子已经映现在眼前，然后便着手制作；假如感觉不理想，也就不取此木了。以我的自然天性来合树木的自然天性，做出来的钟磬架子被人疑为鬼斧神工，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

十一

东野稷因驾车高明得见鲁庄公，他驾起马车，前后进退像用绳子量过那样直，左右旋转像圆规划出的那样圆。庄公认为就是造父也不能超过他，让他驾车转一百圈而后返回。

颜阖看见了，就进见庄公说：“东野稷的马就要败下阵来了。”

庄公默不作声。不一会儿，果然败退而返。庄公说：“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颜阖说：“他的马已经精疲力竭了，还要驱赶它，所以说就要败下阵来。”

十二

工倕能用手指划圆，所划出的圆完全合于规矩。他的手指能随物形的变化而变化，而不用心去思考，所以他的心灵专一而不窒塞。把脚忘掉，所穿的鞋子总是合适的；把腰忘掉，所用的腰带总是合适的；忘掉是是非非，内心总是畅适的；不改变内心的操守，不受外物的影响，遇事就能安适；始初的本性安适而就无所不安适，这是忘掉了安适的安适。

十三

有一个名叫孙休的人，走到扁庆子家门前诉说道：“我在乡里不曾被人称为品德不修的人，遇到危难也不曾被人说是不勇敢。然而我耕田种地却遇不到好收成，为国君做事却遇不到圣明的时代，在乡里遭到了乡人的排挤，在州邑受到了长官的驱逐，我到底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我为何遭遇如此命运呢？”



扁子曰：“子独不闻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胆，遗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事之业，是谓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今汝饰知以惊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躯，具而九窍，无中道夭于聋盲跛蹇而比于人数，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

孙子出，扁子入。坐有间，仰天而叹。

弟子问曰：“先生何为叹乎？”

扁子曰：“向者休来，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惊而遂至于惑也。”

弟子曰：“不然。孙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孙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来矣，又奚罪焉？”

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鸟止于鲁郊，鲁君说之，为具太牢以飨之，奏《九韶》以乐之。鸟乃始忧悲眩视，不敢饮食。此之谓以己养养鸟也。若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则安平陆而已矣。今休，款启寡闻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载驪以车马，乐鸚以钟鼓也，彼又恶能无惊乎哉！”





扁子说：“你难道没有听说得道至人的自然修行吗？他们忘掉了自己的身体，遗弃了耳目的作用，无知无识地遨游于尘世之外，自由自在地逍遥于无为之中，这就叫做有所作为而不恃其功，助长万物而不以主宰者自居。现在你夸饰才智来惊吓俗愚，修养自身来显露别人的污浊，明亮的样子像是高举着日月来行走。你能够保全自己的身体，具备你的九窍，在人生道路上你没有遭到耳聋、目盲和跛足的伤残而列入常人的行列，也就相当幸运了，又怎么有闲心怨恨天呢？你走吧！”

孙休走后，扁子进入室内。扁子坐了一会儿，仰天叹息。

弟子问道：“先生为何叹息呢？”

扁子说：“刚才孙休来时，我把至人之德说给他听，我怕他由于震惊而更加迷惑。”

弟子说：“不会这样的。如果孙休所说的话是正确的，而先生所说的话是错误的，那么错误本来就能迷惑正确的。如果孙休所说的话是错误的，而先生所说的话是正确的，那么孙休本来就是带着迷惑来的，您又有什么罪过呢？”

扁子说：“不是这么回事。从前有只鸟落在鲁国都城郊外，鲁君很喜欢它，便准备了祭祀用的牛羊猪三牲，作为膳食来款待它，演奏《九韶》乐曲来娱乐它。这时，鸟开始忧悲，眼花心乱，不敢饮食。这可以说是用养人的方法来养鸟。如果用养鸟的方法来养鸟，就应该让鸟栖息在深林之中，浮游在江湖之上，吃的是泥鳅一类食物，就像生活在陆地上一样了。现在的孙休，是个眼界狭窄、孤陋寡闻的人，我把至人之德告诉他，犹如用马车装载着小鼠，用钟鼓之声取悦于鸪雀一样，他又怎能不震惊呢！”



## 山木第二十

—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

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

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

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此神农、黄帝之法也。若夫万物之情，人伦之传则不然，合则离，成则毁，廉则挫，尊则议，有为则亏，贤则谋，不肖则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乡乎！”

二

市南宜僚见鲁侯，鲁侯有忧色。市南子曰：“君有忧色，何也？”

鲁侯曰：“吾学先王之道，修先君之业，吾敬鬼尊贤，亲而行之，无须臾离居。然不免于患，吾是以忧。”



—

庄子在山中行走,看见一棵大树,它的枝叶非常茂盛,伐木人停在树旁却不去砍伐。问他为什么不去砍伐,他说:“没有什么用处。”庄子说:“这棵大树因为不够良木的材质,所以才能享尽天赋的寿命。”

庄子走出山区,在老朋友家歇息。老朋友很高兴,便叫童仆杀鹅来款待庄子。童仆问道:“有一只鹅会叫,另一只鹅不会叫,请问杀哪一只?”主人说:“杀不能叫的。”

第二天,弟子向庄子问道:“昨天遇见的山中之树,因为材质不好而能够终享天年;现在主人家的鹅,却因为没有才能而被杀。先生将要处于哪种情境呢?”

庄子笑着说:“我庄周将要处于有材和无材之间。处于有材和无材之间似乎妥当,其实不然,所以不能免于拖累。若是顺应自然之道而游于虚无之境,那就大不一样了。那时,既没有美誉也没有毁谤,时隐时现犹如龙蛇一般,随时变化,而不偏执一端。上上下下随意飞腾与潜伏,以顺应自然为法则,游心于万物产生之前的浑沌境界。主宰万物而不被外物所役使,那么怎么还会受到外物的拖累呢!这是神农和黄帝的处世法则。若是万物的情况和人类的习俗就不是这样了,有了汇合就有分离,有了成功就有毁坏,锐利的将被挫折,尊贵的将被非议,有作为的人将要遭受亏损,有贤能的人将要遭人谋算,没出息的人就会遭受欺侮。谁又得知荣辱福祸必然来临的原由呢!可悲啊,弟子们要记住,想要免于拖累,只有进入清静无为的大道境界。”

—

市南宜僚去见鲁侯,见鲁侯面有忧色,便问道:“您面有忧色,为什么呢?”

鲁侯说:“我学习先王的道德,继承先君的大业;我敬奉鬼神,尊重贤人,身体力行,没有休息片刻。然而还是不免于灾祸,因此我感到忧愁。”



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术浅矣！夫丰狐文豹，栖于山林，伏于岩穴，静也；夜行昼居，戒也；虽饥渴隐约，犹且胥疏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于罔罗机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为之灾也。今鲁国独非君之皮邪？吾愿君剖形去皮，洒心去欲，而游于无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将，谄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吾愿君去国捐俗，与道相辅而行。”

君曰：“彼其道远而险，又有江山，我无舟车，奈何？”

市南子曰：“君无形倨，无留居，以为君车。”

君曰：“彼其道幽远而无人，吾谁与为邻？吾无粮，我无食，安得而至焉？”

市南子曰：“少君之费，寡君之欲，虽无粮而乃足。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故有人者累，见有于人者忧。故尧非有人，非见有于人也。吾愿去君之累，除君之忧，而独与道游于大莫之国。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舩来触舟，虽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则呼张歛之。一呼而不闻，再呼而不闻，于是三呼邪，则必以恶声随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虚而今也实。人能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

### 三

北宫奢为卫灵公赋斂以为钟，为坛乎郭门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县。

王子庆忌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之设？”

奢曰：“一之间，无敢设也。奢闻之：‘既雕既琢，复归于朴。’侗乎其无识，傥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来；来者勿禁，往者勿止；从其强梁，随其曲傅，因其自穷。故朝夕赋斂而毫毛不挫，而况有大涂者乎！”



市南子说：“您的消灾避祸的方法太浅薄了！丰美的狐狸和带花纹的豹子，它们栖身于山林，卧在岩洞之中，这是不妄动；夜里出行，白天隐居，这是出于戒心；虽然饥渴难忍，还是到远远的江湖上去觅食，这是为了安定。尽管这样，尚且不免于遭遇罗网机关的祸害，它们有什么罪过呢？这是它们的皮毛带来的灾祸。如今鲁国不就是您的皮毛吗？我希望您修正形象，丢弃皮毛，清洗内心，抛弃欲求，而畅游于无人的旷野。南越有个地方，名叫建德之国。那里的人民愚钝而朴实，私心很小，欲望不高；知道耕作生产而不知道私占私藏，帮助他人而不求回报；不知道怎样做算是合乎义，也不知道怎样做才算合乎礼；率性而为，任意而行，却都符合大道；他们活着的时候很快乐，死后都能安葬。我希望您离开君位，抛弃俗事，与大道相伴而行。”

鲁侯说：“那个建德之国路远艰险，又有江山阻隔，而我没有车船，这怎么办呢？”

市南子说：“您不要依凭形体，不要偏守一地，这就是您的车子。”

鲁侯说：“那地方道路幽远而无人烟，我知谁相伴呢？我没有粮食又没有可吃的东西，怎么能够到达呢？”

市南子说：“节省您的花费，克制您的欲求，即使没有粮食也可以感到自足。您一旦渡过江河而浮游于大海，远望望不到尽头，愈往前进而愈不能穷尽它的本源。送您的人都从大海边返回，您从此便远离世俗了！所以说拥有人民的人有拖累，被别人役使的人有忧愁。所以尧没有国家的拖累，也没有被人役使的忧愁。我希望去除您的拖累，化解您的忧愁，只与大道遨游于广大无边的大莫之国。人们渡河时把船并在一起，有一只空船撞过来，即使心眼很小的人也不会发怒。假如上面站着一个人，渡河的人就会高喊：‘快撑开！快靠岸！’喊一声对方没有回应，再喊还没有回应，那么第三次呼喊，就必定要发出辱骂之声了。那时不怒而现在怒，这是因为那时船上空虚无人，而现在船上已经充实有人了。如果人能像空船一样，虚己以处世，谁还能伤害他呢！”

### 三

北宫奢为卫灵公募捐铸造编钟，在城门外先建了祭坛，仅三个月就完成了上下两层的钟架。

王子庆忌见了后，便问道：“你采用了什么方法？”

北宫奢说：“一心铸钟，不敢设法取巧。我听说过这样的话：‘既已雕琢，还要回归素朴的本性。’于是，我一心铸钟，无知无识，无欲无念；任众人来来往往，聚聚散散；来的人不拒绝，去的人不强留；听任那些强悍有力而不愿奉献的人，随顺那些帮助我而出钱出力的人，一切顺从各人处置自己财力的意愿，不强加任何的压力。所以虽然早晚募捐敛财，却丝毫没有伤害捐献的人，更何况是有道之人呢！”





四

孔子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

大公任往吊之，曰：“子几死乎？”

曰：“然。”

“子恶死乎？”

曰：“然。”

任曰：“予尝言不死之道。东海有鸟焉，其名曰意怠。其为鸟也，跚跚跚跚，而似无能；引援而飞，迫胁而栖；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食不敢先尝，必取其绪。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于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饰知以惊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闻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无功，功成者堕，名成者亏。’孰能去功与名，而还与众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处；纯纯常常，乃比于狂；削迹捐势，不为功名。是故无责于人，人亦无责焉。至人不闻，子何喜哉！”

孔子曰：“善哉！”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衣裘褐，食杼粟，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鸟兽不恶，而况人乎！

五

孔子问子桑雎曰：“吾再逐于鲁，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之间。吾犯此数患，亲交益疏，徒友益散，何与？”

子桑雎曰：“子独不闻假人之亡与？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或曰：‘为其布与？赤子之布寡矣；为其累与？赤子之累多矣。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属也。’夫以利合者，迫穷祸患害相弃也；以天属者，迫穷祸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与相弃亦远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

孔子曰：“敬闻命矣！”徐行翔佯而归，绝学捐书，弟子无挹于前，其爱益加进。





#### 四

孔子被围困在陈、蔡两国交界的地方，七天没有生火做饭。

大公任前去慰问他，说：“你快要饿死了吧？”

孔子说：“是的。”

大公任说：“你怕死吗？”

孔子说：“是的。”

大公任说：“让我试着说说不死的道理吧。东海有种鸟，名叫意怠。作为鸟类，它动作迟缓，好像没有飞翔的能力；总是结伴而飞，挤在众鸟之间而栖息；前往时不敢飞在前面，返回时不敢落在后边；饮食时不敢先尝，一定要吃剩馀的东西。所以它不曾受到众鸟的排挤，外人也始终不能够伤害它，因此免除了祸患。笔直的树木先遭到砍伐，甘甜的井水先会枯竭。你或许粉饰才智来惊醒愚笨的人，修养自身来显明他人的污浊，明亮的样子像是举着日月行走，所以不能免于祸害。从前我听大成之人说过：‘自夸的人不会成功，功成不退的人将会毁败，名声大振的人就要吃亏。’有谁能够抛弃功与名，而回归到芸芸众生之中呢！道行流布天下而不自露，德性广传天下而不自显；纯一平常，与率性而为的人没有两样；消除有为的形迹，抛弃一切权力地位，不为功名所诱惑。所以自己不会去责备别人，别人也不会责备自己。至人不求闻达，你又何必喜欢这些呢！”

孔子说：“好极了！”于是告别朋友，辞退弟子，躲进大泽之中，穿着粗布衣服，吃着橡子板栗，走进兽群而兽不惊散，踏入鸟的行列而鸟不惊飞。连鸟兽都不厌恶他，何况是人呢！

#### 五

孔子问子桑雎说：“我再次被鲁国驱逐，在宋国受到伐树的惊吓，在卫国不能停留，在宋和周困顿不得志，被围困在陈和蔡两国交界处。我遭遇这么多的祸患，亲朋更加疏远，弟子故友更加离散，这是为什么呢？”

子桑雎说：“你就没有听说假国人逃亡的故事吗？假国逃民林回，他抛弃价值千金的玉璧，却背着初生婴儿逃跑。有人说：‘他是为了钱财吗？婴儿的价值太小了；他是为了怕拖累吗？婴儿带来的拖累太多了。他抛弃价值千金的玉璧，却背着婴儿逃跑，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林回说：‘珍重玉璧，那是人与利的结合；爱护婴儿，这是天性的归属。’以利结合的，在紧迫窘困祸害临头的时候，就会相互抛弃；以天性相联结的，在紧迫窘困祸害临头的时候，就会相互收容。彼此相互收容与彼此相互抛弃，两者相差太远了。而且君子之交清淡如水，小人之交甘美如甜酒；君子相交清淡而亲密，小人之交虽然甘甜却易断绝，那些无缘无故相结合的，也会无缘无故地离散。”

孔子说：“我衷心地听取你的教诲。”于是慢慢地悠闲自得地回到家里，从此放弃了学业，抛开了书本，不再让弟子们在自己面前行揖让之礼，而弟子们对孔子更加敬爱了。



异日，桑雩又曰：“舜之将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缘，情莫若率。缘则不离，率则不劳。不离不劳，则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 六

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纆系履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

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王独不见夫腾猿乎？其得柘梓豫章也，揽蔓其枝而王长其间，虽羿、蓬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间也，危行侧视，振动悼栗，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征也夫！”

## 七

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左据槁木，右击槁枝，而歌焱氏之风，有其具而无其数，有其声而无宫角。木声与人声，犁然有当于人心。

颜回端拱还目而窥之。仲尼恐其广己而造大也，爱己而造哀也，曰：“回，无受天损易，无受人益难。无始而非卒也，人与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谁乎！”

回曰：“敢问无受天损易。”

仲尼曰：“饥渴寒暑，穷桎不行，天地之行也，运物之泄也，言与之偕逝之谓也。为人臣者，不敢去之。执臣之道犹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

“何谓无受人益难？”

仲尼曰：“始用四达，爵禄并至而不穷。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其在外者也。君子不为盗，贤人不为窃，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鸟莫知于鸛鹑，目之所不宜处，不给视，虽落其实，弃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袭诸人间，社稷存焉尔！”



有一天,子桑雎又说:“舜快要死的时候,教导禹说:‘你要警戒啊!形体不如缘顺自然,情感不如任其率真。缘顺就不会离异,率真就不会疲劳。不离不劳,就不会追求虚文礼节来修饰形体;不追求用虚文礼节来修饰形体,所以对外物也就无所需求了。’”

## 六

庄子穿着一件带补丁的粗布衣服,脚上穿的破鞋用麻绳绑着,去见魏王。魏王说:“先生如何这样的疲惫呢?”

庄子说:“是贫穷,不是疲惫。士人有道德不能实行,这是疲惫;衣服破旧,鞋子穿孔,这是贫穷,不是疲惫,这就是所谓的生不逢时啊。你就没有见过那跳跃的猴子吗?当它们生活在柶、梓、豫章等大树之中的时候,攀援着树枝,心悅气盛,可以说是称王天下,即使善射的后羿、逢蒙也不敢小看它们。等到它们落到了柘、棘、枳、枸等带刺的树丛中时,尽管小心谨慎,目不斜视,走起路来还是胆战心惊,这并不是因为筋骨受到了束缚而不灵活,这是因为所处情势不利,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啊!现在正处于昏君乱臣的治理下,想要不疲惫,怎么可能呢?在此社会中,像比干那样被剖心,不就是明证吗?”

## 七

孔子被困于陈、蔡两国之间,七天没有生火做饭。他左手臂靠着枯木,右手敲打着枯枝,吟唱着神农氏时代的歌谣,虽有打击的器具却没有一定的节奏,虽有歌唱之声却没有一定的旋律。击木之声与歌唱之声,悠然清淡,切合于人心。

颜回恭敬端直地站着,眼睛转向孔子而注视着。孔子怕颜回由于尊崇自己而夸大自己的道德和志向,由于爱惜自己而过分的悲伤,就说:“回啊,不受自然的损害比较容易,不受人的利益比较难。凡是开始无不意味着终结,这对于人与自然都是一致的。由此看来,现在唱歌的又是谁呢?”

颜回说:“请问什么叫做不受自然的损害比较容易呢?”

孔子说:“饥渴寒暑,困塞不通,都是自然变化和万物消长的结果,就是说一切都要随着自然一起运行变化。作为臣子,不敢逃避君命。执守为臣之道尚且如此,何况是人对待自然之道呢?”

颜回说:“什么叫做不受人的利益比较难呢?”

孔子说:“开始进入社会就四方通达,爵位和利禄一起源源不断到来,这是外来的利益,并非是自己固有的,不过是命运中偶然的机遇外加给我的罢了。君子不做偷盗之事,贤人不做窃取之事,我如果索取那外物之利,怎么行呢?所以说:鸟类中没有比燕子更明智的了,当它看到不宜停留的地方时,决意不再看第二眼,就是失落了嘴中的食物,也会放弃而飞走。燕子怕人,却仍然要飞入人呆的地方,那是因为它的住所建筑在人舍之上。”



“何谓无始而非卒？”

仲尼曰：“化其万物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何谓人与天一邪？”

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圣人晏然体逝而终矣！”

## 八

庄周游于雕陵之樊，睹一异鹊自南方来者。翼广七尺，目大运寸，感周之颡，而集于栗林。庄周曰：“此何鸟哉！翼殷不逝，目大不睹。”蹇裳躩步，执弹而留之。睹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螂执翳而搏之，见得而忘其形。异鹊从而利之，见利而忘其真。庄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类相召也！”捐弹而反走，虞人逐而谯之。

庄周反入，三日不庭。蔺且从而问之：“夫子何为顷间甚不庭乎？”庄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观于浊水而迷于清渊。且吾闻诸夫子曰：‘入其俗，从其令。’今吾游于雕陵而忘吾身，异鹊感吾颡，游于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为戮，吾所以不庭也。”

## 九

阳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阳子问其故，逆旅小子对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

阳子曰：“弟子记之：行贤而去自贤之行，安往而不爱哉！”



颜回说：“什么叫做开始无不意味着终结呢？”

孔子说：“万物的运动变化是没有止境的，搞不清谁代替了谁，又怎么能够确定它的开始和它的终结呢？只有守住正道，任凭自然的运化罢了。”

颜回说：“什么叫做对于人与自然都是一致的呢？”

孔子说：“人的存在，产生于自然；自然的存在，也就是存在的自然。人所以不能保全自然的天性，这是由于天生的性分有所缺损而已。只有得道的圣人能够安然的终生与自然一起运化，达到人与自然合而为一的境界！”

## 八

庄周到雕陵之圃游玩，看见一只异鹊从南方飞来。异鹊双翼宽广有七尺多长，眼睛又圆又大足有一寸，触到了庄周的额头后，停在了栗林中。庄周说：“这是什么鸟啊！翅膀广却不能远飞，眼睛大却看不清东西。”于是提起衣裳快步走去，手拿弹弓，准备伺机射杀异鹊。这时，看见有一只蝉因为找到了一块浓荫，正在得意而忘记了自身的安全。而螳螂正在利用树叶做遮蔽，准备攻击这只蝉，因为见到猎物可得而忘记了自己的形体。异鹊见螳螂有利可图便跟了过去，因贪利而忘掉了自身的性命。此情此景使庄周惊恐，警惕地说：“哎！万物原本就是相互牵累，彼此两两相互招引呀！”想到此，便扔掉弹弓，急忙返身往回走，而守园子的人发现后，一边责骂着一边追过去。

庄周回到住所后，三天没有出门。弟子蔺且便问道：“先生为什么近来不出门呢？”庄周说：“我只知看守外物，却忘记了自身的安危；观看混浊之水，却冷淡了珍贵的清渊。我听先生说过：‘到一个地方去，就要随从那里的风俗。’现在我到雕陵游玩却忘了自身的安危，让异鹊碰到了我的前额，走到栗林里却忘掉了自己的本性，让守园子的人侮辱了一顿，所以我三日不出门户。”

## 九

阳子到宋国去，住在一家旅店里。店主人有两个小妾，一个相貌美丽，一个相貌丑陋。然而貌丑的受到店主人的宠爱，貌美的却受到店主人的轻视。阳子询问其中的缘故，店主人说：“那个貌美的女人自以为美而骄矜，我并不认为她有多美，那个貌丑的女人自以为丑而安分守己，我并不认为她有多丑。”

阳子对弟子们说：“弟子们要记住，品德美好而能忘掉自己美好品德的人，走到哪里不会受到人们的敬爱呢！”



## 田子方第二十一

—

田子方侍坐于魏文侯 数称谿工。

文侯曰：“谿工，子之师邪？”

子方曰：“非也，无择之里人也。称道数当，故无择称之。”

文侯曰：“然则子无师邪？”

子方曰：“有。”

曰：“子之师谁邪？”

子方曰：“东郭顺子。”

文侯曰：“然则夫子何故未尝称之？”

子方曰：“其为人也真，人貌而天虚，缘而葆真，清而容物。物无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无择何足以称之！”

子方出，文侯愕然，终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语之曰：“远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圣知之言、仁义之行为至矣。吾闻子方之师，吾形解而不欲动，口钳而不欲言。吾所学者，直土梗耳！夫魏真为我累耳！”

二

温伯雪子适齐，舍于鲁。鲁人有请见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吾不欲见也。”

至于齐，反舍于鲁，是人也又请见。温伯雪子曰：“往也，蕲见我，今也又蕲见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见客，入而叹。

明日见客，又入而叹。其仆曰：“每见之客也，必入而叹，何耶？”

曰：“吾固告子矣：‘中国之民，明乎礼义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见我者，进退一成规、一成矩，从容一若龙、一若虎，其谏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叹也。”



—

田子方陪坐在魏文侯的旁边，多次称赞谿工。

魏文侯说：“谿工，他是你的老师吗？”

田子方说：“不是，他是我的同乡。言论见解往往很中肯，所以我常称赞他。”

魏文侯说：“那么你没有老师吗？”

田子方说：“有。”

魏文侯说：“你的老师是谁呢？”

田子方说：“东郭顺子。”

魏文侯说：“那么先生为什么不曾称赞过他？”

田子方说：“他为人纯真，外貌虽如常人，而内心却如自然一样清虚，一切随顺自然而保持真性，心境清静而能包容万物。世人无道，他便首先端正自己，以此让人开悟，使别人的邪念自然消除。我又能用怎样的言辞来称赞他呢？”

田子方走后，魏文侯恍然自失，整天不说话，把站在面前的臣子召来，告诉他们说：“真是深远啊，一个道德完备的君子！起初我以为圣智的言论、仁义的行为，算是最高的层次了。当我听到了田子方老师的情况，我的身体就像瓦解了一样不想动，嘴巴就像被钳住一样不想开口。我原来所学的东西，简直像土偶人一样粗陋啊！那魏国真成了我的累赘啊！”

二

温伯雪子到齐国去，中途在鲁国住宿。鲁国有个人请求会见他，温伯雪子说：“不行。我听说中原一带的君子，深明礼义却不懂得揣摩人心，我不想见你。”

到了齐国办完事，在返回途中又住在鲁国，那个人又请求相见。温伯雪子说：“往昔想见我，现在还想求见我，肯定是要来启发我的。”于是出门见客人，回到屋里就叹息。

第二天又去见客人，回到屋里还是叹息。他的仆人说：“每次见了那个客人，回来后必定感叹一番，这是怎么回事呢？”

温伯雪子说：“我原本就告诉过你：‘中原一带的人，深明礼义却不懂得揣摩人心。’刚才见我的那个人，一进一退都符合礼节规矩，一举一动从容大度，如龙



似虎，劝谏我时像儿子一样诚恳，教导我时像父亲一样慈祥，所以我不住地叹息。”

仲尼见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见温伯雪子久矣。见之而不言，何邪？”

仲尼曰：“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

### 三

颜渊问于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

夫子曰：“回，何谓邪？”

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趋，亦趋也；夫子辩，亦辩也；夫子驰，亦驰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无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

仲尼曰：“恶！可不察与！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东方而入于西极，万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后成功，是出则存，是入则亡，万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尽。效物而动，日夜无隙，而不知其所终，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规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终身与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与？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尽矣，而女求之以为有，是求马于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虽然，女奚患焉！虽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 四

孔子见老聃，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愁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见，曰：“丘也眩与？其信然与？向者先生形体掘若槁木，似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也。”

老聃曰：“吾游心于物之初。”



孔子曰：“何谓邪？”

孔子看见温伯雪子后一言不发。子路说：“先生想见温伯雪子已经很久了，为什么见了却不说话呢？”

孔子说：“像他那样的人，眼珠一动就已经显示了道体的存在，也就用不着再废话了。”

### 三

颜渊向孔子问道：“先生慢步我也慢步，先生快走我也快走，先生急行我也急行，先生奔驰，蹈尘无迹，而我只能瞪着眼睛落在后面了！”

孔子说：“回，这是什么意思呢？”

颜回说：“我说‘先生慢步我也慢步’，意思是先生说什么，我也跟着说什么；我说‘先生快走我也快走’，意思是先生辩论，我也跟着辩论；我说‘先生急行我也急行’，意思是先生谈论道，我也跟着谈论道；等我说到‘先生奔驰，蹈尘无迹，而我只能瞪着眼睛落在后面’的话时，是讲先生不说话便能取信于人，不徇私情，勾结便能团结一心，没有权力地位而使百姓前来归附，而我却不知道先生为什么能够这样。”

孔子说：“唉！怎么能够不明察呢！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心死，而人身的死亡却是次要的。太阳从东方升起而落入西方的尽头，万物莫不顺着这个方向发展变化着。凡是有眼有足的，莫不依赖太阳而取得成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万物也是如此，都是有所依赖而死，有所依赖而生。我一旦秉受自然赋予的形体，如不升华，就要等待着生命的耗尽。感受外物的影响而变化运动，日日夜夜不曾消停，不知道未来的归结，只有这个自然赋予的形体。即使洞察性命之情的人，也无法规划自己的命运，我因此随时随地与自然同息共往。我与你终身相处，而你却像交臂而过一样没有真正认识我，这不感到悲哀吗？你大概看清楚的是我的那些粗显的形迹吧。那些粗迹已经消失殆尽了，而你还以为存在而追求它，这犹如在奔马飞驰而过的集市中寻找这匹奔马一样可笑。我对你的思念的存在很快就会忘掉，你对我的思念也会很快忘掉。虽如此，你还担心什么呢！虽然忘却了过去的我，我还有不可被遗忘的真我存在。”

### 四

孔子去见老聃，老聃刚刚洗完头发，正在披散着头发晾干，一动不动，活像一个木头人。孔子便退下来等待。过了一会儿，孔子见面说道：“我是眼睛花了，还是真的这样？刚才先生身体正直不动，犹如枯木，好像超然物外，遗弃人世而独立存在。”

老聃说：“我的精神遨游于万物产生前的混沌境界。”

孔子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尝为汝议乎其将：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为，而莫见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归，始终相反乎无端，而莫知其所穷。非是也，且孰为之宗！”

孔子曰：“请问游是。”

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

孔子曰：“愿闻其方。”

曰：“草食之兽，不疾易藪；水生之虫，不疾易水。行小变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而死生终始将为昼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丧祸福之所介乎！弃隶者若弃泥涂，知身贵于隶也。贵在于我而不失于变。且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夫孰足以患心！已为道者解乎此。”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犹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脱焉！”

老聃曰：“不然。夫水之于沟也，无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于德也，不修而物不能离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

孔子出，以告颜回曰：“丘之于道也，其犹醯鸡与！微夫子之发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 五

庄子见鲁哀公，哀公曰：“鲁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

庄子曰：“鲁少儒。”

哀公曰：“举鲁国而儒服，何谓少乎？”

庄子曰：“周闻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屨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为不然，何不号于国中曰：‘无此道而为此服者，其罪死！’”



老聃说：“这种境界，心里困惑而不知晓，张口想说又说不清楚。尝试为你说个大概：最强盛的阴气肃肃然非常寒冷，最强盛的阳气赫赫然非常酷热。肃肃的阴气出自天，赫赫的阳气生于地，两者互相交通融和就产生了万物。有人把这种变化视为自然的纲纪，但却看不见这纲纪的形迹。阴阳二气的消逝、生长和充盈、空虚，时而隐晦，时而明朗，天天改变，月月变化，无时不起作用，却看不到谁在用功。万物的产生有它萌发的地方，万物的死亡有它归宿的地方，生与死，始与终，相反相因，循环往复，无法知道它的穷尽。如果不是万物本源之初的大道，有谁能主宰万物的变化呢！”

孔子说：“请问游心于大道的情形。”

老聃说：“获得了大道，最为美好，最为快乐。谁能够体悟到这最美好的大道，遨游于这最快乐的境界，他就是最为完善的至人。”

孔子说：“希望听听悟道的方法。”

老聃说：“吃草的野兽不厌恶更换草泽，水生的虫子不厌恶改换水源。这些只是发生了小的变化，并没有失去根本，所以喜怒哀乐的情绪就不会进入胸中。天地之间，万物的本性是一样的。如果明白万物一体的道理而混同于万物，那么四肢躯体如同尘垢一样可以抛弃，而死生终始犹如昼夜交替那样平平常常，这些都不能扰乱他的心境，何况得失祸福一类的事更不会介意了！抛弃身外隶属之物的人，就像丢弃土块烂泥一样轻松，这是懂得身体比外物珍贵，珍贵自我就不会因外物的变化而失去自然的本性。况且万物的变化没有止尽，还有什么东西值得内心忧虑呢！已经得道者会明白此理的。”

孔子说：“先生的道德能与天地相匹配，还借用至理名言来修养心性，那在古代的君子，谁不这样做呢！”

老聃说：“不是这样的。泉水自然涌出，因为无所作为，才自然纯净。至人对于道德，因为无所修为，万物才会不离开他。犹如天本来就崇高，地本来就深厚，日月本来就明亮，哪里用得着修养呢！”

孔子出来，把这些告诉颜回，说道：“我对于大道，就好像醋瓮中的蠅虫那样无知！没有先生的启蒙，我不会知道天地间有如此伟大周全的道理。”

## 五

庄子去见鲁哀公，哀公说：“鲁国多是儒士，很少有人学习先生的道术。”

庄子说：“鲁国儒士很少。”

哀公说：“全鲁国的人差不多都穿着儒服，怎么说很少呢？”

庄子说：“我听说，戴着圆形帽子的儒士，能够知晓天时，穿着方形鞋子的儒士，能够通晓地理，佩带着用丝绳系着的玉块的人，遇事果断。君子中有此道术的，未必穿儒士的服装，穿儒士服装的，未必懂得这种道术。你一定要认为不是这样，为什么不在国内发布号令，说：‘无儒士之道术而穿儒士之服的，处以死罪！’”



于是哀公号之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公即召而问以国事，千转万变而不穷。

庄子曰：“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可谓多乎？”

六

百里奚爵禄不入于心，故饭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贱，与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于心，故足以动人。

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僵僵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赢。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

七

文王观于臧，见一丈夫钓，而其钓莫钓，非持其钓，有钓者也，常钓也。

文王欲举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终而释之，而不忍百姓之无天也。于是旦而属之大夫曰：“昔者寡人梦见良人，黑色而颀，乘驳马而偏朱蹄，号曰：‘寓而政于臧丈人，庶几乎民有瘳乎！’”

诸大夫蹴然曰：“先君王也。”

文王曰：“然则卜之？”

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无它，又何卜焉。”

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无更，偏令无出。三年，文王观于国，则列士坏植散群，长官者不成德，黜斛不敢入于四竟。列士坏植散群，则尚同也；长官者不成德，则同务也；黜斛不敢入于四竟，则诸侯无二心也。文王于是焉以为大师，北面而问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应，泛然而辞，朝令而夜遁，终身无闻。

颜渊问于仲尼曰：“文王其犹未邪？又何以梦为乎？”

仲尼曰：“默，汝无言！夫文王尽之也，而又何论刺焉！彼直以循斯须也。”

# +

于是鲁哀公发布号令,五天后,鲁国没有再敢穿儒服的人。只有一个男子,身穿儒服站立在哀公门外。哀公召入,询问国家大事,这个男子不管所问千转万变,都能应答不穷。

庄子说:“全鲁国只有一个儒士,能说多吗?”

## 六

百里奚不把爵禄放在心上,所以喂牛而牛肥壮,致使秦穆公忘记了他的低贱地位,把国家政事交给他。虞舜不把生死放在心上,所以他的高尚品德才足以感人。

宋元君将要画图,许多画工都来了,接受召见后而站在一边,还有一半多的画工舔着笔,调着墨,在门外等候。有一个画工姗姗来迟,入室不快走,接见后不待立等候,径回馆舍。宋元君派人去察看,只见他解开衣襟,赤身裸体,叉开两腿坐在那里。宋元君知道后,说道:“可以了,这是个真正的画师。”

## 七

周文王在臧地巡视,看见一位老人正在垂钓,而他虽在垂钓却无心钓鱼;他并非有心持竿垂钓,而是别有所钓,他就是这样经常在此垂钓。

文王想举荐他,并把国政交给他,却害怕大臣们和父老兄弟们有猜忌不服之心,打算终止作罢,又不忍百姓得不到庇护。于是早晨把各位大夫们召集来,说道:“夜间,寡人梦见一位贤良之人,黑色的面孔,脸上长了许多胡须,骑着一匹杂色的马,这马的半边蹄子是红色的,他号令说:‘把你的政事托付给臧地的老人,差不多老百姓的苦难就能免除了!’”

各位大夫惊惧不安地说:“这是先王啊。”

文王说:“既然如此,就占卜问问神灵吧。”

各位大夫说:“谨遵先王之命,您不应有别的想法,又何必占卜呢。”

于是文王便把臧地老人迎来,并把国事托付给他。这期间,典章法规没有更改,偏颇的政令也不曾发布。三年后,文王在国内视察,只见有爵位的士人解散了朋党和徒众,朝内长官不再显扬自己的功德,境外的各式各样的量器不敢流入国内使用。士人解散朋党徒众,这是和光同尘;长官不显扬功德,这是与众人共事而不离异;境外的量器不敢流入国内使用,这是诸侯不生二心。文王于是拜臧地老人为太师,以臣下之礼,面北而问道:“这样的政治可以推行于天下吗?”臧地老人好像不明白的样子默不作声,漫不经心地予以拒绝。早晨还在发布政令,晚上就逃逸了,终生没有消息。

颜渊问孔子说:“文王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吧?他为什么要托梦去欺骗臣下呢?”

孔子说:“住口,你不要多嘴!文王已经很完善了,你又何必议论讥讽呢!他只不过是顺应众人一时的感情需要罢了。”

# +

+

八

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贯，措杯水其肘上，发之，适矢复沓，方矢复寓。当是时，犹象人也。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尝与汝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若能射乎？”

于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进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尔于中也殆矣夫！”

九

肩吾问于孙叔敖曰：“子三为令尹而不荣华，三去之而无忧色。吾始也疑子，今视子之鼻间栩栩然，子之用心独奈何？”

孙叔敖曰：“吾何以过人哉！吾以其来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为得失之非我也，而无忧色而已矣。我何以过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将踌躇，方将四顾，何暇至乎人贵人贱哉！”

仲尼闻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说，美人不得滥，盗人不得劫，伏戏、黄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无变乎己，况爵禄乎！若然者，其神经乎大山而无介，入乎渊泉而不濡，处卑细而不惫。充满天地，既以与人，己愈有。”

十

楚王与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丧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丧吾存”，则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观之，则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

十

八

列御寇为伯昏无人表演射箭，他把弓拉得满满的，在肘臂上放上一杯水，开始发箭。第一箭刚离弦，第二箭就已经搭上，就这样一支箭接一支箭地发射出去，极其神速。当时他身体纹丝不动，就像木偶人一样。伯昏无人说：“这只是有心射箭之射，并非是无心的不射之射。试着跟你一起登上高山，脚踩危石，身临万丈深渊，那时你还能射吗？”

于是伯昏无人就登上高山，踩在险峻的岩石上，身临万丈深渊。他背临深渊而后退，直至有三分之二的脚已经悬空才止步，于是召列御寇到前面来。这时列御寇吓得伏在地上，冷汗一直流到脚后跟。伯昏无人说：“一个得道的至人，上能窥视青天，下能测度黄泉，精神充溢八方，神气始终饱满不变。如今你却恐惧得眼花缭乱，你若再想射中恐怕很难了！”

九

肩吾向孙叔敖问道：“你曾经三次出任令尹一职而没有感到荣耀和华贵，你三次被免除令尹一职而没有丝毫的忧虑。我起初还怀疑你是装出来的，现在看你鼻息出入舒缓悠长的样子，果真不假，你的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孙叔敖说：“我哪有过人的地方啊！我只是认为这令尹一职，它来了你不可以推却，它走了你不可以阻止。我认为得与失都不是我所能决定的，我所做的只是无忧无虑罢了。我哪有过人的地方啊！而且不知道所谓的荣耀和华贵是在令尹一职上呢？还是在我身上呢？如果它在令尹一职上，那么就与我无关；如果它在我的身上，那么就与令尹一职无关。我正在从容自得，四顾遐想，哪有时间去考虑人的高贵与卑贱呢！”

孔子听到后说：“古时候的真人，智者不能说服他，美女不能淫乱他，强盗不能劫持他，伏羲、黄帝不能与他交朋友。就是生死这样的大事，也不能使他的本性发生变化，何况爵位和俸禄呢！像这样的人，他的精神遨游泰山也不会遇上阻碍，潜入深渊也不会沾湿衣裳，身处卑微的地位也不会疲惫。他的精神充满天地，越是尽力济人，越是感到更加富有。”

十

楚王与凡君坐在一起，不一会儿，楚王左右的近臣就有三个人相继传说“凡国灭亡了”。凡君说：“凡国的灭亡，也不能让我丧失真性的存在。”那么“凡国的灭亡也不能让我丧失真性的存在”这句话，是说楚国的存在也不能保存他的存在。由真性的观点看来，凡国不曾灭亡而楚国不曾存在。

十



## 知北游第二十二

—

知北游于玄水之上，登隐弇之丘，而适遭无为谓焉。知谓无为谓曰：“予欲有问乎若，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三问而无为谓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

知不得问，反于白水之南，登狐阙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问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将语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

知不得问，反于帝宫，见黄帝而问焉。黄帝曰：“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

知问黄帝曰：“我与若知之，彼与彼不知也，其孰是邪？”

黄帝曰：“彼无为谓真是也，狂屈似之，我与汝终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为也，义可亏也，礼相伪也。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故曰：‘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今已为物也，欲复归根，不亦难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





知到北方的玄水边游览，登上了隐弇之丘，恰巧遇上了无为谓。知对无为谓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怎样思索怎样考虑才能懂得道？怎样生活怎样做事才能符合道？依从什么采用什么途径才能得到道？”知三问而无为谓皆不回答。不是不回答，而是不知道回答。

知得不到解答，返回白水的南边，登上了孤阙之丘，看见了狂屈。知便把问无为谓的话，转问于狂屈。狂屈说：“唉，我知道这些问题，等一会儿我告诉你。”狂屈心中想说，突然却忘记了想要说的话。

知又没有得到解答，便返回帝宫，见到了黄帝便问他。黄帝说：“无所思考、无所顾虑方能知道道，无所处身、无所行事方能符合道，无所依从、无所选择方能得到道。”

知问黄帝说：“我和你知道了这些说法，可无为谓和狂屈却不知道，那么谁是对的呢？”

黄帝说：“那无为谓是真正对的，狂屈差不多，我和你始终没有能够接近大道。知道的人不说出，说出的人不知道，所以圣人实行的是不用言传的教育。道本于自然，不能依靠言传获得；德根于修养，不能凭着称述达到。仁爱是有作为的，义理是有缺欠的，礼仪是有虚伪的。所以说：‘丧失道而后才有德，丧失德而后才有仁，丧失仁而后才有义，丧失义而后才有礼。’礼，是道的假象，祸乱的开始。所以说：‘修道的人要天天减损华伪的形迹，减损了再继续减损，一直达到无所作为的程度。无所作为也就是无所不作了。’现在世人已经被物化而丧失了真性，想要复归大道，不是很难了嘛！如果说容易的话，那只有悟道的大人了！生是死的伴侣，死是生的开始，谁能知道生死的始末呢！人的出生，是元气的聚合。元气聚合，人即有了生命；元气散失，人即走向死亡。若是死生相为伴侣的话，我又有何可忧患的呢！所以说万物是一体的，并无差别。只是世人把自己所喜欢的所欣赏的事物称为神奇，把自己所厌恶的所痛恨的事物称为臭腐。就像死生相伴随一样，臭腐的东西将会重新转化为神奇的东西，而神奇的东西也将会转化成臭腐的东西。所以说：‘贯通天下生死的，是一气为之而已。’因此，圣人所重视的是生死的同一性。”





知谓黄帝曰：“吾问无为谓，无为谓不应我，非不我应，不知应我也；吾问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问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

黄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与若终不近也，以其知之也。”

狂屈闻之，以黄帝为知言。

二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

今彼神明至精，与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圆，莫知其根也。扁然而万物自古以固存。六合为巨，未离其内；秋豪为小，待之成体。天下莫不沉浮，终身不故；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可以观于天矣。

三

啮缺问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舍。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犊而无求其故。”言未卒，啮缺睡寐。

被衣大说，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实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与谋。彼何人哉！”

四

舜问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

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

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

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子孙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故行不知所往，处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强阳气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知对黄帝说：“我问无为谓，无为谓不回答我，不是不回答我，是不知道回答我；我问狂屈，狂屈心中想告诉我却没有告诉我，不是不告诉我，心中想告诉我而忘记了；现在我来问你，你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能接近大道呢？”

黄帝说：“说无为谓是真正知道大道，就是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大道；说狂屈好像明白大道，就是因为他忘记了什么是大道；说我和你始终没有接近大道，就是因为知道了什么是大道。”

狂屈听说后，认为黄帝的这番话算是对大道理解比较深刻的话。

## 二

天地有滋养万物的美德却不言说，四时有变化的规律而不须拟议，万物自有生成的道理而不须说明。所谓圣人，就是本于天地的美德，而能通达万物的道理。所以说至人无为，圣人作，只是观察体会天地的自然变化而已。

天地神明精妙，与万物一同千变万化。万物忽死忽生忽方忽圆，谁也不知道运化它们的根本。万物莫不翩翩然日新月异，而主宰它们的大道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天地四方虽然广大，却不能离开千变万化的大道；秋毫虽然渺小，也必须依赖大道成体。天下万物莫不随着道体的变化而沉浮，始终变化常新；阴阳四时的运行，各自有着自己的秩序，并行而不相扰。大道恍惚，若有若无，不露形迹而神妙莫测，养育万物而不显其功。这就是万物的根本，通过它就可以观察与效法自然之道了。

## 三

啮缺向披衣请教大道，披衣说：“你要端正形体，专一视听，自然的和气就会来临，收敛你的心智，专一你的气度，精神就会守住形体。德性让你美好，道行将会安居心中。看你那副天真注视的样子，好像初生的牛犊，不再固执于故我。”披衣的话声未完，啮缺已经酣然入睡。

披衣非常欣悦，吟诗离去，说：“形体好像枯槁的骸骨，内心犹如燃尽的木灰，我真知我说的道理啊，不以陈迹自持。他已经混混沌沌了，无心无智，用不着我再去替他谋虑。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 四

舜问丞说：“大道可以获得而具有吗？”

丞说：“你的身体并非由你具有，你又如何具有大道呢！”

舜说：“我的身体不归我具有，那么由谁具有呢？”

丞说：“这是天地自然寄托给你的形体，生命也并非你所具有，这是天地自然将和顺之气寄托给你；子孙也并非你所具有，这是天地自然将由你蜕变的东西寄托给你。所以人们往往行路不知到什么地方去，居住不知操守什么，饮食不知什么味道。天地自然在大道的推动下，永远在运动变化着，你又怎能获得而具有呢！”



五

孔子问于老聃曰：“今日晏闲，敢问至道。”

老聃曰：“汝齐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击而知。夫道，窅然难言哉！将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故九窍者胎生，八窍者卵生。其来无迹，其往无崖，无门无房，四达之皇皇也。邀于此者，四肢强，思虑恂达，耳目聪明。其用心不劳，其应物无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且夫博之不必知，辩之不必慧，圣人以断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损之而不加损者，圣人之所保也。渊渊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终则复始也，运量万物而不匮，则君子之道，彼其外与！万物皆往资焉而不匮，此其道与！”

“中国有人焉，非阴非阳，处于天地之间，直且为人，将反于宗。自本观之，生者，暗醜物也。虽有寿夭，相去几何？须臾之说也，奚足以为尧、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伦虽难，所以相齿。圣人遭之而不违，过之而不守。调而应之，德也；偶而应之，道也。帝之所兴，王之所起也。”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解其天弢，堕其天裘。纷乎宛乎，魂魄将往，乃身从之，乃大归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将至之所务也，此众人之所同论也。彼至则不论，论则不至；胡见无值，辩不若默；道不可闻，闻不若塞。此之谓大得。”

六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

庄子曰：“无所不在。”

东郭子曰：“期而后可。”

庄子曰：“在蝼蚁。”

+

## 五

孔子问老聃说：“今天闲暇无事，请教什么是至道。”

老聃说：“首先请你斋戒静心，疏通你的心窍，洗净你的精神，弃去你的智慧。那道，幽深难说啊！将要为你说个大概：昭昭明显之物生于冥冥幽暗之物，有类有形之物生于无形无迹之物，精神从大道产生，形体从精气产生，万物是通过不同的形体演变产生的。像具有九窍的人与兽是胎生的，像具有八窍的禽与鱼是卵生的。大道之来没有踪迹，大道之往没有尽头，没有门限，没有居房，四通八达，宽广无限。顺遂大道，四肢强健，思虑通达，耳聪目明。顺遂大道，使用心智而不疲劳，应接事物而不偏执。天没有它不高，地没有它不广，日月离开它不能运行，万物离开它不能昌盛，这就是大道啊！况且博识的人未必就有真知，善辩的人未必就有智慧，圣人已经抛弃这些了！像那增加它也不见多，减损它也不见少的东西，这是圣人所要守住的。它渊渊深邃像海，它巍巍高大无比，终而复始，运载包容万物而无一遗漏，那么君子的博识善辩之道，不就太渺小外道了吗！万物都来向它索取而它丝毫不见匮乏，这不就是真正的大道吗！”

“中原有悟道之人，非阴非阳，超越了万物阴阳两分的限制，处在天地之间，姑且存有人的形体，终将返回到万物之初的根本。从根本来看，人的生命，不过是气的聚合而已。虽然有长寿与短寿之分，又有何差别？人的言论不过是瞬时闪现，怎么能够作为判断尧和桀的是非标准呢！瓜果的生长自有一定的秩序，人伦关系虽然复杂难齐，仍然可以安排处理。圣人对待人伦，既不违背它，也不固守它，因时制宜而已。调和顺应它，便是德；偶合随顺它，便是道。帝王的兴起，就是遵循了这个道理。

“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就像骏马驰过缝隙，不过瞬息而已。万物蓬勃兴起，没有不出生的；万物又萧条冷落，没有不消逝的。已经变化而生，又将变化而死。生物为消逝的同类哀伤，人类为消逝的同类悲痛。其实，生物和人的死去，只不过是解除了自然赋予的束缚。那时人将无拘无束地离去，魂魄先走，而形体随之，于是返回太虚！从没有形体变化到有形体，从有形体变化到没有形体，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并不是将达到大道的人所追求的，这也是众人所共同讨论的问题。那即将达到大道的人是不会议论的，议论的人是不可能进入大道境界的，明察的人是遇不上大道的，所以言辩不如默默体悟；大道是不可听说的，所以听闻不如塞耳内求。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大道。”

## 六

东郭子问庄子说：“所谓道，在什么地方？”

庄子说：“无所不在。”

东郭子说：“必须指出一个地方来才可以。”

庄子说：“在蝼蛄和蚂蚁中。”

+



曰：“何其下邪？”

曰：“在稊稗。”

曰：“何其愈下邪？”

曰：“在瓦甃。”

曰：“何其愈甚邪？”

曰：“在屎溺。”

东郭子不应。

庄子曰：“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正、获之问于监市履豨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尝相与游乎无何有之宫，同合而论，无所终穷乎！尝相与无为乎！澹而静乎！漠而清乎！调而闲乎！寥已吾志。吾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来而不知其所止。吾已往来焉而不知其所终。彷徨乎冯闾，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穷。物物者与物无际，而物有际者，所谓物际者也。不际之际，际之不际者也。谓盈虚衰杀，彼为盈虚非盈虚，彼为衰杀非衰杀，彼为本末非本末，彼为积散非积散也。”

## 七

婀荷甘与神农同学于老龙吉。神农隐几，阖户昼瞑。婀荷甘日中彖户而入，曰：“老龙死矣！”

神农隐几拥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弛，故弃予而死。已矣，夫子无所发予之狂言而死矣夫！”

舛罔吊闻之，曰：“夫体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系焉。今于道，秋豪之端万分未得处一焉，而犹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体道者乎！视之无形，听之无声，于人之论者，谓之冥冥，所以论道而非道也。”

## 八

于是泰清问乎无穷，曰：“子知道乎？”

无穷曰：“吾不知。”

又问乎无为，无为曰：“吾知道。”

曰：“子之知道，亦有数乎？”





东郭子说：“怎么这样卑下呢？”

庄子说：“在稊稗这类的杂草中。”

东郭子说：“怎么越说越低下了呢？”

庄子说：“在砖瓦中。”

东郭子说：“怎么更加低下了呢？”

庄子说：“在屎尿中。”

东郭子不再说话。

庄子说：“先生所问的，原本就没有问到实质上。司正和司获向市场管理员询问踩猪验肥的方法，市场管理员便说‘每下愈况’，猪的下腿肥了，猪的全身还能不肥吗？你不要限定道在何处，没有脱离物外的道。大道原本就是无处不在的，使用再大的言辞来说明它，也是一样。‘周’、‘遍’、‘咸’这三种称谓，名称不同而实质是相同的，它们所指的是同样的意思。试让我们一起游于虚无的境界，合万物为一，见道之同源，所论之大道是无法穷尽的！试让我们一起率性无为吧！若能如此，便能恬淡而平静！寂寞而清澄！调和而悠闲！这样一来，我的心志也就虚寂了。我随着自然前往，却不知要到什么地方，去而复回，而又不知在什么地方停止。我来回往返，却从来没有想到归于何处。徜徉于虚旷之中，虽有大智之人进入其中，也不能得知大道的止境。主宰万物的大道，与万物融为一体，是没有边际的，就一物而言是有边际的，即所谓某一物的边际而已。没有边际的边际，乃是边际中没有边际。说到盈虚衰杀，大道能使万物盈虚，而大道并不盈虚；大道能使万物衰杀，而大道并不衰杀；大道能使万物有始终，而大道并非有始终；大道能使万物有积散，而大道并非有积散。”

## 七

婀荷甘与神农一同在老龙吉那里求学。神农靠着几案，大白天关起门来睡觉。中午时，婀荷甘推门而进，说：“老龙吉死了！”

神农扶着拐杖起来，“咚”的一声放下拐杖，笑着说：“先生知道我浅陋放浪，所以丢掉我而死去。完了，先生没有留下启发我的至言就死去了！”

弇罔吊听到后，说：“体悟大道的人，是天下君子所归依的人。现在他对于大道，尚且未得秋毫末端的万分之一，还能够收藏起至言而死去，更何况那些已经悟道的人呢！真正的大道，要看而无形，要听而无声，人们之间谈论大道，称为‘冥冥’，他们所称呼的大道并非是大道。”

## 八

于是泰清问无穷说：“你知道大道吗？”

无穷说：“我不知道。”

又问无为，无为说：“我知道大道。”

泰清说：“你所知道的大道也有名数吗？”





曰：“有。”

曰：“其数若何？”

无为曰：“吾知道之可以贵、可以贱、可以约、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数也。”

泰清以之言也问乎无始，曰：“若是，则无穷之弗知与无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

无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浅矣；弗知内矣，知之外矣。”

于是泰清仰而叹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

无始曰：“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无形乎！道不当名。”

无始曰：“有问道而应之者，不知道也；虽问道者，亦未闻道。道无问，问无应。无问问之，是问穷也；无应应之，是无内也。以无内待问穷，若是者，外不观乎宇宙，内不知乎大初，是以不过乎昆仑，不游乎太虚。”

## 九

光曜问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曜不得问而孰视其状貌。窅然空然，终日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搏之而不得也。

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及为无有矣，何从至此哉！”

## 十

大马之捶钩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

大马曰：“子巧与？有道与？”

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钩，于物无视也，非钩无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长得其用，而况乎无不用者乎！物孰不资焉。”

## 十一

冉求问于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

仲尼曰：“可。古犹今也。”





无为说：“有。”

泰清说：“它的名数是什么？”

无为说：“我知道大道可以贵重，可以低贱，可以聚集，可以离散，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大道的名数。”

泰清又拿这话来问无始，说：“若是这样，那么无穷的不知与无为的有知，谁对谁错呢？”

无始说：“不知说明大道的深不可测，有知说明大道比较浅显易懂；不知说明处于大道之内，有知说明已经处在大道之外了。”

于是泰清仰头而叹道：“不知才是知啊，有知才是不知啊！谁又知道不知道中的知道呢？”

无始说：“大道不可听闻，能够听闻的就不是大道；大道不可目见，眼睛看到的肯定不是大道；大道不可言说，说出来的就不是大道；要知道造化有形的万物，它本身是无形的啊！大道不应有名称。”

无始又说：“有问道的便应答的人，其实他不懂得道；那问道的人，也同样是没听说过道。道是无法询问的，问了也无法回答。无法问而还去问，这是空洞而毫无意义的发问；无法应答而还去应答，这是心中没有真道的表现。以内无真道的人去回答那空洞毫无意义的询问，如此，对外则不能观察宇宙的现象，对内则不知大道的本源，因此便不能超越昆仑之巅，不能遨游于大道的玄妙之境。”

## 九

光曜问无有说：“先生是有呢？还是无有呢？”光曜得不到回答，便仔细观察他的状态和外貌。只见他一副茫然虚空的样子，整天看他却看不见，听他却听不到，摸他却摸不着。

光曜说：“真是最高境界了，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呢！我能达到有无的状态，却不能达到无无的境界；要达到无无的境界，又哪里会走到这一步呢！”

## 十

大司马属下有个锻造宝剑的工匠，虽有八十岁了，而锻造的宝剑锋利无比，不差分毫。

大司马说：“你是手巧呢？还是有道呢？”

工匠说：“我有道。我在二十岁时就爱好锻造宝剑，对别的事物从不关注，除了宝剑，无心去观察任何东西。我锻造宝剑，既用具有实用价值的技术，同时也借助于以无用为用的大道，能长久的使用，便何况别的事情要全部借助大道呢！对于万物，谁不靠大道的资助呢！”

## 十一

冉求问孔子说：“天地没有生成之前的情形能够知道吗？”

孔子说：“可以。古时犹今时。”





冉求失问而退。明日复见，曰：“昔者吾问：‘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犹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问何谓也？”

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为不神者求邪！无古无今，无始无终。未有子孙而有子孙，可乎？”

冉求未对。仲尼曰：“已矣，未应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体。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犹其有物也。犹其有物也，无已！圣人之爱人，也终无已者，亦乃取于是者也。”

## 十二

颜渊问乎仲尼曰：“回尝闻诸夫子曰：‘无有所将，无有所迎。’回敢问其游。”

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与之相靡？必与之莫多。豨韦氏之圃，黄帝之圃，有虞氏之宫，汤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师，故以是非相齧也，而况今之人乎！圣人处物不伤物。不伤物者，物亦不能伤也。唯无所伤者，为能与人相将迎。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务免乎人之所不免者，岂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为去为。齐知之所知，则浅矣。”





冉求不再问而回去了。第二天又见孔子 ,说 :“ 昨天我问 :‘ 天地没有生成之前的情形能够知道吗 ?’ 先生说 :‘ 可以。古时犹今时。’ 昨天我还明白 ,今天就糊涂了。请问这是什么缘故 ?”

孔子说 :“ 昨天明白 ,这是心神先领会了 ;今天糊涂 ,这是又为迹象迷惑 !没有古就没有今 ,没有起始也就没有终止。没有子孙之前就已经有了子孙 ,可以吗 ?”

冉求没有应答。孔子说 :“ 算了 ,不必回答了 !不能因为活着而让死去的再活过来 ,不能因为死了而让活着的人死去。死生有所依赖吗 ?它们都与道混同为一体。有种先于天地之前就存在的东西 ,难道就是物吗 ?化育万物的不是物 ,万物的产生不可能先于道 ,万物是由道产生的。万物由道产生 ,所以生生不止 !圣人爱人始终不止 ,也是效法大道的。”

## 十二

颜渊问孔子说 :“ 我曾经听先生说过 :‘ 不要有所送 ,不要有所迎。’ 请问如何交游呢 ?”

孔子说 :“ 古代的人对外能够随物推移 ,而内心却始终保持着自然的本性而不改变 ;现在的人内心不能保全自然本性 ,而对外又与万物相抵牾。对外能够随顺万物变化的人 ,他的内心往往是纯一不变的人。何谓变化 ,又何谓不变化呢 ?何谓内心与外物相抵牾呢 ?必须做到不送不迎 ,因任自然所为 ,不能增益。豨韦氏建有苑囿 ,黄帝建有园圃 ,有虞氏建有宫殿 ,汤、武建有宫室 ,可见世道日衰 ,眼界愈窄。君子中的人 ,像儒家墨家中的老师尚且以是非相诋毁 ,更何况现在的人呢 !圣人与外物相处 ,不会去伤害外物。不伤害万物的 ,万物也不会伤害他。只有不伤害别人的人 ,方能与人相送相迎。山林与平原 ,虽与我无亲 ,却使我欣然快乐 !快乐尚未结束 ,悲哀随之而来。悲哀与快乐的到来 ,我无法拒绝 ,它们的离去 ,我也不能禁止。可悲啊 ,世俗之人只不过是哀乐等外物寄寓的旅舍 !人们只知道遇到的事物 ,而不知道所不曾遇到的事物 ;只能做他所能做的事情 ,而不能做他不能做的事情。有所不知 ,有所不能 ,本是人们不可避免的。而如果人们一定要做不知不能的事情 ,追求性分以外的东西 ,难道不是可悲吗 ?最完善的言论就是不要言论 ,最大的作为是抛弃作为。想以自己的所知去齐同别人的所知 ,那就太浅陋了。”



庄子

# 杂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徐无鬼第二十四

则阳第二十五

外物第二十六

寓言第二十七

让王第二十八





## 庚桑楚第二十三

—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垒之山。其臣之画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远之。拥肿之与居，鞅掌之为使。居三年，畏垒大壤。畏垒之民相与言曰：“庚桑子之始来，吾洒然异之。今吾日计之而不足，岁计之而有馀。庶几其圣人乎！子胡不相与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

庚桑子闻之，南面而不释然。弟子异之，庚桑子曰：“弟子何异于予？夫春气发而百草生，正得秋而万宝成。夫春与秋，岂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闻至人，尸居环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垒之细民，而窃窃焉欲俎豆予于贤人之间，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释于老聃之言。”

弟子曰：“不然。夫寻常之沟，巨鱼无所还其体，而鲋鳢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兽无所隐其躯，而夔狐为之祥。且夫尊贤授能，先善与利，自古尧、舜以然，而况畏垒之民乎！夫子亦听矣！”

庚桑子曰：“小子来！夫函车之兽，介而离山，则不免于网罟之患；吞舟之鱼，矜而失水，则蚁能苦之。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称扬哉！是其于辩也，将妄凿垣墙而殖蓬蒿也；简发而栉，数米而炊，窃窃乎又何足以济世哉！举贤则民相轧，任知则民相盗。之数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日中穴坯。吾语女：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未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





老聃的弟子中，有一个叫庚桑楚的，独得老聃之道，往北去住在畏垒山中。在他左右服役的徒仆，凡是耍小聪明和标举仁义的都让他们远离自己。却与朴拙的住在一起，留下不修饰外表的使用。住了三年，畏垒大丰收。畏垒的百姓相互说：“庚桑子初来时，我对他的行为颇感惊异。现在我按天来计算收益虽感不足，但按一年下来计算，却富富有裕。他大概就是个圣人吧！我们为什么不为他设立神位，来祝颂他的德政，为他建立社稷，把他当作国君来敬奉呢？”

庚桑子听说要面南为君，很不高兴。弟子们对庚桑子的反应感到诧异，庚桑子说：“弟子们对我的态度有什么可诧异的呢？春气勃发而百草繁盛，时逢秋天而百果收成。那春与秋，难道就没有功德可言吗？这一切不过是大道自然运行的结果罢了。我听说得道的至人，像木头人一样住在方丈大的陋室之中，而百姓任性放纵，随心所欲，不知所往。如今畏垒的小民私下议论，想把我当作贤人来奉侍，我难道是人们推崇的榜样吗？想起老聃的教诲，所以我不痛快。”

弟子说：“不是这样的。那小水沟里，大鱼不能转身，而小鱼可以曲折回旋；那小丘陵上，巨兽没有地方隐蔽身体，而对于妖狐却是藏匿的好地方。再说尊重贤人，重用能人，赏善施利，自古尧、舜就是这样，何况畏垒的百姓呢！先生还是听任他们的做法吧！”

庚桑子说：“小子们过来！你们没有听说过，那吞车的野兽，一旦独个出山，就难免遭到网罗的灾患；吞舟的大鱼，一旦流荡出水，连蚂蚁都能伤害它。所以说鸟兽不厌山高，鱼鳖不厌水深。为了保存自己的身体和本性的人，要敛藏自己，也不厌深远幽邃罢了。至于像尧和舜两人，又有什么好称颂的呢！像他们那样的分别善恶贤愚，就像妄想凿开垣墙来种蓬蒿那样愚昧；像他们那样，挑着一根根头发来梳理，数着一粒粒米来下锅，斤斤计较着又怎么能够救世呢！推举贤能之人，就会使百姓相互倾轧；任用智能之人，就会使百姓相互欺诈。这些方法，不足以使百姓淳厚。百姓对于私利一旦过于勤勉用心，就难免有子杀父，臣杀君，白天抢劫，晌午挖墙打洞的现象发生。我告诉你们：天下大乱的根源，必定生于尧、舜之间，而流弊将会存留于千载之后。千载之后，其社会必有人吃人的现象发生。”



十

二

南荣趯蹶然正坐曰：“若趯之年者已长矣，将恶乎托业以及此言邪？”

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若此三年，则可以及此言矣！”

南荣趯曰：“目之与形，吾不知其异也，而盲者不能自见；耳之与形，吾不知其异也，而聋者不能自闻；心之与形，吾不知其异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与形亦辟矣，而物或间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谓趯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虑营营。’趯勉闻道，达耳矣！”

庚桑子曰：“辞尽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鸡不能伏鹄卵，鲁鸡固能矣！鸡之与鸡，其德非不同也。有能与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见老子！”

南荣趯赢粮，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

老子曰：“子自楚之而来乎？”

南荣趯曰：“唯。”

老子曰：“子何与人偕来之众也？”

南荣趯惧然顾其后。

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谓乎？”

南荣趯俯而惭，仰而叹，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问。”

老子曰：“何谓也？”

南荣趯曰：“不知乎人谓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躯；不仁则害人，仁则反愁我身；不义则伤彼，义则反愁我己。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趯之所患也。愿因楚而问之。”

老子曰：“向吾见若眉睫之间，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规规然若丧父母，揭竿而求诸海也。女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无由入，可怜哉！”

南荣趯请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恶。十日自愁，复见老子。

十

南荣趺惊悚地端坐着，说：“像我这么大的年岁，将要如何学习才能达到您所所说的境界呢？”

庚桑子说：“保全你的身体，固守你的本性，不要让你的思虑操劳过度。如此经过三年，那么就可以达到这种境界了！”

南荣趺说：“看盲人的眼睛，形状与常人无异，而盲人却看不见东西；看聋人的耳朵，形状与常人无异，而聋人却听不到声音；狂人的心与常人的心，在外形上看不出有什么不同，而狂人却不能自适。我的形体与别人的形体没有什么不同，但好像有什么东西间隔着，想要与别人相互沟通，恐怕难以做到吧？现在您对我说：‘保全你的身体，固守你的本性，不要让你的思虑操劳过度。’我勉力求道，也不过声达耳中而已！”

庚桑子说：“我想说的话已经说完了。土蜂不能孵化出豆叶中的大青虫，越地的鸡不能孵化天鹅的蛋，而鲁地的鸡却能孵化！鸡与鸡之间，它们的本质并非不同。存在能与不能的差别，那是才能有大有小。现在我的才能小，比不上老子。你为何不去求见老子呢？”

南荣趺担着粮食，走了七天七夜，来到了老子处所。

老子说：“你是从庚桑楚那里来的吗？”

南荣趺说：“是的。”

老子说：“你为什么和这么多的人一起来呢？”

南荣趺惊恐地回头看了看。

老子说：“你没有听懂我的话吧？”

南荣趺惭愧地低下头，又仰头叹息，说：“现在我忘了我应该怎样回答您，因而也忘了我要问的问题。”

老子说：“什么意思？”

南荣趺说：“不用心智吧，人们就会说我愚蠢，动用心智吧，反而会给我身体带来危害；不仁爱吧，就要害人，行仁爱吧，就反而伤害自己的身体；不行道义吧，便会伤害别人；讲道义吧，又会伤害自己。我如何避免这种情况才好呢？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我的忧患，通过庚桑楚的介绍而来请教您。”

老子说：“刚才我已经从你的眉宇间了解了你的问题，如今你的话又证实了我的推测。看你失魂落魄如丧父母的样子，像是高举着竹竿去探测大海。你是个丧失了真性的人，多么迷惘啊！你想返归原本的性情而不知如何去做，真是可怜啊！”

南荣趺请求住进学舍，培养所好的道心，扬弃所厌恶的杂念。十天后还是不满意自己而犯愁，又再次拜见老子。



老子曰：“汝自洒濯，熟哉郁郁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犹有恶也。夫外鞿者不可繁而捉，将内捷；内鞿者不可缪而捉，将外捷；外内鞿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

南荣越曰：“里人有病，里人问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犹未病也。若越之闻大道，譬犹饮药以加病也。越愿闻卫生之经而已矣。”

老子曰：“卫生之经，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诸人而求诸己乎？能儻然乎？能侗然乎？能儿子乎？儿子终日嗥而嗑不嘎，和之至也；终日握而手不掬，共其德也；终日视而目不瞑，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为，与物委蛇而同其波。是卫生之经已。”

南荣越曰：“然则是至人之德已乎？”

曰：“非也。是乃所谓冰解冻释者，能乎？夫至人者，相与交食乎地而交乐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与为怪，不相与为谋，不相与为事，儻然而往，侗然而来。是谓卫生之经已。”

曰：“然则是至乎？”

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儿子乎！’儿子动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祸亦不至，福亦不来。祸福无有，恶有人灾也！”

### 三

宇泰定者，发乎天光。发乎天光者，人见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谓之天民；天之所助，谓之天子。

学者，学其所不能学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辩者，辩其所不能辩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钧败之。

备物以将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达彼。若是而万恶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内于灵台。灵台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老子说：“你自己清洗内心，为何还闷闷不乐呢？可见心中仍有不良的念头流露出来。身心受到外物的束缚而不堪束缚与干扰的，应该内闭心神；身心为物欲所束缚而不堪束缚与干扰的，应该外闭其耳目。倘若身心内外都受到束缚和干扰，即使有道德的人都难以把持，更何况刚刚学道的人呢！”

南荣越说：“里巷中有人生了病，邻居去问得了什么病，病人能够说清得了什么病，那么这个能够以病为病的人，还不是真有病。像我这样的学习大道，犹如越是吃药病情越重一样。我只想知道护养身性的道理而已。”

老子说：“护养身性的原则，就是要看你能够保持纯一的真性吗？能够不丧失本性吗？能够不用占卜就知道吉凶祸福吗？能够守住本分吗？能够不追求往事吗？能够舍弃效法别人而从本身自求吗？能够往来无拘无束吗？能够浑然无知吗？能够像婴儿那样纯真吗？婴儿整天啼哭而喉咙不哑，这是任声自出，极其和顺的缘故；整天握着手而手不会拳曲，这是本性如此；整天看着而不眨眼，这是目光没有偏执在外物上。行走却不知往何处去，停下来却不知要做什么，与万物顺随而一起流荡。这就是护养身性的原则。”

南荣越说：“这就是得道的至人所达到的德性境界吗？”

老子说：“不是。这只不过是像胸中凝滞的寒冰已经融化了，怎么能说是达到至人的境界呢？得道的至人，他能够与人们一起求食于地，求乐于天，不会因为外界的人与物的利害关系而扰乱自己，不会有意与世俗相异，不会相互图谋什么东西，不会相互做些什么事情，无拘无束地前往，又懵懵懂懂地回来。这就是护养身性的原则。”

南荣越说：“那么这算是最高境界了吧？”

老子说：“没有达到。我曾经告诉你：‘能像婴儿那样纯真！’婴儿活动不知做什么，行走不知去哪里，身如枯树枝而心如熄灭的草灰。像这样的人，灾祸不会降临，福祿不会加身，祸福都无缘，怎么会有人为的灾难呢！”

### 三

心宇泰然安定，便能发出自然之光。能够发出自然之光的人，便能照见真我。能够修养真性的人，才会有永恒的泰然安定的心胸。具有永恒的泰然安定的心胸的人，人们才会归附他，上天才会保佑他。人们所归附的人，称之为天民；上天所保佑的人，称之为天子。

所谓学，就是学习他本来所学习不到的东西；所谓行，就是践行他本来不能履行的事物；所谓辩，就是能够辩论他本来不能辩论的是非。知识止于他不可能再晓知的事物，这就到头了！假使他不到此停止，自然的力量也会让他失败。

准备必要的物资来奉养身体，深埋思虑来修养本心，用诚敬之心来应接外物。如果做到这些而还遭遇各种灾祸，这都是天意，而非人为，不足以扰乱修养的真性，不可以积存于心灵。那心灵，有所持守却不知持守的是什么，更不可有意持守。



不见其诚己而发 ,每发而不当 ,业入而不舍 ,每更为失。为不善乎显明之中者 ,人得而诛之 ;为不善乎幽间之中者 ,鬼得而诛之。明乎人 ,明乎鬼者 ,然后能独行。

券内者 ,行乎无名 ;券外者 ,志乎期费。行乎无名者 ,唯庸有光 ;志乎期费者 ,唯贾人也。人见其跂 ,犹之魁然。与物穷者 ,物入焉 ;与物且者 ,其身之不能容 ,焉能容人 ! 不能容人者无亲 ,无亲者尽人。兵莫憯于志 ,镆铍为下 ;寇莫大于阴阳 ,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非阴阳贼之 ,心则使之也。

#### 四

道通 ,其分也 ,其成也 ,毁也。所恶乎分者 ,其分也以备 ,所以恶乎备者 ,其有以备。故出而不反 ,见其鬼。出而得 ,是谓得死。灭而有实 ,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 !

出无本 ,入无窍。有实而无乎处 ,有长而无乎本剽 ,有所出而无窍者有实。有实而无乎处者 ,宇也 ;有长而无本剽者 ,宙也。有乎生 ,有乎死。有乎出 ,有乎入 ,入出而无见其形 ,是谓天门。天门者 ,无有也。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 ,必出乎无有 ,而无有一无有。圣人藏乎是。

#### 五

古之人 ,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 ? 有以为未始有物者 ,至矣 ,尽矣 ,弗可以加矣 ! 其次以为有物矣 ,将以生为丧也 ,以死为反也 ,是以分已。其次曰始无有 ,既而有生 ,生俄而死 ;以无有为首 ,以生为体 ,以死为尻。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 ,吾与之友。是三者虽异 ,公族也。昭景也 ,著戴也 ;甲氏也 ,著封也 ,非一也。



没有真情实感而妄发，所发出的情感往往不当，俗事充入心胸而不舍弃，每每损失更重。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坏事的人，人人能够惩罚他；在暗地幽间做坏事的人，鬼神能够惩罚他。只有光明正大地面对人民和鬼神，然后才能独行而不畏惧。

务内之人，做事朴实无华，不显露名迹；务外之人，态度骄矜，志在聚敛财富。做事不显露名迹的人，虽然平常却闪闪有光；志在聚敛财富的人，只不过是商人的行为。人们见他踮起脚跟站着，好像很魁梧。能与外物相终始的，外物就会依附他；与外物相抵牾的，连自身尚且不能容纳，怎么能够容纳人呢！不能容纳他人的人，也就无人亲近；无人亲近的人，实际上也是被人丢弃的人。兵器比不上意志锋利，即使像镆铔这样的宝剑也等而下之；敌寇比不上阴阳二气厉害，天地之间逃脱不了它的控制。这并非阴阳二气伤害人，而是人的内心造成的。

#### 四

大道贯通于一切事物之中，有的事物分离了，有的事物生成了，有了生成也就有了毁灭。厌恶事物分离的人，看见分离的事物总是求全责备；厌恶全备的人，看到全备的事物总是更求全备。这种人欲求外驰而不返，便会出现死亡的征兆；欲求外驰而自以为有所得，这不过是得其死路。真性已灭而徒有形骸的人，犹如死鬼一般。如果让有形的身体，效仿无形的大道，那么也就心定体安了！

大道流动着却找不到源头，大道敛藏着却没有固定的窍穴。大道实存而找不见它的处所，大道源远流长而找不到它的尽头。大道敛藏而没有固定，但它却是真实的存在。真实存在却没有固定的居所，这便是说大道充斥空间，无所不在；大道源远流长，找不到它的尽头，这便是说大道与时间同始终，无时不在。万物千变万化，有生有死，有出有入，但却始终不显露任何的形迹，这就叫做造物的门户。所谓造物的门户，就是无有，万物都是从无有产生的。有，不能从有中产生出来，必须从无有中产生出来，而无有即是一切皆无。得道的圣人正是藏身于这等虚无的境界中。

#### 五

古时候的人，他们的认知达到了最高的境界。最高境界是怎样的呢？有人认为宇宙开始时，原本就没有任何东西存在，这种认识可谓达到了极致，达到了尽头，无以复加了！其次有人认为原始本有万物的存在，但把产生看成丧失，把死亡看成是自然的回归，这里已经有了生与死的区别了。再其次是认为宇宙初始并没有万物，后来才有了生命，这生命很快就死亡了；他们把无看作是有，把生命看作是躯体，把死亡看作是尾骨。谁能认识到有与无、死与生实为一体的，我们就和他交朋友。以上三种认识虽然有区别，但都是同一宗族，皆以大道为宗。犹如楚国的昭氏、景氏以官职而著称，屈氏以封邑而著称，同一王族而姓氏不同。

十

有生臧也 ,披然曰移是。尝言移是 ,非所言也。虽然 ,不可知者也。腊者之有臠胾 ,可散而不可散也 ;观室者周于寝庙 ,又适其偃焉。为是举移是。

请尝言移是 :是以生为本 ,以知为师 ,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实 ,因以己为质 ,使人以为己节 ,因以死偿节。若然者 ,以用为知 ,以不用为愚 ;以彻为名 ,以穷为辱。移是 ,今之人也 ,是蚘与学鸠同于同也。

六

蹶市人之足 ,则辞以放骜 ,兄则以姬 ,大亲则已矣。故曰 :至礼有不人 ,至义不物 ,至知不谋 ,至仁无亲 ,至信辟金。

七

彻志之勃 ,解心之谬 ,去德之累 ,达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 ,勃志也 ;容动色理气意六者 ,谬心也 ;恶欲喜怒哀乐六者 ,累德也 ;去就取与知能六者 ,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 ,正则静 ,静则明 ,明则虚 ,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

道者 ,德之钦也 ;生者 ,德之光也 ;性者 ,生之质也。性之动谓之为 ,为之伪谓之失。知者 ,接也 ;知者 ,谟也。知者之所不知 ,犹睨也。动以不得已之谓德 ,动无非我之谓治 ,名相反而实相顺也。

八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无己誉。圣人工乎天 ,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佞乎人者 ,唯全人能之。唯虫能虫 ,唯虫能天。全人恶天 ? 恶人之天 ? 而况吾天乎人乎 !

十

生命的过程犹如锅底上的黑点，倾刻而生，又忽然而散，这种分明的转移现象，称为移是。尝试谈谈移是的情况，但是又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虽然说不清楚，不说更是难懂。例如大祭时必须要有牛胃和牛蹄，平时牛胃和牛蹄是可以分开放的，但祭祀时却不可分散。又如观看宫室的人，游遍寝庙之后，又难免不去厕所方便。为了说明移是而举了这些实例。

让我试着讲讲移是：它是以自身为根本，以智慧为指导，以此来驾驭是非。果真有名与实的区别，便以自己为是非判断的标准，让人以自己的节操为榜样，因此用死来殉节。像这样，便是以有为为聪明，以无用为愚蠢；以显达为荣耀，以困厄为耻辱。这种转移是非的移是，正是现在人的行为，与蝮与学鸠讥笑大鹏，同样是无知的。

## 六

不慎踩了街上人的脚，便会说自己太放肆了；若是踩了哥哥的脚，只要稍加抚慰就可以了；若是不慎踩了父母的脚，也就算了。由此说来，最高的礼不分人我，最高的义不分物我，最高的智慧不去谋划，最高的仁爱无所偏爱，最高的诚信不须用金钱为质。

## 七

撤除意志上的悖乱，解除心灵上的束缚，抛弃道德上的拖累，疏通大道上的障碍。尊贵、富有、地位、尊严、名声、利禄六者，是对意志的扰乱；仪容、举止、美色、辞理、义气、情意六者，是对心灵的束缚；憎恶、欲望、喜欢、愤怒、悲哀、快乐六者，是对道德的拖累；舍弃、趋就、获取、给予、智谋、技能六者，是对大道的障碍。这四个方面的六种情况，如果不在胸中摇荡，就会让内心平正，平正就会寂静，寂静就会明澈，明澈就会虚空，虚空就会无所作为而无不作了。

大道，因无为而被德所尊崇；生命，是德藉以发光发热的地方；天性，这是生命的本质所在。率性而动，叫做有所作为；有所作为而偏离本性，叫做失去本真。知识是接触外物而获取的，智慧是由内心的谋虑而产生的。有智慧的人也有不了解的知识，犹如眼睛斜视而不见全貌。迫近而后动，和而不唱，可以称为德；率性而动，不舍我随物，可以称为治，德与治虽然称谓相异，其实质是相同的。

## 八

羿擅长于射中微小的目标，却不善于使人不称赞自己。圣人善于效法自然，却不善于使人忘掉自己。能够随顺自然而又善于使人忘掉自己的，只有得道之人才能做到。只有虫能够安于它的自然本性，只有虫能够保全它的自然本性。得道之人哪里知道有自然之天？哪里知道有人为之天？更何况以自己来分辨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人为呢！

+

九

一雀适羿 羿必得之 威也 ;以天下为之笼 则雀无所逃。是故汤以胞人笼伊尹 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笼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笼之而可得者 无有也。

十

介者搆画 外非誉也 ;胥靡登高而不惧 遗死生也。夫复谄不馈而忘人 忘人 因以为天人矣 ! 故敬之而不喜 侮之而不怒者 唯同乎天和者为然。出怒不怒 则怒出于不怒矣 ;出为无为 则为出于无为矣 ! 欲静则平气 欲神则顺心。有为也欲当 则缘于不得已。不得已之类 圣人之道。

+



九

一只鸟雀向羿飞来，羿必然会获取它，这是箭的威力；若把天下作为笼子，所有的鸟雀都无法逃脱。所以，商汤以庖厨之职便笼络了伊尹，秦穆公以五张羊皮就笼络了百里奚。所以，不用其喜好就能笼络住人心的，那是不曾有的事情。

十

被砍去一只脚的人，他摒弃了饰容之具，这是因为他已经把毁誉置之度外；服刑的人登高而不惧怕，因为他们忘掉了生死。屡遭恐吓而无心报复，这是忘掉人情的人。忘却人情的人，也就成为顺从天道的人！所以，能够做到别人尊敬自己而不高兴，别人侮辱自己而不发怒的，只有与自然冲和之气相吻合的人才能做到。发出怒气而不怒，那么这怒气出于无心之怒了；有所作为而是出于无心作为，那么这种作为也就是出于无为了。要想安静，就要心平气和；要想精神舒畅，就要心气和顺。一旦有所作为而想使作为适当，就应该出于不得已。凡事都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就是圣人之道。





## 徐无鬼第二十四



徐无鬼因女商见魏武侯，武侯劳之曰：“先生病矣，苦于山林之劳，故乃肯见于寡人。”

徐无鬼曰：“我则劳于君，君有何劳于我！君将盈耄欲，长好恶，则性命之情病矣；君将黜耄欲，擊好恶，则耳目病矣。我将劳君，君有何劳于我！”武侯超然不对。

少焉，徐无鬼曰：“尝语君吾相狗也：下之质，执饱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质，若视日；上之质，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马也。吾相马，直者中绳，曲者中钩，方者中矩，圆者中规。是国马也，而未若天下马也。天下马有成材，若恤若失，若丧其一。若是者，超轶绝尘，不知其所。”武侯大悦而笑。

徐无鬼出，女商曰：“先生独何以说吾君乎？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为数，而吾君未尝启齿。今先生何以说吾君？使吾君说若此乎？”

徐无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马耳。”

女商曰：“若是乎？”

曰：“子不闻夫越之流人乎？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虚空者，藜藿柱乎黼黼之径，踉位其空，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况乎昆弟亲戚之警欬其侧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欬吾君之侧乎！”



徐无鬼通过女商来见魏武侯，武侯慰劳他说：“先生太疲惫了，山林中的生活很辛苦，所以才肯来见我。”

徐无鬼说：“我应当慰劳您，您有什么来慰劳我呢！您将要满足嗜好和欲望，滋长喜好和厌恶的感情，那么您的生命的真性就要受到伤害；您将要排除嗜好和欲望，去掉喜好和厌恶的感情，那么您的耳朵眼睛就会不舒服了。我应当慰劳您，您有什么来慰劳我呢！”武侯听了怅然若失，不能回答。

过了一会儿，徐无鬼说：“我尝试说给你听，我是如何相狗的。下等品质的狗，吃饱了就不再搏执，这与野猫的本性相同；中等品质的狗，挺胸昂头，如望日一般；上等品质的狗，好像忘了自身的存在。我相狗又不如相马灵验。我相的马，奔跑起来，该直的地方符合绳墨，该弯的地方符合钩尺，该方该圆的地方符合规矩，称得上是国中良马。不过这国中良马还比不上天下的良马。天下的良马自有天然生成的材质，它平时安然独立，若有所失，像是形体不复存在；一旦跑起来，蹈尘无迹，超越群马，不知奔向何处。”武侯听了高兴地笑起来。

徐无鬼出来之后，女商说：“先生是用什么办法让我的国君高兴的呢？我让国君高兴的办法无非是，横说就用《诗》、《书》、《礼》、《乐》，纵说就用《金板》、《六弢》，这些经典运用到国家大事上，可以收到无数的功效，可是我的国君听了却无动于衷，没有开口笑过。现在先生是如何劝说我的国君，使我的国君这样高兴呢？”

徐无鬼说：“我只不过是告诉他如何相狗相马罢了。”

女商说：“真的如此吗？”

徐无鬼说：“你没有听说那流亡到越国去的人吗？离开故国几天，见到了好朋友就欢喜；离开故国十天个把月，只要见到了从前在故乡见过的人就欢喜；等到离开故国一周年的时候，就是见到了长相类似故乡的人都欢喜。这不就是远离故国故人愈久，而思念故国故人愈深吗？那逃到空旷无人地方的人，杂草堵塞了黄鼠狼出没的路径，一个人踉踉跄跄地生活在丛林杂草的空隙之间，就是听到人的脚步声都会高兴起来，更何况兄弟亲戚在他的旁边说笑呢！没有人用真人的言论在国君旁边说笑，已经很久了！”

十

二

徐无鬼见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厌葱韭，以宾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

徐无鬼曰：“无鬼生于贫贱，未尝敢饮食君之酒肉，将来劳君也。”

君曰：“何哉！奚劳寡人？”

曰：“劳君之神与形。”

武侯曰：“何谓邪？”

徐无鬼曰：“天地之养也一，登高不可以为长，居下不可以为短。君独为万乘之主，以苦一国之民，以养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许也。夫神者，好和而恶奸。夫奸，病也，故劳之。唯君所病之，何也？”

武侯曰：“欲见先生久矣。吾欲爱民而为义偃兵，其可乎？”

徐无鬼曰：“不可。爱民，害民之始也；为义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为之，则殆不成。凡成美，恶器也。君虽为仁义，几且伪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变固外哉。君亦必无盛鹤列于丽譙之间，无徒骥于锱坛之宫，无藏逆于得，无以巧胜人，无以谋胜人，无以战胜人。夫杀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养吾私与吾神者，其战不知孰善？胜之恶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诚，以应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脱矣，君将恶乎用夫偃兵哉！”

三

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为御，昌寓骖乘，张若、謵朋前马，昆阍、滑稽后车。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无所问涂。

适遇牧马童子，问涂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

曰：“然。”

“若知大隗之所存乎？”

曰：“然。”

黄帝曰：“异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请问为天下。”

十

二

徐无鬼见到武侯，武侯说：“先生住在山林里，吃橡子和栗子，厌弃葱韭，把我丢弃已经很久了。现在你已经老了，是想求酒肉美味呢，还是想给我的社稷带来福分呢？”

徐无鬼说：“我生于贫贱，从来没有敢想饮食您的酒肉，我是来慰问您的。”

武侯说：“这话怎么说起呢？怎么慰劳我呢？”

徐无鬼说：“慰劳您的精神和形体。”

武侯说：“怎么说呢？”

徐无鬼说：“天地养育众生都是一样的，登上高处不可以认为高人一等，处在下位不可以认为就低人一头。你是天下的君主，却劳苦一国的百姓，来供养自己的耳目鼻口的享乐，而得道的人是不会贪图享乐的。得道的人喜好和同万物而厌恶奸私。奸私就是一种贪婪之病，所以我来慰劳您。只有您患此病，为什么呢？”

武侯说：“想见到先生已经很久了。我想爱护人民，为了仁义而停止战争，这样可以吗？”

徐无鬼说：“不可以。爱民，这是害民的开始；为仁义停战，这是造成战争的根源。您从这方面下手治国，恐怕不能成功。凡是想借此成就美名的，就会成为作恶的工具。您虽然说是为了仁义，其实已经接近于弄虚作假了！仁义的形迹必然发展为虚伪的形迹，有成就则必有失败，内心有变必然招致外来战争。您一定不要大规模地陈兵于楼观之间，不要把步兵骑兵集中在祭祀的宫殿前，不要在心中包藏祸心，不要用智巧战胜别人，不要用谋略胜过别人，不要用战争打败别人。杀害别国的人民，兼并他国的土地，用来奉养自己身体和精神，这样的战争不知有什么好处？真正的胜利又在哪儿？您假如不能停止爱民，不如修养内心的诚意，以此顺应天地自然之情，不用仁义去干扰百姓的正常生活。百姓已经脱离了死亡，您哪里还用得着停止用兵呢！”

三

黄帝将要到具茨之山去拜见大隗，方明驾车，昌寓陪乘，张若、嫫朋在马前做向导，昆阇、滑稽在车后跟车。到了襄城郊野，黄帝等七圣人都迷了方向，没有地方可以问路。

正恰遇上了牧马童子，便向他问路，说：“你知道具茨之山吗？”

牧马童子说：“知道。”

又问：“你知道大隗住在哪里吗？”

牧马童子说：“知道。”

黄帝说：“奇异啊小童！不仅知道具茨之山，还知道大隗在的地方。请问如何治理天下。”



小童曰：“夫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游于六合之内，予适有瞽病，有长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车而游于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复游于六合之外。夫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

黄帝曰：“夫为天下者，则诚非吾子之事。虽然，请问为天下。”小童辞。

黄帝又问。小童曰：“夫为天下者，亦奚以异乎牧马者哉！亦去其害马者而已矣！”

黄帝再拜稽首，称天师而退。

#### 四

知士无思虑之变则不乐，辩士无谈说之序则不乐，察士无凌谄之事则不乐，皆囿于物者也。

招世之士兴朝，中民之士荣官，筋力之士矜难，勇敢之士奋患，兵革之士乐战，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广治，礼教之士敬容，仁义之士贵际。

农夫无草莱之事则不比，商贾无市井之事则不比，庶人有旦暮之业则劝，百工有器械之巧则壮。

钱财不积则贪者忧，权势不尤则夸者悲。势物之徒乐变，遭时有所用，不能无为也。此皆顺比于岁，不物于易者也。驰其形性，潜之万物，终身不反，悲夫！

#### 五

庄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谓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

惠子曰：“可。”

庄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尧也，可乎？”

惠子曰：“可。”



小童说：“治理天下，就像刚才你们无所问路一样就可以了，还有什么事可做呢！我小的时候自己就遨游于天地之内了，当时正有目眩之病，有个长者教导我说：‘你可以乘着太阳之车，到襄城郊外广漠的旷野去遨游吧。’现在我的病好些了，我又要到天地之外去遨游。治理天下不过如此罢了，我又何必多事呢！”

黄帝说：“治理天下的事，原本不是你做的事。尽管如此，还想问问你如何治理天下。”小童不予回答。

黄帝再次询问。小童说：“治理天下的事，与牧马有什么区别呢！不过是清除那些伤害马的本性的东西罢了！”

黄帝叩头再三拜谢，称小童为天师，而后退去。

#### 四

智谋之士如果没有提供思虑的机变之事是不快乐的，口辩之士如果没有谈论的话题与程序是不快乐的，好察之士如果没有欺凌与责难事情的发生是不快乐的，他们都是被外物所拘限的人。

招摇于世的人好在朝廷中炫耀自己，中等资质的人以做官为荣，体格强健的人以排险解难自夸，勇敢无畏的人喜欢奋身地排除祸患，披甲戴盔的人以参战为快乐，隐居清修的人留意自己的名声，注重法律的人大力推广法治，讲究礼教的人重视外表的修饰，崇尚仁义的人看重人与人之间的交际。

农夫如果没有耕田除草的事情就不会和乐，商人如果没有商业买卖的事情就不会和乐，百姓如果早晚都有事做就会很勤勉，工匠如果有了灵巧的工具就会气壮。

钱财积累不多而好贪图的人就会忧愁，权势不够强大而好夸耀的人就会悲哀。追逐权利的人们喜欢变乱，遇到时机来临，就要铤而走险，不能清静无为。这些人都是随时竞逐，拘限于一事一物而不能脱身的人。他们身心驰骛，沉溺外物，终生不能自拔，岂不悲哀！

#### 五

庄子说：“射箭的人不预先设定目标而射中一个物体就称为射箭能手，那么天下人都可以称为羿了，这样说可以吗？”

惠子说：“可以。”

庄子说：“天下没有公理，每人都自以为是，那么天下人都可以称为尧了，这样说可以吗？”

惠子说：“可以。”

十

庄子曰：“然则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鲁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鲁遽曰：‘是直以阳召阳，以阴召阴，非吾所谓道也。吾示子乎吾道。’于是为之调瑟，废一于堂，废一于室，鼓宫宫动，鼓角角动，音律同矣！夫或改调一弦，于五音无当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动，未始异于声，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

惠子曰：“今乎儒墨杨秉，且方与我以辩，相拂以辞，相镇以声，而未始吾非也，则奚若矣？”

庄子曰：“齐人躄子于宋者，其命阉也不以完，其求铎钟也以束缚，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遗类矣！夫楚人寄而躄阉者，夜半于无人之时而与舟人斗，未始离于岑而足以造于怨也。”

六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堊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七

管仲有病，桓公问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讳云，至于大病，则寡人恶乎属国而可？”

管仲曰：“公谁欲与？”

公曰：“鲍叔牙。”

曰：“不可。其为人洁廉，善士也，其于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使之治国，上且钩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于君也，将弗久矣！”

公曰：“然则孰可？”

庄子说：“然而儒、墨、杨、秉四家，加上你共有五家，究竟谁是正确的呢？或者就像鲁遽那样吧？他的弟子说：‘我得到先生的道术了，我能够冬天烧鼎而夏天造冰了。’鲁遽说：‘这只是用阳气招引阳气，用阴气招引阴气而已，并非是我所说的道术。我把道术演示给你看吧。’于是他开始调整瑟的音调，一只瑟放在堂中，一只瑟放在室内。他拨动一瑟的宫音，另一只瑟便应以宫音，若拨动角音则另一瑟的角音也随之共鸣。这是音律相同的缘故。如果改变一根弦的音调，就会使两只瑟的五音都不合谐，这时拨动起来，那二十五根弦都会随之响动。这里声调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改变了定调的主音罢了。你们也像鲁遽那样自以为是吗？”

惠子说：“现在儒、墨、杨、秉四家，正在和我辩论，以言辞相对抗，以声音相镇压，并没有证明我是错的，那么我怎么会像是鲁遽呢？”

庄子说：“有个齐国人到宋国去买铍钟，他把儿子交给守门人看守，全然不顾儿子的安全；当他寻求到铍钟，恐怕损坏而包裹起来，纯属贱子而贵器，这和寻找丢失的儿子却不出村去找一样，把自己的族类遗弃了！有个楚人寄居人家，却怒责人家看门的；半夜无人之时，他在船里与船人斗，殊不知尚未登岸，而与人家结上了怨仇。”

## 六

庄子送葬，经过惠施的坟墓，回头对随从说道：“郢都有一个人，不小心让一星点白灰粘在鼻子上，这点白灰就像苍蝇的翅膀那样又薄又小，他让匠石替他削掉。匠石挥起斧子，随斧而起的风声呼呼作响，任凭斧子向白灰点削去，泥点尽除而鼻子安然不伤，郢都人站立不动，神色不变。宋元君听说此事后，把匠石召去，说道：‘试着替我再做一遍。’匠石说道：‘臣下确实曾经砍削过鼻尖上的泥点，不过现在我的对手已经死了很久了！’自从先生去世，我也没有对手了，我再也找不到辩论的对象了！”

## 七

管仲生了病，齐桓公问他说：“仲父的病已经很危险了，还可以忌讳不说么？一旦病危，我将把国家托付给谁才好呢？”

管仲说：“你想托付给谁呢？”

齐桓公说：“鲍叔牙。”

管仲说：“不可以。他为人处事廉洁，是个好人。但是他对于不如自己的人不够亲近，又听说了人家的过错就终身不忘。如果让他治理国家，对上会触犯君威，对下会违背民意。他将得罪于国君，不会太久了。”

齐桓公说：“那么谁可以呢？”

十

对曰：“勿已，则隰朋可。其为人也，上忘而下不畔，愧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谓之圣，以财分人谓之贤。以贤临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贤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于国有不闻也，其于家有不见也。勿已，则隰朋可。”

八

吴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众狙见之，恂然弃而走，逃于深藪。有一狙焉，委蛇攫掇，见巧乎王。王射之，敏给搏捷矢。王命相者趋射之，狙执死。

王顾谓其友颜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无以汝色骄人哉！”

颜不疑归，而师董梧，以锄其色，去乐辞显，三年而国人称之。

九

南伯子綦隐几而坐，仰天而嘘。颜成子入见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

曰：“吾尝居山穴之中矣。当是时也，田禾一睹我，而齐国之众三贺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卖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恶得而知之？若我而不卖之，彼恶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丧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后而日远矣！”

十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孙叔敖执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于此言已。”

曰：“丘也闻不言之言矣，未之尝言，于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两家之难解，孙叔敖甘寝秉羽而郢人投兵，丘愿有喙三尺。”

管仲回答说：“不得已的话，隰朋还可以。他为人处事，对上能够忘记权贵的荣位，对下能够不区分地位的卑贱，自愧不如黄帝，而又怜悯不如自己的人。以道德来感化人，称得上是个圣人；以钱财来分给人，称得上是个贤人。以贤人的身份凌驾于众人之上，没有能够获得人心的；以贤人的身份礼遇众人，没有不能够获得人心的。他对于国事有所不闻，他对于家事有所不见。如果不得已的话，隰朋还可以。”

## 八

吴王渡过长江，登上了猴子聚居的山头。群猴见了吴王，惊惧地散开奔走，逃到荆棘丛林深处。有一个猴子从容自得、欢蹦乱跳，在吴王面前显示自己的敏捷。吴王射箭，猴子灵巧地接过疾飞而来的箭矢。吴王命令左右射手快速发射，射猴，这个猴子便执箭而死。

吴王回头对他的朋友颜不疑说：“这个猴子，自夸灵巧，逞其敏捷，对我非常傲慢，以致遭此射杀。应该以此为戒啊！唉，千万不要在别人面前显耀自己啊！”

颜不疑回来后，拜董梧为师，铲除骄矜之心，抛弃声乐，辞掉荣华，三年之后，备受国人的称赞。

## 九

南伯子綦靠着几案坐着，仰起头朝着天缓缓地呼吸。颜成子进来看到后说：“先生，真是奇人啊。形体难道可以让它像枯骨，而心可以使它如死灰一般吗？”

南伯子綦说：“我曾经在山洞中住过。当时齐君田禾一来见我，齐国的百姓就再三祝贺齐君得到了贤士。我必定是首先张扬了自己的名声，他们才所以知道了我，我必定是首先出卖了自己的声誉，他们才可能贩卖我的声誉。倘若我没有这些声名，他们又如何知道我呢？倘若我不出卖自己的声誉，他们又拿什么贩卖呢？唉！我悲叹那些出卖名声而丧失真性的人，我又悲叹那些悲叹别人丧失真性的人，我又悲叹那些悲叹别人之悲叹的人。其后，我便渐渐远离了可悲之事和可悲之心，而达到现在的境界。”

## 十

孔子到了楚国，楚王摆宴款待孔子。孙叔敖端着酒杯侍立一旁，市南宜僚接过酒杯，洒地而祭祷，说：“古时候的人啊，在这个场合总是有话要说的。”

孔子说：“我曾经听过圣人的不言之教，不曾告诉别人，在这里说说吧。市南宜僚在军中耍弄丸铃，致使两家兵难化解；孙叔敖高枕而逍遥，手执羽扇而自得，使敌国不敢侵犯，而楚国也就偃旗息鼓了。我就是有三尺长喙，又有何用！”

+

彼之谓不道之道，此之谓不言之辩。故德总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辩不能举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辞东流，大之至也。圣人并包天地，泽及天下，而不知其谁氏。是故生无爵，死无谥，实不聚，名不立，此之谓大人。狗不以善吠为良，人不以善言为贤，而况为大乎！夫为大不足以为大，而况为德乎！夫大备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备矣？知大备者，无求，无失，无弃，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穷，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诚！

十一

子綦有八子，陈诸前，召九方歃曰：“为我相吾子孰为祥。”

九方歃曰：“梱也为祥。”

子綦瞿然喜曰：“奚若？”

曰：“梱也，将与国君同食以终其身。”

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为以至于是极也？”

九方歃曰：“夫与国君同食，泽及三族，而况父母乎！今夫子闻之而泣，是御福也。子则祥矣，父则不祥。”

子綦曰：“歃，汝何足以识之？而梱祥邪，尽于酒肉，入于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来？吾未尝为牧，而牂生于奥；未尝好田，而鹑生于突；若勿怪，何邪？吾所与吾子游者，游于天地。吾与之邀乐于天，吾与之邀食于地，吾不与之为事，不与之为谋，不与之为怪。吾与之乘天地之诚，而不以物与之相撓，吾与之一委蛇，而不与之为一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偿焉！凡有怪征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与吾子之罪，几天与之也！吾是以泣也。”

无几何而使梱之于燕，盗得之于道，全而鬻之则难，不若别之则易。于是乎别而鬻之于齐，适当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终。

十二

啮缺遇许由，曰：“子将奚之？”

+

孙叔敖他们的做法是不烦言说而道存，孔子的做法是不烦言论而胜似雄辩。所以说人们的德性总是包含在混沌同一的大道中，而言论休止于智慧所不能知晓的境界，这就说到极点了。大道是混沌同一的，而人的德行却不能同一。智慧所不能知晓的东西，辩论中也不可能触及。像儒、墨那样的以声名相标榜，终将招致祸端。所以大海不拒绝东流的百川之水，那是因为它博大之极。圣人功劳覆盖天地，恩泽施及天下，但是人们不知道他是谁。所以像那些生时无爵位、死后无谥号、财货不聚敛、名声不树立的人，就叫做大德之人。狗不以善于叫唤就叫做好狗，人不以善于说话就叫做贤人，更何况有心求大呢？有心求大则不足以为大，更何况有心修德呢！说起大，没有比天地更大的了，然而天地之大哪里是有意追求才伟大完备的呢？知道伟大完备的人，无所索求，无所丧失，无所丢弃，不以外物改变自己的本性。返归自己的本性，这样就立于无穷的境界，顺从永恒的常性，这样就不会磨灭真理。这就是大德之人的诚心！

十一

子綦有八个儿子，让他们站在面前，把九方歆召来，说道：“替我的儿子相相面，看哪一个福分大。”

九方歆说：“名叫梱的福分大。”

子綦惊喜地说：“将会怎么样？”

九方歆说：“梱将与国君一同饮食，以至终身。”

子綦伤感地掉下眼泪，说：“我的儿子为何遭遇这样的绝境？”

九方歆说：“他能够与国君一同饮食，恩泽施及三族，何况父母呢！现今先生听了却哭泣，这是拒绝福分啊。儿子吉祥，父亲却不吉祥。”

子綦说：“歆啊，你怎么会知道呢？你说的梱有福分，只不过尽在酒肉上，入于口腹中，你哪里知它的来由呢？我没有放过牧，而母羊却出现在室内的西南角，我从来不喜欢打猎，而鹌鹑却出现在室内的东北角，你不感到奇怪，为什么呢？我和我的儿子们去游玩，只是游于天地之间。我和他们从天那里寻求快乐，我和他们从地那里索取食物，我不和他们做事，我不和他们谋划，我不和他们立异。我和他们随顺自然之道，而并不受外物的干扰，我和他们一切都顺从自然，而不是只选择合适的事去做。现如今竟得到世俗的酒肉之报！凡是有怪异征兆的，必有怪异的行为。危险啊，这并非是我和我儿子的罪过，大概是上天赐予的吧！我正是为此而哭泣。”

没过多久，梱被派往燕国，在途中被强盗抓住。强盗觉得要保全他的身体而卖出去不安全，不如砍断脚来得保险。于是便砍断了梱的脚，把他卖到了齐国。很凑巧被齐国渠公买去看守街门，因此一辈子吃肉食而死。

十二

啮缺遇见许由，说：“你要到哪里去呢？”



曰：“将逃尧。”

曰：“奚谓邪？”

曰：“夫尧畜畜然仁，吾恐其为天下笑，后世其人与人相食与！夫民不难聚也，爱之则亲，利之则至，誉之则劝，致其所恶则散。爱利出乎仁义，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乎禽贪者器。是以一人之断制利天下，譬之犹一觐也。夫尧知贤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贼天下也。夫唯外乎贤者知之矣。”

### 十三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娄者。

所谓暖姝者，学一先生之言，则暖暖姝姝而私自说也，自以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谓暖姝者也。

濡需者，豕虱是也，择疏鬣长毛，自以为广宫大囿。奎蹄曲隈，乳间股脚，自以为安室利处，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与豕俱焦也。此以域进，此以域退，此其所谓濡需者也。

卷娄者，舜也。羊肉不慕蚁，蚁慕羊肉，羊肉膻也。舜有膻行，百姓悦之，故三徙成都，至邓之虚而十有万家。尧闻舜之贤，举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来之泽。舜举乎童土之地，年齿长矣，聪明衰矣，而不得休归，所谓卷娄者也。

是以神人恶众至，众至则不比，不比则不利也。故无所甚亲，无所甚疏，抱德炀和以顺天下，此谓真人。于蚁弃知，于鱼得计，于羊弃意。以目视目，以耳听耳，以心复心。若然者，其平也绳，其变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人，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 十四

药也，其实堇也，桔梗也，鸡臙也，豕零也，是时为帝者也，何可胜言！



许由说：“我要逃避尧。”

啮缺说：“为什么呢？”

许由说：“尧大力地推行仁义，我担心被天下人耻笑，后世难免会发展到人与人相食的地步！百姓是不难聚合的，爱护他们，他们就会亲近你，给他们利益，他们就前来，给他们荣誉，他们就勤奋，加给他们厌恶的东西，他们就会离散。凡爱利，都产生于仁义，然而把仁义捐献出来的人少，利用仁义之名获利的人多。仁义的行为，不仅本身没有诚意，而且还被贪婪如禽兽的人借为诈骗作恶的工具。这是用一个人的决断给天下造福，这只不过是幸福的一瞥，所造之福是极其有限的。尧只知道贤人能够利于天下，而不知他也会贼害天下。只有忘怀贤圣的人才会明白这个道理。”

### 十三

有浅见自喜的，有苟安一时的，有腰弯背驼而劳苦疲惫的。

所谓浅见自喜的人，学到一位先生的学说，便沾沾自喜，暗自高兴，自以为满足了，而不知道未曾有万物之前就有大道存在了，所以称这种人为浅见自喜。

苟安一时的人，就像猪身上的虱子，选择猪鬃稀疏而毛长的地方呆着，就自认为是宽广的宫室和巨大的园林，找到腰胯股脚等隐蔽的地方，就自认为找到了安全舒适的居室，却不知屠夫一旦挥动臂膀，铺起柴草，点燃烟火，自己便和猪一同烤焦了。这就是进退生死都局限在同一个环境中，所以称这种人为苟安一时的人。

腰弯背驼而劳苦疲惫的人，就是舜那种人。羊肉不喜欢蚂蚁，蚂蚁却喜欢羊肉，因为羊肉有膻味。舜有散发膻味的行为，所以百姓喜欢他，所以他三次迁徙都能聚众成为都邑，迁到邓的废邑时，就已经聚集了十多万人家了。尧听说了舜的贤能，便推举他到荒芜的地方当国君，说是希望他能够给百姓带来恩泽。舜被推举到了不毛之地，这时年岁也老了，聪明才智也衰退了，也不能退休回家，所以称他是腰弯背驼而劳苦疲惫的人。

所以神人厌恶众人的归附，众人聚集在一起就会不和睦，不和睦就带来不利的结局。所以没有特别亲近的人，也没有特别疏远的人，怀抱自然德性，颐养天和之气，以此顺应天下万物，这就叫做真人。对于蚂蚁来说要抛弃爱好膻味的心智，对于鱼来说要在水中悠然自得，对于羊来说要放弃散发膻味的意识。用眼看只看应看的，用耳听只听应听的，用心观照只观照自己的本性。如果能够这样，正直公平如准绳，千变万化无不循任自然。古时候的真人，是以自然之道对待人事，而不是以人事干扰自然。古时候的真人，既视得为生、视失为死，也视得为死、视失为生，生死得失，一任自然。

### 十四

所谓药品，其实不过是乌头啊，桔梗啊，鸡头啊，猪苓啊，根据不同的病情，每一味都可能成为主药，这是无法说尽的！



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栖于会稽，唯种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种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鸱目有所适，鹤胫有所节，解之也悲。故曰：风之过河也有损焉，日之过河也有损焉。请只风与日相与守河，而河以为未始其撻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审，影之守人也审，物之守物也审。

故目之于明也殆，耳之于聪也殆，心之于徇也殆。凡能其于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给改。祸之长也兹萃，其反也缘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为己宝，不亦悲乎！故有亡国戮民无已，不知问是也。

故足之于地也践，虽践，恃其所不踞而后善博也；人之于知也少，虽少，恃其所不知而后知天之所谓也。知大一，知大阴，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阴解之，大目视之，大均缘之，大方体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

尽有天，循有照，冥有枢，始有彼。则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后知之。其问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无崖。颀滑有实，古今不代，而不可以亏，则可不谓有大扬摧乎！阖不亦问是已，奚惑然为！以不惑解惑，复于不惑，是尚大不惑。



越王勾践率领三千披甲持盾的士兵退守于会稽山，只有大夫种能预知越国虽亡而尚可复存，只有大夫种不考虑自身安危而为此犯愁。所以说，猫头鹰的眼睛夜晚虽能明察秋毫，白天则不宜视物；鹤腿虽长却有所适宜，一旦截去就会伤悲。所以说，风从河上过，河水就有损失；太阳从河上过，河水也会有损耗。试让风和太阳一起守着河，而河水以为不曾受到了损耗，这是河水靠着源头之水不断流来的缘故。所以河水守着土壤就会安定，影子守着人就会固定，事物守着事物就确定。

所以眼睛追求明察就有危险，耳朵追求敏听就有危险，心智追逐外物就有危险。凡是不安分的自逞其能的器官脏腑都会存在危险，危险一旦形成也就来不及悔改了。祸患的因素越积越多，要想消灾免祸，返归本性，这要费很大的功力，也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才能收到效果。而人们却把聪明和智慧看作自己的宝贝，这不是很可悲吗！所以不断地有国家灭亡、百姓被杀的事情发生，这是不探究根源的缘故。

所以，对于脚踩之地来说，虽然是很小的一块，如果不依靠未被踩的广大之地，就不可能致远；人对于知识来讲，虽然所知甚少，却要依靠所不知来领悟自然的真谛。知道了大一，知道了大阴，知道了大目，知道了大均，知道了大方，知道了大信，知道了大定，就可以称为真知了。大一可以贯通，大阴可以化解，大目可以观照，大均可以顺随，大方可以体用，大信可以稽考，大定可以守持。

人事尽而天理见，顺自然而心自明，冥默之中有枢要，寂然常运彼此换。对于大道变化的认识，似解不解，似知不知，不知而后方能真知。要想深究大道，它广无边际，而又并非没有边际。它虽然浑浩流转，无法把持，但确有实理，古今不能更替，谁也不能离开它，那么这些不就是大道的概略吗！何不探究这个大略呢？为何迷惑成这样呢！以不迷惑化解迷惑，就能恢复本始的不惑，大概就能彻底不惑了。



## 则阳第二十五

—

则阳游于楚，夷节言之于王，王未之见，夷节归。

彭阳见王果曰：“夫子何不谭我于王？”

王果曰：“我不若公阅休。”

彭阳曰：“公阅休奚为者邪？”

曰：“冬则揭鼈于江，夏则休乎山樊。有过而问者，曰：‘此予宅也。’夫夷节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节。夫夷节之为人也，无德而有知，不自许，以之神其交，固颠冥乎富贵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冻者假衣于春，暍者反冬乎冷风。夫楚王之为人也，形尊而严；其于罪也，无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桡焉。故圣人其穷也，使家人忘其贫；其达也，使王公忘爵禄而化卑；其于物也，与之为娱矣；其于人也，乐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饮人以和，与人并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归居，而一闲其所施。其于人心者，若是其远也。故曰待公阅休。”

二

圣人达绸缪，周尽一体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复命摇作，而以天为师，人则从而命之也。忧乎知，而所行恒无几时，其有止也若之何！

生而美者，人与之鉴，不告则不知其美于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其可喜也终无已，人之好之亦无已，性也。圣人之爱人也，人与之名，不告则不知其爱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其爱人也终无已，人之安之亦无已，性也。





则阳出游来到楚国，楚臣夷节向楚王引见则阳，楚王没有接见则阳，夷节便回去了。

则阳见到王果，说：“先生为什么不向楚王推荐我呢？”

王果说：“我比不上公阅休。”

则阳说：“公阅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王果说：“他冬天在江边刺鳖，夏天就在山林间休息。有过路的人询问，他便说：‘这是我的归宿宅地。’夷节已经推荐了不成，何况我呢！我也不如夷节。夷节的为人，没有隐退之德而有进取之智，不以气节自许，用自己的智谋与人周旋交际，早已沉迷于富贵场中了。他的推荐，非但不能以德性相助，反而有损于别人的声誉。受冻的人想借来春天的衣服，中暑的人想反求于冬天的冷风。楚王的为人，外观尊贵而内心严厉，对待罪犯毫不宽恕，犹如猛虎一样凶残，若不是有才辩的正德之人，谁能使他屈服呢？所以圣人在困厄时，能够让家人忘掉贫困，在显达时，能够让王公忘掉爵位利禄而化尊为卑，对于自然万物，他能够和谐相处，对于世人，他乐于相互沟通而能持守自己的真性。所以，他虽然有时不言语，但他的和气足以感化人，他偶然与人共处，能使父子关系相亲相宜。他虽有化人之德，却归隐于江山，闲置而不用。他的所思所想与世俗人的心态，相差太远了。所以我说，楚王的暴利须待公阅休的大德来感化。”



圣人能够化解事物的纠葛，与万物混同而周遍一体，却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出于他的自然本性。或静或动，一以自然为宗师，人们因而称之为圣人。世人忧虑自己的智力不足，所行时间有限，时或中止，无可奈何，岂若圣人顺任自然之妙呢！

天生美貌的人，这是别人的比照鉴定，如果不告诉他，他还不知道自己比别人美丽。对于自己的美丽，好像知道，好像不知道，好像听说过，好像没有听说过，这样他内心的喜悦不会终止，而别人对他的喜爱也不会停止，这是自然的天性。圣人对众生怀有仁爱，人们称他为圣人，如果不告诉他，他就不会知道自己是仁爱。对于自己的仁爱，好像知道，好像不知道，好像听说过，好像没有听说过，这样他的仁爱不会终止，人们安于圣人的抚爱也不会终止，这是人的天然本性。



十

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虽使丘陵草木之缙，入之者十九，犹之畅然，况见见闻闻者也，以十仞之台县众间者也。

三

冉相氏得其环中以随成，与物无终无始，无几无时。日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阖尝舍之！夫师天而不得师天，与物皆殉，其以为事也若之何？夫圣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与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备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汤得其司御门尹登恒为之傅之，从师而不圉，得其随成。为之司其名，之名嬴法，得其两见。仲尼之尽虑，为之傅之。容成氏曰：“除日无岁，无内无外。”

四

魏莹与田侯牟约，田侯牟背之。魏莹怒，将使人刺之。

犀首公孙衍闻而耻之，曰：“君为万乘之君也，而以匹夫从仇。衍请受甲二十万，为君攻之，虜其人民，系其牛马，使其君内热发于背，然后拔其国。忌也出走，然后扶其背，折其脊。”

季子闻而耻之，曰：“筑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则又坏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乱人也，不可听也。”

华子闻而丑之，曰：“善言伐齐者，乱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乱人也；谓伐之与不伐乱人也者，又乱人也。”

君曰：“然则若何？”

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惠子闻之，而见戴晋人。戴晋人曰：“有所谓蜗者，君知之乎？”

曰：“然。”

十

对于故国和故乡 ,只要望见了就畅然愉悦。即使丘陵草木掩蔽了故土的十分之九 ,心里依旧畅然高兴 ,何况在故国故乡中亲见亲闻呢 ! 这犹如十仞的高台耸立在众人之间啊 !

### 三

古圣王冉相氏 ,得到了真空之道 ,体验了环中之妙 ,所以能够与万物混为一体 ,无终无始 ,无期无时。时时同外物推移变化的得道之人 ,他的内心真性始终是纯一不变的 ,他们何尝背离这一原则呢 ? 如果有心效法自然 ,也就不能效法自然 ,就会与外物一起丧失天性 ,这样的以有为之心来做事 ,结果会怎么样呢 ? 在圣人的心中 ,既没有自然的概念 ,也没有人为的概念 ,既不知道万物有什么起始 ,也不知道有什么万物 ,与世道同行而不间断 ,所行完备而不沉溺于外物 ,当他冥合大道之时 ,又将会怎样呢 ? 商汤得到了他的司御门尹登恒为师傅 ,虽受教而不局限于教 ,因而得到了顺随自然之道。商汤请门尹登恒为师傅 ,只是称其名而已。有为之名产生多馀之法 ,如果局限于此 ,只能得其累赘之名与多馀之法两端。孔子也是费尽心思 ,为他人做师傅。容成氏说 :“ 除去日便没有年 ,没有内就没有外。”

### 四

魏莹与田侯牟订有盟约 ,而田侯牟却违背了盟约。魏莹十分愤怒 ,准备派人去刺杀他。

公孙衍将军听说后 ,感到这种做法很可耻 ,便对魏莹说 :“ 君主您是万乘大国的国君 ,却用老百姓的方法去报仇。我恳请受命率领二十万披甲士兵 ,为您攻打齐国 ,俘虏他的人民 ,牵走他的牛马 ,让他焦热烧心 ,疽疮发背 ,然后占领他的国家。等齐将田忌出逃 ,然后抓住他 ,鞭打他的后背 ,折断他的脊梁。这才是大国的风度 ,光明正大的做法。”

季子听了公孙衍的议论感到可耻 ,他说 :“ 譬如要修筑十仞高的城池 ,已经修筑了十仞之高 ,却又去把它毁掉 ,这可是服役之人的辛苦劳动啊。现在不用兵打仗已经七年了 ,这是王业的基础啊。公孙衍 ,是个挑起战乱的人 ,他的话不能听。”

华子听了这些议论后 ,感到这些观点都很丑陋 ,便说 :“ 鼓动攻打齐国的人 ,是好乱之人 ,鼓动不要攻打齐国的人 ,也是好乱之人 ;讨论攻打与不攻打来搅乱人心的 ,又是一个好乱之人。”

君主说 :“ 那么怎么办呢 ?”

华子回答说 :“ 君主但求自然之道就是了。”

惠子听说了这件事 ,把戴晋人引荐给了魏莹。戴晋人说 :“ 有一种小动物叫蜗牛的 ,君主知道吗 ?”

魏莹说 :“ 知道。”



“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

君曰：“噫！其虚言与？”

曰：“臣请为君实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穷乎？”

君曰：“无穷。”

曰：“知游心于无穷，而反在通达之国，若存若亡乎？”

君曰：“然。”

曰：“通达之中有魏，于魏中有梁，于梁中有王，王与蛮氏有辩乎？”

君曰：“无辩。”

客出而君悄然若有亡也。

客出，惠子见。君曰：“客，大人也，圣人不足以当之。”

惠子曰：“夫吹管也，犹有嗃也；吹剑首者，映而已矣。尧、舜，人之所誉也。道尧、舜于戴晋人之前，譬犹一映也。”

## 五

孔子之楚，舍于蚁丘之浆。其邻有夫妻臣妾登极者，子路曰：“是稷稷何为者邪？”

仲尼曰：“是圣人仆也。是自埋于民，自藏于畔。其声销，其志无穷，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

子路请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于己也，知丘之适楚也，以丘为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于佞人也，羞闻其言，而况亲见其身乎！而何以为存！”

子路往视之，其室虚矣。

## 六

长梧封人问子牢曰：“君为政焉勿卤莽，治民焉勿灭裂。昔予为禾，耕而卤莽之，则其实亦卤莽而报予；芸而灭裂之，其实亦灭裂而报予。予来年变齐，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终年厌飧。”



戴晋人接着说：“有个国家建在蜗牛的左角上，人称触氏；还有一个国家建在蜗牛的右角上，人称蛮氏。它们时常为争夺地盘而挑起战争，战斗中倒伏在地上的尸首就有数万之多，战胜者追逐战败者往往十天半月才返回。”

魏莹说：“唉！这不是虚话吗？”

戴晋人说：“我请求为君主把话说实。君主以意推测宇宙的四方上下有穷尽吗？”

魏莹说：“没有穷尽。”

戴晋人接着说：“知道自己游心于无穷的境地，再返回人烟存在的地方，是不是感到若有若无呢？”

魏莹说：“是的。”

戴晋人又说：“在这人烟存在的地方中有个魏国，在魏国之中有个梁都，在梁都之中有个君王，这君王和蛮氏有分别吗？”

魏莹说：“没有分别。”

戴晋人离开后，魏莹心中恍惚，若有所失。

客人走后，惠子进见。魏莹说：“这个客人，真是个伟大的得道者，像尧、舜这样的圣人也比不上他。”

惠子说：“吹那管箫，尚能发出宏大的声音；吹那剑鼻孔，只能发出细微的声音罢了。尧、舜，是人们所赞誉的圣人。但在戴晋人面前提起他，犹如吹一下剑鼻孔而已。”

## 五

孔子到楚国去，住在蚁丘一户卖浆的家里。邻居家的夫妻及其奴婢都登上房顶，看望孔子。子路说：“那些人纷纷地登上房顶干什么呢？”

孔子说：“这是圣人家的仆人。此人自隐于民间，自藏于陇亩之中。他的声名寂然消失了，而求道的心志却没有穷尽，他的嘴虽然在说话，他的内心却凝寂不动，未曾说过话。他与世俗不合，心里不屑于与世俗同流合污。他是个虽在陆地而沉于水的隐士，他就是市南宜僚吧？”

子路请求把他召来。孔子说：“算了吧！他知道我熟悉他，他知道我到楚国来，认为我必定是要楚王召见自己，把我当成了谄佞之人。如果是这样，他连谄佞之人的话都羞于听，更何况亲见其人呢！你怎么会认为他还在那里呢？”

子路前往去看市南宜僚，他的住处已经空了。

## 六

长梧封人问子牢说：“你处理政务不要粗疏，管理百姓不要草率。从前我种庄稼时，耕地粗疏，庄稼的收成也粗疏地报答我，除草草率，庄稼的收成也草率地回报我。第二年我便改变了耕作方法，深耕土地，认真锄草，于是禾苗茂盛，果实饱满，我终年能够吃饱饭。”



庄子闻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谓，遁其天，离其性，灭其情，亡其神，以众为。故鹵莽其性者，欲恶之孽，为性萑苇，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寻擢吾性，并溃漏发，不择所出，漂疽疥癩，内热溲膏是也。”

## 七

柏矩学于老聃，曰：“请之天下游。”

老聃曰：“已矣！天下犹是也。”

又请之，老聃曰：“汝将何始？”

曰：“始于齐。”

至齐，见辜人焉，推而强之，解朝服而幕之，号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独先离之。曰‘莫为盗，莫为杀人’。荣辱立，然后睹所病，货财聚，然后睹所争。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争，穷困人之身，使无休时。欲无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为在民，以失为在己，以正为在民，以枉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责。今则不然，匿为物而愚不识，大为难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涂而诛不至。民知力竭，则以伪继之。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夫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盗窃之行，于谁责而可乎？”

## 八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讫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万物有乎生而莫见其根，有乎出而莫见其门。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后知，可不谓大疑乎！已乎已乎！且无所逃。此所谓然与然乎！

## 九

仲尼问于大史大弼、伯常骞、狝韦曰：“夫卫灵公饮酒湛乐，不听国家之政，田猎毕弋，不应诸侯之际，其所以为灵公者何邪？”



庄子听到后说：“现在人们护养自己的身体，调理自己的心神，大都像长梧封人说的那样，逃避自然天理，背离醇和之性，灭绝纯朴情性，丧失养神原则，皆因粗疏草率的行为所致。所以粗疏地对待自然本性的人，他的好恶的感情对本性的危害，就像芦苇危害禾苗一样严重。这就像芦苇刚刚初生，可以扶助我的形体成长，时间既久就会危害我的自然真性。这时溃烂下漏一起发作，无论身上何处都会有脓疮长出，像巨疮痈疽、内热溺精等病就是这样发生的。”

## 七

柏矩在老聃那里学道，说：“请求到各诸侯国去游说。”

老聃说：“算了吧，天下的地方和这里一个样。”

柏矩再次请求，老聃说：“你先要去哪里？”

柏矩说：“从齐国开始。”

柏矩到了齐国，看见了受刑后示众的死尸，把僵化的死尸摆正，解下朝服盖上，仰天哭号，说：“先生啊！先生啊！天下将有天祸降临，你却先遭遇上了。说‘不去偷盗，不去杀人’，为什么又去做了呢？荣耀和屈辱的观念确立，然后才发现它所带来的弊病，钱财和货物的过分集中，然后才发现它所带来的竞争。现在正是树立了人们所诟病的，积聚了人们所竞争的，困扰着人们的身心，使人们永远不能安于本分。要想不让人们遭受刑戮，这能做得吗？古代的君主都是把功劳归于人民，把过失归于自己；以为正道在人民一边，以为错误在自己一边。所以一旦有人遭受了伤害，就会辞职退让，自责其过。现在却不是这样，他们隐藏事物的真相而愚弄不懂的人，增加事情的难度而把不敢去做的人定为罪犯，加重任务的分量而处罚不能胜任的人，增加路程的距离而责罚限期不到的人。这样一来，百姓的智慧和气力就都用尽了，接下来只好用虚假来对付。上层的统治者天天做出弄虚作假的事情来，不能不让下层的士民不利用虚伪来应付。能力不足而被逼无奈就会做假，智力不足而被逼无奈就会欺骗，财力不足而被逼无奈就会去偷盗。请问盗窃的风行，要责备谁更合理呢？”

## 八

蘧伯玉活了六十岁而认识上经历了六十次变化，没有不是开始认为正确而后来视为错误的，他不知道现在所肯定的不就是五十九岁时所否定的吗？万物都是生长出来的，却见不到生长它的根本；万物都有出生的地方，却见不到生出它的门径。人们都重视其智慧所能知道的知识，却不知道凭借自己的智慧所不能知道的从而取得的知识，这难道不是最大的疑惑吗！算了吧！算了吧！世人无法避免这种错误。这种说法是确定的，果真是确定的吗！

## 九

孔子问太史大弼、伯常骞和狝韦说：“卫灵公沉湎于饮酒淫乐，不处理国家政事；经常猎兽捕禽，不参加诸侯之间的交际活动，为什么他死后还得到灵公的谥号呢？”



大弋曰：“是因是也。”

伯常骞曰：“夫灵公有妻三人，同滥而浴。史鳅奉御而进所，搏币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见贤人若此其肃也，是其所以为灵公也。”

豨韦曰：“夫灵公也，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葬于沙丘而吉。掘之数仞，得石椁焉，洗而视之，有铭焉，曰：‘不冯其子，灵公夺而里之。’夫灵公之为灵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识之。”



少知问于大公调曰：“何谓丘里之言？”

大公调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为风俗也，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今指马之百体而不得马，而马系于前者，立其百体而谓之马也。是故丘山积卑而为高，江河合水而为大，大人合并而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执；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时殊气，天不赐，故岁成；五官殊职，君不私，故国治；文武殊材，大人不赐，故德备；万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时有终始，世有变化，祸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泽，百材皆度；观于大山，木石同坛。此之谓丘里之言。”

少知曰：“然则谓之道足乎？”

大公调曰：“不然，今计物之数，不止于万，而期曰万物者，以数之多者号而读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因其大以号而读之，则可也。已有之矣，乃将得比哉！则若以斯辩，譬犹狗马，其不及远矣。”

少知曰：“四方之内，六合之里，万物之所生恶起？”



大弢说：“这是因为他荒淫乱政的缘故。”

伯常骞说：“灵公有三个妻子，在一个浴盆里洗澡。史鳅捧着御用之物进入灵公洗澡的处所，灵公便让人接过史鳅捧的东西，并让人扶着史鳅行走。灵公是那样的淫乱，而对待贤臣又是这样的敬重，这是所以称他为灵公的缘故。”

狝韦说：“灵公死后，经过占卜，认为埋葬于死前预筑的墓所不吉利，而改葬于沙丘吉利。挖掘坟墓到数仞深时，得到一个石头棺材，清洗干净，看见上面刻有铭文：‘子孙不足保住此墓，后世将被灵公夺去居住。’看来灵公之灵，已经很久了！他们两个人又怎能知道呢。”

十

少知问太公调说：“什么是丘里之言？”

太公调说：“所谓丘里，就是聚合许多不同姓氏的人家而形成一定风俗的居住地。它把不同姓氏的人家合在一起，是异统于同；分散为各家各姓，是同中有异。现在，仅指马体的各个部分便不能称为马，只有马站在面前，把各个部分合为一体，这才可以指名为马。所以，山丘由于积累了矮小的土石而变为高大，江河由于汇聚了众多的水流而变得广阔，圣人由于合并了众人的美德而无私于天下。因此，人家的言论自外进入我心，我虽有主见而不固执己见；我的言论从内心发出，人家有正确的批评而我并不拒绝。四季的气候不同，天不偏赐某一个季节，所以成就一年的正常运转；五官的职责不同，君主不偏重某一个职务，所以国家能够得到治理；文官武将的才智不同，并非圣人的偏爱，所以能够道德完备；万物各有不同的性理，大道不偏显一物，所以不可名状。不可名状就无所作为，无所作为也就无所不为。四时有终始的循环，世事有发展变化，祸福无常而至，有所乖逆也有所适宜，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追逐。有正确的也有出现差错的，犹如大泽之中，百树虽异而同居，再看看那大山，树木与石块虽异而同生一坛。这就是所谓的丘里之言。”

少知说：“那么把丘里之言称为道，可以吗？”

太公调说：“不可以。现在计算物的数量，不止于万数，而一概称为万物，只是以最大的数目来称呼它而已。因此，天地，它是形体最大的称谓，阴阳是气中最大的称谓，道是天地阴阳所共有的。因为它广大无边而无法指谓，所以借一个‘道’字约略称之罢了。道已经有了道的名称，岂能用丘里之言来比拟呢！如果把大道与丘里之言相区别，两者如同马与狗一样，相差太远了。”

少知说：“四方之内，六合之中，万物是从哪里产生的呢？”



大公调曰：“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欲恶去就，于是桥起。雌雄片合，于是庸有。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实之可纪，精微之可志也。随序之相理，桥运之相使，穷则反，终则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睹道之人，不随其所废，不原其所起，此议之所止。”

少知曰：“季真之莫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议，孰正于其情，孰偏于其理？”

太公调曰：“鸡鸣狗吠，是人之所知。虽有大知，不能以言读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将为。斯而析之，精至于无伦，大至于不可围。或之使，莫之为，未免于物而终以为过。或使则实，莫为则虚。有名有实，是物之居；无名无实，在物之虚。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远也，理不可睹。或之使，莫之为，疑之所假。吾观之本，其往无穷；吾求之末，其来无止。无穷无止，言之无也，与物同理。或使莫为，言之本也，与物终始。道不可有，有不可无。道之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为，在物一曲，夫胡为于大方！言而足，则终日言而尽道；言而不足，则终日言而尽物。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议有所极。”





太公调说：“阴阳相互感应、相互压制、相互扶持，四时相互替代、相互生养、相互肃杀。爱欲、憎恶、退去、进取，于是凭空而起。雌雄两性相合，于是常有子孙出生。安全与危险相互转换，祸端与福运相互出生，缓慢与急速相互摩擦，聚集与离散相互依存。这些都是有名称和形迹可以记录，有精微粗细可以记载的。随物序变化而相应治理，矫正运行而相制使，物极则返，终而复始，这是万物共有的规律。言论所能表达的，智慧所能体察的，只不过是极尽物态而已。悟道之人，不追究万物的消逝，不探讨万物的起源，这正是议论终结的地方。”

少知说：“季真说大道无为，接子说大道有为，这两家的说法，谁符合事物的真情，谁又偏离事物的情理呢？”

太公调说：“鸡鸣狗叫，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即使有大智慧的人，也不能用语言说明鸡鸣狗叫的来由，也不能用心意推测这样做的动机。按照此理来分析，精微的物体小到看不见形体，粗大的物体大到没有外围。有的主张有为，有的主张无为，未免拘泥于外物而终有不合大道的实情。有为的说法太过于实，无为的说法太过于虚。有名称有实体是事物名相的居处，没有名称没有实体便流入事物之外的空虚。大抵可以言谈可以臆测的，用它谈论推测道，那就是越说越远了。即将出生的不能禁止，将要死的不可阻挡。死与生相隔不远，其中的道理却无法见到。说有为与说无为，说生与说死，不过是借此以惑人。我洞观事物发生的本源，察不到尽头，我寻求事物发展的末端，未来没有止境。没有穷尽，没有终止，一切尽在不言中，这样才合乎物理。有为和无为，它是两家之说的根本，只是涉及到事物的终始两端罢了。道不可以用‘有’来表达，‘有’也不能用‘无’来体现。道的这个名称，不过是假借这个字来称呼而已。有为无为的主张，只是从物理的一个方面来讲，怎么能合于大道呢！言论如果能够圆通周遍，那么整天的言谈都会符合于大道，言论如果不圆通周遍，那么整天的言谈只能局限于物像。道，它是体现万物的最高境界，言谈和缄默都不足以承载表述的任务。大道存在于非言非不言之际，议论岂能沾上大道的边际呢？”



+

## 外物第二十六

—

外物不可必，故龙逢诛，比干戮，箕子狂，恶来死，桀、纣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于江，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人亲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爱，故孝己忧而曾参悲。木与木相摩则然，金与火相守则流。阴阳错行，则天地大絀，于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忧两陷而无所逃，骊蜃不得成，心若县于天地之间，慰瞽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众人焚和，月固不胜火，于是乎有僨然而道尽。

二

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

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耶？’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我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

三

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陷没而下，鹜扬而奋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厭若鱼者。已而后世轻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淩，守鲋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

+



## —

外来的祸患是不可预测的，所以有龙逢被斩首、比干遭到杀害、箕子被迫装疯，恶来被杀、桀与纣身死国亡的事件发生。君主没有不希望臣子效忠的，然而效忠未必取得信任，所以伍子胥的尸体被投入江中而流走，苌弘死于蜀地，他的血被蜀人收藏起来，三年后化为碧玉。父母没有不希望子女孝顺的，然而孝顺未必能够得到父母的喜爱，所以孝己忧苦而曾参悲伤。木与木相摩擦就会燃烧，金属与火相接触就会熔化。阴阳错乱，天地就会受到巨大的惊骇，于是乎发生雷霆，雷雨中夹杂着闪电，常把大槐树焚烧掉。有的人为无法避免陷入利害两端而万分忧愁，坐立不安而做不成任何事情。他的心若悬在天地之间，郁闷难熬，利害交战，内心焦急，燥火旺生，世俗之人便如此焚毁了体内的中和之气，清纯的天性经不住利欲之火的熏灼，于是乎颓然崩溃，生机尽失。

## 二

庄周家境贫穷，所以前往向监河侯借贷粮食。监河侯说：“好吧。等我收到封地的赋税，我就借给你三百金，可以吗？”

庄周气得脸色都变了，说：“我昨天来时，半路上听到呼叫声。我回头看了看车辙沟，里面有只鲫鱼。我向它问道：‘小鲫鱼啊，你在这里做什么？’它回答说：‘我是东海水族中的一个臣子，你能用斗升之水来救我吗？’我说：‘好的。等我去南方游说吴、越两国的国王，再引出西江的水流来迎接你，可以吗？’鲫鱼气得脸色大变，生气地说：‘我丧失了时常伴随我的水，已经无处存身。我只要有斗升多的水就可以存活，你却如此说话，还不如早点到干鱼市场里找我。’”

## 三

任国的公子做了一副巨大的钓钩和钩绳，用了五十头肥牛做为钓饵，蹲在会稽山上，把钓竿投向东海，天天都在钓，一年了也没有钓到一条鱼。后来，有条大鱼吞钩了，它牵着巨钩沉入海底，张开鱼鳍，上下乱窜，掀起山一般的白色波涛，海水猛烈震荡，发出鬼神般的巨响，方圆千里为之惊恐。任公子捕获此鱼，把它剖开晾干，于是自浙江以东、苍梧山以北的人，无不饱食了这条鱼。此后，那些专门品头论足、道听途说的后世小子们，都惊奇地奔走相告。那些举着小竿细绳，奔向灌溉的小沟，守候着小鱼，要想得到大鱼也就难了。修饰浅陋的言辞以求取崇高的声誉，对于通达大道而言，相差也太远了。因此没有听说过任氏风度的人，也不能和他谈论治世之道，彼此相差太远了。



+

四

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胠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

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

“接其鬓，压其颞，而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

五

老莱子之弟子出取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于彼，修上而趋下，未俛而后耳，视若营四海，不知其谁氏之子。”

老莱子曰：“是丘也，召而来。”

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与汝容知，斯为君子矣。”

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问曰：“业可得进乎？”

老莱子曰：“夫不忍一世之伤而警万世之患，抑固窳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欢为警，终身之丑，中民之行进焉耳。相引以名，相结以隐。与其誉尧而非桀，不如两忘而闭其所誉。反无非伤也，动无非邪也，圣人踳躅以兴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载焉终矜尔！”

六

宋元君夜半而梦人被发窥阿门，曰：“予自宰路之渊，予为清江使河伯之所，渔者余且得予。”

元君觉，使人占之，曰：“此神龟也。”

君曰：“渔者有余且乎？”

左右曰：“有。”

君曰：“令余且会朝。”

明日，余且朝。君曰：“渔何得？”

对曰：“且之网得白龟焉，其圆五尺。”

君曰：“献若之龟。”

龟至，君再欲杀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杀龟以卜吉。”乃剖龟，七十二钻而无遗筮。

+

四

儒士用《诗》、《礼》中的话来盗掘坟墓。大儒传话说：“太阳快出来了，事情做得怎么样？”

小儒说：“衣褶没有脱下，发现口中含珠。《诗》中原本就有这样的话：“青青的麦穗，长在山坡上。生来不施舍，死去含珠做什么？””

大儒说：“揪住他的鬃发，按住他的胡须，再用金椎敲打他的下巴，慢慢地分开他的两颊，千万不要弄坏他口中的珠子。”

五

老莱子的弟子出外打柴，遇上了孔子，回来告诉老莱子说：“那里有一个人，上身长而下身短，背曲而耳朵靠后，目光远视好像环顾天下，不知是什么人。”

老莱子说：“这是孔丘。把他叫来。”

孔子来了。老莱子说：“去掉你矜持的行为和智慧的脸色，就是一个君子了。”

孔子恭敬地作揖而退，惊恐地改变了面容，问道：“我的德业能够上进吗？”

老莱子说：“你不忍一世的伤害，却去做贻害万世的事情，这是你本来就浅陋呢，还是智谋不及呢？以施恩于人而取得欢心为能事，其实这是终生的丑事，只是平庸之辈的作为罢了。他们以名声相互招引，以私情相互结交。与其赞誉尧而非议桀，不如把赞誉与非议两端都忘掉，闭塞称誉的人。违反物性就会伤害自己，轻举妄动就会走入邪途。圣人不得已而后行事，因而每每成功。怎么办呢，你的行为总是那样骄矜！”

六

宋元君半夜里梦见有个披头散发的人在侧门窥视，还说：“我来自宰路之渊，为清江出使河伯那里，被渔夫余且捕获。”

宋元君醒来，让人占卜，占卜结果说是“神龟托梦”。

宋元君说：“渔夫中有叫余且的吗？”

左右随从说：“有。”

宋元君说：“叫余且来朝见我。”

第二天，余且来朝。宋元君说：“你捕到什么？”

余且回答说：“我用网捕获一只白龟，周边有五尺多长。”

宋元君说：“把你的白龟献出来。”

白龟送来，宋元君又想杀掉它，又想放掉它，心里犹豫不定，于是让人占卜测问，结果是：“杀龟，用此龟占卜，大吉。”于是把龟剖开挖空，用它占卜了七十二次，没有一次不灵验的。



仲尼曰：“神龟能见梦于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网；知能七十二钻而无遗策，不能避刳肠之患。如是则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虽有至知，万人谋之。鱼不畏网而畏鸛鹙。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婴儿生，无硕师而能言，与能言者处也。”

## 七

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

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夫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厠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

惠子曰：“无用。”

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

## 八

庄子曰：“人有能游，且得不游乎？人而不能游，且得游乎？夫流遁之志，决绝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与！覆坠而不反，火驰而不顾。虽相与为君臣，时也，易世而无以相贱。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学者之流也。且以豨韦氏之流观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学，承意不彼。

“目彻为明，耳彻为聪，鼻彻为颤，口彻为甘，心彻为知，知彻为德。凡道不欲壅，壅则哽，哽而不止则跖，跖则众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无降，人则顾塞其窦。胞有重阂，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亦神者不胜。

“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谋稽乎谿，知出乎争；柴生乎守官，事果乎众宜。春雨日时，草木怒生，铍耨于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过半而不知其然。



孔子说：“神龟能够给宋元君托梦，却不能逃避余且的渔网；它的智力能够占卜七十二次而不失算，却不能逃避剖肠的患害。如此看来，智者也有困惑的时候，神灵也有考虑不到的地方。虽然有极高的智慧，也敌不过万人的谋算。鱼不知道畏惧渔网，却知道畏惧鸛鹬。只有抛弃小智慧，才能发挥大智慧；只有去掉自以为善的心理，才能体现真正自善的本性。婴儿生来没有大师的教导便能说话，这是他与会说话的人在一起。”

## 七

惠子对庄子说：“你的言论没有用处。”

庄子说：“知道无用，才能和他谈论有用的问题。大地并非不广大，人所用的只是脚下所踩的那一块罢了。但是如果把立足之外的地方挖至黄泉，那么人所立足的地方对人还有用吗？”

惠子说：“无用。”

庄子说：“那么无用之为有用，不就明白了吗？”

## 八

庄子说：“人如果能够悠游自得，那么何往而不悠游自得呢？人如果不能悠游自得，那么何往而能够悠游自得呢？流荡纵逸的心志，决然弃世的行为，唉，这并非是真知和大德之士的所作所为啊！流荡纵逸的人濒临覆灭而不知返回，决然弃世的人迅速走向末路而不知回头，这两者在世上虽有君臣贵贱之分，这只是时势所造成的，一旦世情改换也就不存在原来的贵贱了。所以说至人不留滞于形迹。尊崇古代而鄙视现在，这是小儒的浅学之见。用豨韦氏一类人的德行来观察当今世事，谁能没有偏颇呢？只有至人才能混同于世而不流入邪僻，顺从众人而不丧失自己的本性。至人不学世俗之教，但也能顺承其意，不是完全拒绝它。

“眼睛灵敏叫明，耳朵灵敏叫聪，鼻子灵敏叫颤，口舌灵敏叫甘，心思通彻叫智，智力通彻叫德。凡是学道都是不想滞塞，滞塞就会梗塞不顺，梗塞而不停止就会相互乖戾，相互乖戾就会产生各种灾祸。有知觉的物类都是依凭着气息生存，有的气息不盛，并非是自然的过错。自然的气息贯穿万物，日夜都不停止，而人反以嗜欲堵塞贯通自然气息的通道。胞胎中尚有层层空隙之处，心灵也得有空闲的地方才能自在的遨游。室内没有一定的空间，婆媳挤在一起，难免就会争吵；心灵没有空虚的地方，不能自在的遨游，那么耳、目、鼻、口、心、智六孔便会相互扰攘。茂林山丘所以适宜于人，这是因为心神经不起外物的干扰。

“德性由于好名而荡失，名声由于暴露而受损；谋略出于急迫才研讨，智巧由于争斗才运用；柴栅的设立出于官府防守的需要，事业的成功由于合乎大众的意愿。春雨应时而降，草木勃然生长，于是开始修理农具，以备铲除杂草。被锄掉的杂草有一半更生，人们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静然可以补病，眦贼可以休老，宁可以止遽。虽然，若是劳者之务也，非佚者之所未尝过而问焉；圣人之所以馘天下，神人未尝过而问焉；贤人所以馘世，圣人未尝过而问焉；君子所以馘国，贤人未尝过而问焉；小人所以合时，君子未尝过而问焉。”

“演门有亲死者，以善毁爵为官师，其党人毁而死者半。尧与许由天下，许由逃之；汤与务光，务光怒之；纪他闻之，帅弟子而跋于颍水，诸侯吊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静处可以调养疾病，按摩眼角可以延缓容颜的衰老，宁心可以止息烦躁。虽然如此，这些都是劳心劳力的人所干的事情，并非是心神安逸的人所得着过问的；圣人做震惊天下的事情，神人却不曾去过问；贤人做惊动世人的事情，圣人却不曾去过问；君子做惊骇国家的事情，贤人却不曾去过问；小人做出合乎时宜的事情，君子却不曾去过问。”

“在澳门那个地方，有个人父母死了，由于他哀伤过度而毁容，被宋君加封爵位为官师。于是，他的乡人竞相效法，因居丧间哀毁过度而死亡的占了一半。尧想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逃跑了；汤想把天下让给务光，务光为此大怒；纪他听说此事，便带着弟子隐居于颍水之滨，诸侯们常去慰问。三年之后，申徒狄因为倾慕他们的名节，便投河而死。”

“使用竹笼的目的在于捕鱼，捕到鱼便忘掉了竹笼；使用捕兔器的目的在于捕兔，捕到兔便忘掉了捕兔的工具；使用语言是为了表达意思，意思明白了就要把语言忘掉。我如何找到忘言之人而和他交谈呢！”





## 寓言第二十七

—

寓言十九 ,重言十七 ,卮言日出 ,和以天倪。

寓言十九 ,藉外论之 ,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 ,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 ,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 ,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 ,异于己为非之。

重言十七 ,所以已言也 ,是为耆艾。年先矣 ,而无经纬本末以期来者 ,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 ,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 ,是之谓陈人。

卮言日出 ,和以天倪 ,因以曼衍 ,所以穷年。不言则齐 ,齐与言不齐 ,言与齐不齐也 ,故曰 :“言无言。”言无言 ,终身言 ,未尝言 ;终身不言 ,未尝不言。有自也而可 ,有自也而不可 ,有自也而然 ,有自也而不然。恶乎然 ?然于然 ;恶乎不然 ?不然于不然。恶乎可 ?可于可 ;恶乎不可 ?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 ,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 ,无物不可。非卮言日出 ,和以天倪 ,孰得其久 !万物皆种也 ,以不同形相禅 ,始卒若环 ,莫得其伦 ,是谓天均。天均者 ,天倪也。

二

庄子谓惠子曰 :“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始时所是 ,卒而非之 ,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惠子曰 :“孔子勤志服知也 ?”





## —

寓言占了十分之九，重言占了十分之七，卮言日新，合于自然的变化。

寓言所占的十分之九，借外人外物来说明，就像父亲不为亲生儿子作媒一样。父亲称赞亲生儿子，不如外人称赞更好。这并非我的过错，这是人家怀疑不信的过错。与自己看法相同的便响应，不与自己相同的便反对。同于自己看法的便认为是正确的，异于自己看法的便认为是错误的。

重言占的十分之七，为的是止住别人的争辩之言，这些都是长老的话，可师可信还有什么可争辩呢？如果仅是年岁大于别人，而没有道德才智令后来人期待，这算不上是先辈长老。这样的人在道德才智上不能居人之先，也就丧失了为人之道。人若是没有为人之道，只能称为老朽之人。

卮言日新，合乎自然的变化，随着事物变化而不断引申生发，所以可以消磨岁月而享尽天年。不说话而事理自然是齐同的，齐同的事理与分辨事理的言论是不齐同的，由于分辨之言与齐同的事理不是齐同的，所以：“要说没有分辨的话。”说些没有分辨的话，虽然终身在说，实际上从来也没有说；虽然终身不曾说，但是未尝没有说。有理由可以认可，有理由也可以不认可；有理由可以说是，有理由也可以不说是。什么叫是？是就是是；什么叫不是？不是就是不是。什么叫可以？可以就是可以；什么叫不可以？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万物本来就有可称为是的，万物本来就有可以认可的。没有事物不可以称是的，也没有事物不可以认可的。不是卮言日新，符合自然的分际，什么言论可以传之久远呢！万物都是种类的延续，以不同的形体相继承，开始和终端如同圆环那样循环往复，永远看不到端绪，这就叫做自然的均衡。自然的均衡，也就是自然的分际。

## 二

庄子对惠子说：“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年来与时俱化，起初认为对的，最后又否定了它，他不知道现在所肯定的不就是五十九岁时所否定的吗？”

惠子说：“孔子励志用智吗？”



十

庄子曰：“孔子谢之矣，而其未之尝言也。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复灵以生。鸣而当律，言而当法。利义陈乎前，而好恶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冀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三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亲仕，三釜而心乐；后仕，三千钟而不泊，吾心悲。”

弟子问于仲尼曰：“若参者，可谓无所县其罪乎？”

曰：“既已县矣！夫无所县者，可以有哀乎？彼视三釜、三千钟，如观雀蚊虻相过乎前也。”

四

颜成子游谓东郭子綦曰：“自吾闻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从，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来，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为，死也。劝公以其私，死也有自也，而生阳也，无自也。而果然乎？恶乎其所适，恶乎其所不适？天有历数，地有人据，吾恶乎求之？莫知其所终，若之何其无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应也，若之何其无鬼邪？无以相应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五

众罔两问于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撮而今也被发，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

景曰：“搜搜也，奚稍问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与日，吾屯也，阴与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无有待者乎！彼来则我与之来，彼往则我与之往，彼强阳则我与之强阳。强阳者，又何以有问乎？”

六

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始以汝为可教，今不可也。”



庄子说：“孔子已经放弃了励志用智的做法，只是不曾说过罢了。孔子说：‘人的才智禀受于大自然，获得灵性方能生长。发声应当合乎音律，说话应当符合礼法。如果把利益和仁义摆在面前，事事无不辨别好坏是非，这就只能让人口服而已。如果能够使人从心眼里悦服，而不敢违抗，那么就可以确定天下还没有定下来的准则了。’算了吧，算了吧，我还比不上他呢！”

三

曾子再次做官时，他的心境又有了变化，说：“我当双亲在世时做官，俸禄只有三釜，而心里非常快乐，后来做官，俸禄虽有三千钟，却不及奉养双亲，我心里非常悲伤。”

弟子问孔子说：“像曾参这样的人，可以说没有利禄的牵累之罪了吧？”

孔子说：“他已经受到牵累了！要是心中没有牵累，能够心怀悲哀吗？对于那心无所系的人来说，他们看到三釜或三千钟的俸禄，就像看到鸟雀、蚊虫从眼前飞过一样。”

四

颜成子游对东郭子綦说：“自从我听了你的言论，一年后质朴，两年后顺俗，三年后通达，四年后与万物混同，五年后众人归从，六年后鬼神冥附，七年后纯任天然而大道浑成，八年后视死生如一，九年后达到玄妙的大道境界。人生有为，这是走向死亡的路。用个人的私智来干扰天道，这是他死亡的原因；人生出于阳而化于自然，这是自然而没有根由的。你真能够这样吗？哪儿是你所要去的地方呢？哪儿是你所不愿去的地方呢？天有春秋四季的变化，地有人类的居地，我如何去探求其中的道理呢？不知道万物的归宿，怎么能说生命的存在呢？不知道万物的起源，怎么能说有生命的存在呢？生死与万物果真相感相应，怎么能说没有鬼神呢？生死与万物果真没有感应，怎么能说有鬼神呢？”

五

影外微阴们问影子说：“刚才你俯身而现在又仰头，刚才你还束结着头发而现在又披起发来，刚才你还坐着而现在站了起来，刚才你还走路而现在又止步不动，这是什么原因呢？”

影子说：“区区小事，何须问呢！我是有那些举止，但不知道其中的缘故。我，像那蝉壳，像那蛇皮，有点像却又不是。火光和太阳一旦出现，我就聚起显现；阴天和夜晚一旦到来，我就被取代而消亡。那有形的东西真是我所依赖的吗？何况那没有任何可依赖的事物呢！它来我就随之而来，它去我就随之而去，它活动我就随之而活动。我不过是个活动的影子，你们有什么好问的呢？”

六

阳子居前往南方沛地，老聃到西方秦地游览。阳子居到沛郊迎接老聃，到了梁地两人才相遇。老子在道中仰天长叹说：“起初我认为你是可以教导的，现在看来不可以了。”





阳子居不答。至舍，进盥漱巾栉，脱履户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请夫子，夫子行不闲，是以不敢；今闲矣，请问其过。”

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谁与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阳子居蹴然变容曰：“敬闻命矣！”

其往也，舍者迎将，其家公执席，妻执巾栉，舍者避席，炆者避竈。其反也，舍者与之争席矣！





阳子居没有说话。到了旅舍中，阳子居向老子送上梳洗用具，把鞋脱在门外，跪着用膝走到老子面前，说：“刚才我打算请教先生，见先生走路没有闲暇时间，所以不敢打扰。现在先生有了空闲，请先生指出我的过错。”

老子说：“你那自尊傲视的样子，能够与谁相处呢？品质越是纯白无瑕越是要警惕身上可能存在的污点，道德越是高尚越是要感到自身修养的不足。”

阳子居听了，惭愧地改变了面容，说：“诚恳地接受先生的教诲！”

阳子居初到旅舍的时候，客店里的人们都出来迎接他，男店主替他安排坐席，女店主侍奉梳洗用具，店客们恭敬地让出坐席，炊夫也离开炉灶以表敬意。等他再回到旅舍时，客店里的人们已经亲近地和他争夺坐席了。





## 让王第二十八

—

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又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为天子，犹之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托天下也。

舜让天下于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者也。

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于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处。

舜以天下让其友石户之农，石户之农曰：“捲捲乎，后之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为未至也。于是夫负妻戴，携子以入于海，终身不反也。

二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居而杀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且吾闻之，不以所用养害所养。”因杖策而去之。民相连而从之。遂成国于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谓能尊生矣。能尊生者，虽贵富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见利轻亡其身，岂不惑哉！



尧想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接受。尧又把天下让给子州支父,子州支父说:“让我来当天子,还是可以的。不过,我正在患着隐忧的疾病,刚要治疗,没有闲暇来治理天下。”执掌天下是最重要的职位了,但也不能伤害自己的生命,更何况其他的事务呢!只有不把治理天下当事情来做的人,才可以把治理天下的重任托付给他。

舜想把天下让给子州支伯,子州支伯说:“我正患隐忧之病,正要治疗,没有时间去治理天下。”所以说,像天下这样最贵重的宝器,也不能用它来换取生命。这就是怀道之人与世俗之人的根本不同。

舜想把天下让给善卷,善卷说:“我生活在宇宙之中,冬天穿皮毛,夏天穿粗布,春天耕田种地,身体足以承担劳务工作,秋天收藏粮食,身体足以得到休养饮食。日出就去劳作,日落就来休息,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天地之间,内心悠然自得。我何必去管理天下呢!可悲啊,你根本就不了解我啊。”终于没有接受。此后,离开故居而进入深山,不知隐在何处。

舜想把天下让给朋友石户的农民,石户的农民说:“好一个尽力的君主,不过是个勤劳劳累的人啊。”认为舜的德性还没有达到最高境界,于是丈夫肩背着,妻子头顶着,携儿带女,去了海中的岛上,终身没有回来。

## 二

大王亶父居住在邠地,狄人前来攻伐。他拿出兽皮和布帛来奉送狄人,狄人不接受;拿出猎狗和马匹来奉送狄人,狄人还是不接受;最后又拿出珠宝玉器来奉送狄人,狄人始终不接受,狄人所要的东西是土地。大王亶父说:“与人家的兄长居住在一起而却杀害他的弟弟,与人家的父亲居住在一起而却杀害他的子女,我不忍心这样做。你们都好好地住在这里吧!做我的臣民与做狄人的臣民有什么不同呢!况且我听说,不应当拿用来养活百姓的土地来伤害它所养育的百姓。”于是拄着杖离开了邠地。人民连续不断地追随着大王亶父,于是便在岐山之下建成了一个新的国家。大王亶父可以说是最能尊重生命的人了。能够尊重生命的人,虽然富贵加身也不留恋它而伤害身体,虽然贫贱在身也不追求利禄而累害身体。现在,那些高官厚禄的人,都把这些身外之物看得很重,唯恐失掉。这些见到利禄就轻易抛弃生命的人,不是太糊涂了吗!

十

三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国无君，求王子搜不得，从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以王舆。王子搜援绥登车，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恶为君也，恶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谓不以国伤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为君也。

四

韩、魏相与争侵地，子华子见昭僖侯，昭僖侯有忧色。子华子曰：“今使天下书铭于君之前，书之言曰：‘左手攫之则右手废，右手攫之则左手废，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

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

子华子曰：“甚善！自是观之，两臂重于天下也，身亦重于两臂。韩之轻于天下亦远矣，今之所争者，其轻于韩又远。君固愁身伤生以忧戚不得也。”

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众矣，未尝得闻此言也。”子华子可谓知轻重矣！

五

鲁君闻颜阖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币先焉。颜阖守陋闾，苴布之衣，而自饭牛。鲁君之使者至，颜阖自对之。使者曰：“此颜阖之家与？”颜阖对曰：“此阖之家也。”使者致币。颜阖对曰：“恐听谬而遗使者罪，不若审之。”使者还，反审之，复来求之，则不得已！故若颜阖者，真恶富贵也。

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绪馀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馀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凡圣人之动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与其所以为。今且有人于此，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则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也。夫生者岂特随侯之重哉！

六

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客有言之于郑子阳者，曰：“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为不好士乎？”

十

+

三

越国的国君有三代相继被越人杀害，王子搜对此非常害怕，便逃到山洞里藏起来。越国没有了国君，寻找王子搜没有找到，便追踪到了山洞。王子搜不肯出洞，越人使用点燃的艾草熏他出洞。让他坐上国君乘坐的马车。王子搜拉着车绳登上马车，仰天长叹，说：“君位啊，君位啊，为何偏偏不舍弃我呢！”王子搜并非厌恶做国君，而是厌恶做国君所带来的祸患。像王子搜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不拿国君的尊位来伤害自己的生命了！这正是越人所以要让他做国君的原因。

四

韩、魏两国相互争夺边境的土地，子华子拜见韩国的昭僖侯，昭僖侯面有忧愁之色。子华子说：“现在让天下人在你的面前写下契约，契约上写道：‘用左手抓到这个契约就砍断右手，用右手抓到这个契约就砍断左手，然而抓到的人一定占有天下。’那么你愿意抓取吗？”

昭僖侯说：“我不愿意。”

子华子说：“很好！由此看来，两臂比天下重要，而身体又比两臂更重要。韩国比天下又轻多了，现在所争夺的比起整个韩国来又轻多了。你却心怀忧愁，伤害身体，担心得不到这点边境土地。”

昭僖侯说：“说得好啊！开导我的人很多了，未曾听过这样的言论。”子华子可以说是懂得轻重本末的人啊！

五

鲁君听说颜阖是个得道的人，便派人带着币帛先去致意。颜阖居住在陋巷里，穿着粗布衣服，亲自在喂牛。鲁君的使者来到这里，颜阖亲自出来招待他。使者说：“这是颜阖家吗？”颜阖回答说：“这正是我的家。”使者送上礼物币帛，颜阖回答说：“恐怕误听而给使者造成过错，不如回去再审核一遍。”使者返回，反复审核无误，又来寻找颜阖，这时却找不到他了！所以说，像颜阖这样的人，真正是厌恶富贵的人。

所以说，道的精华可以修心养性，它的残馀可以治理国家，它的粪草可以用来治理天下。由此看来，帝王的功业，只不过是圣人多馀的小事，不能用来保存性命、修养心性的。现在世俗中的君子，多是危害身体、舍弃生命去追逐外物的享受，岂不是可悲的事情！凡是圣人的一举一动，必定要察明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和目的。现在如果有这样的人，他用随侯之珠去弹射在高空飞翔的麻雀，世人恐怕都会耻笑他。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他所用的东西贵重，而所要得到的东西轻贱。说到生命，岂止像随侯之珠那般贵重呢！

六

列子家贫，脸上已经显出饥饿的颜色。有人对郑国国相子阳建言说：“列御寇，他是一个有道的人，住在你的国家里却很贫穷，你岂不是成为了不喜欢贤士的人了吗？”

+

+

郑子阳即令官遗之粟。子列子见使者，再拜而辞。

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闻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乐。今有饥色，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不受，岂不命邪？”

子列子笑谓之日：“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

其卒，民果作难而杀子阳。

## 七

楚昭王失国，屠羊说走而从于昭王。昭王反国，将赏从者。及屠羊说。屠羊说曰：“大王失国，说失屠羊。大王反国，说亦反屠羊。臣之爵禄已复矣，又何赏之有。”

王曰：“强之。”

屠羊说曰：“大王失国，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诛；大王反国，非臣之功，故不敢当其赏。”

王曰：“见之。”

屠羊说曰：“楚国之法，必有重赏大功而后得见。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国，而勇不足以死寇。吴军入郢，说畏难而避寇，非故随大王也。今大王欲废法毁约而见说，此非臣之所以闻于天下也。”

王谓司马子綦曰：“屠羊说居处卑贱而陈义甚高，子其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

屠羊说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贵于屠羊之肆也；万钟之禄，吾知其富于屠羊之利也。然岂可以贪爵禄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说不敢当，愿复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 八

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为枢，而瓮牖二室，褐以为塞，上漏下湿，匡坐而弦歌。

子贡乘大马，中绀而表素，轩车不容巷，往见原宪。原宪华冠纒履，杖藜而应门。

子贡曰：“嘻！先生何病？”

原宪应之曰：“宪闻之，无财谓之贫，学而不能行谓之病。今宪贫也，非病也。”

+

子阳便派官员给列子送粮去。列子见到送粮使者，再三拜谢，推辞不受。

使者走后，列子走进屋里，他的妻子埋怨他，拍着胸口说：“我听说有道人家的妻子儿女都能享受到安闲快乐。而我们却面带饥色，郑相自认为有过错而派人送粮食给你，你却不接受，岂不是太傲慢了吗？”

列子笑着对她说：“郑相并非了解我，只是听从别人的言论而送粮给我，等到加罪于我的时候，也会是出于听信别人的言论，这就是我所以不接受的原因啊。”

后来，人民果然造反而杀死了郑相子阳。

## 七

楚昭王丧失了国土，屠羊说跟着楚昭王逃亡。后来楚昭王返回国家，准备奖赏随从逃亡的人。赏到屠羊说时，屠羊说说：“大王丧失国土，我丧失了屠羊之业。大王返回国家，我也恢复了屠羊之业。我的爵禄已经恢复了，又有什么好赏的呢？”

楚昭王说：“强迫他接受。”

屠羊说说：“大王丧失国土，不是我的罪过，所以不敢接受惩处；大王返回国家，不是我的功劳，所以不敢接受奖赏。”

楚昭王说：“召见他。”

屠羊说说：“按楚国的法令，必须有重赏大功的人而后才能得见。现在我的智慧不足以保存国家，而我的勇力不足以杀死敌寇。吴军攻入郢都时，我害怕灾难才躲避敌寇，并非有意追随大王的。如今大王想废弃法令、毁掉约定来召见我，这不是我愿意传闻天下的事。”

楚昭王对司马子綦说：“屠羊说身处卑微的职位而陈述道义却非常深刻，你替我把他请来，担任三公的职位。”

屠羊说说：“要说三公之位，我知道它比屠羊的事业高贵多了；要说万钟的俸禄，我知道它比屠羊的利益丰厚多了。然而怎么能贪求爵禄而让我的国君得到滥施恩惠的骂名呢？我不敢担当此职，愿意重新回到我屠羊的场所。”终于没有接受爵禄。

## 八

原宪居住在鲁国，居室矮小，环周仅有一丈长，房顶是用青草缮盖的，蓬草编的门扉残缺不整，用桑树枝做门的转轴，用破瓮做两间屋的窗户，用粗布塞住窗户，上面漏雨，地面朝湿，而他依然端坐在那里弹琴唱歌。

子贡乘坐着高头大马拉的车子，内穿青红色的里衣，外套白色的大衣，华丽的马车堵住了小巷，只得走路去见原宪。只见原宪戴着桦树皮做的帽子，穿着没有后跟的鞋子，拄着藜藤做的拐杖，应声开门。

子贡说：“哎呀！先生为什么如此困乏？”

原宪回答说：“我听说，没有钱财叫做贫穷，学道而不能践行叫做困乏。现

十

在我是贫穷啊 ,并非是因乏。”

子贡逡巡而有愧色。

原宪笑曰：“夫希世而行 ,比周而友 ,学以为人 ,教以为己 ,仁义之惠 ,舆马之饰 ,宪不忍为也。”

九

曾子居卫 ,缊袍无表 ,颜色肿皴 ,手足胼胝 ,三日不举火 ,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 ,捉衿而肘见 ,纳屣而踵决。曳屣而歌《商颂》 ,声满天地 ,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 ,诸侯不得友。故养志者忘形 ,养形者忘利 ,致道者忘心矣。

十

孔子谓颜回曰：“回 ,来 !家贫居卑 ,胡不仕乎 ?”

颜回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 ,足以给飧粥 ;郭内之田十亩 ,足以为丝麻 ,鼓琴足以自娱 ;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

孔子愀然变容 ,曰：“善哉 ,回之意 !丘闻之：‘知足者 ,不以利自累也 ;审自得者 ,失之而不惧 ;行修于内者 ,无位而不作。’丘诵之久矣 ,今于回而后见之 ,是丘之得也。”

十一

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 ,心居乎魏阙之下 ,奈何 ?”

瞻子曰：“重生。重生则利轻。”

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 ,未能自胜也。”

瞻子曰：“不能自胜则从 ,神无恶乎 !不能自胜而强不从者 ,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 ,无寿类矣 !”

魏牟 ,万乘之公子也 ,其隐岩穴也 ,难为于布衣之士 ,虽未至乎道 ,可谓有其意矣 !

十



子贡听了倒退了几步，脸上显出羞愧的表情。

原宪笑着说：“为了迎合世俗而做事，为了结党营私而交往，为了替人效劳而学习，为了追求富贵而从教，假借仁义之名而行奸恶之事，张扬车马的华贵而来炫耀自己，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是不忍心做的。”

九

曾子住在卫国，穿着用麻絮做的袍子，袍子的表面已经破烂不堪。他的面容浮肿，手脚都磨出了茧子，三天做不上一顿饭，十年没有制做过一件新衣。他只要整理一下帽子，帽带就会掉下来；只要拉一下衣襟，就会露出胳膊肘；只要穿一穿鞋子，鞋子的后跟就会破裂了。他拖着破烂的鞋子，吟唱着《商颂》的诗歌，声音充满于天地之间，好像金石乐器发出的清纯悦耳的响声。天子不能使他成为臣子，诸侯不能与他结交为友。所以修养心志的人不会把形骸放在心上，保养形骸的人不会把利禄放在心上；寻求大道的人不会把世俗之心放在心上。

十

孔子对颜回说：“回，你过来！你家境贫穷，地位卑下，为什么不去做官呢？”

颜回回答说：“我不愿意做官。我有城郭之外五十亩地，足够吃饱稠粥；有城郭之内十亩地，足够织麻穿衣，弹琴足以使我娱乐，学习先生的学问足以使我自得其乐。我所以不愿意做官。”

孔子突然改变面容，说：“你的心态很好啊！我听说：‘知足的人，不会因为利益而拖累自己；明白什么是安闲自得的人，不会惧怕失去身外之物；一心修养内德的人，不会因为没有爵位而惭愧。’我吟诵这样的名言已经很久了，现在在颜回的身上才看到它的实施，这是我的收获啊。”

十一

中山公子魏牟对瞻子说：“身体隐居于江湖之中，而心思却放不下朝廷中的荣华富贵，这怎么办？”

瞻子说：“重视生命。重视生命就会轻视利禄。”

中山公子魏牟说：“虽然明白这个道理，但是还不能完全战胜自己的欲望。”

瞻子说：“不能战胜自己就姑且顺从它，这样，在精神上就不会产生苦恼。不能自我战胜而又勉强自己不去顺从，这就产生了双重伤害。身受双重伤害的人，他不可能长寿！”

魏牟，他是万乘大国的公子，他能够隐居于山岩洞穴之中，比起一般平民要困难得多，虽然还没有达到大道的境界，但可以说已经了有了向道之心！



+

## 十二

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颜色甚惫，而弦歌于室。颜回择菜，子路、子贡相与言曰：“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弦歌鼓琴，未尝绝音，君子之无耻也若此乎？”

颜回无以应，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叹曰：“由与赐，细人也。召而来，吾语之。”

子路、子贡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谓穷矣！”

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

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挖然执干而舞。子贡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

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故许由娱于颍阳，而共伯得乎丘首。

## 十三

舜以天下让其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曰：“异哉后之为人也，居于畎亩之中，而游尧之门！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见之。”因自投清泠之渊。

## 十四

汤将伐桀，因卜随而谋，卜随曰：“非吾事也。”

汤曰：“孰可？”

曰：“吾不知也。”

汤又因瞽光而谋，瞽光曰：“非吾事也。”

汤曰：“孰可？”

曰：“吾不知也。”

汤曰：“伊尹何如？”

曰：“强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

+

十二

孔子被围困在陈、蔡两国的边境，有七天没有烧火做饭，只是喝些不加米的藜菜汤，脸色非常疲惫难看，却依然在室内弹琴吟唱。颜回在外面摘野菜，子路和子贡互相议论说：“先生再次被鲁国驱逐，不敢到卫国去，在宋国受到砍倒大树的威胁，在宋国和卫国中不得志，在陈国和蔡国之间被围困。想杀先生的人竟然无罪，凌辱先生的人也没有被禁止。而先生却仍然弹琴唱歌，不曾停止过，难道君子不以为羞耻也像这样吗？”

颜回没有说话，便进屋把此事告诉了孔子。孔子放下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子路和子贡是见识短浅的人啊。把他们召唤来，我有话告诉他们。”

子路和子贡进入屋里。子路说：“像这样的处境，不就是穷困吗！”

孔子说：“这是什么话！君子能够通达道理叫做通，不通达道理叫做穷。现在我怀抱仁义之道而遭遇乱世的祸害，怎么算是穷困呢？所以善于反省内心就能通达于道，遇到困难而不丧失德行。正如寒冬到来，霜雪已经降落，我因此才知道松柏的挺直茂盛。在陈、蔡两国间遇到险恶，对于我来说，正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啊！”

孔子又取过琴来，重新弹弦歌唱，子路手持盾牌兴奋地舞动起来。子贡说：“我真是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低啊。”

古时得道的人，困厄也快乐，通达也快乐，他们所以快乐的原因并非在困厄和通达上。只要道德的修养达到这种境界，就会把困厄和通达看成像寒暑风雨的相继变化一样自然。所以许由快乐地隐于颍阳，而共伯逍遥于丘首之山。

十三

舜把天下让给他的朋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说：“舜帝的为人也够怪异的，本来生活在田地耕作之中，却接受了尧的禅让！不仅如此，还要用他那套可耻的行为来玷污我。我耻于见到他。”于是跳进了清冷之渊。

十四

商汤将要讨伐夏桀，就此事同卜随谋划，卜随说：“这不是我的事。”

商汤说：“找谁合适呢？”

卜随说：“我不知道。”

商汤又找瞽光谋划此事，瞽光说：“这不是我的事。”

商汤说：“找谁合适呢？”

瞽光说：“我不知道。”

商汤说：“伊尹怎么样？”

瞽光说：“此人意志坚强，能够忍辱负重，其他的方面我就知道了。”



汤遂与伊尹谋伐桀，克之。以让卞随，卞随辞曰：“后之伐桀也，谋乎我，必以我为贼也；胜桀而让我，必以我为贪也。吾生乎乱世，而无道之人再来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数闻也。”乃自投桐水而死。

汤又让瞽光，曰：“知者谋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

瞽光辞曰：“废上，非义也；杀民，非仁也；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吾闻之曰：‘非其义者，不受其禄；无道之世，不践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见也。”乃负石而自沉于庐水。

## 十五

昔周之兴，有士二人处于孤竹，曰伯夷、叔齐。二人相谓曰：“吾闻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试往观焉。”至于岐阳，武王闻之，使叔旦往见之，与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

二人相视而笑，曰：“嘻，异哉！此非吾所谓道也。昔者神农之有天下也，时祀尽敬而不祈喜；其于人也，忠信尽治而无求焉。乐与政为政，乐与治为治，不以人之坏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时自利也。今周见殷之乱而遽为政，上谋而下行货，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为信，扬行以说众，杀伐以要利，是推乱以易暴也。吾闻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乱世不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并乎周以涂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

二子北至于首阳之山，遂饿而死焉。若伯夷、叔齐者，其于富贵也，苟可得已，则必不赖。高节戾行，独乐其志，不事于世，此二士之节也。





商汤于是与伊尹谋划讨伐夏桀，结果战胜了夏桀。商汤想把天下让给卞随，卞随推辞说：“君王想要伐桀而找我谋划，必定是认为我是个残忍之人；战胜夏桀而想把天下让给我，必定是认为我是个贪婪之人。我生活在动乱的世间，而无道的人再次污辱了我，我不能忍受屡次听到污辱我的话语。”于是投入稠水而死。

商汤又想把天下让给瞽光，说：“智慧之人谋划天下，勇武之人夺取天下，仁爱之人掌握天下，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先生为什么不即王位呢？”

瞽光辞谢说：“废除国君，这是不道义的；残杀人民，这是不仁爱的；别人身处危境，我却坐享其成，这不是廉洁的。我听说：‘对于不合道义的人，不接受他给予的俸禄；对于没有道义的国家，不踏上那里的国土。’更何况要推举我为国君呢？我不能忍受长期地看到这种状况。”于是背着石头沉入庐水中而淹死。

### 十五

从前周朝兴起的时候，有两个士人住在孤竹国，一个叫伯夷，另一个叫叔齐。二人商量说：“我听说西方有个人，像是有道之君，可以前往看一看。”伯夷、叔齐到了岐阳，武王听说了，便派周公旦前去接见，并与他们订立盟约，盟书写道：“增加俸禄二级，授官爵首列。”还用牲畜的血涂抹盟书而埋在盟坛之下。

二人相视而笑，说：“哎，奇怪啊！这些并非是我们所认为的道。从前神农氏治理天下的时候，按时祭祀，竭尽敬心，却不祈求赐福；对待人民忠心诚信，尽力治国而没有私求。人们欢喜这样的管理就这样去管理，人们欢喜这样的政治就推行这样的政治，不趁别人的衰败而谋求自己的成功，不因为别人的卑下而显耀自己的高尚，不借助他人的灾难而获取自己的利益。现在周朝却看到殷朝动乱而急忙改善政治以邀买人心，在上崇尚谋略，在下又用爵禄引诱士人，依靠武力保持威胁别人的力量，杀牲血盟来获取别人的信任，宣扬自己的德性来取悦众人，使用征战来获取利益，这样做是用推行祸乱的办法去代替暴政。我听说古代的贤士，身逢太平盛世时不逃避责任，遭遇动荡乱世时不苟且偷生。现在天下黑暗，周室道德衰微，与其伴同周室而玷污自身，不如避开它而保持品行的高洁。”

于是二人北行，来到了首阳之山，终于因饥饿而死。像伯夷、叔齐这样的人，他们对待富贵，即使可以得到，必定也不会去索取的。他们有着高尚的操守和乖张的行为，以自己的志向为人生最大的快乐，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这就是二位贤士的节操。





## 盗跖第二十九

—

孔子与柳下季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盗跖。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

孔子谓柳下季曰：“夫为人父者，必能诏其子；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诏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则无贵父子兄弟之亲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为盗跖，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窃为先生羞之。丘请为先生往说之。”

柳下季曰：“先生言为人父者必能诏其子，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听父之诏，弟不受兄之教，虽今先生之辩，将奈之何哉？且跖之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强足以距敌，辩足以饰非。顺其心则喜，逆其心则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无往。”

孔子不听，颜回为驭，子贡为右，往见盗跖。

盗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阳，脍人肝而脯之。孔子下车而前，见谒者曰：“鲁人孔丘，闻将军高义，敬再拜谒者。”

谒者入通。盗跖闻之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曰：“此夫鲁国之巧伪人孔丘非邪？为我告之：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枝木之冠，带死牛之胁，多辞缪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子之罪大极重，疾走归！不然，我将以子肝益昼脯之膳。”

孔子复通曰：“丘得幸于季，愿望履幕下。”

谒者复通。盗跖曰：“使来前！”

孔子趋而进，避席反走，再拜盗跖。盗跖大怒，两展其足，案剑瞋目，声如乳虎，曰：“丘来前！若所言顺吾意则生，逆吾心则死。”



孔子和柳下季交为朋友，柳下季的弟弟就是盗跖。盗跖手下的士卒有九千人，横行天下，侵犯诸侯，穿墙入室，牵走牛马，抢人妇女，无所不为。贪求财物，不顾亲戚，丢下父母兄弟不管，不祭祀祖先。他们经过的地方，大的国家死守城池，小的国家就躲进城堡，成千上万的人饱受着盗跖掠夺的痛苦。

孔子对柳下季说：“做父亲的，必定能教育他的儿子；做兄长的，必定能教导他的弟弟。如果做父亲的不能教育好自己的儿子，做兄长的不能教导好自己的兄弟，那么父子兄弟之间的亲情就无珍贵可言了。现在先生你，是当世的贤能之人，而弟弟盗跖正为害天下，你却不能教导他，我私下为先生感到羞耻。我希望为先生去说服他。”

柳下季说：“先生说为人父亲必能教育其子，为人兄长必能教导其弟，倘若儿子不听父亲的教育，弟弟不接受兄长的教导，尽管先生能言善辩，又能怎么样呢？而且跖的为人处事，往往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强悍足以抗拒敌人，巧辩足以掩饰错误。别人顺着他心意去做，他就高兴；别人逆着他的心意去做，他就发怒，轻易地用言语去侮辱人。先生一定不要去。”

孔子不听柳下季的劝告，颜回驾车，子贡在车右边陪着孔子，一起去见盗跖。

盗跖带着士卒正在泰山南边休息，把人肝切细而食用。孔子下了车，向前走，对接待传达的人说：“鲁国人孔丘，听说将军道义高尚，恭敬地来拜见。”

管接待传达的人进去通报。盗跖听了大怒，双目闪烁犹如明星，头发竖立向上冲冠，说：“这个人莫非就是鲁国的巧伪之人孔丘吗？替我转告他：你花言巧语，假托文武，戴着树枝般的哗众取宠的帽子，系着用死牛皮做的带子，满口废话歪理，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无端制造是非，以此迷惑天下的君主，使得天下的读书人不能返归自然的本性，虚伪地宣传孝悌理念，妄想侥幸地得到封侯富贵。你的罪行极为严重，还是快点回去吧！否则，我将用你的心肝添补我们的午餐。”

孔子再次请求通报，说：“我有幸结识了柳下季，希望能亲到你的帐幕之下。”

管接待通报的人于是再次通报。盗跖说：“让他进来！”

孔子快步走进去，让开座席，又退了几步，再拜盗跖。盗跖大怒，叉开两脚，按剑瞪眼，声如母虎，说：“孔丘过来！我的话我听着顺耳就让你活着出去，如若



违逆我的心意就让你死在脚下。”

孔子曰：“丘闻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长大，美好无双，少长贵贱见而皆说之，此上德也；知维天地，能辩诸物，此中德也；强悍果敢，聚众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称孤矣。今将军兼此三者，身长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齿如齐贝，音中黄钟，而名曰盗跖，丘窃为将军耻不取焉。将军有意听臣，臣请南使吴越，北使齐鲁，东使宋卫，西使晋楚，使为将军造大城数百里，立数十万户之邑，尊将军为诸侯，与天下更始，罢兵休卒，收养昆弟，共祭先祖。此圣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愿也。”

盗跖大怒曰：“丘来前！夫可规以利而可谏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谓耳。今长大美好，人见而悦之者，此吾父母之遗德也。丘虽不吾誉，吾独不自知邪？且吾闻之，好面誉人者，亦好背而毁之。今丘告我以大城众民，是欲规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长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尧、舜有天下，子孙无置锥之地，汤、武立为天子，而后世绝灭。非以其利大故邪？”

“且吾闻之，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炆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陵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

“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缝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子以甘辞说子路而使从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长剑，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杀卫君而事不成，身蒞于卫东门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谓才士圣人邪，则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不容身于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无以为身，下无以为人，子之道岂足贵邪？”



孔子说：“我听说，天下约有三种美德：生来身材高大，容貌美好，无人可比，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贵人平民见了都很喜欢，这是上等的美德；智慧能够通晓天地，才能可以辨析万物，这是中等的美德；勇敢果断，能够聚集民众，率兵打仗，这是下等的美德。凡是有人具备了其中的一个美德，就足够南面称王了。现在将军兼有这三种美德，身高八尺二寸，面目炯炯有光泽，嘴唇如丹砂般的红润鲜亮，牙齿如列贝般的整齐洁白，声音犹如黄钟般的洪亮，而名字却被称为盗跖，我私下为将军感到羞耻，认为不应当有此恶名。将军如果有意听从我的意见，我愿意向南出使吴、越两国，向北出使齐、鲁两国，向东出使宋、卫两国，向西出使晋、楚两国，让他们为将军建造几百里的大城，设立几十万户的都邑，尊奉将军为诸侯，和天下一起废旧立新，停止争战，休养士兵，收养兄弟，共同祭祀先祖。这是圣人贤士的行为，也是天下百姓的心愿。”

盗跖听了大怒，说道：“孔丘你过来！凡是能够被他人用利禄来规劝的人，被他人用言语来说服的人，都是愚昧浅薄的常人。现在我的身体长得高大魁梧，人见人爱，这是我父母遗传的美德。你就是不称赞我，我岂有不知的道理呢？况且我听说，好当面夸赞的人，也同样好背面诋毁人。现在你告诉我建大城、聚众民的许诺，这是打算用利禄来规劝我，想把我当成一个常人来对待，这怎么可能长久呢！城再大也大不过天下啊。尧、舜有了天下，他们的子孙却没有立足之地，汤、武被立为天子，他们的后代却遭到了灭绝。这不是因为贪图大利的缘故吗？”

“况且我听说，古时候禽兽多而人民少，所以人民都在树上筑巢居住，以此避免野兽的袭击。他们白天拾橡子、栗子，晚上栖身于树上，所以称之为‘有巢氏之民’。古时候人们还不知道穿衣服，夏天多积柴草，冬天就用来烧火取暖，所以称之为‘知生之民’。在神农氏的时代，人们卧居时非常清静，行动时非常悠闲，人们只知道生养他的母亲，而不知自己的父亲，与麋鹿一起生活。他们耕田吃饭，织布穿衣，彼此没有相害的心思，这是道德最为盛美的时代。然而黄帝却不能达到这样的道德境界，他与蚩尤在涿鹿郊野作战，血流百里。尧舜称帝，设立百官，后来出现了商汤流放了他的国君夏桀，周武王杀死了商纣。从此以后，依仗强大有力来欺凌弱小无力的，依仗人多势众来侵害人单势寡的。自商汤、周武王以来，都属于叛逆作乱之流。”

“现在你研修周文王与周武王的治国之道，掌握着天下的舆论，用来教育后人。你穿着宽大的儒服，系着又宽又长的腰带，假言假语，装模作样，以便迷惑天下的君主，寻求荣华富贵。作为盗贼没有人比你更大的了，天下的人为什么不把你叫做盗丘，而把我叫做盗跖呢？你用甜言蜜语说服子路而让他服从你，让子路除去高冠，解下长剑，而接受你的教育，让世人都说‘孔丘能够消除暴力，禁绝非法行为’。可是最后呢，子路打算杀死卫君而没有成功，身体在卫国都城东门之上被刺成肉酱，这是你教育不到家的后果啊。你不是自称是才士圣人吗，却两次被鲁国赶了出来，不敢到卫国去，在齐国也是走投无路，在陈国与蔡国之间遭到围困，始终不被天下人所容纳。你教育的子路竟遭杀身”



之祸 上无法保身 下无法做人 你的说教有什么可贵之处呢？

“世之所高 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 而战涿鹿之野 流血百里。尧不慈 舜不孝 禹偏枯 汤放其主 武王伐纣 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 世之所高也。孰论之 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 其行乃甚可羞也。”

“世之所谓贤士 伯夷、叔齐。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 而饿死于首阳之山 骨肉不葬。鲍焦饰行非世 抱木而死。申徒狄谏而不听 负石自投于河 为鱼鳖所食。介子推至忠也 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 子推怒而去 抱木而燔死。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 女子不来 水至不去 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 无异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 皆离名轻死 不念本养寿命者也。”

“世之所谓忠臣者 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 比干剖心。此二子者 世谓忠臣也 然卒为天下笑。自上观之 至于子胥、比干 皆不足贵也。”

“丘之所以说我者 若告我以鬼事 则我不能知也 ；若告我以人事者 不过此矣 皆吾所闻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 目欲视色 耳欲听声 口欲察味 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 中寿八十 下寿六十 除病瘦死丧忧患 其中开口而笑者 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 人死者有时 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 忽然无异骐驎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 养其寿命者 皆非通道者也。”

“丘之所言 皆吾之所弃也。亟去走归 无复言之！子之道 狂狂汲汲 诈巧虚伪事也 非可以全真也 奚足论哉！”

孔子再拜趋走 出门上车 执辔三失 目茫然无见 色若死灰 据轼低头 不能出气。归到鲁东门外 适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阙然 数日不见 车马有行色 得微往见跖邪？”

孔子仰天而叹曰：“然。”

柳下季曰：“跖得无逆汝意若前乎？”

孔子曰：“然。丘所谓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头 编虎须 几不免虎口哉！”



“世人所推崇的，莫过于黄帝。黄帝尚且不能十全十美，而发生的涿鹿郊野一战，血流百里。尧没有做到慈爱，舜不能孝敬父亲，禹疲劳过度而半身不遂，汤流放了他的国君，武王讨伐了商纣，文王被关押在羑里。这六个人，都是世人所推崇的人。认真地说，他们都是因为追求功利迷惑了真性，违反了自然的情性，这种行为是极其可耻的。”

“世上所谓的贤士，诸如伯夷、叔齐。伯夷、叔齐辞让孤竹国的君位，却饿死于首阳之山，尸骨得不到埋葬。鲍焦故作清高，非议当世，不睬周地，抱在树上而枯死。申徒狄因进谏不被采纳，背着石头投河自尽，成为鱼鳖的口中餐。介子推是个极其忠诚的人，他割大腿之肉给文公充饥。后来文公背弃了介子推，介子推大怒而去，最后抱树焚死。尾生与一个女子在桥下约会，女子没有按时而来，河水涌来而尾生不去，抱着桥柱被水淹死。这六个人，与肢体被分解的狗、河中漂浮的死猪和拿着瓢的乞丐没有什么不同，都是重名轻死，不顾念生命根本而颐养天年的人。”

“世上所谓的忠臣，没有比王子比干和伍子胥更突出的了。伍子胥被抛尸沉入江中，王子比干被剖心致死。这两个人被世人称为忠臣，然而最终竟为天下人所讥笑。从上面诸人来看，直至伍子胥与王子比干，都不值得后人推崇。”

“孔丘用来说服我的，若是说些鬼神一类古怪的事，那么我是不懂的，若是告诉我关于世俗间的人事，也就不过如此罢了，这些也都是我所知道的。现在我来告诉你有关人的常情吧，眼睛是要看颜色的，耳朵是要听声音的，嘴巴是要品尝滋味的，志气是要充盈的。人的生命，高寿的活百岁，中寿的活八十岁，下寿的活六十岁，除了疾病、死丧、忧患等苦楚之外，能够开口而笑的时间，一个月之中也不过有四五天罢了。天和地是永恒的，人的生死却是有限的，以有限的身躯寄托于无限的天地之间，生命之短促，犹如骐驎穿越缝隙一样。凡是不能使自己的意志愉悦自适的，不能颐养天年的，都不是通达大道的人。”

“孔丘的言论，都是我所要抛弃的，你赶快离开这里，不要再唠叨了！你的这套道理，都是害性损德、巧诈虚伪的东西，并不能保全人的自然本性，哪里值得一谈呢？”

孔子一再拜谢，快步退了下来，出门上车，马缰绳从手中掉下来好几次。他眼睛茫然不见任何东西，脸色难看犹如死灰，扶着车轼，低着头，不能喘气。回到鲁国东门外，正巧遇上了柳下季。柳下季说：“近来好几天没有见到你，看你的车马好像外出刚回的样子，是不是去见了跖呢？”

孔子仰天而叹，说：“是的。”

柳下季说：“他是不是像我先前说的那样，违背了你的心意呢？”

孔子说：“是的。我就是那种没有病却引艾火自灼的人。我急忙前去摆弄虎头，梳理虎须，差一点被老虎吃掉啊！”

+

二

子张问于满苟得曰：“盍不为行？无行则不信，不信则不任，不任则不利。故观之名，计之利，而义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于心，则夫士之为行，不可一日不为乎！”

满苟得曰：“无耻者富，多信者显。夫名利之大者，几在无耻而信。故观之名，计之利，而信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于心，则夫士之为行，抱其天乎！”

子张曰：“昔者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今谓臧聚曰：‘汝行如桀、纣。’则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贱也。仲尼、墨翟，穷为匹夫，今谓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则变容易色，称不足者，士诚贵也。故势为天子，未必贵也；穷为匹夫，未必贱也。贵贱之分，在行之美恶。”

满苟得曰：“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杀兄入嫂，而管仲为臣；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论则贱之，行则下之，则是言行之情悖战于胸中也，不亦拂乎！故书曰：‘孰恶孰美，成者为首，不成者为尾。’”

子张曰：“子不为行，即将疏戚无伦，贵贱无义，长幼无序。五纪六位，将何以为别乎？”

满苟得曰：“尧杀长子，舜流母弟，疏戚有伦乎？汤放桀，武王杀纣，贵贱有义乎？王季为适，周公杀兄，长幼有序乎？儒者伪辞，墨子兼爱，五纪六位，将有别乎？且子正为名，我正为利。名利之实，不顺于理，不监于道。吾日与子讼于无约，曰：‘小人殉财，君子殉名，其所以变其情、易其性则异矣；乃至弃其所为而殉其所不为则一也。’故曰：无为小人，反殉而天；无为君子，从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极。面观四方，与时消息。若是若非，执而圆机。独成而意，与道徘徊。无转而行，无成而义，将失而所为。

+

子张问满苟得说：“为何不修养德行？没有德行就不被信任，不被信任就不被任用，不被任用就得不到利禄。所以从名声上来观察，从利禄上来考虑，仁义果真是重要的。如果抛弃名利，反求于心，那么士人的德行，也不可一天不去修养啊！”

满苟得说：“无耻的人富足，骗取信任的人显达。凡是获得大名大利的人，几乎都是那些无耻之徒和骗取信任的人。所以从名声上来观察，从利禄上来考虑，骗取信任是果真重要的。如果抛弃名利，反求于心，那么士大夫的德行，也应怀抱自己的自然本性。”

子张说：“从前桀和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现在对奴仆、役夫说：‘你们的行为像桀、纣一样。’那么他们就会面有愧色，内心不服，因为连小人都鄙视桀、纣的品行。孔子和墨子，他们困穷得如同平民百姓，现在对宰相说：‘你们的行为像孔子、墨子一样。’那么这个宰相就会改变表情，连称自己比不上孔子和墨子，这说明了士人确实高贵。所以权势之大如天子，未必高贵，穷困潦倒如平民，不一定就卑贱。高贵与卑贱的区别，在于行为的美丑。”

满苟得说：“小盗被拘捕，大盗成为了诸侯。在诸侯的门下，存在着仁义之士。从前，齐桓公杀死了他的哥哥而娶嫂为妻，而管仲竟然甘为臣子来辅佐他；田成子常杀死齐简公自立为国君，而孔子竟然接受了他赏赐的币帛。在言论上轻贱他们，而在行动上又屈从他们，这就是言行不一的矛盾冲突在胸中的交战，这岂不是违背人情事理吗！所以古书上有这样的话：‘谁坏谁好，成功者为首领，失败者为人下人。’”

子张说：“你不修养德行，将会使亲与疏失去一定的伦理，使贵与贱失去固有的仪则，使长与幼变得不合规定的次序。对于五伦六纪之间，用什么来区别呢？”

满苟得说：“尧杀了长子，舜流放了他的弟弟，这算是亲疏有伦理吗？商汤放逐了夏桀，周武王杀死了商纣，这能说贵贱有仪则吗？王季被僭立为嫡子，周公诛杀了兄长，这能说长幼有次序吗？儒家言辞虚伪，墨家主张兼爱，五伦六纪之间有区别吗？况且你正在争名，我正在逐利。名与利的实情，不合乎道理，不明于大道。我过去与你在无约面前争辩，他说：“小人为了财富而死，君子为了名声而亡，他们改变性情的原因是不同的，但是他们抛弃所应当做的，而追求所不应当做的方面却是相同的。”所以说，不要像小人那样贪图钱财，要返回到你自己的自然本性；也不要像君子那样去追逐名声，要遵循自然之理。曲也好，直也好，要以自己的自然天性为准则。面观四面八方，顺应四时的变化而相应地消亡和生长。是也好，非也好，都要执守循环变化的中枢。独自完成你自己的心意，与大道一同周施。不要执着你的德行，不要固守你的仁义，否则就要丧失你的本性。”

十

无赴而富，无殉而成，将弃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祸也；直躬证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鲍子立干，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见母，匡子不见父，义之失也。此上世之所传，下世之所语，以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离其患也。”

三

无足问于知和曰：“人卒未有不兴名就利者。彼富则人归之，归则下之，下则贵之。夫见下贵者，所以长生安体乐意之道也。今子独无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妄邪？”

知和曰：“今夫此人，以为与己同时而生，同乡而处者，以为夫绝俗过世之士焉，是专无主正，所以览古今之时，是非之分也，与俗化世。去至重，弃至尊，以为其所为也。此其所以论长生安体乐意之道，不亦远乎！惨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监于体；怵惕之恐，欣欢之喜，不监于心。知为为而不知所以为。是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于患也。”

无足曰：“夫富之于人，无所不利。穷美究孰，至人之所不得逮，贤人之所不能及，使人之勇力而以为威强，秉人之知谋以为明察，因人之德以为贤良，非享国而严若君父。且夫声色滋味权势之于人，心不待学而乐之，体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恶避就，固不待师，此人之性也。天下虽非我，孰能辞之！”

知和曰：“知者之为，故动以百姓，不违其度，是以足而不争，无以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争四处而不自以为贪；有馀，故辞之，弃天下而不自以为廉。廉贪之实，非以迫外也，反监之度。势为天子，而不以贵骄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财戏人。计其患，虑其反，以为害于性，故辞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誉也。尧、舜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许由得帝而不受，非虚辞让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辞其害，而天下称贤焉，则可以为之，彼非以兴名誉也。”

十

你不要追逐富贵 你不要为了成就什么而殉身 否则就要丧失你的真性。比干被剖心，伍子胥被挖眼 这是忠诚惹下的祸端 直躬指证父亲偷羊 尾生守约淹死 这是诚信造成的灾患 鲍焦抱树干枯而死 申生不申辩而自缢 这是廉洁造成的毒害 孔子无暇见到母亲 匡子终身不见父亲 这是仁义产生的过失。这些都是前世的传闻 为当代人们所议论 以此端正士大夫的言论 规范他们的行为 所以他们遭受了祸害和灾难。”

## 三

无足问知和说：“人们没有不希望成就名声和获取利益的。谁富有就会有人归附他，归附他他就会屈从他，屈从他就会尊崇他。能够被人尊崇的，正是长寿、安逸、快乐之道。现在偏独你没有追求名利的想法，到底是才智不够呢？还是感到力不从心呢？或许本来就推行正理而不想富贵呢？”

知和说：“现在有一种贪名趋利的人，以为自己与富贵之人同时而生、同乡而居，自己也就是超俗过人的了。这种人不过是专横独行，没有主见，不行正道的人，又不能观察古今时代的变化与是非的区别，只能与世俗混为一团而已。他们舍弃最贵重的生命，抛弃最尊贵的大道，却去追求他所想得到的富贵。他们这样论说长寿、安逸、快乐之道，不是相差太远了吗！悲痛的疾苦，恬愉的安适，不能由身体鉴别出来，惊慌的恐惧，欢欣的喜悦，不能由心灵鉴别出来。只知道按照自己的欲望去做，而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就是尊贵到成为天子，富有到拥有天下的财富，也仍然不能避免灾祸。”

无足说：“财富对于人来说，没有什么地方不方便的。享尽美好的东西，拥有无处不在的权势，就是大德之人也比不上，贤惠之人也不能企及，能够挟持别人的勇力而增强自己的威武强大，能够掌握别人的智谋以显示自己的明察，能够凭借别人的道德来显示自己的贤良，虽然没有统治国家而却像君主一样威严。况且声色、滋味、权势对于人来说，不必去学而心里自然喜欢，不用效法而身体自然适应。喜爱、厌恶、回避、追求，本来就不需要老师来教，这是人的常性。就是天下之人都反对我的说法，有谁能够拒绝这些呢！”

知和说：“有智慧的人来做事，能够按照百姓的意愿实施行动，不违背自然的法度。由于内心充足，所以不争，无所作为，所以不贪求。倘若内德不足，就会贪求，争夺四方的财富而不自认为贪，倘若内德充实有馀，就能辞谢外物，丢弃天下的财富而不自认为廉。清廉与贪求的实质，并非取决于外物的迫使，而是要反观个人的气质禀赋。有人权势大到了天子的程度，却不以权贵傲视别人，有人富足达到了拥有天下财富的程度，却不以财产戏弄别人。思量富贵可能带来的危害，考虑物极必反的道理，认为它有害于自己的自然本性，于是对它采取了拒绝不受的态度，这并非是为了邀取名誉。尧和舜称帝时，一再推让帝位，并非想要仁爱天下，只是不希望帝位伤害自己的本性，善卷和许由得到帝位而不接受，并非是虚假的推辞，只是不愿意让政务危害自己的生命。这些都是趋就利益，回避危害，而天下人都称赞他们是贤人。那天下的贤名之称，他们当之无愧，但他们并非为了得到贤名才那样去做。”



无足曰：“必持其名，苦体绝甘，约养以持生，则亦久病长厄而不死者也。”

知和曰：“平为福，有馀为害者，物莫不然，而财其甚者也。今富人，耳营钟鼓管籥之声，口嗜于刍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遗忘其业，可谓乱矣；佞溺于冯气，若负重行而上阪，可谓苦矣；贪财而取慰，贪权而取竭，静居则溺，体泽则冯，可谓疾矣；为欲富就利，故满若堵耳而不知避，且冯而不舍，可谓辱矣；财积而无用，服膺而不舍，满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谓忧矣；内则疑劫请之贼，外则畏寇盗之害，内周楼疏，外不敢独行，可谓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遗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尽性竭财，单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故观之名则不见，求之利则不得，繚意绝体而争此，不亦惑乎！”





无足说：“假如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名誉，劳苦身体，弃绝美味，简约清淡地维持生命，那么这不就无异于长久病困而不死的人了吗？”

知和说：“均平是福，多馀是害，万物不如此，而钱财尤其是这样。当今的富人，耳朵整天听着钟鼓箫笛之声，嘴巴整天品尝着美酒佳肴的滋味，从而诱发他的欲望，遗忘正当的事业，可以说心志已经昏乱了；沉溺于自负盛气，好像背着沉重的东西而爬行于山坡上，可以说是太辛苦了；贪求财物而招致疾患，贪求权势而导致力竭，闲居时就会沉溺于嗜欲，身体肥胖光润就会血气淤塞，可以说是疾病临头了；为了贪求富贵而追逐财利，所积财物堆满屋子还不知避害，而且恃而不舍，可以说是取辱了；财物堆积而舍不得使用，一心积蓄而不施舍，满心焦虑与烦恼，贪求增益之心永不止息，可以说是忧愁来临了；在家里疑虑盗贼前来劫取财物，在外面惧怕强盗劫财害命，于是在院内构筑防盗设施，出外不敢独自行走，可以说是无比的畏惧。以上所论昏乱、辛苦、疾病、耻辱、忧愁、畏惧六个方面，是天下最大的祸害，而人们却都遗忘了而不知道明察。等到大祸大患临头，想抛弃钱来保存性命，就是祈求过一天的安稳日子也无法实现了。所以到那时，想看看名声而名声看不到，想求点利益而利益早已无踪，这就是人们念念不忘的不惜耗尽生命去追逐去争夺的名利，这不是太糊涂了嘛！”





## 说剑第三十

—

昔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如是三年，国衰，诸侯谋之。

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说王之意止剑士者，赐之千金。”

左右曰：“庄子当能。”

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庄子。庄子弗受，与使者俱往见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赐周千金？”

太子曰：“闻夫子明圣，谨奉千金以币从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

庄子曰：“闻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绝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说大王而逆王意，下不当太子，则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说大王，下当太子，赵国何求而不得也！”

太子曰：“然。吾王所见，唯剑士也。”

庄子曰：“诺。周善为剑。”

太子曰：“然吾王所见剑士，皆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王乃说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见王，事必大逆。”

庄子曰：“请治剑服。”治剑服三日，乃见太子。太子乃与见王。王脱白刃待之。

庄子入殿门不趋，见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

曰：“臣闻大王喜剑，故以剑见王。”

王曰：“子之剑何能禁制？”

曰：“臣之剑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

王大悦之，曰：“天下无敌矣。”



从前赵文王喜好剑术，剑士们聚在门下为客人的就有三千多人。这些剑士们日夜不停地斗剑，一年就有一百多人死伤，但是赵文王仍是酷爱不厌。如此过了三年，国家衰落，其他诸侯国就想攻占赵国。

太子悝对此事很是担忧，便招募左右的随从说：“谁能说服国王让他抛弃让剑士不断比剑这一嗜好的，我赐给他千金。”

左右随从说：“庄子应当能行。”

太子便派人带着千金奉送庄子。庄子不接受，和使者一起前去见太子，说：“太子有什么指教，为什么要送我千金之重的礼物呢？”

太子说：“听说先生圣明，谨奉送千金给先生犒劳随从。先生不接受，我哪里还敢多言呢？”

庄子说：“听说太子想使用我，为的是想杜绝君王的喜好。倘若我向上说服大王而违逆了大王的心意，下面又不符合太子的旨意，就会遭刑戮而死亡，我还要千金有什么用呢？假使我能够向上说服大王，向下合乎太子的旨意，那么我向赵国要什么会得不到呀！”

太子说：“好吧。我的父王所接见的，只有剑士。”

庄子说：“是的。我善于用剑。”

太子说：“不过我父王所见的剑士，都是蓬头垢面，鬓毛突出，帽檐低垂，系粗实的帽缨，穿后身短小的上衣，瞪着眼珠子，说话很不流利，这样子父王才高兴。现在先生如果穿着儒服去见父王，事情就必然不能成功。”

庄子说：“那我就准备剑士服装吧。”三天后剑士服装备齐，这才去见太子。太子和庄子一起去见赵文王。赵文王亮出雪白的剑锋来接见庄子。

庄子进殿并不按着礼节快步上去，见着赵文王也不跪拜。赵文王说：“你打算说些什么来指教寡人，让太子先行推荐呢？”

庄子说：“我听说大王喜欢剑术，所以用剑术来拜见大王。”

赵文王说：“你的剑术怎样阻遏和战胜对手呢？”

庄子说：“我的剑术可以十步之内取人首级，千里之途无人敢挡。”

赵文王大悦，说：“我找到天下无敌之剑了。”



庄子曰：“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愿得试之。”

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设戏，请夫子。”

王乃校剑士七日，死伤者六十余人，得五六人，使奉剑于殿下，乃召庄子。王曰：“今日试使士敦剑。”

庄子曰：“望之久矣！”

王曰：“夫子所御杖，长短何如？”

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剑，唯王所用。请先言而后试。”

王曰：“愿闻三剑。”

曰：“有天子剑，有诸侯剑，有庶人剑。”

王曰：“天子之剑何如？”

曰：“天子之剑，以燕谿石城为锋，齐岱为锷，晋卫为脊，周宋为镡，韩魏为夹，包以四夷，裹以四时，绕以渤海，带以常山，制以五行，论以刑德，开以阴阳，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剑直之无前，举之无上，案之无下，运之无旁，上决浮云，下绝地纪。此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剑也。”

文王茫然自失，曰：“诸侯之剑何如？”

曰：“诸侯之剑，以知勇士为锋，以清廉士为锷，以贤良士为脊，以忠圣士为镡，以豪桀士为夹。此剑直之亦无前，举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运之亦无旁。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乡。此剑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内，无不宾服而听从君命者矣。此诸侯之剑也。”

王曰：“庶人之剑何如？”

曰：“庶人之剑，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肝肺。此庶人之剑，无异于斗鸡，一旦命已绝矣，无所用于国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剑，臣窃为大王薄之。”

王乃牵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环之。庄子曰：“大王安坐定气，剑事已毕奏矣！”

于是文王不出宫三月，剑士皆服毙其处也。



庄子说：“用剑之道，先示人以玄妙，开剑展现锋利，后发制人，剑光先至。希望能够让我比试比试。”

赵文王说：“先生先去休息，返回馆舍中待命，等我安排好击剑比赛，再去请先生。”

赵文王让剑士们较量了七天，死伤者有六十多人，选出了五六个人，让他们捧着剑侍立在殿下。于是召庄子过来，说：“今天请尝试与剑士们对剑。”

庄子说：“盼望很久了！”

赵文王说：“先生所用之剑，长短如何？”

庄子说：“我所用的剑长短皆可。不过我有三剑，任凭君王选用。请先让我说明一下，然后再试。”

赵文王说：“愿听三剑之说。”

庄子说：“有天子之剑，有诸侯之剑，有庶人之剑。”

赵文王说：“天子之剑怎么样？”

庄子说：“天子之剑，把燕谿和石城当作剑锋，把齐国和泰山当作剑刃，把晋国和卫国当作剑背，把周地和宋国当作剑环，把韩国和魏国当作剑把，把四境和四时当作剑鞘，把渤海和常山当作带穗，用五行施展剑术，用刑法与道德来讲论剑法，用阴阳变化指导剑术的开合，剑的持守或运行都是遵循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此剑直指前方而前方无物可以阻挡，向上冲举而上面无物可以遮盖，向下刺去而下面无物能够承受，挥动起来而周围不再存留任何东西，向上能劈开浮云，向下能斩断地基。这种剑一使用，就能匡正诸侯，天下归顺。这就是天子之剑。”

赵文王听了茫然若失，说：“诸侯之剑怎么样？”

庄子说：“诸侯之剑，用智勇之士作为剑锋，用清廉之士作为剑刃，用贤良之士作为剑背，用忠诚之士作为剑环，用豪杰之士作为剑把。这种剑直指前方同样是无所阻挡，向上冲举同样是无物遮掩，向下刺去同样是无物承受，挥动起来同样是周围无物存在。向上效法浑圆的天空，以顺应日、月、星辰，向下取法方形的大地，以顺应春夏秋冬的四时，居中则调和民意，以安定四面八方。此剑一旦使用，就像雷霆的发作，四境之内，无不顺服而听从君主的命令了。这就是诸侯之剑。”

赵文王说：“庶人之剑怎么样？”

庄子说：“庶人之剑，蓬头垢面，鬓毛突出，帽檐低垂，系粗实的帽缨，穿后身短小的上衣，瞪着眼珠子，说话不流利，彼此上前相击，上斩脖颈，下穿肝肺。这就是庶人之剑，与斗鸡没有区别，一旦小命呜呼，对于国事毫无补益。现在大王拥有天子之位，却喜好庶人之剑，我私下替大王鄙视这种做法。”

赵文王于是拉着他上殿，厨师端上饭菜，赵文王围着餐桌绕了三圈，还没有坐下。庄子说：“请大王安定地就座，平心静气，我的剑术已经呈奏完毕。”

于是赵文王三个月不出宫殿，剑士们在原先居所里，都气愤地自杀了。



## 渔父第三十一

—

孔子游乎缙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渔父者，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发揄袂，行原以上，距陆而止，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曲终而招子贡、子路，二人俱对。

客指孔子曰：“彼何为者也？”

子路对曰：“鲁之君子也。”

客问其族。子路对曰：“族孔氏。”

客曰：“孔氏者何治也？”

子路未应，子贡对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

又问曰：“有土之君与？”

子贡曰：“非也。”

“侯王之佐与？”

子贡曰：“非也。”

客乃笑而还行，言曰：“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劳形，以危其真。呜呼！远哉，其分于道也。”

子贡还，报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圣人与？”乃下求之，至于泽畔，方将杖擘而引其船，顾见孔子，还乡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进。

客曰：“子将何求？”

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绪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谓，窃待于下风，幸闻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

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学也！”

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学，以至于今，六十九岁矣，无所得闻至教，敢不虚心！”





孔子在缙帷之林游玩，坐在杏坛之上休息。弟子读书，孔子弹琴吟唱。曲子还没有弹到一半，有一个渔父从船上下来，胡须眉毛都是白的，披着头发，挥着袖子，沿着河岸上来，到了陆地便停住了，左手按着膝盖，右手托着下巴，听着那曲子。曲子奏完，渔父便招子贡、子路过去，子贡两人便回答了渔父的问话。

渔父指着孔子说：“他是干什么的？”

子路回答说：“他是鲁国的君子。”

渔父问他的姓氏。子路说：“他姓孔。”

渔父说：“姓孔的做什么事呢？”

子路没有回应。子贡回答说：“孔氏这人，思想上信守诚信，行为上推行仁义，修治礼乐，确定人伦关系。对上效忠于世主，对下教化平民，将会给天下带来利益。这就是孔氏所做的事业。”

渔父又问道：“他是据有土地的君主吗？”

子贡说：“不是。”

“那么他是侯王的辅佐吗？”

子贡说：“不是。”

于是渔父笑着往回走，边走边说：“说他是仁吗？还算是仁，不过恐怕难以避免自身的祸害了。他内心愁苦，形体劳累，因此就要危害他的真性了。唉！他离开大道，实在太远了！”

子贡回来，报告了孔子。孔子忙放下琴，起身说：“这不是个圣人吗？”于是下了杏坛去寻找，到了河岸，渔父正拿着船篙撑船，回头看见孔子，便转过身来面向孔子站着。孔子退了几步，拜了又拜，这才向前靠近。

渔父说：“你有什么事相求吗？”

孔子说：“刚才先生说话，没有说完就走了，我很愚笨，不知什么意思，我私下在此恭候先生，希望有幸听到先生的高论，以便终能有助于我。”

渔父说：“好哇，你谦虚好学竟然到了这样的程度！”

孔子再三拜谢，然后站起来说：“我从小就用功学习，直到现在已经六十九岁了，还没有听过至理之教，怎敢不虚心呢！”





客曰：“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天之理也。吾请释吾之所有而经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离位而乱莫大焉。官治其职，人忧其事，乃无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征赋不属，妻妾不和，长少无序，庶人之忧也；能不能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禄不持，大夫之忧也；廷无忠臣，国家昏乱，工技不巧，贡职不美，春秋后伦，不顺天子，诸侯之忧也；阴阳不和，寒暑不时，以伤庶物，诸侯暴乱，擅相攘伐，以残民人，礼乐不节，财用穷匮，人伦不饬，百姓淫乱，天子有司之忧也。今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势，而下无大臣职事之官，而擅饰礼乐，选人伦，以化齐民，不泰多事乎？”

“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谓之摠；莫之顾而进之，谓之佞；希意道言，谓之谄；不择是非而言，谓之谀；好言人之恶，谓之谗；析交离亲，谓之贼；称誉诈伪以败恶人，谓之慝；不择善否，两容颊适，偷拔其所欲，谓之险。此八疵者，外以乱人，内以伤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谓四患者，好经大事，变更易常，以挂功名，谓之叨；专知擅事，侵人自用，谓之贪；见过不更，闻谏愈甚，谓之很；人同于己则可，不同于己，虽善不善，谓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无行四患，而始可教已。”

孔子愀然而叹，再拜而起，曰：“丘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丘不知所失，而离此四谤者何也？”

客凄然变容曰：“甚矣，子之难悟也！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疾走不休，绝力而死。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审仁义之间，察同异之际，观动静之变，适受与之度，理好恶之情，和喜怒之节，而几于不免矣。谨修而身，慎守其真，还以物与人，则无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渔父说：“同类的相聚合，同声的相应和，这本是自然的常理。请让我说明我的感悟来分析你的行为。你的所为无非都是人事。天子、诸侯、大夫、百姓，这四种人如果各守职分，那就是社会得以治理的理想境界，一旦各自离开职守，祸乱就再大不过了。官吏尽心尽职，人民各自考虑自己的事情，彼此就不会凌乱了。诸如田地荒芜，房屋破漏，衣食不足，赋税不能按时交纳，妻妾不和，长幼失去尊卑等级，这是百姓所应忧虑的事情；才智不能胜任职务，官府公务不能妥善处理，行为不清廉检点，属下怠慢荒废工作，没有功劳业绩，不能获得美誉，不能保住爵位俸禄，这些都是士大夫所应忧虑的事情；朝廷中没有忠臣，国家管理混乱，工艺技术不精巧，进贡的物品不够精美，春秋朝拜天子时排在后列，不能顺遂天子之意，这些都是诸侯所应忧虑的事情；阴阳二气不和谐，寒暑违背季节时令，以致伤害万物，诸侯暴乱，擅自相互攻打，致使残害人民，礼乐失去节度，财用匮乏，人伦关系混乱而得不到整顿，百姓淫乱而民风日下，这些都是天子和主管官员所忧虑的事情。现在你上无君主、诸侯及主管官员的权势，下无大臣、主事官吏的官职，却擅自修饰礼乐，制定人伦关系，用来教化平民，这不是太多事了吗？

“况且人有八种毛病，事有四种祸患，不可不明察。并非自己的事而去做，这叫做包揽；人家不予理睬而屡进忠言，这叫做善辩；揣摩别人的心意而说出迎合的话，这叫做谄媚；不分是非而随人心思而言论，这叫做阿谀；喜欢谈论别人的坏话，这叫做谗毁；离间亲友，这叫做陷害；称赞诈伪来败坏别人，这叫做奸邪；不分好人坏人，善恶兼容而一律好颜好色地接待，暗中图谋个人的私利，这叫做阴险。这八种毛病，对外惑乱了他人，对内则伤害了自身，君子不会和他交朋友，明君不会任用他做大臣。所说的四种祸患是：喜欢经营大事，改变常规，以此图谋功名，这叫做贪大；自恃才智，独断专行，欺凌别人，刚愎自用，这叫做贪婪；知错不改，听了别人的规劝反而变本加厉，这叫做执拗；别人赞同自己的就认可，不赞同自己的，即使是好的也不承认好，这叫做自大。这就是四种祸患。能够清除八种毛病，避免四种祸患的人，这才是可以受教的。”

孔子听了又惊又愧，感叹不已，再三拜谢，而后起身说：“我两次被鲁国驱逐出去，在卫国没有立足之地，在宋国受到了伐树的威胁，在陈、蔡两国之间受到了围困。我不知自己犯了什么过失，而遭遇了这四次羞辱？”

渔父悲哀地改变了脸色，说：“你真是太难觉悟了！有个人由于害怕自己的影子、厌恶自己的足迹而不断地逃离原地，脚步迈得越急而留下的足迹越多，身子跑得越快而影子跟得越紧，自认为还是跑得不够快，于是奔跑不止，直至精疲力竭而死。他不知道呆在阴暗的地方，影子自然就会止息，身体处于静止的状态，足迹自然就会消失。他也实在太愚昧无知了！你审察仁义的差别和事物间相同相异的界限，观察动静的转变，掌握取舍的尺度，控制好恶的情感，调和喜怒的节度，这一切都使你几乎不能免遭祸患了。你要谨慎地修养自身，慎重地持守自己的真性，把身外之物送还原处，那么也就没有牵累了。现在你不修自身而苛求他人，不也是舍内而求外了吗？”



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

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忠贞以功为主，饮酒以乐为主，处丧以哀为主，事亲以适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事亲以适，不论所以矣；饮酒以乐，不选其具矣；处丧以哀，无问其礼矣。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于人伪而晚闻大道也！”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问舍所在，请因受业而卒学大道。”

客曰：“吾闻之，可与往者与之，至于妙道；不可与往者，不知其道，慎勿与之，身乃无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缘苇间。

颜渊还车，子路授绥，孔子不顾，待水波定，不闻桴音而后敢乘。

子路旁车而问曰：“由得为役久矣，未尝见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见夫子未尝不分庭伉礼，夫子犹有倨敖之容。今渔父杖桴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应，得无太甚乎！门人皆怪夫子矣，渔人何以得此乎！”

孔子伏轼而叹，曰：“甚矣，由之难化也！湛于礼仪有间矣，而朴鄙之心至今未去。进，吾语汝！夫遇长不敬，失礼也；见贤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长伤身。惜哉！不仁之于人也，祸莫大焉，而由独擅之。且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今渔父之于道，可谓有矣，吾敢不敬乎！”



孔子惶恐惭愧地问道：“请问什么叫真？”

渔父说：“所谓的真就是精诚到了极高境界。如果不精纯、不诚实，就不能感化人。所以勉强哭泣的人，虽然悲啼却不哀伤；勉强发怒的人，虽然严厉却没有威力；勉强亲爱的人，虽然笑容满面却不和美。真的伤悲，就是不出声也让人哀恻；真的愤怒，就在没有发作前就已经令人畏惧；真的亲爱，用不着笑就已经和美。真性存于内心，精神就会显露在外，这就是贵真的原因。把真运用到人伦关系上，侍养双亲就会孝顺，侍奉君主就会忠贞，饮酒时就会欢乐，处理丧事时就会悲哀。对君主的忠贞以建立功绩为主，饮酒时以欢乐为主，处丧时以悲哀为主，侍奉双亲以安适为主。功业的完满建立，没有一定途径；侍奉双亲使他们安适，不讲究用什么方法，饮酒达到快乐，不在于选择什么器具；处理丧事体现悲哀，不管使用什么礼节。礼节是世俗之人设计出来的，真性是禀受于自然的，是自然而然而不可改变的。所以圣人取法于自然，贵重纯真，不受世俗的拘束。愚昧的人却与此相反，不能取法自然而体恤人，不明白贵真的道理，匆匆碌碌随着世俗而变化，所以永远感到满足。可惜啊，你早就沉溺于世俗的虚伪之中，听到大道太晚了！”

孔子又拜了两次而起身说：“现在我能够遇见先生，好像天赐良机。先生不以为羞辱，把我当做门徒，亲自教导我。敢问居所何处，让我跟着受业而最终能够学到大道。”

渔父说：“我听说，可以和迷途知返的人交往，直至传授他玄妙之道。不能迷途知返的人，不会懂得大道，慎勿与他交往，这样自己才可以免于祸害。你好自为之吧，我要离你而去了，我要离你而去了！”于是撑船而走，慢慢地顺着芦苇丛划向远处。

颜渊调转车头，子路把登车的绳索交给孔子，孔子顾不上看，只是等水波平静，再也听不到桨声，而后才敢登上马车。

子路靠着车子问道：“我侍奉先生已经很久了，从来没有见先生对人如此敬畏。那些万乘之主的的天子和千乘之君的诸侯见了先生未尝不以平等的礼节相待的，而先生还有傲慢的表情。现在这个渔父拿着桨迎面而立，先生却像石磬一样弯腰折身，听了渔父的话还要先拜而后应答，这不也太过分了吗！弟子们都要埋怨先生了，一个捕鱼之人怎能受到如此的尊敬呢！”

孔子扶靠在车前横木上，感叹道：“仲由也太难教化了！你身受礼义的教化已经很久了，然而你那粗疏鄙野的心态至今没有去掉。靠近些，我告诉你！遇到长者不恭敬，这是失礼，遇见贤人不尊重，这是不仁义。渔父如果不是道德完美的至人，他是不能使人谦下的。对人谦下不精诚，就得不到真道，所以也就常常伤害自身。可惜啊！作为人而不仁，没有比这更大的祸害了，而你偏偏具有这个毛病。况且这个大道，它是万物产生的本源。万物失掉它就要死亡，得到它就会生长。做事违背它就会失败，顺从它就能成功。所以凡是大道存在的地方，圣人就尊崇它。现在渔父对于大道，可以说他是有所得的，我岂敢不尊敬呢！”



## 列御寇第三十二

—

列御寇之齐，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

曰：“吾惊焉。”

曰：“恶乎惊？”

曰：“吾尝食于十浆，而五浆先馈。”

伯昏瞀人曰：“若是，则汝何为惊已？”

曰：“夫内诚不解，形谍成光，以外镇人心，使人轻乎贵老，而整其所患。夫浆人特为食羹之货，无多馀之赢，其为利也薄，其为权也轻，而犹若是，而况于万乘之主乎！身劳于国而知尽于事。彼将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惊。”

伯昏瞀人曰：“善哉观乎！女处已，人将保汝矣！”

无几何而往，则户外之屦满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蹶之乎颐，立有间，不言而出。

宾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屦，跣而走，暨乎门，曰：“先生既来，曾不发药乎？”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将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无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异也！必且有感，摇而本性，又无谓也。与汝游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尽人毒也。莫觉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敖游，汎若不系之舟，虚而敖游者也！”

二

郑人缓也，呻吟裘氏之地。只三年而缓为儒，河润九里，泽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与辩，其父助翟。十年而缓自杀。其父梦之，曰：“使而子为墨者，予也，阖胡尝视其良，既为秋柏之实矣。”





列御寇到齐国去 中途返回 遇见了伯昏瞀人。伯昏瞀人说：“为什么返回呢？”

列御寇说：“我感到惊异。”

伯昏瞀人说：“为什么惊异呢？”

列御寇说：“我曾经到十家卖浆店里饮浆 就有五家卖浆店先送给我。”

伯昏瞀人说：“如果这样 你有什么可惊异的呢？”

列御寇说：“内心的诚意不能化解 就要从外形中发泄出来而显露出光辉，这种光辉对外镇服人心 使人们轻视贵老而尊敬自己 这将会招来祸患。卖浆人家只是做些羹汤买卖罢了 没有多少赢利 他们获利很薄 所拥有的权益也很轻，但仍然这样待我 更何况对于万乘的君主呢！君主为国操劳而智力消耗殆尽 他将委任我国家大事 将会要求我做出功绩来 因此我感到了惊异。”

伯昏瞀人说：“好啊 你太会观察问题了！你安居吧 人们将会归附你了！”

没多久 伯昏瞀人去看望列御寇 只见门外摆满了鞋子。伯昏瞀人向北站着 用手杖拄着下巴 下巴的皮肉皱了起来 站了一会儿 没有说话就出去了。

接待宾客的人告诉了列子 列子提着鞋 光着脚就跑出来了 赶到门口 说道：“先生既然光临 为何不给我开副药方呢？”

伯昏瞀人说：“算了 我本来就告诉过你 说人们将会归附你 果然人们归附你了。这并非是你能够让人们归附你 而是你不能够让人们不归附你 你何必以此感到愉快 表现出与众不同呢！你这样做必定会让人们以同样的欢心摇荡你的本性 这没有什么好处。与你交往的人 又不会把这些道理告诉你。他们那些细小之言 全是毒害人的。在是非面前 大家都不觉不悟 彼此多么亲近熟习啊。有技巧的人不免不辛劳 有智慧的人往往多虑多忧 只有没有才能的人无所追求 他们吃饱了饭便随处逍遥 就像没有绳子系着的小船 在虚无的心境中 自由自在地飘泊。”



郑国有个人叫缓 在裘氏这个地方啾唔读书。只用了三年的时间 缓便成了儒者 可谓大河湿润九里之地 儒业恩泽施及三族 又让他的弟弟学习墨家之学。后来 儒、墨不相容 两人相互辩论 他们的父亲支持墨翟之学。十年后 缓自杀身亡。缓托梦给他父亲 说：“让你的儿子学习墨学的 是我啊。你为什么不去看看我的坟墓 那里的楸柏树已经长大结实了。”



# 十

夫造物者之报人也，不报其人而报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己为有以异于人，以贱其亲，齐人之井饮者相掙也。故曰：今之世皆缓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谓之遁天之刑。圣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众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 三

庄子曰：“知道易，勿言难。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泚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

圣人以必不必，故无兵；众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顺于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则亡。

小夫之知，不离苞苴竿牍，敝精神乎蹇浅，而欲兼济道物，太一形虚。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归精神乎无始，而甘冥乎无何有之乡。水流乎无形，发泄乎太清。悲哉乎！汝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宁。

# 四

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

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

# 五

鲁哀公问乎颜阖曰：“吾以仲尼为贞幹，国其有瘳乎？”

造物者要成就人的，不是成就他的事业，而是成就他的天性。他成为墨者自有墨者的根气，所以说是他自己成就了自己。缓认为自己有超人之才而使弟弟成为墨者，从而托梦怨责父亲，这就像齐人挖井，自以为有功而去揪打喝水的人一样。所以说，当今世人都是缓一类的人。他们自以为有德，却不知道什么是德，更何况自以为有道的人呢！这样的人，古时候称为失去天理。圣人安于所应安的自然天理，而不安于不应安于的人为是非；众人却安于所不应安的人为是非，而不安于本应安于的自然天理。

### 三

庄子说：“了解道容易，但不说出来却很难。了解道而不言说，就能进入天道无为的境界。了解道而说出来，就会陷入人道有为的层面了。古时候的人，顺任自然而不做人为之事。”

朱泮漫向支离益学习屠龙的技术，花尽了千金的家产，三年后学成，然而屠龙的技巧却无处施展。

圣人把必然视为不必，所以没有争端；众人把不必视为必然，所以争端频起。顺从交争之必，所以必有贪求的行为。交争，依靠它的人就会灭亡。

平民的智能，离不开礼品的馈赠和书信的问候，把精神耗费在不足道的琐碎小事，要想兼济大道和万物，进入混沌的有形与无形浑融一体的境界，那就太难了。像这种人，已经被宇宙间的万物所迷惑，被形体拖累而不知自然的本初。那得道的至人，把精神返还到未有天地万物之前的浑沌世界，安处于虚寂无有的故乡。就像水漫流而无形，最终流入太虚境界中。可悲啊！你们只是用心于毫毛小事，却不知道那宁静至极的境界。

### 四

宋国有个叫曹商的人，为宋王出使秦国。他出发时，得到了好几辆车。秦王喜欢他，又赠送他一百辆车。曹商回到宋国，见了庄子，说道：“像有人那样，住在穷街窄巷，窘困地编织草鞋度日，一副面黄肌瘦的样子，这是我所不及的；一夜之间说服万乘君主，从而获取一百辆车的恩赐，这是我的特长啊。”

庄子说道：“秦王得了病召集大夫来医治，凡是能破除毒疮的人就可以获得一辆车，愿意用舌舔治痔疮的就可以获得五辆车，所治疗的病越是卑污，获得的车辆就越多，莫非你给秦王治疗痔疮了吗？为什么获得这么多的车辆呢？你还是走远点吧！”

### 五

鲁哀公问颜阖说：“我把仲尼视为国家的栋梁，委以重任，那么国家有救吗？”

十

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饰羽而画，从事华辞。以支为旨，忍性以视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女与？予颺与？误而可矣。今使民离实学伪，非所以视民也。为后世虑，不若休之。难治也。”

施于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贾不齿。虽以事齿之，神者弗齿。

为外刑者，金与木也；为内刑者，动与过也。宵人之离外刑者，金木讯之；离内刑者，阴阳食之。夫免乎外内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六

孔子曰：“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长若不肖，有顺悞而达，有坚而缛，有缓而钗。故其就义若渴者，其去义若热。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

七

正考父一命而伛，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墙而走，孰敢不轨！如而夫者，一命而吕钜，再命而于车上僂，三命而名诸父，孰协唐许！

八

贼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内视，内视而败矣。凶德有五，中德为首。何谓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毗其所不为者也。

十

颜阖说：“太危险了！仲尼正要修饰羽毛而加以绘画，习练着华而不实的言辞。他把枝节当作主旨，矫饰性情来向人民炫示，却不知自己没有信实的品行。他一切都凭着自己的心思办事，这怎么能够管理人民呢！他果真适宜你的需要吗？能让他养育天下吗？如果出于误用，也就没话可说了。现在让人民脱离实情而学习虚伪，这不是教示人民的办法。为后世考虑，不如不用他。他是很难治理好国家的。”

向人民布施政教却不忘自己的功绩，这不是出于自然的布施，就连商人都看不起他。虽然有些事被人提起，但在思想上还是鄙视他。

对人施加皮肉之苦的刑罚，不外乎是金属和木头做的刑具；对人施加内心的刑罚，不过是焦虑不安和后悔不迭。小人遭遇外刑的惩罚时，是被用金属木头做的刑具来审讯；遭遇内刑的惩罚时，是受到阴阳二气的侵害。能够免于内外之刑的，只有真人能够做到。

## 六

孔子说：“人心比山川还要险恶，比天气变化还要难测。天象犹有春夏秋冬日夜周期的变化规律，而人却面貌多样难测，情性深藏不露。所以有外貌谨慎而行为骄横，有貌似长者而品行不端，有表面急躁而内心通情达理，有貌似坚强而内心绵弱，有貌似和缓而内心强悍。所以有的追求仁义如饥似渴的，一旦抛弃仁义就像逃避热火一样急速。所以考察君子，把他派到远方去来观察他是否忠诚，把他安排在眼前工作来观察他是否恭敬，给他烦难的工作考察他是否有能力，突然间让他回答问题来观察他的智慧高低，给他短暂的期限来观察他是否讲信用，把钱财委托他来保管观察他是否廉洁，告诉他所面临的危险观察他是否有节操，让他喝醉酒来观察他是否有仪则，把他安排在男女杂处的地方来观察他是否好色。这九种征验都能得到，那么不肖之人就可以大白于天下了。”

## 七

正考父第一次被任命为士的时候，见到人便曲着背行走；第二次被任命为大夫的时候，见到人便弯下腰行走；第三次被任命为卿的时候，见到人便俯身向地，贴着墙根行走，像他这样的谦恭，谁还敢违法乱纪呢！若是凡夫俗子，第一次被任命为士的时候，见人便会骄傲自大；第二次被任命为大夫的时候，见人便会在车上手舞足蹈；第三次被任命为卿的时候，见人便会直呼叔伯们的名字，这样的人怎能比得上唐尧和许由呢！

## 八

最大的祸害莫过于有心为德而心上有眼了，用有眼睛的心去思虑，就会败坏自然的真性。凶德有耳、目、鼻、口、心五种，中德之心为首要。何谓中德？中德就是自以为是而排斥他不认同的意见。

+

穷有八极，达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长、大、壮、丽、勇、敢，八者俱过人也，因以是穷；缘循、偃快、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达。知慧外通，勇动多怨，仁义多责，六者所以相刑也。达生之情者傀，达于知者肖，达大命者随，达小命者遭。

九

人有见宋王者，锡车十乘。以其十乘骄稚庄子。庄子曰：“河上有家贫恃纬萧而食者，其子没于渊，得千金之珠。其父谓其子曰：‘取石来锻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颔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骊龙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国之深，非直九重之渊也；宋王之猛，非直骊龙也。子能得车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为齧粉夫。”

十

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及其牵而入于大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

十一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槨，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赇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

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

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征征，其征也不征。明者唯为之使，神者征之。夫明之不胜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见入于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



困厄由八端所造成，通达是由三种必然情况所导致，危害是由六个方面所招致。诸如美貌、多髯、身长、高大、强壮、华丽、勇武、果敢，这八端都超过常人，因被役使而招致困厄。又如随顺自己、俯仰随人、懦弱谦卑而自知不如人，这三种情况必然导致遇事皆能通达。智慧和才能因通于外物而伤身，勇猛和妄动多招怨恨，仁和义的实施多遭责难，这六个方面便往往对自身产生危害。通达性命爱情的人胸襟宽大，而通达于智能的人心地狭小；通达长寿之道的人能够随顺自然，而通达短寿之理的人能够随遇而安。

九

有个人因拜见宋王而得到赏车十辆。这个人便用这十辆车向庄子炫耀。庄子说：“河边有户贫穷的人家，依靠编织芦苇来生活。他的儿子潜入深渊之中，获得了一枚价值千金的宝珠。他的父亲对这个儿子说：‘把石头拿来，砸碎它！这个千金之价的宝珠，必定在极深的九重之渊中的骊龙颌下。你所以能够得到它，必定是遇到骊龙在睡觉。假使骊龙醒着，你哪里有些微的机会呢！’现在宋国之水深，不止于九重的深渊，宋王之凶猛，不止于骊龙。你能得到车子，必定是在宋王的昏睡中，假使他一旦醒过来，你就要粉身碎骨了。”

十

有人要聘用庄子，庄子回答那人派来的使者说：“你见过那用来祭祀的牛吗？披戴着刺有花纹的锦绣，吃的是细草和大豆，等到被牵入太庙的时候，就是想做一头没有母亲的小牛，还能办得到吗！”

十一

庄子快要死的时候，弟子们打算厚葬他。庄子说：“我把天地作为棺木，把日月作为双璧，把星辰作为珠宝，把万物当作送葬礼物，我的送葬器物难道还不够齐备吗？还有什么能够超过这些呢？”

弟子们说：“我们恐怕乌鸦老鹰吃你的身体。”

庄子说：“在上面被乌鸦老鹰吃，在下面被蝼蛄蚂蚁吃，夺了那一个的食物给了这一个吃，多么偏心眼啊。”

用不公平的办法来达到公平，这种公平还是不公平；用不能够征验的东西来作征验，这种征验的结果还是未能征验。自以为聪明的人只会被外物所役使，精神健全的人才能顺应自然而得到征验。自以为聪明的人早就不如精神健全的人了，而愚昧的人还凭恃着自己的偏见陷入人为的事情中，他的功力耗费在身外之物上，不也是很可悲嘛！





## 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天下研究方术的人很多，都认为自己所获得的成就无以复加了。古代所谓的道术，到底在哪里呢？回答是：“无所不在。”若问：“圣人从哪里诞生？明王从何处出现？”回答是：“圣人有他诞生的原因，明王有他成就的根由，都是源于大道。”

不背离大道本质的，称为天人；不背离大道精纯的，称为神人；不背离大道本真的，称为至人。以自然为主宰，以德性为根本，以大道为门径，预知变化的征兆，称为圣人，以仁爱来施行恩惠，以义来分别事理，以礼来规范行动，以音乐来调和性情，充溢着温和仁慈的言行，称为君子；以法度分别各自不同的名分，以名号标明各自不同的实际，用比较的方法来验证事物，用考察的方法来决断事物，就像一二三四数列那样分明，百官的序列就是如此确定的；把耕作劳动作为常业，把衣食作为关注的主要问题，用心于繁衍生息和积蓄储存，关注老弱孤寡的生活，让他们都能得到抚养，这是民生的道理。

古代的得道者不是很完备吗？他们具备了圣人和明王的道德，取法于天地，而能哺育万物，调和天下，恩泽施于百姓，通晓大道的根本，掌握末端的具体法度，六合通达而四时顺畅，大小精粗，应时变化，无所不发挥作用。古代道术明显表现在礼法度数方面的，在旧的法规法令中和世传的史书中多有记载，那些记载在《诗》、《书》、《礼》、《乐》书中的，邹、鲁之地的学者和官吏大多还能明白其中的道理。《诗经》是用来表达思想感情的，《尚书》是记载政事的，《礼》是讲述行为规范的，《乐记》是讲述调和情绪的，《易经》是讲述阴阳变化规律的，《春秋》是讲述名位职守的。这些学问散布于天下而施行在中原的，百家之学中时有称引和讲述。

天下大乱之后，圣贤的学说不再显明于世，道德标准也出现了分歧。天下的人各以一己之偏见自以为是。譬如耳目鼻口各有功用，却不能相互替代，犹如百家的各种技艺，都有自己的特长，适时方有所用。虽然如此，对于不能兼备众说，不能周遍物理的，只能是一孔之见的曲士。他们割裂了天地的和美，离析了万物的常理，破坏了古人完美的道德，很难具备天地的自然纯美，相称于神明的形容。所以内圣外王之道，暗淡而不光明，抑郁而不勃发，天下之人各为自己的喜好，偏执一己的方术。可悲啊，百家的学术走向一偏而不知道回归，势必与古人的道术不能相合了！后世的学者，最为不幸的是，再也见不到天地的纯美和古人完美的道德风貌。古人的道术将被这一代的天下人所割裂毁掉了。



+

二

不侈于后世 不靡于万物 不暉于数度 以绳墨自矫 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 墨翟、禽滑釐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 已之大循。作为“非乐” 命之曰“节用” 生不歌 死无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 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 不异 不与先王同 毁古之礼乐。黄帝有《咸池》 尧有《大章》 舜有《大韶》 禹有《大夏》 汤有《大濩》 文王有《辟雍》之乐 武王、周公作《武》。古之丧礼 贵贱有仪 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 诸侯五重 大夫三重 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 死无服 桐棺三寸而无槨 以为法式。以此教人 恐不爱人 以此自行 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 虽然 歌而非歌 哭而非哭 乐而非乐 是果类乎？其生也勤 其死也薄 其道大觳 使人忧 使人悲 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 反天下之心 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 奈天下何！离于天下 其去王也远矣！

墨子称道曰：“昔禹之湮洪水 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 名川三百 支川三千 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胼无胝 胫无毛 沐甚雨 栉疾风 置万国。禹大圣也 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 多以裘褐为衣 以跣跣为服 日夜不休 以自苦为极 曰：“不能如此 非禹之道也 不足谓墨。”

相里勤之弟子 五侯之徒 南方之墨者 苦荻、已齿、邓陵子之属 俱诵《墨经》 而倍谲不同 相谓别墨 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 以觭偶不侔之辞相应 以巨子为圣人 皆愿为之尸 冀得为其后世 至今不决。

墨翟、禽滑釐之意则是 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 必自苦以胼无胝、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 治之下也。虽然 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将求之不得也 虽枯槁不舍也 才士也夫！

+

不以奢侈传于后代,不浪费万物,不炫耀礼仪法度,用规矩来要求自己,以备世间的急难。古代的道术有这方面的内容,墨翟、禽滑釐听到这种风尚就十分喜悦。墨家实行此道太过分,对人们的欲望节制得也太过分。提倡“非乐”,让人们“节用”,活着时不欣赏音乐,死后也不用衣冠厚葬。墨子主张兼爱互利而反对战争,他的学说不诉诸威怒杀伐。他又好学而博识,不标新立异而求与物同,不与先王的礼法相同,主张毁弃古代的礼乐制度。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武王、周公作有《武》,这些乐曲都曾传世。古代的丧礼,贵贱有不同的礼仪,上下有不同的等级,天子棺槨七层,诸侯棺槨五层,大夫棺槨三层,士的棺槨两层。现在墨子特意主张生存时不咏歌,死亡后不厚葬,只用三寸厚的桐棺,而且不用外槨,以此为天下的法式。用这些来教育人,恐怕并非真的爱人;用这些来要求自己,原本也不是爱惜自己。并非想败坏墨子的学说,只是人想歌咏时反对歌咏,人想哭泣时反对哭泣,人想快乐时反对快乐,这些果真合乎人情吗?主张人生存时要勤奋,人死后要薄葬,这种学说也太刻薄了,让人担忧,让人悲伤,实行起来是很难做到的,恐怕不能成为圣人的说教,违背了天下人的心愿,天下人不堪承受。墨子虽然能够独自履行其学说,奈何天下人做不到呢!脱离了天下百姓,其相距王道也太远了!

墨子赞扬说:“从前禹堵塞洪水,疏通长江、黄河而沟通了四夷九州,著名的大川三百条,支流三千条,小的沟渠无数。禹亲自抬筐铲土而把天下河流汇集一起,流向大海。把他累得腿肚子上没有肉,小腿上汗毛都被磨掉,终日沐浴在淫雨中,狂风梳理着头发,终于安置了万国。禹是个大圣人,为天下苍生竟然劳累到这个地步。”使得后世的墨者多用羊皮和粗布做衣服,以木鞋和麻鞋为着装之鞋,要日夜不停地劳作,以吃尽苦头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说:“不能这样做,就不是禹的为人之道,不够墨者的资格。”

相里勤的弟子,五侯的门徒,南方的墨者如苦获、己齿、邓陵子一派,都诵读《墨经》,但解释却相互抵触,互相指责对方不是正统的墨家,彼此用坚白同异之类的辩论相互诋毁,用奇偶不合的言辞相互应答,把自己一派的领袖称为圣人,都愿意奉为自己的主尊,希望把墨学传给后世,由于意见不同而至今无法决定。

墨翟、禽滑釐的用意是好的,他们的做法却是错的。这将使后代的墨者一定要让自己吃苦,非要累得腿肚子无肉、小腿上无毛,以此来相互竞争罢了。他们乱天下的罪过多,治天下的功劳少。虽然如此。墨子真是天下的好人,将是世上难以寻求的人,虽然把自己弄得身体枯槁,但也从不舍弃自己的主张,不愧是个有才能人啊!

十

三

不累于俗 不饰于物 不苟于人 不忤于众 愿天下之安宁 以活民命 人我之养 毕足而止 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 宋铎、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 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 命之曰心之行。以眴合欢 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见侮不辱 救民之斗 禁攻寝兵 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 上说下教 虽天下不取 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

虽然 其为人太多 其自为太少 曰：“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 弟子虽饥 不忘天下。日夜不休 曰：“我必得活哉！”图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为苛察 不以身假物。”以为无益于天下者 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寝兵为外 以情欲寡浅为内。其小大精粗 其行适至是而止。

四

公而不当 易而无私 决然无主 趣物而不两 不顾于虑 不谋于知 于物无择 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 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 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 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 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 有所不可 故曰：“选则不遍 教则不至 道则无遗者矣。”

是故慎到弃知去己 而缘不得已。泠汰于物 以为道理。曰：“知不知 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溪骸无任 而笑天下之尚贤也 纵脱无行 而非天下之大圣。椎拍輓断 与物宛转 舍是与非 苟可以免。不师知虑 不知前后 魏然而已矣。推而后行 曳而后往 若飘风之还 若羽之旋 若磨石之隧 全而无非 动静无过 未尝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 无建己之患 。

十



## 三

不被世俗所牵累,不用外物来矫饰自己,不苛求他人,不违背众人的意愿,希望天下安宁,以此保全百姓的生命,他人和自己的给养只要满足基本要求就可以了,他们以此表白心迹。古代的道术有这方面的内容,宋铎、尹文听到这种风尚就十分欢喜。他们自制华山形状的帽子,以表示自己均平的思想,他们应接万物,首先以抛弃偏见入手。他们说内心能容纳万物,并把它称之为心的行动。以柔和的态度与众人合欢同乐,并想以此使海内得到调和,请求大家把这种人立为天下之主。受到侮辱而并不感到耻辱,能够解救人民之间的争斗,禁止攻伐,平息战事,能够挽救天下战争的灾难。以此主张周游天下,对上游说君主,对下教诲百姓,尽管天下之人并不接受他们的思想,他们还是强力劝说而不放弃。所以说他们的学说虽然上下都厌弃,却仍然勉强地表现于世上。

虽然如此,他们为人民谋求的太多,而为自己考虑的太少,他们说:“请给准备五升饭就够了。”先生恐怕都吃不饱,弟子们虽然挨饿,却仍然不忘为天下谋虑。他们日夜不休地奔波,说:“我岂能只图为自己活着!”那高大的样子,真像是个救世主啊!他们说:“君子对别人不苛求明察,也不让自己被外物所役使。”他们认为无益于天下的事情,说明它还不如不说为好。把禁止攻伐和平息战事作为外在的社会活动,把节制情欲作为内在的修养。他们学说的小大精粗,以及所作所为,只是达到了这样的境界。

## 四

公正而不结党,平易而不偏私,心空没有主见,随物变化而不生二心,不去思虑,不求智谋,对于万物无所选择,顺任万物的变化而已。古代的道术有这方面的内容,彭蒙、田骈、慎到听到这种风尚就十分喜悦。他们把齐同万物作为要务,说:“苍天能够覆盖万物却不能托载万物,大地能够托载万物却不能覆盖万物,大道能够包容万物却不能辨别万物。”知道万物皆有可认识的一面,也皆有不可认识的一面,所以说:“选择万物就不周遍,施以教诲就有不周全的地方,只有顺从大道才没有遗漏。”

所以慎到抛弃智慧,忘却自我,一切缘于不得已而后动。听任事物的自然发展,把它当作分析万物的规律。他说:“人们如果要知道不知道的事情,将会因为知道的不深不透而受到伤害。”他自己懈怠随缘,不任职事,反而讥笑天下之人崇尚贤能,放纵洒脱,不修德行,却非难天下的大圣人。他或击或拍或削或切,皆随物宛转变化,舍弃是非的观念,姑且可以免于牵累。不使用智巧和思虑,不瞻前顾后,巍然独立而已。推着他才行走,拖着他才前进,像飘风一样往返,像落羽一样旋转,像磨石一样转动,保全自身而不遭非难,动静适当而没有过错,无非无过也就没有罪责。这是什么原因呢?凡是没有知觉的东西,便没有自己造成的忧患,





无用知之累 ,动静不离于理 ,是以终身无誉。故曰 :“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 ,无用贤圣 ,夫块不失道。”豪桀相与笑之 ,曰 :“慎到之道 ,非生人之行 ,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

田骈亦然 ,学于彭蒙 ,得不教焉。彭蒙之师曰 :“古之道人 ,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风窈然 ,恶可而言。”常反人 ,不见观 ,而不免于觚断。其所谓道非道 ,而所言之黠 ,不免于非。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虽然 ,概乎皆尝有闻者也。

## 五

以本为精 ,以物为粗 ,以有积为不足 ,淡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 ,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 ,主之以太一 ,以濡弱谦下为表 ,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

关尹曰 :“在己无居 ,形物自著。”其动若水 ,其静若镜 ,其应若响。芴乎若亡 ,寂乎若清。同焉者和 ,得焉者失。未尝先人 ,而常随人。

老聃曰 :“知其雄 ,守其雌 ,为天下谿 ;知其白 ,守其辱 ,为天下谷。”人皆取先 ,己独取后 ,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 ,己独取虚 ,无藏也故有馀 ,岿然而有馀。其行身也 ,徐而不费 ,无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 ,己独曲全 ,曰苟免于咎。以深为根 ,以约为纪 ,曰 :“坚则毁矣 ,锐则挫矣。”常宽容于物 ,不削于人 ,可谓至极。

关尹、老聃乎 ,古之博大真人哉 !

## 六

寂寞无形 ,变化无常 ,死与生与 ,天地并与 ,神明往与 !芒乎何之 ,忽乎何适 ,万物毕罗 ,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 ,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 ,荒唐之言 ,无端崖之辞 ,时恣纵而不觉 ,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 ,不可与庄语 ,以卮言为曼衍 ,以重言为真 ,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而不敖倪于万物。



没有运用智能的拖累，动静都不离自然的道理，因此终身不会遭到毁誉。所以说：“要做到像没有知觉的东西一样罢了，用不着圣贤，像土块那样，自然不会丧失自己的道术。”天下的豪杰都相互讥笑他，说：“慎到的道术，不是活人的修为，讲的只是死人的道理，理应受到人们的责怪。”

田骈的道术也是这样，他学于彭蒙，得到了不言之教。彭蒙的老师说：“古代的得道之人，只是达到了既不去肯定什么，也不去否定什么罢了。他的风教是寂寞无言，也就没有什么值得言说。”他常常违反人意，得不到人们的重视，因而也不免于有所变化。他所谓的道并非真正的大道，他所说的是免于非。彭蒙、田骈、慎到并不明白真正的大道，不过他们都听闻过大道，只是大略罢了。

## 五

把根本的大道视为精妙的，把派生的万物视为粗疏的，把外物的积累视为不足的，恬淡无为而独与自然融为一体。古代的道术有这方面的内容，关尹、老聃听到这种风尚就十分喜悦。他们树立“常无”、“常有”的学说，把大道视为自己学说的基础，把柔弱和谦下视为外在的表现，把内心虚空、不毁伤万物视为内在的实质。

关尹说：“自己没有主观偏见，有形之物各自彰显。”他活动时像流水一样自然，静止时像镜子一样清明，动静无心，犹如空谷回声。恍惚之中像是空洞无物，寂寞之中像是清虚无有。与万物混同的人和谐，一心想获得的人丧失。未尝跑在别人前头，而常常随在人们的后面。

老聃说：“知道雄的坚强，却持守雌的柔弱，便能成为容纳万物的谿谷；知道明亮，却安于暗昧，便能成为容纳天下的山谷。”人人都争先，我自甘落后，这就是说愿意承受天下人的垢辱。人人都追求实惠，我独索取虚无，正因为没有积蓄，所以感到富足，富足得如高山般的堆积。他的立身行事，从容不迫，不损精神，恬淡无为而耻笑耍弄智巧的人。人人都在追求福禄，自己却独委曲求全，说这样做姑且免于祸端。以精深为根本，以俭约为纲纪，说：“坚强的容易毁坏，锐利的容易挫折。”常常宽容待物，不侵削别人，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最高境界。

关尹、老聃，可以说是古来博大的真人啊！

## 六

寂寞虚静而不落形迹，应物变化而没有常规，死亡啊出生啊，皆与天地同体并存，与大自然一起变化来往！茫茫然不知从何处来，恍恍惚惚又不知往何处去，包罗万事万物，却不知归于何处。古来有道术属于这一方面的，庄周听到这种风尚就十分喜悦。他用虚远不可捉摸的论说，广大不可测度的言辞，以及不着边际的语言，时常放任发挥而不囿于成说，不持一端之见。认为天下之人沉迷不悟，不能使用庄重的语言与他们交流，于是使用无心的“卮言”来叙述事情，随时更新，符合自然的变化，引用先哲先贤的“重言”来说话，让人感到真实可信，运用有所寄托的“寓言”来讲故事，推广深刻的道理。独自和天地自然相往来，却从不傲视万事万物。



不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犴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淑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 七

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历物之意，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卵有毛；鸡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热；山出口；轮不蹶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龟长于蛇；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狗非犬；黄马骊牛三；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

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与之辩，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此其柢也。

然惠施之口谈，自以为最贤，曰：“天地其壮乎！”施存雄而无术。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弱于德，强于物，其涂隩矣。



不责问谁是谁非，而混迹于世俗之中。他的著作虽然奇特宏伟，却是婉转连绵，不损伤为文的道理。他的文辞虽然笔法变化多样，却都奇趣盎然，引人入胜。他的精神世界，无比充实，没有止境。上与天地自然一同遨游，而下与超脱生死、不知终始的得道之人结为朋友。他对大道的阐述，宏大而透辟，深广而畅达，他对于道的宗旨，可以说把握得已经达到最高的境界。虽然这样，关于顺应自然变化和解脱外物牵累的学说，他还有无穷的道理，这些道理始终不离大道的宗本，在茫昧恍惚之中，人们永远无法穷尽它的奥妙。

## 七

惠施的学问广博多面，他的藏书有五车之多，他的学说驳杂不纯，他的言论也往往不合道理。他观察分析事物的道理，说：“极大的东西没有外围，可以叫做‘大一’，极小的东西没有内存，可以叫做‘小一’。薄到没有厚度时，不可以累积，但其广大可以延伸千里之远。天空与地面一样的低下，高山与水泽一样的低平。太阳刚处于正中位置的同时也就是偏斜的开始，万物刚刚生出就开始走向死亡。‘大同’与‘小同’是相异的，这个称为‘小同异’；万物都是相同的也都是相异的，这个称为‘大同异’。南方是无限远的也是有限远的。今天方去越国而昨天已经到达。封闭的连环是可以解开的。我知道天下的中央，在燕地的北边也在越地的南边。要普遍地热爱万物，因为天地万物都是一样的。”

惠施以此诸多命题当做伟大的发现，显示于天下，并让那些善辩者知晓，而天下的善辩者都喜欢和他谈论这些问题。他们论辩的课题很多，诸如，卵中有毛，鸡有三只脚，郢都包括楚国，犬可以是羊，马为卵生，蛤蟆有尾巴，火不是热的，山从口里出来，轮子不着地，眼睛看不见东西，所指事物的概念不能达到实质，即使对实质有所反映，也不能穷尽；用矩尺画出的并不方，圆规画出的也不圆，凿出的榫眼与榫头不可能完全吻合；飞鸟的身影不曾移动，疾飞的箭头，却存在着静止和不静止的时候，狗不是犬，黄马黑牛合起来为三，白狗是黑的，孤驹未曾有母亲；一尺长的杖，每天截取一半，一万年都截取不完。好辩的人们用这些论题和惠施辩论，终生没有了结。

桓团和公孙龙都是善辩之人，他们蒙蔽人心，改变人的意向，能够胜过人的口舌，却不能折服人的心志，这是辩论者的局限。惠施天天运用自己的心智与别人辩论，独与天下的辩者提出许多怪异的论题，以上所述就是他们辩论的大略情况。

然而惠施的口辩，自以为是最出色的，说：“天地是多么伟大啊！”惠施心存壮志而无道术。南方有个名叫黄缭的异人，询问天地为什么不坠不陷，以及产生风雨雷霆的原因。惠施毫不推辞而予以接应，不加思索便即刻回答，说遍了万物生灭的所有原因。如此说个不停，多得难以住口，还是觉得没有说够，更加上一些奇谈怪论。他把违反人之常情的东西当做真实，想在辩论中胜过别人而获取名声，因此他与众人不合。他轻视道德的修养，重视对外物的研究，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几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宁，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

从自然之道来看惠施的才能，他就像一只蚊虻那样徒劳无济，对于万物有何作用！他充当一家之说还可以，要说比大道还珍贵，那就太危险了！惠施不能以一家之说而止息，把精力耗散在万物的分析上而不厌倦，最终只落个善辩的名声。可惜啊！惠施的才能，放荡而无所收获，追逐万物而永不回头，这是用声音阻止回声，形体和影子竞走，是很悲哀的呀！

